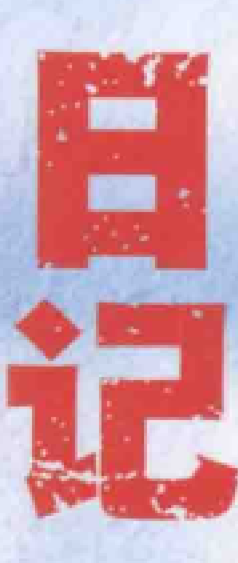
柯南·道尔



北极冒险日记

比小说更富**悬念**的真实**大冒险**

柯南·道尔珍贵全彩手稿首次完美呈现

[英] 亚瑟·柯南·道尔◎著
刘永淳◎译

福尔摩斯
—系列—
灵感之源

'Dangerous Work'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柯南·道尔
北极冒险日记

柯南·道尔在去世前不久画了一幅离奇古怪的画，叫“老马”，他把自己画成一个已经不中用的役畜，拉着满满一车他曾经紧张而又忙碌的生活事项——“行医”“夏洛克·福尔摩斯”“历史小说”等很多，而在所有这些事项最顶端的是：“北极”。

上架建议：纪实作品



ISBN 978-7-5143-2074-9

定价：68.00元

柯南·道尔北极冒险日记

[英] 亚瑟·柯南·道尔　著
刘永淳　译

版权登记号：01-2013-3856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柯南·道尔北极冒险日记 /（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著；刘永淳译.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143-2074-9

Ⅰ. ①柯…　Ⅱ. ①柯…②刘…　Ⅲ. ①日记—作品集—英国—现代
Ⅳ.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3960号

本作品原英文名为‘Dangerous Work’: Diary of an Arctic Adventure
作者为 Arthur Conan Doyle
Rights Arranged by Peony Literary Agency Limited

柯南·道尔北极冒险日记

著　　者	（英）亚瑟·柯南·道尔
译　　者	刘永淳
责任编辑	张　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20mm　1/12
印　　张	31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074-9
定　　价	68.00元

柯南·道尔北极冒险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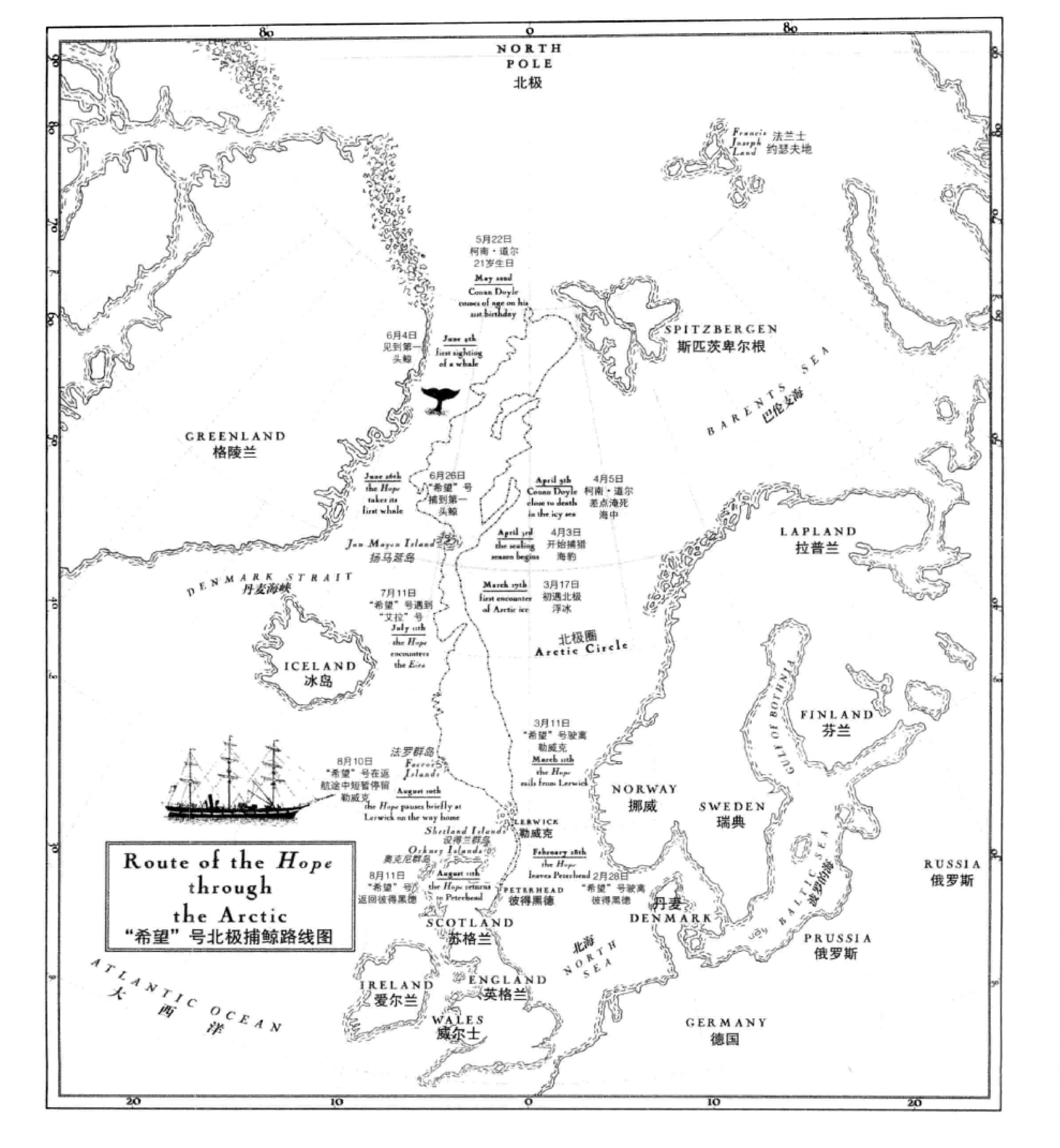
亚瑟·柯南·道尔，左三，1880 年 7 月 12 日

（W.J.A. 格兰特拍摄，赫尔海事博物馆提供）

鸣　谢

编者对他们的帮助和鼓励表示感谢：

克里斯蒂·艾伦、菲利浦·博基姆、彼得·布劳、马里波恩图书馆的凯瑟琳·库克、埃里森·科伯特、澳门大学的约翰·科伯特教授、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的理查德·埃斯普利和乔治·弗莱彻、勒威克设得兰图书馆的道格拉斯·戈登、朴茨茅斯中心图书馆的迈克尔·冈顿、劳拉·韦斯顿和丹尼·考伍德、新贝德福德捕鲸博物馆高级馆长斯图尔特·弗兰克和罗杰·约翰逊、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夏洛克·福尔摩斯收藏部的蒂莫西·约翰逊和茱莉亚·麦库拉斯。还有，阿伯丁大学图书馆的罗伯特·卡兹博士、伦敦大英图书馆、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纽伯里图书馆、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均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帮助。最后，编辑人员还要向安娜·柯南·道尔的继承人表示感谢，他们作为所有人将亚瑟·柯南·道尔捕鲸日记提供出来，使得本书得以面世，他们是凯瑟琳·道尔·贝格斯、乔治娜·道尔、理查德·道尔和查尔斯·福利。



NORTH POLE
北极
Francis Joseph Land
法兰士约瑟夫地
5月22日
柯南・道尔
21岁生日
May 22nd
Conan Doyle comes of age on his 21st birthday
6月4日
见到第一头鲸
June 4th
first sighting of a whale
SPITZBERGEN
斯匹茨卑尔根
BARENTS SEA
巴伦支海
GREENLAND
格陵兰
June 26th
the Hope takes its first whale
6月26日
"希望"号捕到第一头鲸
April 5th
Conan Doyle close to death in the icy sea
4月5日
柯南・道尔差点淹死海中
April 3rd
the sealing season begins
4月3日
开始捕猎海豹
Jan Mayen Island
扬马延岛
LAPLAND
拉普兰
DENMARK STRAIT
丹麦海峡
March 17th
first encounter of Arctic ice
3月17日
初遇北极浮冰
7月11日
"希望"号遇到"艾拉"号
July 11th
the Hope encounters the Eira
北极圈
Arctic Circle
ICELAND
冰岛
FINLAND
芬兰
GULF OF BOTHNIA
3月11日
"希望"号驶离勒威克
March 11th
the Hope sails from Lerwick
法罗群岛
Faeroe Islands
8月10日
"希望"号在返航途中短暂停留勒威克
August 10th
the Hope pauses briefly at Lerwick on the way home
NORWAY
挪威
SWEDEN
瑞典
LERWICK
勒威克
Shetland Islands
设得兰群岛
Orkney Islands
奥克尼群岛
February 28th
the Hope leaves Peterhead
2月28日
"希望"号驶离彼得黑德
RUSSIA
俄罗斯
8月11日
"希望"号返回彼得黑德
August 11th
the Hope returns to Peterhead
PETERHEAD
彼得黑德
BALTIC SEA
波罗的海
丹麦
DENMARK
Route of the Hope through the Arctic
"希望"号北极捕鲸路线图
SCOTLAND
苏格兰
PRUSSIA
俄罗斯
北海
NORTH SEA
ATLANTIC OCEAN
大西洋
IRELAND
爱尔兰
ENGLAND
英格兰
WALES
威尔士
GERMANY
德国



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在朴茨茅斯南海行医的亚瑟·柯南·道尔

（柯南·道尔遗产管理公司提供）

目　录



序
“我在北纬 80 度上过生日”

1880 年 3 月的一个午后，一个名叫亚瑟·柯南·道尔的医学院青年学生，心血来潮，决定搁置学业，到一艘北极捕鲸船上去做随船医生。6 个月的海上旅程将他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难以想见的场景，那无以复加的感受，还有那在北极浮冰上凶险、血腥的工作。他在困境之下愈挫愈勇，他与水手们激辩哲学与宗教，他不止一次死里逃生。他说，这绝对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真正了不起的冒险”。

“事情是这样的，”他在多年后出版的自传《回忆与冒险》中这样描述道：

> 那是在爱丁堡，一个下午的早些时候，我正发奋苦读去应付那些让医学院学生们苦不堪言的考试。这时，一个叫嘉里的同学走过来，此人虽和我不过点头之交，却突然冒出一个让人头晕目眩的问题，一瞬间，还什么学业啊，统统从我脑子里消失无踪。
>
> “你愿不愿意，”他说，“下周去捕鲸？就当随船医生，一个月给 2 镑 10 先令，还有每吨 3 个先令的油钱。”
>
> “怎么就知道有我的铺位呢？”我很自然地问道。
>
> “我有啊，但我去不成了，所以就想找人给顶上。”
>
> “那去北极的装备呢？”
>
> “用我的。”
>
> 这事眨眼就定了，几分钟便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①]

柯南·道尔当时不过 20 岁，是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大三学生。“要说我这大学读得吧，”他回忆说，“真是稀松平常，总是不好不坏，60 分万岁那类的。”他生活中这种自我逊谦的态度也使得他总能在困境中看淡自己的付出与成就。多年后，他以自己惯有的兴高采烈的口吻说，他是在“令人心情振奋的贫

① “北极捕鲸”，《回忆与冒险》第四章，伦敦：Hodder & Stoughton，1924 年。本序言中下面从该文的引述未注明出处。

困环境中”长大的，这话确实粉饰了他曾经历的混乱与艰难。10岁前他们就至少搬了5次家。家中品位有余而金钱不足，他爸爸查尔斯·道尔多年来疾病缠身、酗酒无度，到44岁时又丢了评估师的工作而断了经济来源。

家里最终还是筹到一笔钱，让小亚瑟得以在著名的斯托尼赫斯特耶稣会寄宿学校里接受到了一流的教育。要毕业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该去帮爸爸分些担子，为这个大家庭赚钱。“时事的艰难对我来说或许是件好事，”他写道，“我性情狂放、血气方刚，还有些许毛躁，但当时的环境促使我一定要勤勉和努力，逼着我必须这样才行。我有位了不起的妈妈，绝不能让她失望。至于我如此笃定从医，我想，主要还是因为爱丁堡本身就是一个学医的圣地。”

此时，夏洛克·福尔摩斯系列故事的种子已经悄然埋下。还是一个孩子的柯南·道尔接触到了爱伦坡，“史上创造力无与伦比的短篇小说作家”，他会时常大声朗读他的故事“把一家人给吓呆”。在爱丁堡大学时，他有幸做约瑟夫·贝尔博士的助手。这位医生功力超群，有着魔法般的观察和诊断力，只消看上一眼，便不但能说出病人得了什么病，还能如数家珍般说出病人生活和职业的诸多细节。“对于华生的观众来说，”柯南·道尔多年后开玩笑说，“揭秘之前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揭秘之后又是如此简单。”这位夏洛克·福尔摩斯未来的缔造者当时年仅20岁，却已经出版了一本神秘题材的小说。当他拿到3个几尼的稿费时欣喜若狂，那时候，他常常为花两便士买本旧书而直接省掉了午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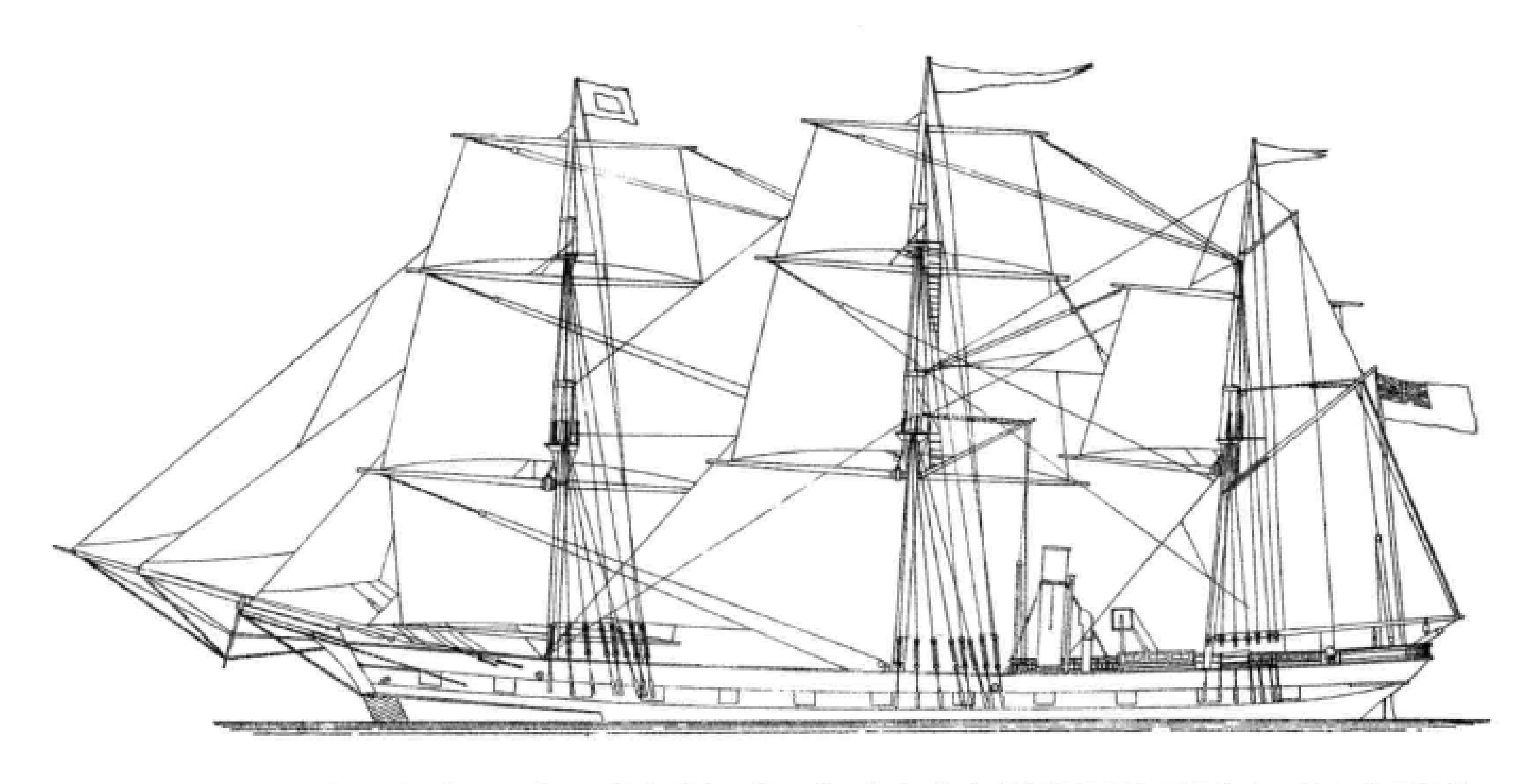
柯南·道尔决意踏上“北极捕鲸”之旅实在有些随意和鲁莽，至少对他勤劳简朴的妈妈来说是这样，但也给他带来了许多绝无仅有的机会。他开始贪婪地品尝着冒险的滋味，6个月的海上生活更是让他的作家梦越做越大。在动身前往停泊在彼得黑德的“希望”号捕鲸船之前，他把克劳德·嘉里给他的水手装备又充实了一番，往里面塞了几本诗歌、哲学和文学之类的书，当然还有用来记录旅行感受的空白本子，[①]那上面记录下的将是一个年轻人自我挑战、自我考验的心路历程。

遗憾的是，他并未记录下自己在“希望”号从彼得黑德起锚前的那一段经历和感受。人们很想知道，在他决定前往北极后最初的几天里，过得是何等的心潮澎湃、跌宕起伏。人们也想知道，当辛劳的妈妈得知自己20岁的儿子竟要中断学业踏上一个如此危险旅程时作何反应？“几乎没人对远赴北冰洋捕鲸会遭遇的危险有什么概念，”博物学家弗朗西斯·巴克兰在1876年写道，“他们要干的事情极其危险。”

---

① 柯南·道尔的日志共两个日记本，大约2.5万字，还有70幅有文字说明的钢笔和墨水画，有些画手工涂了色，真实再现了从1880年2月28日到8月11日的北极之行。为文字和上下文清晰起见，我们做了注释，并增补了在海上期间他写的两封家书。第一封写自设得兰群岛的首府勒威克；第二封写在海上，借过路船只捎回。



“希望”号示意图。此船由当时位于阿伯丁“极负盛名，处于世界帆船建造成就顶峰”的亚历山大·豪尔公司建造。（巴塞尔·鲁波克的《北极捕鲸船》，格拉斯哥，1937 年）

他们的船有时要像破城锤一样，完全靠蛮力在冰面上“撞出一条通道”来，否则那些冰就会立刻“画地为牢，将他们置于北极冬天无尽的恐怖之中”。①

可惜柯南·道尔未能给我们留下对“希望”号船长、船员以及他将生活 7 个月的北极捕鲸船第一印象的描述，否则那也将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希望”号是由位于阿伯丁的亚历山大·豪尔公司于 1873 年建造的，高 45 英尺 5 英寸，宽 28 英尺 1 英寸，吃水深度 17 英尺。1882 年，该船被用于危险的北极救援，因为她“在各方面都胜任这样的远征。船体强壮，吃水线位置为双层船壳，内有铁架加固，船头包有铁壳，即便与所有其他捕鲸船相比，这船在对付浮冰上也颇有威名。凡坐过此船的人无不觉得这是一艘不可多得的好船，担当重任亦属实至名归。”②

按柯南·道尔的说法，船上共计有船员 56 名，虽然名单已无可考据，但与其相仿的一艘捕鲸船——从邓迪出发的“北极”号的船员构成则可供参见：有船长、大副和二副（两人也是鱼叉手）各 1 人，外科医生 1 人、管理员 1 人、第一工程师 1 人、第二工程师兼铁匠 1 人、灭火员 3 人、木匠及助手各 1 人、负责指导切割鲸脂的鱼叉手 1 人，主鱼叉手 2 人及鱼叉手学徒 2 人、箍桶匠兼鱼叉手 1 人、鱼绳管理员

① 弗朗西斯·特里维廉·巴克兰著，《一个渔民和动物学家的日志》，伦敦：Chapman & Hall，1876 年，第 290 页。

② “一位海军军官的‘艾拉’号搜寻记”，《布莱克伍兹杂志》，1882 年 11 月，第 559 页。

8人（鱼绳的缠绕技术关乎一船人的生死）、小船舵手8人、水手长（兼舵手）和负责指挥在船舱里储藏鲸脂的管理员（兼舵手）各1人、清洁工1人、厨师及助手各1人、体格强壮的海员10人、服务员3人。[①]“希望”号上的船员大致分成两拨，分别是彼得黑德人和设得兰群岛人。

“希望”号是应彼得黑德的约翰·格雷船长要求建造的，旅程开始时他已50岁。“你看他，”柯南·道尔多年后回忆说，“身材健壮挺拔、脸膛红润、须发灰白、淡蓝色的双眼时常瞭望着远方。他沉默寡言、高傲不屑、表情严峻，但心地却是那么正直和善良。”约翰·格雷和哥哥大卫、弟弟亚历山大是彼得黑德著名捕鲸家族的后代，祖上三辈都以此为生。“不可战胜的格雷家族”干的这行在这个世纪中期达到顶峰，后由于鲸鱼数量减少而开始每况愈下。格雷家族为应对挑战，一方面，具有前瞻性地保护鲸鱼数量；一方面，改进技术，在帆船上加装蒸汽机以使船能深入到北极纵深地区。到1880年的时候，这个



“诚实善良、结结实实的一群水手。”“希望”号船员们在彼得黑德基斯岛炼油厂的合影，1880年。
（“阿伯丁郡遗产协会”版权所有，由 www.scran.ac.uk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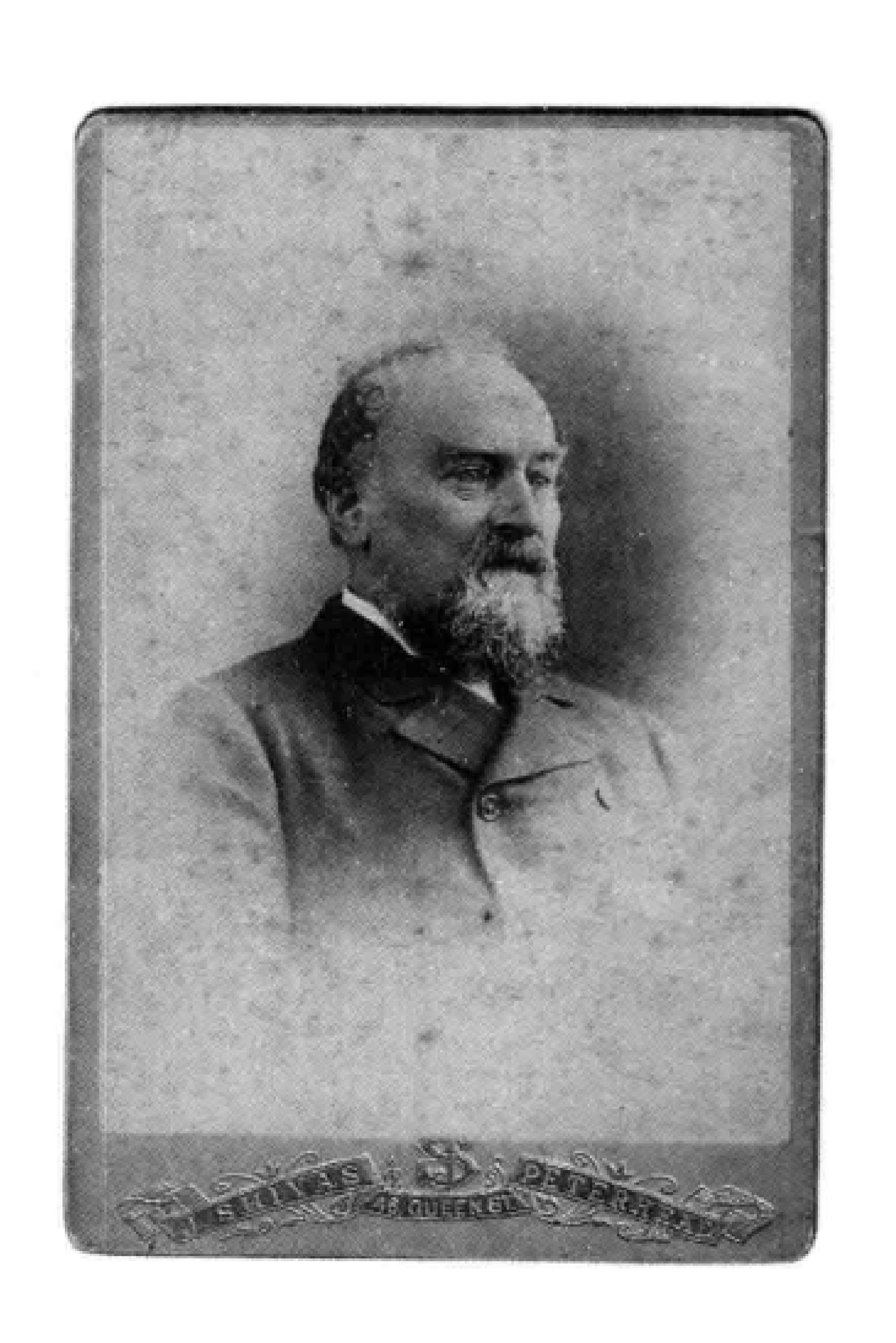
---

① 阿尔伯特·海斯汀·马克汉姆著，《巴芬湾和波的尼亚湾捕鲸之旅》，伦敦：Sampson Low，1874年，第11页。



产业已经连续几年走下坡路，但彼得黑德的捕鲸业，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正是由于格雷家族的坚守而延续了更久。或许更真实的情况是，捕鲸业最终消亡殆尽并不是因为这个行业本身的问题，而是格雷家族的衰败。”[①] 约翰和大卫都在 1891 年卖了船，开始了退休生活。

1880 年，就是在这种行业前景惨淡的阴霾之下，格雷和船员们踏上了他们的历险之旅。柯南·道尔立刻跑去和船长打招呼，船长或许到见了面才闹清楚，这个新来的外科医生根本就不是他原来要的那个。“我很快发现，”柯南·道尔写道，“随船医生的主要职责就是陪着船长。按照这行的规矩礼仪，船长除了与船上其他负责人进行简短的技术沟通外，与外界基本处于隔绝状态。我当时想，要是遇到一个混蛋船长可就惨了，幸运的是，约翰·格雷船长是一个真正优秀的男子汉、一个胸怀宽广的水手、一个严肃认真的苏格兰人，我们曾倾心长谈，建立了深厚友情。”



约翰·格雷船长（1830—1892），“希望”号船长（一个真正优秀的男子汉、一个胸怀宽广的水手、一个严肃认真的苏格兰人）（照片由柯南·道尔遗产管理公司提供）

① 亚历山大·R. 巴肯著，《彼得黑德的捕鲸业》，彼得黑德：Buchan Field Club，1999 年，第 52 页。

虽说柯南·道尔在彼得黑德逗留短暂，但也感受到了这个城市对自己不断萎缩的捕鲸团队所寄予的厚望。爱丁堡的《苏格兰人》报在1902年对这一曾经“辉煌而又荣耀的产业”恋恋不舍地投去了怀旧的一瞥。

> 城里有活着的老人说，他们还清楚地记得，那年头出港捕鲸的船少说也有31艘，不少人都发了财。人们很容易想见，对彼得黑德人来说，那绝对是他们最美好的日子。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没谁敢说自己和这个产业没点瓜葛，不论你是船主、船员还是在炼鲸油的厂子里。到了春天，人们成群结队涌出来送行，希望能给那些离港远航的舰队带去“神速”；夏季要结束的时候，人们又开始翘首企盼好消息。当历经暴风骤雨、吃水线被战利品压得低低的捕鲸船终于一艘艘驶回港口的时候，城里到处欢腾雀跃，洋溢着难以抑制的激动与幸福。①

对英国捕鲸业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其存续的300年间，从35个港口向北极进发的捕鲸之旅至少有6000次。一个目的地是“格陵兰渔场”——格陵兰东海岸与挪威之间的海域，一直到斯匹兹卑尔根岛；另一个目的地是格陵兰西面的戴维斯海峡，包括哈德逊湾和巴芬湾。“希望”号前往的是格陵兰渔场，先要经过离冰岛北面扬马延岛不远的格陵兰海豹捕猎区，之后再向北深入到捕鲸区。“要捕的主要品种是‘格陵兰鲸’，也叫‘格陵兰露脊鲸’或‘弓头鲸’，此外还有白鲸、角鲸、瓶鼻鲸、海象和几种海豹。”②捕鲸人每年要在海上度过六七个月，从小到老或到死都漂泊在海上，对他们来说，没有哪个北极圈里的夏天是风平浪静过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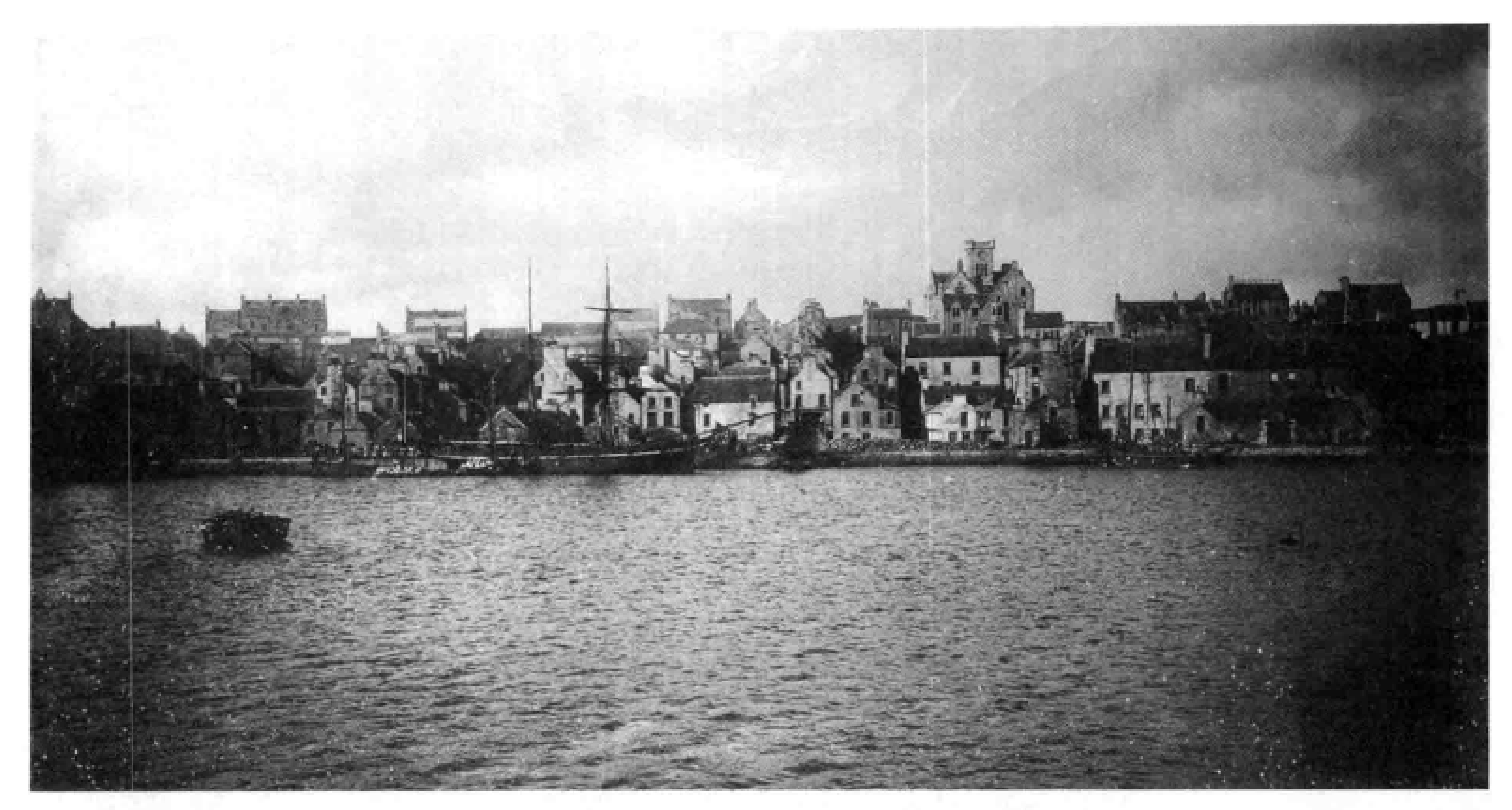
1880年“希望”号随舰队出海的时候，柯南·道尔站在后甲板上，被盛大的场面和传统仪式深深感染着。“我查过我的日志，那是在2月28日下午两点钟，我们从彼得黑德驶出，码头上是庞大的人群和欢呼声。”他回忆说。③海上生活的残酷很快便显现出来。当“希望”号向北驶向设得兰群岛的最重要港口勒威克时，遭遇了恶劣天气和可怕的强风。“我们刚刚驶入勒威克港口，飓风就施展出了全部威力，”柯南·道尔在自传中回忆道，“即便在港口的屏障之内，抛了锚，落了所有的帆，我们的船还是差点儿

---

① “彼得黑德捕鲸船”，《苏格兰人》（爱丁堡），1902年11月19日。

② 参见“英国北极捕鲸日志：临时列表”，《极地记录》2008年1月，311~312页，作者为Sidney Brown、Arthur Credlund、Ann Savours和Bernard Stonehouse。（日记中“格陵兰鲸”与“露脊鲸”名称交替使用，下依原文——译者注。）

③ 实际上，柯南·道尔可以引用他自己的日记，他称为自己的日志，也可以引用他负责记录的捕鲸船的正式航海日志。按巴肯的《彼得黑德捕鲸业》第56页所言，捕鲸船上的随船医生“常常被船长要求负责更新日志”，因此应是柯南·道尔担任此责。1937年，巴塞尔·鲁波克所写的《北极捕鲸船》（Glasgow：Brown, Son & Ferguson Ltd.）中提到“柯南·道尔整洁的笔迹”，并引用了8月4日的航海日志，要比柯南·道尔当天自己的日记减少很多感情色彩。



从港口方向看设得兰群岛的首府勒威克："一个脏兮兮的小城，居民非常单纯而又好客。"（照片由设得兰博物馆提供）

就被掀翻。要是换成几个小时前，一切都已葬身海底了。"

差不多过了一周，天气才彻底好起来。这段时间，柯南·道尔开始研究偏远的设得兰群岛上人们与世隔绝般的生活。"当地有位老人问我有没有什么新闻告诉他，"他记述道，"我说，'泰河桥塌掉了，'这在当时已经是老掉牙的消息了。他说，'啊？在泰河上建了一座桥？'"柯南·道尔对勒威克不是很感兴趣，但是3月初他在那儿度过的11天，让他见证了已经一去不复返的苏格兰捕鲸业的繁忙与喧嚣。1923年，这个城市的一位历史学家问道：

> 还有多少人记得，二、三月份，前往格陵兰的捕鲸船队给这个港口城市带来的欢乐场景？那一艘艘漂亮的双桅船、三桅船、三桅帆船和带有舷窗的战舰般的蒸汽帆船？那在微风中飘荡的旗帜？那些活蹦乱跳上岸抓紧时间乐上一阵，之后又到海上死掉一半的船员？那从全国各地涌来希望能在此开启他们北极捕鲸生涯的人们？那不分白天黑夜都被领取北极装备的人们堵得里三层、

勒威克港里的“希望”号：“我们前两天调换了泊位，现在和‘迎风’号挨在一起，离别的船就远了些。”（照片由设得兰博物馆提供）

外三层的货运公司？[①]

到 3 月 11 日的时候，狂风暴雨渐渐隐去，“希望”号驶离勒威克继续北上，柯南·道尔又开始正儿八经地当起了他的医生。“我的医学知识就是个普通大三学生的水平，”他写道，“但我总觉得船上也不会有什么大事会用得到我。”[②] 然而，在多年后这种轻松的回忆中，还隐埋着一个他从医生涯中第一个伤痛的里程碑：在他手里死去的第一个病人，严重的肠炎让这个年轻的医学院学生在大海上束手无策。

柯南·道尔还曾治疗过他亲手造成的伤害。“我读书时最喜欢的就是拳击，那简直是我最大的娱乐项目。”他回忆道，“我发现，读书太累的时候，拳击是短时间里增加运动量的一个好办法，比其他运动都过瘾。我的随身物品里就带着两副打得有些破烂掉色的拳击手套。船上的管理员碰巧是个好斗之人，

① 托马斯·曼森著，《上半个世纪的勒威克》，Lerwick：T. & J. Manson、Shetland News Offices，1923 年，第 141 页。

② “格陵兰捕鲸船上的生活”，《岸边杂志》1897 年 1 月（本书收录此文）。



他发现我行李中的手套后就迫不及待抓了过去，当场就要和我较量一番。”

此人粗胳膊粗腿，浑身力气，地缸身材，后来成了柯南·道尔最好的船员朋友之一。“只见他，”他后来写道，“蓝眼睛黄胡须，虽个子矮小还罗圈腿，但肩宽背厚，肌肉发达。”还没等柯南·道尔戴上手套，这家伙已经举拳扑打过来。“这是场一边倒的比赛。”他说，“他击拳的距离总比我短上几寸，更毫无技巧可言，当然，要是街头混战他也绝不是好惹的，这点我毫不怀疑。他一次次冲击，我一次次给挡了回去，最后，我发现他是铁了心要顽抗到底，只好出重拳将他击倒。”

可过了不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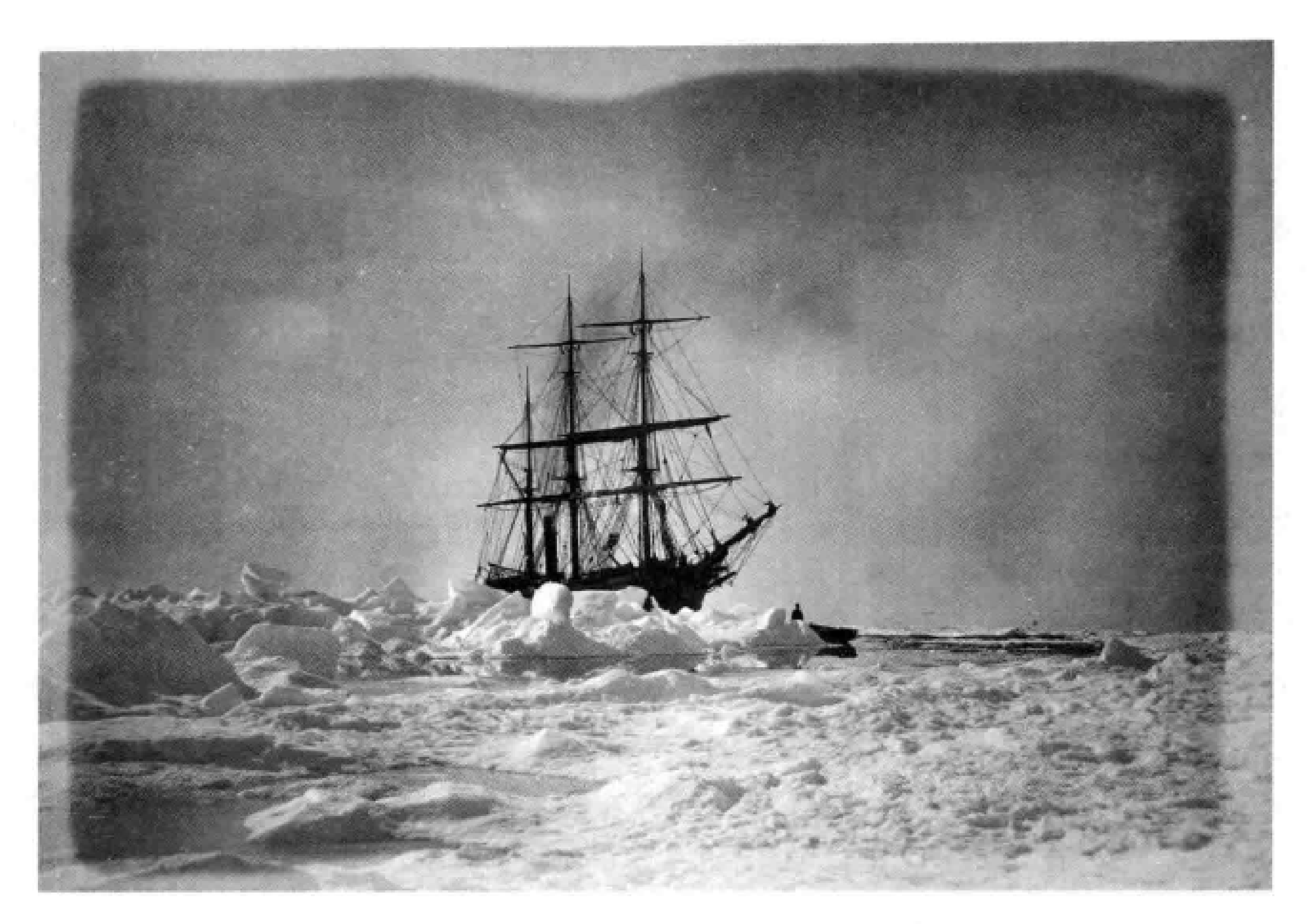
> 大约1小时后，当我坐在大厅里看书时，从旁边大副房间传出低声的抱怨，随后那位管理员突然叫嚷起来：“你快帮帮我，科林，他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最好的医生，他把我打成了乌眼青。”

把管理员打成乌眼青让柯南·道尔成了“希望”号上的名医。“这是对我医疗水平的一次独特检验，但我料想也是没有任何坏处的。”（柯南·道尔打上船就开始琢磨起红胡子巨人科林·麦克利恩，他奇怪船长怎么会把大副的位置交给“一个五短身材、无精打采的无法胜任之人”，而麦克利恩上船时签的却是厨师助手合同。但当船彻底离开港口之后，两人便自动调了位置：健硕的麦克利恩担起了大副职位，另一位则消失在了厨房里。麦克利恩大字不识几个，根本拿不到大副证书。）

离开勒威克一个星期后，“希望”号来到了开放的浮冰带。“最让我惊讶的，”柯南·道尔说，“我们竟这么快就到了北极的浮冰区，我从来都没意识到，近得就跟在家门口一样。”他在日记上记下的，这一天是3月17日。“那天早上一醒来就听到有东西砰砰撞击船身的声音。”他回忆说，“我来到甲板上，看到的是接海连天、一望无际的浮冰。这些冰块都不大，但密密麻麻挤在一起，人完全可以从一块跳到另一块上，一直跳到很远。耀眼的白色衬得海水愈加湛蓝，还有那蔚蓝的天空和冲进你鼻孔里清新纯净的北极空气，这个清晨让人终生难忘。”

由于英国和挪威签署的协议禁止3月份之前捕猎海豹，船员们就利用这个时间把一群群的海豹赶到一起去。“当你真能亲眼得见海豹群时，绝对称得上是蔚为大观。”柯南·道尔写道，“从主桅杆顶上的瞭望台望出去，满目皆是，漫无边际，就连目力所及最远处的冰块上，你仍能看到胡椒粒般散落的海豹。”可好景不长，他们又遇上了连续几天的坏天气。“‘希望’号是当年第一个发现海豹群的，”柯南·道尔说，“但在禁捕令解除之前连续刮了几场大风，最后是打着转的强风，把浮冰吹得东歪西斜，小海豹们纷纷落水。等按法令规定终于可以开工时，老天却让我们闲得无聊。”

尽管如此，到了4月3日的时候，船员们还是拎着棒子上了冰面。柯南·道尔虽说是个医生，却坚



1869 年的一艘捕鲸船，在“如小山般厚厚的浮冰之中”。（威廉·布拉德福德、约翰·丹莫和乔治·科里切申著，《北极区域》，London：Sampson Low，1973 年）

决要参战。他正要下来时，格雷船长却令他马上回去，对新手来说这些浮冰太过凶险。“我怎么抗议都无效，”他说，“最后发了狂，一屁股坐在船舷上，脚悬在外面，心里的火腾腾直冒，身体就随着船上下摇晃着。说来也巧，我坐的木头上面结了一层薄冰，船身猛的一个倾斜，我就“嗖”的一下冲进了两块浮冰之间的海水里。”柯南·道尔挣扎着爬上船时，却发现这次倒霉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船长说，既然你怎么着都要掉海里，那冰上、船上也没什么分别了。”

实在是一点儿冰上经验都没有，柯南·道尔这一天又掉海里头两回，最后是人躺在床上，衣服送到轮机舱里面烤着。“此后好长时间，人们见我就喊‘伟大的北方潜水员’。”他笑着说。

尽管开局不怎么样，柯南·道尔还是渐渐找到了冰上的感觉，并且可以和其他船员一样独自去捕猎了。一天下午，他正蹲伏在一只刚刚捕杀的海豹上时，突然身子向后一滑掉进了海里。“我不觉中已经离开了别人好远，”他说，“没人注意到我的不幸。冰面又平又滑没一点抓头，我的身体在冰冷的海水中

很快麻木起来。”如果无法回到冰面上，他随时都会死去。他用手反复使劲抠着冰面，直到最后拼命一搏，抓住了他刚刚在剥皮的海豹后肢。那一刻，他紧张得仿佛在进行一场“噩梦般的拔河比赛”，海豹在一点点滑向他，柯南·道尔尽全力缓和住身体，伏在冰上，终于在海豹把他再砸回海里之前从水中抬起了一条腿，扑通一声重重摔在了死海豹的旁边。“伟大的北方潜水员”再次不愧自己的称号，躺在了床上：“我回到船上时，衣服已经硬得跟盔甲一样，不得不等这些咔咔作响的衣服化开才能换上新的。”

柯南·道尔后来坦陈捕猎海豹时自己良心的不安。“这事太残忍了，”他写道，“尽管或许这并不比家家户户餐桌上来得更残忍。在北极瓦蓝的天空下，那耀眼的白色冰面上一处处令人眩目的深红色血泊，周遭一片寂静，这绝对会让人感到是种无比恐怖的侵害。但是，无尽需求造成了无情杀戮，无数人也正是靠海豹之死得以谋生：出海的、搬运的、制革的、食品加工的、分拣的、卖杂货的、卖皮子的、卖油的，而这条产业链的两端，一头是一年一度的大屠杀；另一头则是精致讲究的生活：柔软的皮靴子，亦或是大师、哲人们思索时那点亮的油灯。”

到了6月份，“希望”号继续北上，捕鲸开始了。“没多少人真正知道格陵兰鲸的价值，”柯南·道尔后来写道，“一头鲸须完整、体型巨大的格陵兰鲸在今天来说，价值不下2000英镑到3000英镑，这么高的价格主要就在鲸须上，这东西虽然数量极其稀少，但却是交易的重要内容。”由于利润多了每个人都有份儿，大家自然也对捕猎成果非常在意。“希望”号随船带了8条捕鲸小船，但下海的通常只有7条，那些由于职责不同而所谓的“闲人”则留在船上。这次大概是由于柯南·道尔的鼓动，“闲人们”主动要求登上那条闲船下海。他们很快便异军突起，“我们年轻力壮、身手敏捷，”[①]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觉得我们不输给任何一条船。”[②]

“当你向一头鲸慢慢靠过去的时候，会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他写道：

> 你背对着它，只能从对面舵手的表情想象它的状态。舵手的目光跃过你的头顶，直愣愣地盯着在水中游动的那个庞然大物，时而举手示意停止划水，那是它的眼睛露出了水面，时而又偷偷地示意前行，那是它把头扎进海里而露出了尾鳍。海面上有无数的浮冰块，只要你不去划桨，小船本身

---

① 他忘记了，如他日志中所记，他们“暴徒”组中有一位是“希望”号上年龄最大的。

② 文章发表于1907年7月28日《纽约世界》，采访人是盎格鲁－爱尔兰人剧场经理勃拉姆·斯托克，他的剧本《吸血鬼德古拉》于10年前出版。在这次标题为“亚瑟·柯南·道尔爵士讲述他自己的工作、生涯、对美国的情感以及即将到来的婚姻”被收录在了哈罗德·奥瑞尔编辑的《亚瑟·柯南·道尔爵士：采访与回忆》（伦敦：Macmillan，1991）中。在《吸血鬼德古拉》第六章中，男爵来到惠特比（英国早期的捕鲸业中心），在一艘从黑海驶来的俄国船上，听到了一位老水手给米娜·莫瑞和露西·维斯顿拉讲述北极捕鲸的故事。

并不会把鲸吓得潜到水下去。就这样慢慢地偷偷靠上去，一旦舵手判断你能在它来得及下潜之前得手时——这么个大家伙要想动起来总需要点时间——你会发现他的眼睛突然发出光芒，脸色涨红，随即大喊“动手，给我快动手，狠狠地！”随着捕鲸炮的扳机被扣动，船桨狂舞，水沫横飞。紧接着快速划了几下之后，船头便扑哧一声撞到了软软的油乎乎的东西之上，船员和船桨被震得四处飞散。但你已无暇顾及这么许多了，当你的手触摸到它的时候，捕鲸炮已然响起，鱼叉几乎紧挨着表皮被射进了这个家伙铅灰色庞大而又圆润的身体里。它跟石头一样沉了下去，船头也随着扎向海里，激起一片水花，与此同时，从座位下出来的绳子经过船头迅速向外窜出去，嗖嗖作响。

放绳子才是最危险的——鲸本身极少有胆量对抗它的敌人。绳子务必由专门的绕绳员小心绕好，确保不能在任何一处纠结卡住。一旦挂住了某个船员的胳膊、腿，那大伙还没等明白过来，这个人就已经没命了。砍断绳子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只会白白放跑了鲸鱼，这时的遇难者已经在深不可测的海下了。

“住手，伙计，”这种时候如果有海员举刀要砍断绳索，鱼叉手会大喊，“为了那寡妇也得把鱼捉住啊！”这话虽听起来无情，但确实有些道理。

柯南·道尔已经成了一个经验老到的捕鲸能手，格雷船长邀请他第二年再来，不光当医生，还当捕鲸手。“我还是拒绝了，”他说，“因为那种生活让人迷恋得难以自拔。”尽管如此，数月的海上生活还是极大激发了他的探险欲望，并成为了他性格的一部分。“垂钓三文鱼可谓高贵的游戏，”他说，“但是，当你的那条鱼身价超过 2000 英镑，重量可比上郊区的一栋别墅，而你的鱼绳是每股承重 36 磅共 50 股拧成的拇指般粗的马尼拉绳时，足以让其他一切体验相形见绌。”

和捕杀海豹时一样，柯南·道尔对捕鲸场上“残忍的收获”场面良心难安：“在阵阵的喧嚣与激动之中——若不手握船桨亲历其中绝体会不到到底有多激动——你会同情起这个被捕杀的可怜家伙。它不大的眼睛与小牛的相仿，距我不过一臂之遥，随着生命消逝，里面那种无声的渴求之光随之暗淡下去，那眼光让我始终无法忘却。”

有那么一回，柯南·道尔还记得，一头鲸几乎就成功翻了盘。他和一群船员正向这头已经被插住的鲸鱼猛刺，划桨的也正想换个安全点的姿势来避开猛烈乱摆的鲸尾巴，这时，这个受伤的家伙竟把它庞大的侧鳍从水中抬起来压到了我们的小船上。“一片鳍就足以让我们葬身海底了。”柯南·道尔回忆道。“我忘不了我们是怎么从底下钻出来的，出来时每个人还都举着手，似乎想撑住那片巨大的令人恐怖的侧鳍，就好像鲸鱼要真把侧鳍落下去，我们的抵挡还能起点作用似的。”

“希望”号八月初开始返航，捕猎成果差强人意，有两头鲸，3600 只海豹，还有一大堆混杂一起的



北极熊、独角鲸和北极海鸟。对船员们来说，这点收获注定这是一次平淡无奇的旅程，但柯南·道尔自有他的一番评价标准。“我上船的时候，不过是个散漫的大男孩，”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但“我下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强壮有力、心智成熟的男人了。我甚至相信，我一辈子健康的身体都得益于此，我身上那种从来都使不完的劲头或许也源于此。”

柯南·道尔也忘不了他和船员们连续几个月远离人类文明心中那种与世隔绝的孤独感。“想我们起航的时候，人世间好不热闹。”他回忆道，尤其那时与俄国开战在即。这种孤独感也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柯南·道尔还记得，当“希望”号绕过苏格兰北部时，有船员看到一个女人从岸边的灯塔里走出来，激动不已，口中不觉喊叫着“女的，是个女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整条船。“要欣赏一个女人，你得6个月看不到一个女人。”他说。“每个人的眼睛都直勾勾的，那女人足有50多岁，穿着短裙和高筒防水靴——但她是个‘女的’。‘戴个帽子的就好！’船员们如是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柯南·道尔在彼得黑德与船友们告别后回到了爱丁堡，他带回来的报酬和油钱更增添了与妈妈团聚的快乐，足足给家里挣来50镑呢。“随后我就直奔期末考场，”他说，“我通过了考试，成绩还算可以，但在1881年冬季学期末的成绩却不怎么样。我现在拿到了医学学士学位和外科硕士学位，我的职业生涯开端还算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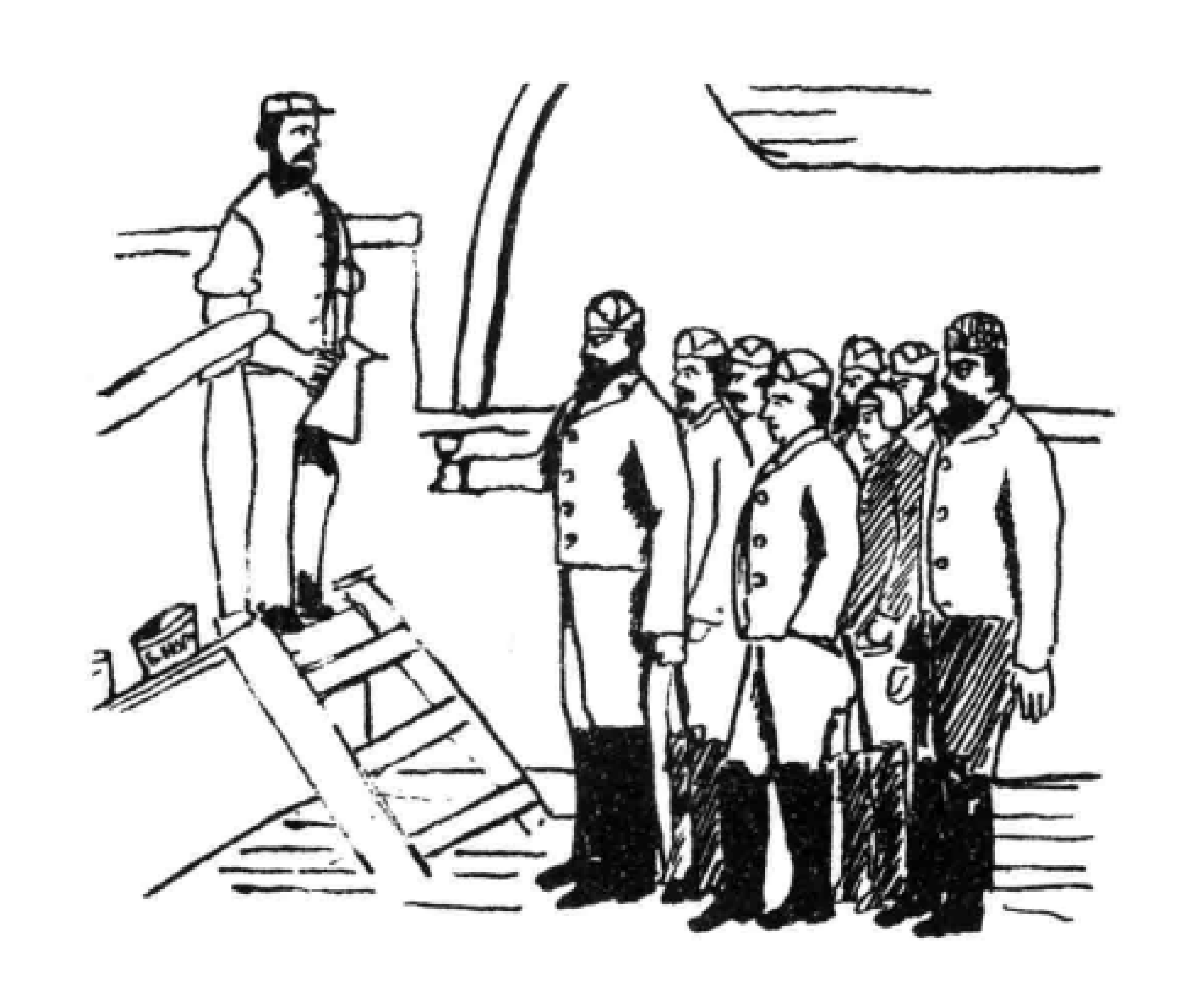
到这时，他的北极日志就被遗忘了，但这段经历已经深入了他的骨髓。130年之后再看，柯南·道尔在“希望”号上的日记打开了通往过去的一扇窗。这不仅是一个成长故事，也是一个北极探险故事，更是一个不复再有的海上生活实录。在生命的尽头，柯南·道尔依然带着敬畏回顾那段经历。“你就站在未知世界的边缘，”他说，“你射到的每只鸭子的砂囊里，都有着不知从何处游历而来的沙粒。这是我生命中奇特而又让我心醉神迷的篇章。”

乔恩·莱兰博和丹尼尔·斯塔肖尔

亚瑟·柯南·道尔作为“希望”号北极捕鲸船随船医生的日记



由乔恩·莱兰博和丹尼尔·斯塔肖尔转录并注释



1880 年“希望”号日志

捕猎海豹和格陵兰鲸

2 月 28 日　星期六

午后 2 点，“希望”号在人潮涌动、一片喧嚣中缓缓起锚[①]。“迎风”号已领先我们出发，他们的船长莫瑞[②]跟头巴珊牛[③]一样扯着脖子大声喊叫着“左打舵”“右打舵”。我们则安安静静、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我们的船擦拭得干干净净，处处金光闪闪，配着雪白的甲板，优雅得如同一个绅士[④]。一位经人介绍、匆忙间未及听清名姓的年轻姑娘在码头远处挥着手绢，我站在后甲板上脱帽致敬，虽然我们不过是刚刚认识。外面的天气越来越糟，气压表在快速下降着。船在海湾里逗留了几个小时，我们用香槟向上船送行的巴克斯特[⑤]和其他显贵人物表达敬意，直至最后由领航船前来将他们接走，顺便还带走了一个不幸被发现藏在甲板夹层之间的偷乘客[⑥]。待到船从设得兰群岛出发时，已经开始狂风大作，气压表指针骤降[⑦]。我就在甲板上死挺着不下去，直到再也挺不住。

---

① 同时也是为了避开捕鲸人普遍相信的不在星期五出发的迷信说法。

② 亚历山大·莫瑞船长（1838—1894），多年来一直统领彼得黑德的“迎风”号。在 1893 年，“迎风”号是从那出发的最后一艘捕鲸船，船长大卫·格雷是“希望”号船长的哥哥。

③ 《圣经诗篇》第 22 章第 12 节（詹姆斯国王钦定版）：“有许多公牛围着我，巴珊强壮的公牛困住了我。他们张开大口向我扑来，如贪婪咆哮的狮子。”在诗作《不知道淹死是什么感觉》中，罗伯特·格雷夫斯写道：“狂野咆哮如震雷，那是巴珊牛的吼声。海面抬升，船裂崩……”

④ “这和我对捕鲸船的猜想全然不同，”柯南·道尔在《回忆与冒险》（1924）中写道。

⑤ 威廉·巴克斯特，“迎风”号的主人。“那些资助并经营彼得黑德捕鲸船队的人，大多都是住在城里的商人。”1902 年 11 月 19 日《苏格兰人》上刊登的一篇关于“彼得黑德捕鲸船”的文章说，“他们精明过人，做事谨慎，可一旦遇到值得信任的船长和团队，便不惜一掷千金。在捕鲸业的鼎盛时期，发了大财的不在少数。”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便是罗伯特·基德，“希望海豹鲸鱼捕猎公司”中“希望”号的老主人。

⑥ 有些年份出海捕鲸船的数量非常少，根据 1880 年 3 月 6 日《设得兰时报》的报道，在勒威克雇佣的海员也相应减少，总共大约有 244 人，其中有 19 人上了“希望”号，加入到彼得黑德海员当中。“只有经验丰富的才能被选上。”报纸上说，由于需求量有限，许多人根本上不了船。

⑦ 气压表读数降低预示着恶劣天气的到来。

3月1日　星期天[①]

傍晚7: 30，船驶入勒威克港。风浪越来越大，我们真够幸运的，要是没及时入港的话，船上的舷墙和小船或许都剩不下了。大家都非常不安，好在5: 30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布雷塞灯塔[②]，船长非常高兴我们比“迎风”号到得还早，他们出发可是比我们早了5个小时呢。

3月1日　星期一

飓风刮起来了。“迎风”号凌晨两点钟才到，还算及时。整个港口已变成泡沫海。这时候，安全地躲在小船舱里真够惬意。与彼得黑德之间的电报出了毛病，电报孔打得乱七八糟。

3月2日　星期二

气压降到28.375，这么低的数船长都没见过[③]。听外面狂风号叫撕咬，我清点整理着带来的衣袜。[④]泰特说着宗教和无神论。他是我们在设得兰的经纪人，样子有点傻，实际精明得很[⑤]。

3月3日　星期三

晴好，气压仍然很低。早餐后随船长上岸，在设得兰招工。泰特的小办公室早已拥挤不堪，喧闹一片。“扬马延”号[⑥]和“维克多”号也都赶来凑热闹，“迎风”号的莫瑞船长看起来人还不错。我和格雷船长正要离开泰特那里时，一把让一个设得兰酒鬼给抓住了。“船……船长，我（嘻嗝！）得跟你们走。保你这一趟，船长，这一趟值！（嘻嗝！）350吨，先生，我就是个幸运神。”格雷船长非常厌烦，转身进了后屋。我说：“船长，你要说行，我收拾他？”他说：“哈，大夫，我知道你想暴揍他一顿，我也想，但不能那么干。”我们刚把门插好，隔着门上面的烟色玻璃一只胳膊就打了进来。砰！哗啦！玻璃、

---

① 柯南·道尔犯了个错误：1880年是闰年，那个星期天是2月29日。

② 布雷塞灯塔位于勒威克东南2.5英里的地方。

③ “那是我整个海上经历中气压最低的一次，”柯南·道尔43年之后写道。（《回忆与冒险》之“北极捕鲸”）

④ “随船医生的工作是船上最清闲的，”亚历山大·R.巴肯在《彼得黑德捕鲸业》（Peterhead：Buchan Field Club，1999）第56页中说。“除了不得已运用一下有限医术……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个办事员，”而柯南·道尔清点衣袜单便是一个例证。

⑤ 乔治·瑞德·泰特“把布匹、服装和运输代理生意都做得风生水起，”托马斯·曼森在《上半个世纪的勒威克》（Lerwick：T. & J. Manson，Shetland News Offices，1923）第89页中写道，“泰特先生对捕鲸船的生意兴趣浓厚，任好几艘船的代理，在雇人的季节，他的店里总是推来挤去，门庭若市。”——柯南·道尔在下面马上就会提到。

⑥ 一艘彼得黑德的捕鲸船，取名于17世纪被荷兰和英国捕鲸船发现的一个北极火山岛，位于北角的西面，现属挪威王国。

木头散落一地，这位不屈不挠的设得兰人手上鲜血直流，正从窟窿往里看呢。“木头，铁板，什么都挡不住我，格雷船长！我跟你们走定了。”船长在炉子旁边泰然自若地抽着烟斗，屁股都没挪窝。这人被架走了，连踢带踩地，猜是被送到了监狱，或者更该送他去医院。我还没见过震颤性精神错乱[①]，莫非这就是？请“迎风”号的莫瑞船长，还有泰特吃晚餐，我们谈论建筑、捕鲸什么的。和莫瑞船长对药物效用的看法相左。喝了不少好酒，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②]。还有件事，今天又冒出一个偷偷溜上船的，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一开始船长吓唬他，逼着他回去，但最终还是签了合同。[③]

3月4日　星期四

早晨给大家发烟[④]，之后睡了一上午，傍晚时分上岸。先是和二副，还有管理员[⑤]去皇后旅馆[⑥]，买了些应用之物，之后去布朗夫人旅店[⑦]，接着他们就不见了。在那儿受到热情款待，告诉我就把那里当自己

---

① 震颤性精神错乱。医学博士罗伯特·S. 卡兹是一位对柯南·道尔极感兴趣的病理学家，他指出道尔对这个人的诊断有点矛盾：如果这个设得兰人当时喝醉了，那就不可能同时表现为震颤性精神错乱，“从定义上来说，是一种酒精戒除综合征；如果一个人主动喝酒就不可能是震颤性精神错乱。”更确切地说，这个人应该是耍酒疯而已。“他的样子，”卡兹博士说，“更像是喝多了。”

② 柯南·道尔发现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给船长作伴”，加文·萨瑟兰在《捕鲸年代：彼得黑德 1788—1893》（阿伯丁大学苏格兰研究中心，1993）第 27 页中写道：“船长与船员之间的社会差距非常巨大。”阶级差异在船上也不例外，当头的聚在一起，“船长讲着笑话，东拉西扯谈天论地，大家说着一天的事情。”“北极”号捕鲸船上的观察员阿尔伯特·海斯汀·马克汉姆在前面曾引述的杂志中写道。甲板下面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萨瑟兰说：“拥挤嘈杂，永远都散不去的烟雾，杜松子酒放开了喝。伴着设得兰琴，肆意吼叫着粗俗不堪的曲子。”和柯南·道尔一样，他们大多不过十几岁、二十几岁，在船上体验着生活的快乐与邪恶。

③ 协议条款，明确水手在船上的责任与义务。

④ 随船医生另一项打杂的任务。

⑤ 原文拼写为 Stewart（译者注）——苏格兰对这个单词（steward）的拼法。柯南·道尔在日志中从未提到过这个人的名字，但他知道并记着：杰克·兰姆，他的拳击伙伴，上船第一天便被他打了个乌眼青。“我不知道杰克·兰姆是否还活着，”柯南·道尔在 1897 年 1 月的《岸边杂志》撰文回忆道，“如果活着，他肯定还记着这件事。”杰克·兰姆当年 27 岁，1897 年仍健在。“我亲爱的老船友，”他向柯南·道尔这么称呼道，“当我读到《岸边杂志》上你写的文章时，回首 17 年前就恍如昨日。曾经的每件事都被你描绘得那么鲜活，仿佛都能听到说话声音一样，朋友们看到你对我的描述都知道那说的就是我。我已经剃了胡子，但外形和罗圈腿还是老样子。”如果说柯南·道尔成了举世闻名的作家，那兰姆也自然同他一起成了名。他 1881 年离开捕鲸这行，进入在巴尔莫勒尔的皇家庄园，成为温莎的女王烘焙师。

⑥ 皇后旅馆，建造于 18 世纪 60 年代早期，位于勒威克港的边上，至今仍在营业。

⑦ 按设得兰图书馆的道格拉斯·戈登的说法，这或许并非旅馆，1879—1882 年的地方年鉴中并未记载有这么个地方。如果柯南·道尔当晚找不到他的同伴，那个地方就很可能是个妓院。巴肯在《彼得黑德捕鲸业》第 64 页中说，“南方来的男孩子们在踏上险恶旅途之前的最后一站，在勒威克纵情消遣，酒吧、商店、算命的，还有岛上放荡的女人。”罗伯特·史密斯在《捕鲸者》（爱丁堡：John Donald Publishers，1993）第 51 页中写道：“勒威克，狭窄、破烂的街道和令人作呕的商铺，到处的威士忌酒贩和妓女，简直声名狼藉。”

家。随后又去了商业旅馆[1]，一个可以随便喝酒唱歌的地方（F&E）[2]。听到一些好听的歌，唱了“杰克的故事”[3]，还和船长聊起了杰罗米王子[4]之类的。

3月5日　星期五

泰特请船长和我吃晚餐，我俩都觉得这事挺无聊的。先去皇后旅馆打台球，之后溜达着去泰特家。客人中还有“迎风”号船长莫瑞和小律师加洛韦，一个超级自负、让人难以忍受的家伙，好讨厌这个人[5]。晚餐吃得毫无意趣，更不用说那倒胃口的劣质香槟。当我说到我是理查德·道尔侄儿[6]的时候，泰特表现得惊讶不已——这老家伙，我后来才知道，船长之前刚刚和他说过这事了。他养了条狗，有个特殊本事，就是喜欢听拿破仑的名字，但你要是说枪毙拿破仑，这狗便会向你猛扑，嘴里少不了会得些肉丝布条什么的。莫瑞讲了诸如把3个人藏到冰下，暴徒混战之中10人被乱枪打死之类的奇闻怪事。我们9点上了小船，回到大船上自是非常高兴，躺在床上，静静地伸展着胳膊腿。起风了。今天看到了一个建筑，船长说是罗马军营，但我觉得更像一座圆形的皮克特塔。

3月6日　星期六

雨骤风狂，终日无事。傍晚时科林·迈克利恩[7]和几个人喊着要船，说要到岸上去。虽然天气险恶，我们还是给了他。接着看鲍斯韦尔的《萨缪尔·约翰逊传》[8]吧。

---

① 今天的格兰德大酒店，在商业大街149号，可以俯视整个勒威克港口。

② F&E（Free and easy）：在公共场所或其他类似地方举行的联谊集会活动，人们随意喝酒、唱歌。

③ 一首19世纪庆祝皇家海军反对奴隶贸易的歌曲，路易斯·迪尔作曲，弗雷德里克·韦泽利作词（也是“丹尼男孩”的词作者）。

④ 杰罗米·波拿巴（1784—1860），拿破仑的小弟弟。

⑤ 詹姆斯·K. 加洛韦，勒威克的一位律师，34岁。

⑥ 理查德·道尔（1824—1883），他在伦敦的一位叔叔，除为漫画杂志《笨拙》（*Punch*）插图而著称外，还为讽刺系列“Manners and Customes of ye Englyshe”等创造大量作品。

⑦ “希望”号40岁的大副，因没有任何资历证书，上船前仅签了个厨师助手的合同。柯南·道尔深深地被他的领导能力所折服，称他是：“一位天生的领导，这比什么行业证书都更有说服力。”

⑧ 詹姆斯·鲍斯韦尔为他的朋友萨缪尔·约翰逊所写的传记，于1791年出版，成为英国第一部最有名的人物传记。柯南·道尔在整个日志中时常提到自己空闲时读什么书。有些书是他自己带的，有些可能是他从船长或别人那借的，他也很惊讶于有些船员渊博的知识。

3月7日　星期天

仍旧无事可做。"圣马格努斯"号邮船来过，捎来一封家书，一封莱蒂[①]的信，还有一周的《苏格兰人》[②]。带来的都是好消息。我们前两天调换了泊位，现在和"迎风"号挨在一起，离别的船就远了些。大副科林昨晚在皇后旅馆时，一堆邓迪人正大谈特谈彼得黑德的俩笨蛋如何如何窝囊。科林一怒而起，大声宣布自己是个"希望"号的人后，疯了一样拨开众人，冲上去就把一个邓迪[③]医生打翻在地。今早接他的时候，他对我说"大夫，亏我还算清醒，要不肯定得打起来了"。真搞不懂他说的打起来还能是什么意思。勒威克又脏又小，但居民们简单好客，非常淳朴。城里主街的设计者肯定是个斜眼，要不就是拿开塞钻当尺子画出来的[④]。由于今天看到有些船打出了共济会旗帜[⑤]，莫瑞船长也打出了皇家拱门分会的旗帜，在蓝底上的罗盘图案。

（插图："三角旗图"）

这里的渔民卖鳕鱼1英担5先令，一晚上最多能捕到25英担。还有件事，昨天，"迎风"号上的工程师两个食指被机器压伤了，我今早早饭前赶过去包扎。海湾里停着大约有20条捕鲸船。

3月8日　星期一

用羽毛笔记日记该是件很惬意的事，可这支笔糟糕透了，简直让人恼火。今天又上岸了，闲逛一阵

---

① 或许是指他在爱尔兰沃特福德郡的二表姐弗朗西斯·利蒂霞·福利，柯南·道尔很喜欢她。他在海上归来几个月后，在1880年11月给妈妈写信索要莱蒂和他妹妹安妮特和洛蒂的地址。1889年，他请家人和朋友到当地图书馆里做新书发布，莱蒂·福利就在名单里。见《亚瑟·柯南·道尔：书信生活》，由乔恩·莱兰博、丹尼尔·斯塔肖尔和查尔斯·福利编辑（Harper Press，2007）。她的父亲尼尔森·特拉法加·福利，去世前一直都是福利家族的首领，是来自利斯摩尔的柯南·道尔母亲玛丽·福利的表亲。

② 指爱丁堡主要的日报《苏格兰人》。

③ 邓迪位于苏格兰海岸，彼得黑德的竞争港口。柯南·道尔一直不喜欢那儿，在1900年给妈妈的信中说，那里是"一个让人非常讨厌的地方，一无是处。"

④ 当地历史学家托马斯·曼森也持同样的观点，在《上半个世纪的勒威克》第84页中说："勒威克这个城市在设计上异想天开，它的主街作为大街简直就是个笑话，要是当迷宫却再合适不过了。"如果说柯南·道尔对勒威克没什么好感，那在他20年前另一位年轻的随船医生也不喜欢，"迎风"号上的J.F.塔普林说："城市很小，居民不过3000，街道狭窄，连马车都走不了，我看就是骑马也得是那种又小又瘦的……邮了信之后我离岸登船，心想再也不要看到勒威克了。"塔普林医生的日记在苏格兰阿伯丁郡的东北民间档案网站上可以看到。

⑤ "马夫之间有种了不起的同情和共济精神。"在1891年发表的小说《波西米亚丑闻》中主人公夏洛克·福尔摩斯说。这一点柯南·道尔在船长之间也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彼得黑德的基斯洛奇56号是皇家海员共济会，于1739年建立，曼森在《上半个世纪的勒威克》中明确提到了共济会在那里产生的强大影响。柯南·道尔在1887年成为了共济会会员，但并未终其一生。

后去看奥克尼郡和设得兰郡之间的足球赛，踢得够臭的。遇到了“扬马延”号、“新地岛”号[①]和“埃里克”号的船长，还有“埃里克”号上从伦敦来的随船医生布朗，我们6个人看完比赛去皇后旅馆，先喝的威士忌实在不怎么样，接着又去喝咖啡。后来布朗点了香槟，我和莫瑞也都点了。还抽雪茄啊，烟斗啊。每个人都灌了不少烈酒。布朗去年经历过“雷文斯克雷格”号[②]那次撞船事故，说他自己的射击技术绝对高人一筹。[③]我和船长回到船上时已差不多九点半了。

（当天写给在爱丁堡的妈妈玛丽·福利·道尔的信。）

“希望”号

勒威克

星期一

最亲爱的妈妈：

一支羽毛笔，一瓶墨水，我给你说说来自北面的消息：昨天的邮船捎来了你的信，还有那个可爱姑娘莱蒂的信。从她祝我考试成功、学成归来的话来看，她大概还不知道我这回是要奔赴格陵兰接受考试或专家评判了。但她是一个多么快乐可人的小家伙啊！随船来的还有《苏格兰人》报和手术钳子。好了，现在，我得好好回答你的问题了。

第一个，我收到了你的信和包裹等物品；

第二个，我还没收到（？），但还是需要；

第三个，我没生病；

第四个，我已经回复了豪瑞夫人的来信[④]；

---

① 新地岛是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延伸至北冰洋中的两个岛屿。

② 1879年对于邓迪的“雷文斯克雷格”号捕鲸船来说可谓是噩梦连连。五月份前往戴维斯海峡途中遭遇强风，进水量惊人，有些船员强烈坚持返航。5月13日的《苏格兰人》报道，当船只靠近泰河河口的时候，“船长发出收帆命令之后，突然从驾驶室跌入海中，除了对大副喊了句‘再见’之外，之前再没别的预兆。两条小船迅速下海，一刻钟后搜寻到他但已然殒命。”这年晚些时候，新任船长带领“雷文斯克雷格”号再次遭遇强风，撞礁沉没。

③ 因为要捕猎海豹，对随船医生来说，这比医疗技能更重要。巴肯的《彼得黑德捕鲸业》第56页摘引了1876年一艘捕鲸船的招聘广告：“大三学生亦可，但必须是个好射手。”——“尽管行业委员会已明确要求捕鲸船配备称职的医生。”大多数随船医生都是阿伯丁、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大学里的医科学生。

④ 艾米·豪瑞，伯明翰的雷金纳德·瑞特克利夫·豪瑞的妻子，柯南·道尔在她那儿做实习学生。豪瑞夫妇待他如父母，友谊持续了许多年。

第五个，我像个乖孩子一样去看望了罗杰斯一家，那个小婴儿眼睛特别大，水汪汪的，从紧紧裹着的布单子里使劲盯着我，看着像条长了四条腿的母章鱼。小家伙挺机灵的，尽管‘除了咿咿呀呀和用眼睛乱看之外，别的还什么都不会’[①]，身上好像有股怪怪的味道。嗯，这小魔头真是个不错的孩子——不好意思说错了——是克里斯托贝尔。[②]这些消息足以让你紧张不安的心情大觉宽慰吧，那我再给你讲些有趣的。最要紧的，我想你听了一定很高兴，就是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这么高兴过。我总觉得我骨子里是那种放荡不羁的天性，这种生活再适合我不过了[③]。这些水手们诚实善良、个个结结实实。你都想不到一些人多么的有学问。昨天晚上，总工程师从轮机房专门来到甲板上，和我在月光下探讨起达尔文主义。我先是将他驳得体无完肤，但他随后和我谈起了克伦索对《摩西五书》[④]的挑战与质疑，并在这个问题上大占便宜。还有，我们船长的学识也不一般。现在，勒威克海湾里有大约30艘捕鲸船，来自彼得黑德的只有“迎风”号和“希望”号两艘，我们和其他船之间互相敌视，格雷和莫瑞都被视为出身贵族[⑤]。我们的大副科林·麦克利恩周六在皇后旅馆时，有六七个邓迪人对“希望”号说三道四，科林是个红胡子苏格兰人，言语不多但人很仗义，他慢慢站起身说：“我就是‘希望’号的，”接着便拨开人群直冲过去，打倒一个医生，打伤一个船长，大胜而归。他早晨对我说：“大夫，亏我还算清醒，要不肯定得打起来了。”真搞不懂他说的打起来是什么意思。勒威克的街道到处歪歪斜斜、曲里拐弯，盛产鱼和丑姑娘。这地方真够惨的，仅有两家旅馆和一张台球桌子，还有一个凄凉丑陋的运动场。岛上没有树。周五去我们的代理人泰特家吃饭，油腻的食物和香槟之类的，很没劲。顺便说一句，我们随船带了上等的香槟和各种美酒，好吃好喝，美得跟

---

① 错误的拉丁语，意即“声音与眼睛，再没别的。”（原文为拉丁语，但表达并不正确——译者注。）

② 罗杰斯一家是他妈妈家在阿伯丁的朋友。“克里斯托贝尔19岁啦！”他1899年再次碰巧来访这里时惊讶地说。“我上次见到她时，她还在摇篮里。”

③ 柯南·道尔确信自己有股波希米亚性格（尽管实际上完全相反），在《回忆与冒险》中讲述自己15岁到伦敦的叔叔家里做客时的情景：“我对他们来说太过波希米亚，他们对我来说又太过古板。”他在1883年创作的一本小说《约翰·史密斯的自述》（由乔恩·莱兰博、丹尼尔·斯塔肖尔和瑞秋·弗斯编辑，大英图书馆，2011年）中首次将此作为主题，将夏洛克·福尔摩斯描述成这种性格，借华生之口说福尔摩斯“波希米亚到骨子里，讨厌任何形式上的东西”。

④ 约翰·威廉·克伦索（1814—1883），一个颇受争议的英国神学家：让教友和教外之人同样侧目的是，他对《旧约》中的前五部经典，即《摩西五书》的历史真实性表示质疑。

⑤ 大卫·格雷（1828—1896），“日蚀”号船长，实际上被人称为“捕鲸船王子”，但此时彼得黑德已在行业上落后于邓迪，邓迪港更大，可以停泊更大更多的捕鲸船。“彼得黑德在1871年时仍有11艘船，”鲁波克在《北极捕鲸船》401页中说，“但除了格雷的‘日蚀’号，其他船都无法与邓迪设施完备的蒸汽船相比，而在捕鲸上，彼得黑德在七八十年代几乎完全依赖于格雷兄弟。”（到1880年，按鲁波克在409页上的记述，彼得黑德捕鲸船降至7艘，当年还有一艘没能出海。）巴肯的《彼得黑德捕鲸业》在第35页中指出，格雷“决定投资现代蒸汽船，以期逆转捕捞颓势，减少商业损失”。

猪一样。我已好久没什么胃口了，得开始多运动，现在太缺乏运动了，只是偶尔打打拳击[1]，仅此而已。我们几天前差点儿就遭遇狂风，船长说，要是当时没能及时入港的话，我们肯定要损失掉小船和舷墙，或者还有桅杆。天气现在好多了，或许周四就能起航。

妈妈，这大概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全部消息了。愿我离开期间，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再过大概两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你还能收到我的信。国会法案中，明确禁止在4月2日之前捕猎海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逗留。祝大家都好，特别代问格林希尔一家好。[2]

爱你的儿子

亚瑟·柯南·道尔

船长准许我和船上的几个小官去皇后旅馆，不知是不是还会打起来。

你从德拉蒙德夫人那里得到的名字肯定是错的。[3]

洛蒂的信写得又乖巧又有趣[4]！

（信结束，日记继续。）

3月9日 星期二

晚饭前和船长上了岸。杰克·韦伯斯特[5]喝多了，开始在街上惹是生非。船长揪着把他押上领航船送回大船，但到了一半他又跳下海游回岸上，后来还是被凯恩和一个船员给捉住了。整个上午就是逛商店，一个接一个，好无聊。明天要是天好，我们肯定会起航的。后来泰特来到船上，我们聊得不错。他

① 实际上，正如他在后来日记中所写，他在“希望”号上经常打拳击，在《回忆与冒险》中还说“这让我在船上很有地位。”

② 格林希尔，是爱丁堡的一个地方，文中指他们家的好友赖安一家。寡居的玛格丽特·赖安夫人待他如母亲一般，她儿子詹姆斯和他是打小开始一辈子的好朋友。

③ 夏洛特·思韦茨·德拉蒙德，生活在爱丁堡，是又一位待他如母亲一般的人。

④ 卡罗琳·玛丽·伯顿·道尔，他最喜爱的妹妹，比他小6岁。

⑤ 杰克·韦伯斯特到底在船上担任什么职责并不清楚，不知道格雷船长为何坚持让这个惹祸的家伙留在船上。虽几经努力，但1880年“希望”号全体船员名单未能找到；这份名单或者就是近年来英国公共档案馆（现在的国家档案馆，位于伦敦西郊的丘园）损毁的大量海员名单资料中的一份。

这个人虽然挺招人烦，但还算通情达理。翻了翻斯考兹比的书①，船长跟我说了一些捕鲸的奇闻怪事。比如鲸能隔多远多远就能听到汽轮的声音并被吓到②，比如鲸油 50 镑一吨，鲸须差不多要 800 镑一吨，所有鲸须都销到了欧洲大陆，再比如说虽然海洋独角兽③、鲨鱼、海豚随处可见，但最奇特的却是鲸吃的那些微小生物。

3 月 10 日　星期三

北风骤起，无法起航。大约 4 点钟的时候，老资格的“日蚀”号捕鲸船威风八面地驶入港口，沿途经过的每条船都报以欢呼声④。我们上船见过大卫船长⑤，还有阿莱克和格拉伯。傍晚时来到岸上，先是玩船长游戏⑥，接着又有幸在台球桌上击败格拉伯，他在当地可是很有名的。海泡石烟斗和手套全都落在了吸烟室里。

3 月 11 日　星期四

这可是利斯⑦的好日子。早餐后，捕鲸船开始一艘艘驶出勒威克。天清气朗，听船员们伴着锚索哐啷哐啷的撞击声唱着船歌，真是妙不可言。每驶出去一艘船，所有其他船都会欢呼 3 次。我和船长上岸

---

① 小威廉·斯考兹比（1789—1857），柯南·道尔在《北极之诱惑》中将其誉为“英国最后一位伟大的船长”。他父亲是来自英格兰惠特比的一位了不起的船长，小斯考兹比 10 岁时便开始了第一次海上远航。爱丁堡大学毕业后，他在 1810 年从父亲那儿接过“革命”号捕鲸船船长重任时，已经 10 次远赴北极。在接下来的 15 年里，他除了投身捕鲸事业，更同时致力于对北极海域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和科学研究，直到他第一任妻子死后转行作了牧师。他的日志成为北极地区水陆情况的指南，C. 伊恩·杰克逊是这些日记的当代编辑，他 10 年前在对哈克路特协会版本的介绍中说，日志中还包含了“社会奇闻、宗教信仰、幽默故事和科学调查。”格陵兰的斯考兹比湾就是以小威廉·斯考兹比的名字命名的，以他名字命名的还有一座月球上的环形山。

② 在 20 世纪早期，以蒸汽作为捕鲸船辅助动力是颇受争议的，尽管现在已是该行业通行的装备，但在当时则被认为是导致鲸总量下降的原因之一。

③ 独角鲸。

④ “日蚀”号被认为是彼得黑德最好的捕鲸船。“造价差不多有 1.2 万英镑，”萨瑟兰在《捕鲸年代》第 70 页中说，“坚硬的橡木建造，针对浮冰进行了特别的船帆索具配备和船身强化。发动机能够产生超过 60 马力的动力，能够搭载 8 条小船和 55 名船员。”该船于 1866 年专为格雷家族建造，姊妹船“希望”号则建造于 1872—1873 年。

⑤ 大卫·格雷还是一位关于北极海域重要的博物学家和权威。格雷家最小的一员——亚历山大（1839—1910），可能指的就是此处的阿莱克。1883 年他掌管“埃里克”号，该船在柯南·道尔的日志中几次提及——按巴肯的《彼得黑德捕鲸业》第 22 页所述，是从该港口出发的最大捕鲸船。

⑥ 或许指的是酒馆游戏“船长夫人”，和今天的四子棋非常相像，库克船长在他伟大的海上探险中与科学家们所玩的那种。1887 年的纸牌游戏并没有一种叫“船长”的玩法。

⑦ 语焉不详，尽管利斯是爱丁堡的一个港口，并且拥有很久的捕鲸历史。

后，我和几个船员去找杰克·韦伯斯特那个家伙。终于找到之后，我们 5 个架着他一路经过勒威克主街上了小船，他歇斯底里不停叫骂，为防止他跳海我不得不死死把他拽住。我们的大船差不多 1 点钟起锚，在小岛间穿行，大约 7 点钟，与“扬马延”号、“埃里克”号和“活跃”号一同到达了一个小海湾[①]停泊下来。我们从勒威克出来之后就超过“扬马延”号一路领先，最后挨着“埃里克”号停下来。晚上，与麦克劳德[②]和船长讨论去往北极之路，毫无疑问，大家全都把航向搞错了[③]。去北极肯定得往宽广的海洋深处走，而不是戴维斯海峡那样越走越窄又布满流冰的水域[④]。

3 月 12 日　星期五

恐怕得在这里待上一整天了，气压不算低，但风势很强。闲来无事的一天。沿海岸是连绵不断的低矮山岭，上面除了采挖泥炭的开采面，还有这一处那一处造型滑稽的茅草房。傍晚时分，船长到“埃里克”号上去了。他们想要钓鱼却没有合适的饵料，我和大副就带人坐小船到岸边挖蛤蜊。由于天色已晚，我们空劳无获，就到那些小房子里去要蛤蜊。这些茅草屋破败不堪，就算爱斯基摩人都看不上眼。每个房子的屋顶都开一个方形的小窟窿，用来给屋子中间大堆的泥炭火放烟。这里的人温文有礼，而且在这个荒蛮之地竟还遇到一位非常漂亮又有些羞涩的姑娘。[⑤]我们要到了一些竹蛏，总算没白跑一趟。来回都要涉过没大腿的稀泥。晚上缉私船来了，我们送给了上尉一些烟才打发走他们。真担心科林把那点饵

---

① （原文为 voe——译者注）设得兰对于小海湾的叫法。“捕鲸船通常的做法就是离开勒威克港，”设得兰图书馆的道格拉斯·嘉顿说，“然后停靠在一个更靠北更小的地方，组织船员观察并准备开始横跨大西洋。”马克汉姆 1874 年的记录第 17 页中不无幽默地说，提早离开或许另有原因：“按传统，捕鲸船离港总会有数不清的告别酒要喝，与朋友的、与亲戚的，还有为预祝旗开得胜而不停的干杯，酩酊大醉之后就没人再去管什么任务和职责。”

② 约翰·麦克劳德，“希望”号上 44 岁的第一工程师。

③ 如何才能到达北极是当时人类面临的一大挑战。“阻碍水手们在格陵兰岛和斯匹茨卑尔根岛之间北上通道的是巨大的冰礁，”柯南·道尔在《北极之诱惑》中说，“而盎格鲁－撒克逊语更形象地称之为‘冰障’。”他的这一说法引来各方评论，其中有大卫·格雷船长、海军少将阿尔伯特·海斯汀·马克汉姆（曾在 1875—1876 年英国北极探险中统领“机敏”号）和他的表弟克莱门茨·马克汉姆（皇家地理学会荣誉秘书和 1873 年出版的《未知地域的门户》作者）三人均同意柯南·道尔的说法，但在如何绕过冰障到达北极这一点上也各有保留意见。后来，虽然进行过多次尝试，但直到 30 年后才有一次探索被广泛认为取得了成功，那就是 1909 年美国海军少将罗伯特·皮尔里带领几个人靠雪橇到达了地理北极点。1910 年 5 月，柯南·道尔在一次午餐会上向他表达了敬意。“浪漫作家总会对探索者有所抱怨，”一家报纸说他以一种调侃和遗憾的语气说，“曾经，这个世界充满了未知，那些未曾被人类踏足的地方给了人们无尽的想象空间。然而，人类的恣意开发很快便将这些地方占据，这让我们的浪漫作家情何以堪？”

④ 指格陵兰西海岸和加拿大巴芬岛之间的水域。1883 年 12 月 4 日，柯南·道尔在以“北极海”为主题对朴茨茅斯文学与科学协会发表的演讲中公开表达这种观点。

⑤ “古怪、荒蛮、善良的人们，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柯南·道尔在《回忆与冒险》中这样描述道，“我是被当地一个长发女孩手持火把送回到船上的。黑夜里，那些泥炭坑会很危险。现在她在我眼前依然清晰，纷乱的黑发、裸露的大腿、被茜草沾染的短裙和火把映照下那张鲜活的面孔。”

料全给吃了。被困在这个地方船长很闹心。气压高。

3月13日　星期六

狂风暴雨。“扬马延”号和“活跃”号率先离开了。我们紧随其后。船员们一边起锚一边唱着“再见，和你再见了；再见，和你再见了！”真是个不错的小曲。[①]海上波浪还不算太大。我们在海岛之间穿行，到达设得兰群岛最北端时尽量靠右航行，经过了奇形怪状的拉姆那岛礁群[②]。

（插图：“拉姆那岛礁群”）

大雨下了一天。我们和“埃里克”号一路追逐着，并总能胜上一筹。没一点晕船的感觉。经过英国的最北点时看到了巴洛佛德岛礁群[③]，之后在大约4点钟时陆地彻底在视线中消失了。整夜在斜风中航行，蒸汽马力用到了四分之三。梦到被大猩猩暴打，还梦到参加牛津大学的赛艇比赛[④]。167英里。

3月14日　星期天

“埃里克”号一直跑在我们船前面，偶尔才能在视野中出现一次。凶猛的大西洋涌浪整日在船底下“吼吼，向北方！”。[⑤]

（插图：“凶猛的大西洋涌浪”）

吼吼，向北方！航行了差不多150英里，愈加靠近北极了。墨西哥湾暖流经过斯匹茨卑尔根岛[⑥]一路向北，那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历史上最为让人迷惑的事情之一就是，捕鲸船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地钻进死胡同，戴维斯海峡根本就行不通。接着看鲍斯韦尔的书。麦考利[⑦]说鲍斯韦尔胸无点墨，

---

① 一首海员奔赴利物浦和那里妓女的船歌，开头几句是：“噢，我们返航了利物浦城，/再见，和你再见了；再见，和你再见了。/利物浦风情万种的姑娘们全下来，/哇哈哈，我们男孩子们，回家来了！”

② 位于设得兰主岛北面的一组小岛，今天已被辟为鸟类保护区。

③ 另一组设得兰小岛，岛上如今是马克尔弗拉加灯塔，当时被称为北安斯特灯塔。

④ 应该是1829年就开始举办的每年一度的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柯南·道尔一生喜爱体育。

⑤ 可能指的是不知疲倦的阿尔伯特·海斯汀·马克汉姆在前一年出版的关于北极的书《吼吼，向北方》（伦敦：Macmillan），也可能指1875年一首英国人对北极大探索的流行歌曲“吼吼，向北方！面对挫折，永不言败！”，由约翰·切恩作词，奥登阿迪作曲。

⑥ 挪威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特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

⑦ 尽管他在此处对麦考利进行了批评，但在他1907年出版的关于文学和作家的《穿透魔力之门》中，柯南·道尔对这次北极之行中随身携带的一本麦考利的书大加褒扬：“要是让我从所有那些书中只选择一本最喜爱也最受益的，我会毫不犹豫要那本已经脏兮兮的《麦考利杂文集》。这本书似乎和我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是我的好朋友，无论是酷热难耐的黄金海岸，还是背着简陋的行囊远赴北极捕鲸船上，我都带着它。诚实的苏格兰鱼叉手被这本书弄得昏头涨脑，现在还能看到第二工程师在腓特烈大帝上面抓出的油印子。虽然脏了、破了、旧了，但任是什么镀了金的版本也替代不了它在我生活中的位置。”

不能苟同。如果说真有人得了他所谓的“鲍斯韦尔传记病”的话，那也是麦考利本人，恰如他对沉默者威廉的偏见[①]。

3月15日　星期一

先是蒸汽机和船帆并用，之后仅靠帆力航行。今天肯定能跑到一半路程了。一直闷在小屋子里，读鲍斯韦尔，直到傍晚。很喜欢约翰逊这个自命不凡的老头，一个纯粹的老头，我想。他好像在普利茅斯待过几天，那时城里人和码头工人之间多有仇隙，这原本和约翰逊毫无瓜葛，却总能听到他喊叫“我恨码头工！”这些事好有趣。傍晚的天空看着像冰一样，水面温度一天之间从44度（约6.7摄氏度——译者注，下同）降到了38度（约3.3摄氏度）。

3月16日　星期二

仍靠帆力航行，风头正劲。我们运气不错。早晨，两只瓶鼻鲸围着船嬉闹，可惜我没看到，这里大概是它们最喜爱的一个捕食区。预计明天就能到浮冰区了。我们昨天走了159英里，现在冰岛以北几百英里，扬马延岛东南差不多60英里的样子。据经验丰富的船员们说，他们从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路线，但我们还是低调点吧，不能高兴得太早。中午12点过后，水温又下降了2摄氏度，看来就要见到浮冰了，天际已浮出白线，大家觉得甚至都不用等到明天。现在的宁静或许正预示着浮冰已近在咫尺了。船长给我讲了他古怪的梦，特别提到梦里面的德国人和黑色小母牛。

3月17日　星期三

“克里特欢乐的一天。”[②]大约5点钟的时候，我听见二副对船长说，我们已经进入浮冰区了。船长起身查看，我却偷了懒。8点左右，我们经过了一条挪威船。当我们9点钟起床后，沁入鼻息的清冽空气说明了一切。我来到甲板上，那冰，不是连续的冰层，而是覆盖了整个海面无数的小冰山，随着波浪漂

---

① 威廉一世，橙色王子（1533—1584），领导了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战争。在麦考利所著的《英格兰历史》中，对他评价不高。他的重孙子橙色威廉在推翻斯图亚特王朝后于1689年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国王。

② （原文为 Dies creta notanda——译者注。）“克里特欢乐的一天，”出自《贺瑞斯颂歌》中的一首。

荡起伏，上面泛着纯白的光泽，下面荡漾着美妙的绿色。[①]露出水面的部分不过4英尺或6英尺，但却形状各异。没见到海豹。上午开始有人在瞭望台瞭望。

（插图："一艘彼得黑德捕鲸船"，下面文字为"背景的浮冰由'希望'号船长约翰·格雷所绘"）

（插图："捕猎海豹服"）

我们整日都在蒸汽机和帆力的推动下，在散满浮冰块的海面上航行着，有时冰块密密麻麻，你甚至可以从一块跳到另一块上，连续跳出去几百码；有时又只有稀稀落落的一两块。大片浮冰区好像一直在我们的左面。我们后面大约5英里的地方有艘船，应该是"扬马延"号，我们前方远远的模模糊糊还有一艘。凯恩说他能从看到的桅顶判断，这片海里一共有9艘船。

3月18日　星期四

管理员昨晚梦到和好大一群猪在一起，看来今天见到海豹的事是准了。谁要是梦到任何与农业有关的事，八九不离十，海豹就在我们身边了。据说很灵验，听起来怪怪的哈。浮冰情况和昨天差不多。管理员的梦真的应验了，大概11点的时候，我们见到了第一只海豹，一只冠海豹。我们船开过去的时候，它就趴在我们船旁边不远的冰块上，不过十几码的距离，浑身黑白相间的斑块，我们安安静静地看着它。可怜的，如果个个都如此乖顺，杀掉它们该是件多么羞耻的事啊。

（插图："我们的第一只海豹"）

船长看到离船几百码之外的天上，有一只体型巨大的花斑猫头鹰在飞，还有几只罗赤鸟[②]和海鸠之类的其他海鸟，但由于我们已经远离陆地，数量并不多。我们现在"扬马延"号以北好远的地方。又见到一只冠海豹和一只鞍背海豹，后来还看到一些在水里玩的海豹。一个好可爱的清晨啊，但到傍晚时分开始变得雾气沉沉了。途中遇到了"埃里克"号，大家互致问候，相互祝贺。顺便说一下，沃克在勒威克时曾对我说"我要是去年就认识你，先生，情况或许就不像现在这样了。"我感觉现在这样倒是更好，

---

① 《朴茨茅斯时报》报道说，1883年在朴茨茅斯文学与科学协会的活动上，他在演讲时请观众与他一同回顾这次旅行："经过4天的航行，他们将安斯特灯塔抛在了后面，那是他们所能看到的最后一点人类文明……又经过了24小时的航行来到了和冰岛同样的纬度上，之后便遇上了从北极海冰主体上脱落下来的浮冰流，并对从未见过这种场景的人所产生的震撼进行了生动描述。在北纬76度之后……他们进入到真正的浮冰区，巨大的浮冰有些甚至和整个英国大小差不多，小的也要大过南海广场，在浮冰之间的水道穿行危机四伏。道尔医生把他的观众带入到了一个北极的捕鲸场，巨大鲸鱼赖以生存的小生物在海水里密密麻麻，稠得跟豌豆汤一样。他们在北纬80度到81度之间，遇到了无法逾越的冰障，从东到西没有尽头，没有裂隙，从斯匹茨卑尔根北端一直延伸到格陵兰东海岸。他们从那里向南折返便不算丢人，"他说，"因为他们已经到达了欧洲船所能到达的最高纬度的120英里范围之内。"

② 罗赤鸟：音译，一种北极小海雀，下同——译者注。

但并没跟他说这话。[1]

3月19日　星期五

一团团的浮冰不断从浓雾中显现出来。每个方向只能看出去大约100码。经过两只大的冠海豹，一公一母，在同一块冰上。

（折叠插页插图："松散浮冰中的'希望'号1880年3月16日"）

我们对它们打口哨，公海豹显然被吸引了，停下自己的事仔细听起来，母海豹却不大感兴趣，还立刻把身体扭开了。我觉得公海豹有大约十英尺长，母的差不多七八英尺。希望雾气能尽快散开。天下起了毛毛雨。雾一整天都没散，晚上只得停下来。凯恩和管理员晚上开始斗嘴皮子，俩人还和船长论起了文学，船长认为要是在萨克雷面前，狄更斯简直不值一提。巴克兰似乎是个很好玩的家伙。[2]

3月20日　星期六

从设兰群岛出发不过一周，我们已经深入到了浮冰区的深处。这绝对称得上一次绝妙的旅程。美好的天气，美妙的晴空，深蓝色的海面上漂动着一望无际的雪白冰层。我们一共5艘船隆隆向前，够壮观的，"埃里克"号也在其中。管理员坚持要给我一个漂亮的爱斯基摩人的烟袋，大概是为了还我送他烟斗的人情。一直再未见到海豹，傍晚时遇到了厚密的冰层不得不停下来。这时船边开始零星出现嬉戏的冠海豹，登上瞭望台再看，目力所及大概能有几百只，看来是遇上海豹大部队了。这里现在总共有11艘船。亚当·卡纳[3]还看到在冰上有熊的脚印。

3月21日　星期天

浓雾不散，我们的船只能全天停泊。四周总有数十只冠海豹相伴，偶尔也能见到几只鞍背海豹。据

---

① "日蚀"号上的罗伯特·沃克医生在岸上开有诊所，或许柯南·道尔在1879年曾经申请到他那里做实习学生却没成功。

② 弗朗西斯·特里维廉·巴克兰（1826—1880），英国医生和博物学家，"身高4.5英尺，但大概腰围会更长些，"一位熟识他的人说。他写作风格鲜活有力，比如《一个渔民和动物学家的日志》（1876年）让他成为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深受读者喜爱的作者。他倡导肉食，大吃各种哺乳类、爬行类和鸟类等，甚至在伦敦的家里还有一个小型动物园为他的厨房提供食材。作为19世纪70年代女王陛下的渔业巡视员，他认识了格雷一家，尤其熟悉大卫船长；按照加文·萨瑟兰的《捕鲸年代》第91~92页所记述，后来每年4月3日之前对禁猎海豹的监控就由他们负责。巴克兰在死后才出版的《动物生活记录》（1882年）中盛赞格雷船长。

③ 虽然柯南·道尔整个日记中都称此人为卡纳，我们还是认为此人名为亚当·卡德诺，1833年出生的彼得黑德人，1871年之前就作为格雷船长手下的一员猛将升到了快鱼叉手的级别。

船长判断，这个海豹群大概在我们前方 20 英里左右。约翰[①]傍晚时召集大家做礼拜，祈祷之声在甲板上回荡，听着还不错。[②]晚饭后打开了一瓶波特酒给大家喝。船长告诉我，有一回他把一个装满氢氰酸的锥筒绑在鱼叉头上，然后从小蒸汽船上把鱼叉射进一头脊鳍鲸。这家伙落荒而逃的速度奇快，绳子的快速摩擦差点儿把船头给烧着。最后绳子绷断让它逃掉了，但估计这家伙最后也没活成，因为我们好几天都没看到角鲨。好多脊鳍鲸都有差不多 100 英尺长。还有，卡纳教了我几句爱斯基摩人的话，Amalang（是），piou（很好），piou smali（不好），kisi-micky（冰狗，也就是熊）。

3 月 22 日　星期一

依然大雾弥漫，我们在一些鞍海豹和它们肥胖的黄色幼仔之间慢慢游荡。我们放出小船，带着步枪，但要等到 4 月 3 日才可以动手，还要好久啊。又是一天的浓雾，我们不得不继续原地等待。晚上打了一阵拳击，看完了鲍斯韦尔的第一卷，梦到了 GP[③]。

3 月 23 日　星期二

晴朗的早晨，能看到好多海豹。

（插图："公的、母的鞍海豹和幼仔"）

"日蚀"号终于是出现了，晚饭前我们船长登船和他们会了面。又向前开了几英里。凛冽的大风刮了一天，气温降到冰点下 11 度[④]。索具上全都挂着一层冰。下午茶之前我爬上瞭望台，脚跟还没站稳就被船长疾呼下来，他怕我被冻伤。凯恩送了我一个非常漂亮的烟袋。卡纳说，内战之前，新奥尔良的一个码头工一天能赚到 1 个英镑，现在也就只有 1 美元。船长就在战争期间亲眼看到过突围船[⑤]从利物浦出发的情景，那种长蜘蛛一样的蒸汽船，速度极快，船身漆成海水的颜色，运的货物大都是奎宁，基本

---

① 主工程师约翰·麦克劳德。

② 柯南·道尔此前并未提到过宗教仪式，但萨瑟兰在《捕鲸年代》第 27 页上说："水手们虽说大都粗粗拉拉的，但却极为迷信，敬畏神灵。星期天是一定要做礼拜的，按照英国教堂的'海员祈祷文'进行。虽然很少有海员属于这个教派，但这一传统却保留了下来，因为只有这样长老会信徒和罗马天主教信徒才感觉不偏不倚。有些捕鲸船上，上午、下午都有仪式，晚上还要读圣经，但仪式期间很难保证就不被鲸鱼'撞'上。这时，大家就会手拿《圣经》跳上小船，待杀死猎物之后，回来继续唱赞美诗和祈祷。"

③ 含义不清；可能是他喜爱的一个女孩名字缩写，或意指他期待着成为合格医生（qualified physician in general practice）的那一天。

④ 文中均为华氏温度，此处，华氏温度 =32 度 − 冰点下温度 11 度 =21 度≈ −6.1 摄氏度，计算方法下同，译者注。

⑤ 美国 1861—1865 年南北战争期间的南部邦联军船只：以速度取胜，来躲避北方军队对南部港口的封锁，以运送奎宁等关键的战争物资。

上不配什么船员。气压越来越高。

3 月 24 日　星期三

利斯的又一个大喜日子。我们终于得见了这个海豹群，庞大得超乎想象。我还未及登上瞭望台，但见从一边天际漫向另一边天际，根本看不到尽头。我们靠得越近就越感觉到它的规模之大。科林说他这辈子都没见到过这种阵势。这肯定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群了，至少我还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动物能这样数百万只聚在一起，覆盖了大约 15 英里长 8 英里宽的海面。我们的旅程现在到了真正精彩的时候了，我的好运气。所有船只都在外围选好了位置。“迎风”号今天开足马力超过了我们，并将飘扬的国旗轻点以示致敬。还要等上 10 天呢。牡蛎。

3 月 25 日　星期四

羽毛笔万岁！今晚气温是冰点下 19 度（约 -10.6 摄氏度）。我们一天都在做战前准备，调整大船的位置，装备小船，擦拭枪支。从驾驶舱就能看到海豹群的边缘，好多落单的家伙在我们船边转悠。我现在写字的时候就能听到小海豹的叫声，那是一种介乎猫的“喵喵”和羊的“咩咩”之间的声音，而它们的样子看起来好像一只羊和一只巨大蛞蝓的结合体。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那些极其鲁莽的挪威人或邓迪人来搅局。如果捕获量少于 50 吨我会感到失望，要是少于 100 吨我会感到惊讶。船长打算教我测量经纬度。今天读到了一句妙语：

“寂静，如膏药，

来为声音疗伤。”

记得这是福尔摩斯的诗句。[1] 今天穿上我的海上高筒靴跑了一阵儿。

3 月 26 日　星期五

低温持续，白天冰点下 17 度（约 -9.4 摄氏度），夜间冰点下 20 度（约 -11.1 摄氏度）。这正是我们理想的温度，可以把浮冰冻连在一起，行走起来更安全。今天开进的距离很短。大副说这些海豹几乎都是堆叠挤压在一起的，要比 1855 年[2] 的数量还多。那年总共有 50 艘船，每艘都满载而归。我们现在一

---

① 波士顿的奥利佛·温德尔·福尔摩斯，他最喜爱的作家，这里的诗句引自《音乐花园》（注者误，应为《音乐磨床》）（1836 年）：“寂静，如膏药，来为声音疗伤。”

② 1855 年苏格兰达到了捕猎海豹的巅峰，根据《苏格兰人》（1902 年 11 月 19 日“彼得黑德捕鲸船”）发布的数据，彼得黑德的 27 艘船捕到了 131 049 只海豹。

共才 23 艘，因此每个人都是信心十足。等满载而归之后，一定要把酒吧给闹翻天。等待真的令人好痛苦啊，当然，这个禁猎期对海豹来说可是个休养生息的好机会。要是在过去，这些可怜的家伙还没等产仔就都纷纷丢了性命。“日蚀”号今天逮到了一头熊，我们却只看到船外雪地上的熊脚印。除非被逼到走投无路，北极熊一般都性情怯懦，不会主动出击。船长曾经用钩头篙杀死过一只。工程师给我讲，曾有伙船员被一头熊在雪地里追出好几英里，这些人不得不边跑边扔东西来分散这头熊的注意力，等他们逃回船上的时候，衣服差不多都脱光了，惊恐万状。在英国所有博物馆里，除了一个鲸胚胎，连一个完整的标本都没有。今天看到了小海豹吃奶的情景。和管理员拳击时手受了伤。给老基斯补牙，给小基斯治肚子疼。今天成了这家子的休息日。

3 月 27 日　星期六

从今天算还有一周就可以动手了。我拿到了我的刀和磨刀石，并让卡纳来看我的棒子。

（插图：“刀”）

天气不错，我们船仍停在海豹群的边上，除了船长，大家情绪都不错。他偶尔要抱怨上两句，但我觉得不过是在开玩笑而已。又看到熊的脚印。

（插图：“熊的脚印”）

“日蚀”号已经杀死了两头熊，我们连看都没看到一只。据他们说，二三十头熊一起出没是经常的事。今晚每人都发了步枪。船又开进了一些。哈吉·米尔恩今晚好了一些。没什么特别的消息。继续写我的《现代寓言》。[①]

3 月 28 日　星期天

哈吉情况又不妙，我给他服了利眠宁。[②] 船长到“日蚀”号上去了，不一会儿又差小船来接我去吃晚饭。餐桌上佳肴美酒，[③] 宾主情绪不错，相谈甚欢，我们谈论战争[④]、政治、北极、达尔文主义、弗兰

---

① 遗失了。柯南·道尔前一年在《钱伯斯杂志》上发表的《赛沙沙山谷之谜》并未引起太大反响，而后来的作品又都被拒绝了，但“其他这些作品虽然失败了也没关系，我毕竟算成功过一次，一想到我能再次成功便振奋起来。”

② 一种不能把人救活就能把人弄死的药品，按照《牛津通用英语辞典》的解释：“一种由氯仿、吗啡、印度大麻和氢氯酸混着制成的镇痛剂。”

③ “即便航行到了最高纬度，在船长的餐桌上，”萨瑟兰在《捕鲸年代》第 27 页上说，“仍要严格遵循维多利亚式的各种讲究，要吃刚刚猎来的新鲜鸟类，通常是绒鸭或是潜鸟，还要就着优质的红葡萄酒，之后还要喝着白兰地聊天，或玩上一局惠斯特牌。”

④ 指 1878—1880 年第二次阿富汗战争。“我们起航的时候，这世间好不热闹，”柯南·道尔在《回忆与冒险》中写道，“阿富汗战争已经开打，与俄国人也大战在即。不知道在经过波罗的海口对面的海域时，是否会有巡洋舰像我们对待鲸鱼那样对待我们。”

肯思坦[1]、自由贸易、捕鲸，还有各地风土人情。大卫船长对今年的情况有不祥之感，照他说，我们能捕到 20 吨就谢天谢地了，但我觉得他也就是那么一说，并不一定真那么想。看到了他的熊皮。他还讲了一些奇闻趣事，我尽量按原话记下来。

“我年轻的时候，”他说，“我正好在伦敦，手里有块金表和一大笔钱。有天晚上我在兰心剧院[2]，想回到在霍尔本[3]的住处，可转了好久就是找不到。最后终于看到了一位让人肃然起敬的男士，就上前问去霍尔本的路，而且还加上了一句，说我是这儿的陌生人。他说他正要去那儿，还说自己是第十七骑兵团[4]的伯顿上尉。我们就一路同行，伯顿上尉主动和我说起带着钱在伦敦转悠有多么危险，说话之间他也知道了我的金表，告诉我务必要小心。不一会儿我们进了一个开着的店门，上尉说‘我们喝点什么吧，我要白兰地’。我说‘咖啡就好了’。给我们送东西的服务生跟个流氓一样，长相恶心到让人反胃，舌尖顶着腮帮子，斜歪着眼睛看着上尉。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刚刚进了一个圈套。

“我往柜台上扔了半个金币，起身要走，只见那个服务生后背倚在门上，说‘我们是不会让客人就这样走的’。上尉说‘我说，先生，咱们今天晚上好好找点乐子；喂，快从 3 号包房找个姑娘’。随着服务生一声‘詹妮特’，进来一位很是漂亮又非常憔悴的女孩。他说‘3 号包房’！女孩说‘当然，当然您今晚肯定是用不上那个包房了’。他说‘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她端酒重新进来后，对我耳语说‘装睡’。我喝了一点，但把大部分都吐掉了。随后我就假装让身体瘫下来，闭上眼睛。不一会儿两个坏蛋靠过来小声嘀咕起来，其中一个拿着蜡烛在我眼前晃了晃说‘他喝迷糊了’。俩人接着耳语，一个说‘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另一个说‘那我们最好把床给准备好喽’，随后俩人就一同离开了房间。我一把拽开窗户跳出去，一溜烟似的沿街狂奔有半英里终于见到了一个警察，但由于对伦敦实在一无所知，根本找不到刚才那个地方。这事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再拿瓶波特酒，医生。”故事算是有个相当不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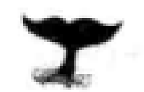
---

① 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1818）在开始和结尾都是在北极探险船上，以一位曾经的格陵兰捕鲸船船长的语气进行叙述。玛丽在嫁给诗人雪莱之前，1813 年和 1814 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了邓迪，也听说过许许多多关于捕鲸的故事，并在她的小说里生动体现出来。她在小说第 24 章里便描写了船只被北极浮冰围困，随时可能被挤破船身让所有人葬身海底，包括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博士和身边的怪兽。

② 维多利亚时代伦敦主要剧场之一，位于河滨的惠灵顿街。在《夏洛克·福尔摩斯故事》系列（1889）的《四签名》中，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与玛丽·莫斯顿小姐在那里约会，与她的神秘捐助人见面并展开了接下来的冒险故事。

③ 在从伦敦西区进入城市中心的牛津街延伸的头上，在历史和文学上均有特别意义。柯南·道尔在《夏洛克·福尔摩斯》系列中的两个故事中都用到。

④ 即剑桥公爵骑兵团，其座右铭“或死亡或荣耀”，让这支队伍在 1854 年克里米亚战争中损失惨重，《轻骑兵的冲锋》对此有专门的描述。

结局。[①] 他还讲了他在布尔战争服役期间 [②] 做过间谍，杀死过 3 个睡着的卡非尔人 [③]，射杀过 1 个德国人。有一次他还看到过一头海象在吃一头独角鲸。他为人友善，沃克医生也表现得非常绅士。他觉得鲸鱼更喜在夜间出没，因此当船进入黄昏地带之后，他的早饭是在晚上 10 点，晚餐在凌晨 2 点，早上 7 点睡前还要吃一顿，之后就使劲睡上一天。他说鲸鱼会在身后留下一股非常特别的气味，往往未见其面，先闻其味。

3 月 29 日　星期一

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暴风雪袭来，天昏海暗。没什么特别的事。晚上在大副那儿玩得高兴，歌声四起，“杰克的故事”“美人鱼”和“蒸汽胳膊”[④]，好不热闹。还有，大副科林今天对我赞赏有加。他说“捕猎禁令一开，我一定会让大伙奋勇争先。我对你毫不担心，医生，支持你和别人搭伙捕上一天。我觉得咱俩很投缘，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你那副德行，最恨那种装模作样的绅士了。”从沉默寡言的科林嘴里说出这些话来，算是很高的褒扬了。

3 月 30 日　星期二

没什么事。“迎风”号靠了过来，莫瑞船长上了我们船。他的期望更低，说要是能捕到 10 吨就算不错。还跟我们讲起约翰・罗斯爵士，说爵士想要找他的大副，就往大副住的房间窗户里打了一枪。莫瑞是富兰克林船长的搜寻者之一。在滑雪橇出发之前，罗斯说：“向前的每一步，孩子们，对我们来说都是光荣与荣耀，耻辱面前毋宁死。”[⑤] 与科林和管理员练拳击。

---

① 这段描述让人联想起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 1878 年的《自杀俱乐部三部曲》，人们将其与其他故事收集到一起称《新天方夜谭》。柯南・道尔当时对伦敦知之甚少，这些描述足以让他着迷。他于 1874 年 15 岁的时候到伦敦亲戚家玩，在写给家里的信中无限惊喜的说到贝克街上杜莎夫人蜡像馆里的恐怖屋；大卫船长的故事在他 6 年后创作的人物福尔摩斯身上找到了影子，那些冒险故事往往要让他走进伦敦“最低矮、破烂、肮脏的街巷”。

② 布尔人：荷兰在南非殖民的后裔，他们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与英国的开普殖民地相对抗。第一次布尔战争爆发在当年的 12 月，到 1881 年 3 月结束时未分胜负。1899 年年末爆发了持续数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双方死伤惨重，战斗异常残酷，柯南・道尔曾作为战地医生赴南非参战有半年之久。

③ 对南非土著人的蔑称。

④ 有太多关于美人鱼的水手歌曲，很难说这是哪一首，但确有一首“蒸汽胳膊”，那是 19 世纪早期 H.V. 史密斯的歌曲，唱的是一位在滑铁卢战役中丢掉一条胳膊的战士，回家后，打造了一条以蒸汽为动力的胳膊来对付他泼妇般的老婆。

⑤ 约翰・罗斯爵士（1777—1856），苏格兰探险家。他寻找西北水道的多次探险均告失败，但却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科学数据。1850 年，他亲自率船营救 1845 年前往加拿大北极海域的约翰・富兰克林爵士探险船，但什么都没找到，那条船完全消失不见。罗斯曾在北极海域与船员们一起被困了 4 年。

3月31日　星期三

一整天无事可做。海面涌浪高起，我们对捕猎前景愈加不安起来。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到周六开猎，我们那时的工作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和危险。冰层可不是铁打的一块，而是由成千上万大小各异的浮冰块挤连在一起的。现在，这些冰块在势不可挡的涌浪作用下，反反复复地分分合合，如果某位老兄不幸滑进两块冰块之间，这种情况也是常有，很可能就被切成两段，好几个邓迪人就是这个下场。[①] 在面积大的冰面上，人们要像青蛙一样跳着走。我已经着手创作《北极之旅》，希望能把它写好。等这些邓迪人回去之后，我们该给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好好写封信。[②]

4月1日　星期四

涌浪依旧，看来情况不妙。我们白天向前开进了一点点。这是3年来在这天里唯一没有考试的一次。[③] 派总工程师到船长那扯些荒诞不经的故事。约翰的自尊受到了严重打击。提一句，我昨天上了桅杆顶，有时还跑到冰上去。晚上7：30遇到"哈拉尔金发"号[④]并向他们招手致敬。涌浪持续。

（折叠插页插图："船只在海豹间占据有利位置"）

4月2日　星期五

涌浪仍在继续，海豹群愈加离散，恐怕我们的目标是难以实现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再没别的办法。大家熬夜至午夜12点捕猎禁令结束。

4月3日　星期六

凌晨2：30就起来了。涌浪仍在持续，要想好好大干一场是不可能了。大约4：30左右我们把小船放进了冰水混杂之间。我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还是按船长的要求留在大船上，尽力帮着往船上拽海豹皮。[⑤]

---

① "迎风"号的J.F.塔普林就在日记中记录了亲眼目睹的这样惨剧（1860年4月15日）："这个可怜的家伙从一块冰上滑落到海里，他正欲爬上来的时候，一阵强风吹过，另一块浮冰撞过来，几乎就把他切成了两段。"

② 本杰明·迪斯雷利，保守党领袖，1874年初开始任英国首相，但写此日记时，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将被自由党的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所接任。文中的意思是请求这些政治家们好好压制一下邓迪的捕鲸船。

③ 指的是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学业考试。

④ 一艘以哈拉尔金发（哈拉尔一世——译者注）命名的挪威船，这位维京首领统一挪威诸岛之后于872年成为挪威国王。

⑤ 如本书序言中提到的，柯南·道尔在《格陵兰捕鲸船上的生活》中仍对这段经历津津乐道，但也承认："我也算对得起他的警告，当天又掉进海里两次，最后羞愧难当地躺在床上，所有衣服都送到轮机舱里面烤着。"

会游泳的成年海豹用步枪打，跑不掉的可怜幼仔就直接用棒子击碎头骨。

（插图“海豹棒”）

这活儿真够血腥的，小家伙们抬起黑色大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你的脸，你却要把它们的脑浆打得四处迸溅。人们下到船旁边海面的浮冰上，从一块跳上另一块，见什么杀什么，大船慢慢跟着收捡。要弄明白一块浮冰能否禁得住人，需要好多窍门。我雄心勃勃地要一试身手，却在跨过船舷时一下子掉进了两块浮冰之间，最后是用钩头篙给救上来的。[1] 我换好衣服重新上场，这次成功猎杀了好几只海豹，剥皮之后拖到船边。今天共捕猎海豹 760 只，成绩不怎么样，只能期待以后更好。但，毕竟鲸鱼才是我们的重头戏。

4 月 4 日　星期天

忙碌了整整一天。掉进北冰洋里三次，幸亏每次都有人在旁边把我拉上来。掉海里的危险在于，如果有大涌浪，就像现在这样，你很可能被挤向一起的浮冰切成完整的两段。我虽然带了好几身衣服，晚上还是早早就猫在床上，所有衣服都送到机房烘干去了。顺便再讲一个我马大哈的故事，今天给一只海豹剥皮之后，直接拎起两个后肢就走了，把手套落在了冰上。有些人干起活来不要命，也确实有些人拈轻怕重，这种人大部分都是设得兰来的，非常令人讨厌，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不少是不错的。[2] 这种活完全能检验出一个人的品性，我们常常要离开船长的眼皮子底下，跑到几英里之外去捕猎，想要偷懒很容易。大副科林绝对是场上的核心力量，精力充沛，干起活来不顾一切。今天听他对一个海员说，要是再不使劲儿干，就让他也尝尝棒子的滋味。我就亲眼见到有人故意从又大又肥的海豹旁边走过，专门挑小家伙或刚出生的幼仔捕杀，为的就是拖起来轻快。船长整日都坐在桅杆顶上，通过望远镜寻找海豹最密集的地方。今天捕获差不多 460 只。

4 月 6 日（5 日）　星期一

今早和科林一同下船开工，却以再次落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在一块很大的浮冰上刚刚杀死一只

---

① 在接近冰点的海水里，可不是闹着玩的。“你看，”柯南·道尔在 1882 年创作的《“北极星”号船长》中的一个人物说，“这地方很危险，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是个变化无常的危险境地。我知道有人在这样的地方说没就没了。有时候摔一跤就完了——就一跤，你就从裂缝里跌进去，之后变成绿色海水里冒出的一个泡泡。”这篇日记刚写完两天，柯南·道尔就差点儿这么丧了命。

② 柯南·道尔后来的看法更为客观些。在 16 年后创作的《格陵兰捕鲸船上的生活》中，他说：“我们捕鲸船上有 50 个人，一半是苏格兰人；另一半设得兰人是我们在经过勒威克时招募的。设得兰人更加沉稳，他们安静明理，轻声慢语，易于管理；苏格兰海员更容易闹事，但在性格上也更加强悍，男人气十足。船上管事的和鱼叉手都是苏格兰人，而作为普通船员，则没有比设得兰人更合适的了。”船上海员总人数为 55 或 56，其中 19 人来自设得兰。

海豹，就从边上掉了下去。周边空无一人，海水冰冷彻骨。我努力抓着冰的边沿不让自己沉下去，但那冰太光太滑根本爬不上去，最终我抓住了那只海豹的后肢，慢慢试着把自己拉了上去。这只老海豹确实在以德报怨，让我无颜以对。[①] 重整旗鼓之后，又与管理员一同上冰，收获还算不错。[②] 总共捕了大概400只。

4月6日　星期二

一早便和科林前往海豹群，这回还好没掉海里。船长给我起了个绰号叫“伟大的北方潜水员”。我们猎到了大大小小好多海豹，之后又把船往外围开，看能不能再逮到些别的。我射到了两只硕大的冠海豹，这两只显而易见的活靶子距离我们不过70码，而我是在所有鱼叉手都失手之后才出的手，骄傲得尾巴都要翘到天上了。两个家伙身形巨大，我现在留着其中一只的骨头，有11英尺长。人们也叫它们海象，生气时口鼻上方能够充气的液囊就会涨得老大。遇到了“扬马延”号和其他一些船，全都放出了小船捕猎海豹。一共捕到270只小海豹和58只成年海豹。

4月7日　星期三

今天太差了，海豹稀稀落落，仅仅捕到133只。哈吉·米尔恩情况非常糟糕，怕是要不行了。他看来是肠套叠[③]，吐便，疼痛不止，不是疝气。今天给他灌了肥皂蓖麻油。[④]

4月8日　星期四

我们今天把信送到“活跃”号上去了。[⑤] 得到通知太晚了，只写了一封信，很想再写几封。今天的成绩惨不忍睹，只有30只海豹。不过，其他船大部分还比不上我们，而且他们是80个人对我们56个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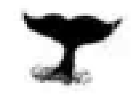
① 塔普林医生有过一次类似的惨剧，虽然被旁边的大副拉了上来，但要回到船上去却绝非易事：“怕腿被冻住，我得拼命跑，冰上一哧一滑的，我用了差不多40分钟才回到船上。我立刻下到房间里换衣服，但裤子和靴子冻在了一起，外衣又和马甲、裤子冻到一块儿，这让我费了好大劲。我都想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上的船……我回到船下面的时候腿都僵直了，根本爬不了梯子，人们只能用绳子捆在我两条胳膊下面把我给吊上甲板。”

② 柯南·道尔年轻体壮，充满活力，同时也非常幸运。阿尔伯特·海斯汀·马克汉姆讲到一个掉进海水的类似故事：虽然“被救回到船上并进行了滋补……还是过了许多天才从冷水浴中慢慢康复过来。”

③ 一种肠子的病症，指一段肠管套入与其相连的肠腔内，导致肠内食物或液体通过障碍，并影响血液流入受压部位。如不及时处理有生命危险，往往需要手术治疗，但当时是1880年，对于一个没有器械、没有助手的大三医科学生来说手术是无法想象的。

④ 按照罗伯特·卡兹的说法，“很可能给的是一种灌肠剂，这是与诊断对症的治疗。但对于体内病症的怀疑单纯靠物理方法很难确认，即便使用X光，也一般都要等到外科手术后才能最后定论。另外，这种病在孩子中更常见，而这是位老人（米尔恩有70岁了）。按照描述，米尔恩有可能是肠梗阻，具体可包括粘连、供血不足或肿瘤（老人更可能）等不同类型。现在，病人通常通过静脉营养的方式直至症状得到治疗。”

⑤ 根据巴肯的《彼得黑德捕鲸业》第54页，这是年仅22岁的约翰·格雷首次担任船长的船。

晚上刮起了大风。

（写给他在爱丁堡妈妈的信）

北纬73度10分，东经2度
“希望”号
格陵兰　1880年4月7日

最亲爱的妈妈：

我现在扬马延岛以外的北极圈里，和以往一样的健康、强壮和难看。我们3月10日从设得兰起锚，一路上晴空万里，于16日到达浮冰区。我们上床睡觉时眼前还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早晨上到甲板时已然是海天相连的浮冰，上面一片银白，下面是蓝绿色的海水，片片浮冰在海浪中起伏漂荡。我们在冰块中穿行了一天也未见到一只海豹，但第二天我们见到了一只在冰上的小海豹，和几种向东北方向游动的海豹。我们就跟着它们前行，18号时看到了6艘冒着黑烟的蒸汽船也在驶往同一个方向，大家都在寻找主海豹群。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从甲板上看到了11艘船，海里出现了好多海象或者叫冠海豹，大家心中都充满了希望。知道吗，按照规定，4月3日之前北极圈里是不能溅血的。[①]3月20日的时候，我们终于得见了真正的海豹群。它们聚集在大约长15英里宽8英里的海面上，在冰块上相互叠压在一起，说有几百万只也不为过。22日我们来到了海豹群边缘开始等待，我们看到还有25艘船也都拉好了架势。29日起了大风，海豹群不幸开始散开，几艘挪威船竟不知廉耻地开了进去，把那些尚未产仔的给吓跑了。4月3日，血腥的猎杀开始，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大的用枪打，小的直接用狼牙棒拍出脑浆，当场剥皮后，捕猎人把挂满油脂的海豹皮拖到大船边。这活儿非常累，你要从一块冰上跳到另一块冰上，有时要走上好几英里才能发现猎物，然后你还要把这个异常沉重的家伙拖回来。船员们肯定都觉得我天生爱干活，尤其对他们觉得讨厌的活儿有种异乎寻常的偏好，但我觉得我这么干对他们是一种激励。我的肩膀全被拖绳磨破了。[②]顺便说一下，

① 根据英国与挪威在1877年签署的协议，海洋保护条款在英方由大卫·格雷船长和渔业稽查弗兰克·巴克兰负责执行。

② 柯南·道尔有意轻描淡写了这些困难。根据1883年《朴茨茅斯时报》的一篇报道，他对观众说：“你可以想象从朴茨茅斯到伦敦之间，每隔三四步就有一个又宽又深崎岖不平的裂隙，甭想跳过去；之后在这些裂隙之间或之上，又到处杂乱无章地布满了成千上万个房屋般大小的巨型冰砾；有些地方是光滑如镜的斜坡，有些地方是能没到脖子的积雪；还有，别忘了北极的气候，你露出一点点皮肉都会被冻伤。好，现在你拖着一个100磅到150磅重的家伙开始往前走吧，先把它从裂隙的一边弄下去，再从另一边拽上来，还要拖着它爬过那些巨型的冰砾；用不着到伦敦你就明白了，在北极海域，你是不能用英里测算距离的，从伦敦到君士坦丁堡也用不了那60英里所花的力量。”

我在过去四天里掉海里五次，平均数还算不错。记得我第一次上冰，船旁有一块浮冰又大又好，我拽着一根绳子刚荡到冰上，船的螺旋桨突然动了一下，把我从冰面一下就甩进了海里，当时的气温在冰点下28度（约-15.6摄氏度）。我是让人用钩头篙钩住衣服拽上来的，上船换了衣服之后重新上冰，这回再没什么闪失。第二天便不再这么幸运，掉进海里三次，我的所有衣服全都送到机舱里烘干去了。接下来的一天又掉进去一回，那之后到现在已经两天对此免疫了。要弄清楚什么样的冰安全什么样的危险需要好多实践才行。我们在船外的雪上见到过熊迹但还从未见到过一只。我昨天打到了一只11英尺长的海豹，跟海象的个头差不多。这些家伙挺可怕的，甚至连熊都对付不了它们。小海豹的捕猎已经结束，大不比去年，只有大约25吨，但我们会随着北游的成年海豹一路上再捡点，之后经过斯匹茨卑尔根群岛后在北纬80多度转向捕鲸区，希望能有更大收获。此行给我带来了极大快乐，亲爱的，只希望你的生活也同样充满欢乐。我刚刚走进房间时的样子你绝对认不出来，我敢保证你认不出来。船长说我是他见过的最可怕的野人，头发直立，汗水泥汤抹糊一脸，满手鲜血。我穿着最破旧的衣服，靴子泛着水光，头顶是一层雪壳。大衣腰带的刀鞘里插着一把刀，还别着一根铁棍子，上面疙疙瘩瘩全是血块。肩上斜挎一捆绳子，手里握着一把血迹斑斑的屠斧。这就是你的小天使的生动写照，夫人。以前从来就不知什么叫真正的健康，但现在感到自己似乎没有哪儿不能去，没有什么事不能做。我敢保证我可以去到任何地方，吃下去任何东西。好了，亲爱的，别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为我担心，再也没有比我更适应这里的人了。请代我问候格林希尔那儿的一家人、沃勒夫人和医生[①]、尼尔森夫人以及所有伦敦的朋友们。[②]我本还想给在格林希尔和伦敦其他的人写信，但船就在我们旁边等着呢，而且我觉得好好写上一封要比慌乱之中写三封还强。

代问巴德夫人和巴德本人好。[③]别把他的地址弄丢了。

爱你的儿子

亚瑟·柯南·道尔

---

① 布赖恩·查尔斯·沃勒医生，比柯南·道尔大6岁，对他的教育和医疗生涯起到了巨大影响，或许还包括文学方面，沃勒本人就是一个有作品出版的诗人。虽然二人嫌隙不断，1885年柯南·道尔结婚时，沃勒仍旧在婚礼上担任伴郎。

② "所有伦敦的朋友们"应该还包括在那儿的叔叔婶子们，但尼尔森夫人是谁还不清楚。

③ 乔治·特纳维恩·巴德医生是他在医学院里高一年级的同学。此人脾气暴躁、见火就着，做事风格也颇遭非议，但柯南·道尔还是固执己见地在1882年前往普利茅斯做了他的助手。"他前程似锦，不可限量，因为他除了在世界上最讲求实用的学校里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基础，还有一种独特气质能够一下子就赢得病人的信任。"柯南·道尔在自己半自传故事《克拉布诊所》中写道。在普利茅斯，他看到巴德的生意火爆，但更发现这常常是靠违背职业道德的方法达到目的的。这个组合仅仅持续了6周，之后柯南·道尔便只身前往朴茨茅斯的南海开办自己的诊所。在后来的小说《斯塔克芒罗书信集》和《回忆与冒险》中，他写到了这段难以置信的合作（在文中名叫巴德·卡灵沃斯）。巴德34岁就死去了，显然是由精神失常和行为异常所导致的。

船长赞美我是一块邋遢的抹布，但却拒绝对这个轻蔑之词进行解释。他还给我起了个绰号叫“伟大的北方潜水员”，来暗示我最近用洗澡方式对大海的探索。我自打离开爱丁堡就从未有过一点点晕船的感觉。问爸爸、玛丽·洛蒂和康尼好。[①]

（书信结束，日记开始。）

4月9日　星期五

大风，什么都干不了。涌浪好大。避开风头。惨淡的一天，除了睡觉和写日志，无事可做。他们已经开始从海豹皮上往下剔油了，恐怕明天的天气会同样糟糕。

（8个小插图：“拖海豹皮”“等妈妈”“列队前进”“棒打幼仔”“重荷”“我的事故”“危险一刻”和“剥海豹皮”）

4月10日　星期六

可怜的安德鲁·米尔恩（即哈吉·米尔恩）快没救了，这样的年龄再加上这样的病，真是回天乏术。狂风阵阵，浪高涌。无事可做。开始读卡莱尔的《英雄崇拜》[②]，一部辉煌伟大的作品。

4月11日　星期天

这次旅程中黑暗的一天。可怜的安德鲁一大早显得很兴奋，状态好了不少，但晚餐吃了一些葡萄干布丁之后，情况急转直下。我立刻跑下去，他在我怀里不过10分钟就死去了。[③] 可怜的人啊。他生病期

---

① 他妹妹洛蒂，前面提到过；康尼是另一个妹妹，时年12岁。玛丽16岁，爱尔兰人，是他家的仆人，全名叫玛丽·基尔帕特里克。

② 苏格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对年轻的柯南·道尔产生了重要影响。柯南·道尔在接下来一年里又进行了一次海洋之旅，他在海上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卡莱尔是“一个伟大的深厚的学者，（但）我猜想诗歌、艺术和所有这些生活中的小情调对他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卡莱尔1841年的《论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史》涵盖了各类人物，包括克伦威尔、莎士比亚、拿破仑、约翰逊、马丁·路德和穆罕默德。柯南·道尔大概非常喜爱卡莱尔所说的“所有人类所做、所思、所得和所成：无不神奇地保存在了图书的页码之间”和“除了老师教我们的，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决于我们读了什么书。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实际就是书籍的汇聚”——这也是他在1907年作品《穿越魔力之门》中所要表达的个人想法。卡莱尔并未在该文中被提及，但却在柯南·道尔1883年创作的第一部小说《约翰·史密斯的告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③ 葡萄干布丁可说是肠套叠病人最不能吃的东西，这种在捕鲸船和其他船上常见的甜点是一种硬布丁，用水、面粉、糖浆和葡萄干（这种食品名字的由来）做成——就算消化能力很强的健康人也不可多食。人们在给米尔恩喂食葡萄干布丁时柯南·道尔似乎并未在场，他可说是幸运地保全了自己的医疗名声。

间大家对他都非常好，当然，我也竭尽了全力。[1] 我们在晚上清点了他的所有物品。尸体、灯笼、狂野的脸孔，真是一个特别的场面。我们会在明天安葬他。在大块大块的浮冰上捕了一天海豹，总共大概有60只。

4月12日　星期一

今早安葬了可怜的老安德鲁，国旗降半。将他用帆布袋捆扎，之后在脚上绑了一袋子旧铁器，对着他朗读了英格兰教堂葬礼仪式的悼文后，翻转担架，老人脚朝下扎进海里，几乎连个水花都没溅起，咕咕冒了两个水泡，这就是老安德鲁的一辈子。他现在该终解人生之谜了。我想在沉底之前，他一定会绽放出全部人性的光辉，或许，当那些铁器的重量被平衡之后，他永远都不会沉到海底，而是悬在海水之间，就如同穆罕默德的悬棺。船长和我都同意在他消失之后应该欢呼三次，这并非轻蔑，而是一种真情告别。干了一天的活儿，大概有60只。晚上大家不免又悼念了一番。"玻利尼亚"号总共捕到了2050只，还不如我们。

4月13日　星期二

又到了煮牛肉的日子（星期二——艰难的一天——煮牛肉的日子）。这是除了周五之外最难吃的一顿晚饭。由于大风，我们一天原地未动。晚上把手套带到锅炉间，痛痛快快打了一阵拳击。没有海豹。

（插图："纪念安德鲁·米尔恩，1880年4月11日"）

4月14日　星期三

在浮冰中扬帆前行，一路捡拾海豹。今天还不错，大约有80只，这样我们的总数就达到差不多2450只。一整天站在船头报告捕猎进展情况，这活儿好冷啊，但也开了一两枪。有人跟我说，在南太平洋地区，一个人死后，第一个来到死人身边的人就可以得到他的财产，所以就会有这种情况，当一个人从船边掉下去的时候，会有五六个人站在舱门口，单等那个人淹死后第一个冲上去抢夺财物。

4月15日　星期四

天清气朗，但收获挺可怜，大约有46只。帮着打了两只冠海豹，每只中了5枪。一只比麻雀大很多、

---

① 按照罗伯特·卡兹的说法："到这种时候，米尔恩很可能有部分肠子已经穿孔并有粪便泄漏到腹腔，病情已到了无法逆转的阶段。一盘葡萄干布丁只能是加重病情，吃掉之后很快造成死亡。这种情况需要马上手术，对大海之中一艘捕鲸船上的柯南·道尔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便诊断得再准确也无法挽救这个可怜人的生命。"

头顶长着一撮红毛的漂亮小鸟飞到小船上空扑闪翅膀，这是一种谁都没见过的鸟，长长的嘴，脚上没蹼，白肚囊，叫起来“哔呜——哔呜”的，类似一种雪片鸟[①]。乔治·格兰特的裤子在傍晚时让一只小海豹给撕烂了。

4 月 16 日　星期五

一整天都急着往西北方向赶路，看看能否再捕到一些海豹，结果令人失望，只猎到了 6 只。杰克·巴肯在傍晚时打下来一只鹰，那是船长凭其犀利的鹰眼在一个小丘上发现的，并且隔着那么远的距离就断定是一只鹰。这只鹰大约有 18 英寸高，全身布满美丽斑块的羽毛。

（3 幅插图：“我脑子里的鹰”“船长脑子里的鹰”和“船长的鹰在寻找的猎物”）

4 月 17 日　星期六

一天无事可做。只捕到了 6 只海豹。我们现在开始随着一艘名叫“冰川”号的挪威船向南开进。我们只要能捕到 30 吨就算满意了，估计现在能有 28 吨左右。今天气温为冰点下 26 度（约 −14.4 摄氏度）。晚上在大副房间里唱歌。

（插图：“海上的周六夜，1880 年 4 月 17 日”）

我开始写一首关于烟草的诗，觉得还不错，我大概永远都写不完。

C'est que la derniére pas qui conte.[②]

4 月 18 日　星期天

一个冻雨的天气。早晨打死了船头外的一只海豹，这家伙刚刚把头冒出水面。还看到两只大海鸟，人们都叫它们“市长鸟”。晚上参加了一个由工程师约翰·麦克劳德组织的卫理公会的聚会，他从福音派杂志上选了一篇布道文章念了，大家同唱赞美诗之后，我又与他辩论了一番。

4 月 19 日　星期一

今早开始把那只鹰做成标本，更确切地说是剥皮。没有铁线的情况下，也只能这么弄。我先把鸟的胃切开，把一直到膝的腿骨以及肱骨取出，将整个鸟反折后把里面的东西翻出来，接着清理大脑，只留

① 一种北极鸟类，更常被人称为雪鹀。
② 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原文为法语——译者注。）

头骨。最后的效果相当令人满意。我们今天捕到了几只冠海豹，现在准备北上。好像船长并不愿意整天面对这些浮冰。

（插图：“一幅快照”）

4 月 20 日　星期二

整日无事。一只海豹也没捕到。今天凭借蒸汽机和帆力向东北前进到 72.30 度的地方。把几个海豹鳍肢里面的东西清理掉做烟草袋，又往那只鹰的羽毛下扑了一层明矾粉。

4 月 21 日　星期三

除了抱怨无事可做，大家就开始发各种的牢骚。让人最郁闷的天气再加上狂暴邪恶的大海和凶猛的涌浪。没有海豹，只有悲惨。整天疲惫。凌晨 1 点被人从床上拽起来，有人心悸摔倒了。我的脾气当然好不了。

4 月 22 日　星期四

涌浪凶猛依旧。捕获的 13 只海豹中就有我的 2 只，虽不怎么样，但比昨天强。浓雾。捕到 1 只刚生的海豹幼仔，这在这个季节里已经算够晚的啦。到现在为止，我自己总共捕到了 15 只海豹，过后再好好数数。

4 月 23 日　星期五

今天战绩不错，共 36 只。我打了 11 只，这样我自己总共是 26 只。但总的来说还是好差。看样子今晚要刮大风。船长又看到了一只鹰。至今尚未见到一只熊确有些奇怪。船长曾有一次看到一块陨石落进离我们船大约不到 100 码的海里。地球的磁极位于北纬 69 度左右的金威廉岛[①]。还有一个磁极位于南极，这是我从来都不知道的。

（插图：“我们晚上的活动”）

4 月 24 日　星期六

一整天都在向西北方向开进。见到了一群漂亮的绒鸭，公的黑白相间，母的青铜色的身子绿色的脑

① 加拿大在北极圈里的一部分。

袋。又捕到了 17 只幼海豹，或许我们离成年海豹群不远了。在大副那儿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今天一枪未发。早晨打了一会儿拳击，有个窍门得教给吉米[①]。

和赫顿聊天，他是我们最优秀的鱼叉手之一，我们说起了动物界的奇闻趣事。他说在魁北克和利物浦之间的一场大风中，他看到有两条鱼漂在水面，都有差不多 60 英尺长，全身布满了豹子一样的斑点，这是一种未被人知的物种。船长在北纬 68 度的地方遇到过另一种动物，皮厚得任何鱼叉都穿不进去。下面是我总结的北极鲸的种类。

露脊鲸	即格陵兰鲸，产油量 10~20 吨，鲸须 1000 镑 1 吨，1 头的价值在 1500~2000 镑，生活在遥远北方海域的浮冰区之间。
脊鳍鲸	出现在各个海域，数量成百上千，比露脊鲸更长更强壮，但无甚价值。长约 120 英尺，脊背锋利。两个喷气孔，露脊鲸只有一个。
瓶鼻鲸	生活在浮冰区的南面及冰岛周边。长仅 30 英尺，产大约一顿油脂（价值 80 镑），表皮价值高。
白鲸	各海域可见，包括威斯敏斯特水族馆都有，主要出没在美国各河流的河口水域。油脂价值高，长约 16 英尺。
黑鲸	属稀缺种类，船长也只见过一次，价值高。美国人有时在北角外的海域捕到过。
赫顿鲸	（赫顿描述的那种鲸——译者注）
格雷船长鲸	（格雷船长描述的那种鲸——译者注）

4 月 25 日　星期天

早晨遇到一个幼豹群，捕到 22 只。我在晚饭前总能打得很准，在船头 8 枪就打到了 7 只，晚饭后打到 1 只放跑了 2 只，不怎么样。我们现在海豹总数有 2502 只。后来又看到一只成年海豹。和管理员打了一阵拳击，和约翰唱了一会儿歌，又画了一幅挺精美的捕猎小海豹的画。脑子里突然冒出个绝佳的模仿诗。[②]

> "噢，他那狂野的诗篇
> 渺小的诗人好惊诧

---

① 大概是指他在爱丁堡的朋友詹姆斯・赖安。

② 丁尼生 1854 年创作的诗歌《轻骑兵的冲锋》。

看到在‘轻骑兵’中
‘成百上千’和‘万钧雷霆’”

4月26日　星期一

全天向北和西北方向开进，希望能多捕些成年的海豹。海豹一般都聚集在大片海冰的边上，但你永远都无法预知在哪儿，只能是循着厚厚的格陵兰浮冰边缘去寻找。我们今天达到了北纬74度。我昨天打到一只幼海豹，看到了好几只（此说与前文矛盾——译者注）。更庞大的猎物应该就在眼前了。晚上打拳击，还和管理员挑战百码赛跑。我现在捕猎海豹可算是个行家里手了。

（折叠插页插图：“全部出动——捕猎幼海豹”）

（插图：“格陵兰海豹捕猎海域图”）

4月27日　星期二

整天向北和西北开进。我们一直在薄薄的湾冰中航行，下一步准备前往可能有海豹出没的厚冰区。天色将晚，一天都闲着无事。我那只鹰已经不成样子了。晚上，为米尔恩在船上的弟弟又画了一遍葬礼的情景。

4月28日　星期三

一大早便向厚厚的格陵兰浮冰区进发。等我早饭后上到甲板时，浮冰已是接海连天一望无际了，而且比我以前见过的都要厚重。极地区域的光线折射极为奇妙，这是距离一英里和靠近之后的两种景象的比较。

（两幅插图：“巨型浮冰近观”和“巨型浮冰一英里之外”）

傍晚时临近邓迪的“维克多”号。这可不是祈求施舍的地方。对明天充满了期待。

4月29日　星期四

我们的期待落空了。虽说全天都在向北赶路，而且还看到好几个海豹群，但都不是它们的大本营。“维克多”号的戴维森船长今早来到我们船上——一个干瘪如标本似的男人，重重的汗毛。他曾做过我们船上的大副，据说是个暴躁易怒的家伙。今天晚上的光线折射效果异常奇特，似乎许多浮冰都高高悬在了半空中。“维克多”号一整天跟在我们后面。我们离海豹应该不远了，许多雪鸟的出现就是个好兆头。北纬75°.11[1]。

---

① 文中使用多种纬度描述方式，依原文——译者注。

4月30日　星期五

天一亮就感觉情况不妙，刮起了南风，雾蒙蒙的天空。这时候开工，每个人心里都不免有点沮丧。雾霭散去，我们向东北开进，湖水般宁静的海面浮着大面积的湾冰，栖息着无数的潜鸟和海燕。下午茶前，前方出现了巨型浮冰，船员们都寄希望能在另一侧发现我们期待的海豹。我对此将信将疑，因为到现在连一只都没看见。夜晚已经几乎和白天一样明亮了，午夜时分都可以轻松阅读《钱伯斯杂志》。今晚给大家喝了酒，明天就是“五一”了。从冰情看，非常适合捕鲸。晚上10点。冰面上没看出一点海豹出没的迹象，我们的船肯定已经跑到了海豹群的北面了。“天啊，该轮到我了。”按惯例，他们在“五一”那天要给新来的刮脸，一个小艇的舵手说，今晚我是在劫难逃了，我也跟他说，那得让他们派两个监工才行。[①]（勾掉的文字：要是把我惹急了，我肯定能把这些人撵到海里去，正愁没处撒气呢，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在半夜里把我给怎么样。）

5月1日　星期六

早晨看着海面上汹涌的波浪，希望尽失。但晚饭前开始有了转机，冰上出现了一只冠海豹，紧接着海里出现了一大群海豹顺风前游。船长和我们大家在晚饭时还都是一脸沮丧，待晚饭后他一登上瞭望塔，随即便大喊一声“全部出动”。我随二副的船大约在午后4：30左右下到了海里。7条长长的捕鲸小船在蓝色的海水中齐刷刷地跃动前行，冲向浮冰，真是蔚为大观。这里海豹的颜色比以前见到的要白许多。二副全都放了空枪，我也是劳而无功未中一枪。他随后拎着棒子带着舵手走了，我只能靠自己用枪托敲打冰面检验是否安全，独立作战了。他这么干也真够无耻的。冰上险象环生，周围已空无一人，曾两度几欲落水，淹死在海里，比之前捕猎幼海豹危险多了，这里的海浪愈加诡异，当你站在上面，看似极为安全的一大块浮冰很可能就被它们鼓捣得四分五裂。我自始至终一枪未中，最后只有二副杀死1只，我们船成了垫底的，真够惨的。要是他枪打得有我准，或者我在冰上站得有他稳，成绩单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不管怎样，能再次开战毕竟是快乐的。海豹都被吓得滚到海里，向西面游去。下面是我们当天的成绩榜。

---

① 一场痛苦的折磨，萨瑟兰在《捕鲸年代》第41页中说：“在5月1日早早的，新手们都被带到甲板上，开始一套痛苦的入门仪式。戴着面罩，身穿奇怪海豹皮长袍的老海员们把新手们的眼睛蒙住，反复刮擦他们的脸直到出血，然后用锈迹斑斑锯齿般的剃刀给他们刮胡子，最后还要把难以下咽的鸡尾酒强灌进他们的肚里说是向海神夫妇敬酒，这些做完之后仪式结束，新人们被正式接纳为‘格陵兰捕鲸兄弟会’的成员。”巴肯在《彼得黑德捕鲸业》中也有类似的痛苦描述。柯南·道尔很可能是避开了此劫，但夏洛克·福尔摩斯的读者们肯定会还记得在《恐怖谷》中扫魂帮的入门仪式。

巴肯船	14	
伦尼船	13	
卡纳船	10	
科林船	10	总计 69
马西森船	10	
赫顿船	9	
麦肯齐船	2	
凯恩船	1	

5月2日　星期天

阵雨、厚冰、风、雪，合起伙来毁我们。我们顶着呼啸的北风，大义凛然一路向北。傍晚时，船长从瞭望台下来，一脸绝望，向天空随意指了一下，意思说前方出现厚冰区。“如果再没有海豹，”他说，“只能再次折返向南了。”我们继续前行，惊喜的是，下午茶后，突然听到了“全体行动”的命令。眼前出现了好大一片海豹，但由于好多还在陆续从水中往冰上爬，我们决定再等上一晚，明早再动手不迟。还有就是，这样可以避免打草惊蛇，以免让“维克多”号发现我们在干什么。这艘邓迪船是附近唯一能看到的一艘，船长是个十足的笨蛋。我们早早泊船休息，明天还要早起。

5月3日　星期一

清晨6点小船全被放下，入海那一刻，远在5英里之外的“维克多”号立刻掉转船头，发疯般向我们驶来。我和最后剩下的一个鱼叉手彼得·麦肯齐搭档，给我们的船命名为“暴徒”，因为我们是集合了船上所有地痞坏蛋的乌合之众，但我却认为不亚于任何一支队伍。成员包括鱼叉手彼得、舵手杰克·库尔①、医生、管理员、第二工程师和船上年龄最大的基斯。小船这一条那一条从大船上放下去，我

---

① 在《格陵兰捕鲸船上的生活》中，柯南·道尔对这个人进行了有趣的描写，介绍这位舵手的时候把他称为“我们英俊的逃犯”：“船上还有一个神秘的人，既不来自苏格兰，也不来自设得兰。他身材很高，黑黝黝的面孔、深色的眼睛、蓝黑色的头发和胡须，很是英俊，走起路来肩膀还会奇怪地甩动。有传闻说他来自英格兰南部，是犯了事之后躲到这儿来的。他不和任何人交朋友，也很少说话，却是船上手脚最麻利的。透过外表，我看这个人性情险恶，手上或许沾有血案。有一件事他让我们瞥到了他压抑的怒火。我们厨师是个壮实的汉子——那个曾经的小大副只是他的下手——在船上给自己储备了不少朗姆酒，他自己倒是不客气，喝得晕头转向，结果连续三天把船上的晚餐弄得一塌糊涂，难以下咽。到第三天的时候，我们这位沉默的逃犯手里拿着一个长柄平底锅来到他跟前，二话没说举起就砸，力气之大竟把锅底打破套在了他头上。一半糊涂一半震惊的厨师扬言要打，可突然感到船上气氛对自己极为不利，也只能悻悻地嘟囔了几句作罢，而打人的也恢复到不太高兴而又一切都无所谓的状态。从此也再无对厨师的抱怨声。”这人似乎就是杰克·库尔，1880年时41岁，是格陵兰捕鲸船上来自彼得黑德的海员，根据资料记录，库尔就出生在彼得黑德。

们是最后离开大船的。冰面情况不错，又厚又稳，但我们一开始的位置不佳，只打到 2 只海豹。之后我们连冲带推，靠着冲劲儿和蛮力冲进了满是海豹的小湾里。我和彼得拎着枪跳出来，蜿蜒前行，其他人小心跟在后面，随时把我们打到的海豹剥皮。我看彼得打到了 2 只，我也撂倒 1 只。随后我绕到一个冰丘后面打到了 9 只，其中 5 只是并排趴在一块冰的冰沿上。100 码之外彼得的枪声也不时传进耳朵，心里正盘算着这次可以大胜而归了，"维克多"号放下的小船冲了过来，把我们后方搅得一片大乱。这些人跳出船来，横冲直撞，胡乱射击，在冰丘顶上又跳又叫，简直一团糟。他们吓跑了海豹，坏了我们的好事，自己也没捞到任何好处。我觉得他们的收获全部加起来也超不过 50 只。我们船收获了 27 只，全体一上午的总成绩是 234 只，其中赫顿领先，68 只，凯恩只有 8 只。船长对"维克多"号 3 次降旗，以充分讽刺的意味表达出"谢谢贵船礼遇"之意。我们小船刚返回大船上，又立刻要以更快的速度准备开战，因为船长又发现了更大一批海豹。这时是午后两点，待我们寥寥吃了几口饭返回甲板时，见"维克多"号已然放下了小船，我们便前往另一处猎场。这里海豹不计其数，但怯懦易惊，只能从远处开火。这次我们打到 28 只，全船大约 287 只，全天 540 只，战绩辉煌，收获差不多 11 吨的油脂。一天都在拖拽、爬行，异常疲惫。船长已经选好了明天的猎场。

5 月 4 日　星期二

早 6 点再战。和往常一样，小船被这一个那一个地放下去。我和彼得绕到一个冰丘后面分别打死了 7 只，但船长觉得这个地方还不够理想，便升旗要大家返回。小船全部上来之后驾船全速前进，在"维克多"号旁边一闪而过，随后把我们投放在了一个海豹更为密集的地方。船长思路清晰，行动干脆利落。大船带着我们前进了大约有 15 英里，我们抓住这难得的良机，全力拼杀。"暴徒"以 41 只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巴肯船 75 只排第一，科林船 51 只排第二，接下来是卡纳船 42 只和我们 41 只，其他船都不怎么样。我们总共捕到了 275 只，之后再未下大船。挪威船"黛安娜"号突击到我们的侧翼但收获不大，一条小船甚至过来和我们并排捕猎，我们问他们是否看到了北面的"日蚀"号，他们说看到了，但我怀疑他们是否真明白了我们的问题。"维克多"号昨晚一夜都未收兵——多么愚蠢短视的打法啊！

5 月 5 日　星期三

向东北方向疾驰，周围已是开阔水域，几乎不再期待有什么海豹了。

（插图："100 码外的 5 只海豹"）

然而，晚饭前还是进行了紧急集合。"黛安娜"号领先一步，我们下水之前，他们的小船已全部深入到了海豹群的中央。海豹极为密集，但所占冰面并不大。我们的人下去后一下子全乱了套，每个人都

在为胜过别人而急迫地抢占有利地形。我们捕到71只后，海豹已全都被吓得四散海中，不见了踪迹。船长有些不高兴，也真是怪我们。

	5月1日	3日	4日	5日	14日	15日
科林	10	35	51	8	7	16
凯恩	1	36	20	2	13	
卡纳	10	61	42	11	2	71
赫顿	9	112	11	6	12	14
巴肯	14	87	75	18	20	
伦尼	13	68	26	7	2	
马西森	10	47	10	11	2	
麦肯齐	2	55	41	8	5	
	69	540	275	71	63	32

混战 56 ↙

69
540
275
119
32
1106
2502
3608

“希望”号1880年出海捕猎清单

				本人捕猎清单
4月 3日	760只幼海豹		57只成海豹	1只成海豹
4日	450只幼海豹		10只成海豹	
5日	400幼			
6日	270幼	6只冠海豹	57成海豹	2只冠海豹
7日	133幼			
8日	30幼			
9日	50幼			
10日	72幼			2只海豹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80幼			2只海豹
15日	46幼	2只冠海豹		2只海豹，一只冠海豹

16日	6幼	1只鹰	
17日	10幼	2只海豹	
18日	10幼		1只海豹
19日	6幼		
20日			
21日			
22日	13幼		2只海豹
23日	36幼		11只海豹
4月24日	17幼		
25日	22幼		8只海豹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5月 1日	69只成年海豹		
2日			
3日	540只成年海豹		27只海豹
4日	275只成年海豹		10只海豹
5日	71只成年海豹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19只成年海豹		
15日	32只成年海豹		
16日			
17日	6只成年海豹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2只地海豹		
31日	1只冰鼠		
6月 1日	1只冠海豹		
2日	4只罗赤鸟	7只潜鸟	
3日			
4日			
5日	1只冠海豹		
6日	1头独角鲸	2只罕见的鸭子	
7日			
8日	1只罗赤鸟	1只潜鸟	
9日	1只罗赤鸟	6只雪鸟	
10日	1只三趾鸥	1只北极海燕	3只潜鸟
11日	1条牙鳕		
12日	1只北极熊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只北极熊和两只幼仔		

19 日				
20 日	1 只熊			
21 日				
22 日				
23 日				
24 日				
25 日				
26 日	1 头格陵兰鲸			
27 日				
28 日				
29 日				
30 日	1 只市长鸟—	雪鸟—	5 只潜鸟	1 只冰鼠[1]

5 月 6 日　星期四

船长觉得我们最好还是向南一点才能有海豹，至于“黛安娜”号和“维克多”号，就由它们往北去吧。我们今天在北纬 77.2 度，应该可以看得到斯匹茨卑尔根群岛的西岸了。海浪高涌，海豹无踪，全体休整。

（折叠插页插图：“划啊，伙计们，快划啊！”）

全天向西南航进，未见海豹。我们现在总量在 50 吨左右。

（插图：“剥取海豹油脂”）

5 月 7 日　星期五

昨晚，“黛安娜”号见我们停下来，以为我们发现了什么宝藏似的，蒸汽机和船帆并用，发疯一般冲过来。烧掉估计能有 30 先令的煤之后挪威人的脑子才转过来，这不过是个“骗局”，随即气得一声号叫，疾驰而去，大家都说肯定是去了冰岛。全天靠帆力向东北前进，海里确实出现过几群海豹。

5 月 8 日　星期六

向西北航进。视野中可见“维克多”号豺狼尾随狮子一样如影随形地跟在后面。冰面上到处都是海豹。美好的一天。傍晚时给大家发了烟和糖。一位水手的拍卖极其有趣。来自设得兰的曼森・特维尔曾

---

① 冰鼠是一种最小的海豹，这在他 5 月 12 日的日记中有解释。

做过拍卖师，他把自己一件破烂不堪的大衣说得天花乱坠，希望能卖给哪位不开眼的。“有人出价5卷烟，5卷！还有没有再高的？这大衣保你冰点下190度（约-105.6摄氏度）也安然无恙——没有比5卷再高的？先生们！先生们！5卷半有没有。谢谢这位先生！现在是5卷半！这衣服里子上一边是海狸，一边是响尾蛇。这哪是在卖，简直就是白给！卖了啊，卖了啊，卖完可就再没有了啊！好，这位先生，恭喜你买到一件便宜货，成交！”我从亨利·波尔森那儿买了一条海豹皮的裤子。[①]

（插图：“这不是卖，简直就是白给”）

5月9日　星期天

为什么说海豹是最神圣的动物？因为在圣经《启示录》中提到，在世界末日的那一天，一位天使会在天堂里将它们当中的六只剖开。今天是一只也没见到。越来越无聊了，就像马克·吐温说的，他正在下面作诗的时候，那头牛第三次从烟囱里掉了下来。[②]多云的天气。一直在读斯考兹比关于捕鲸的书，里面有些故事太过奇特，读起来不可囫囵吞枣而只能慢慢咀嚼。他看到过一头被插住的鲸鱼身上的绳子把另一头鲸鱼死死缠住的情景，还看到过一个人骑在鲸背上在海里狂奔了1000多英尺。这书非常好看，在我看来描写得也确切可信。一天无事。晚上下到鱼叉手的房间东拉西扯，从动物说到杀人犯，从处决犯人说到装甲舰。向西北航进。

5月10日　星期一

我们现已回到了北纬73.20度，来到我们先前捕猎幼海豹海域的北边一点点。很高兴我们又要再次向北进发了。未见海豹踪迹。早晨大家在饮茶喝咖啡，随后气压狂降，暴雨狂风如期而至，有点飓风的前兆，也好，这至少能让我们精神点。在一次海水猛烈拍打船帮的时候，竟从排水孔带上来了一条鳕鱼。

5月11日　星期四

一晚上狂风不止，接着又刮了一白天。随着浮冰在船边形成天然港湾，风力也似乎没那么强大了。全天向北。真够糟的——尤其是捕猎成年海豹刚刚开了个好头。但怎么说呢，这行本身就是阴晴不定，靠天吃饭，我们必须要有耐心等待钟摆摆回来。老彼得的眼睛今天被绳子剐出一个可怕的口子，自己以为非瞎了不可，但我还是让他转危为安了。悲惨凄凉的一天。

---

① 曼森·特维尔，身份不明确；亨利·波尔森是一位中年的鱼叉手和制桶匠。

② 出自马克·吐温1869年的《傻子出国记》。

5 月 12 日　星期三

最美的一天。往常阴郁的天空出现了罕见的蓝色。海水里出现了好多海豹但冰面上却一只也没有。午夜如白昼般清亮。晚饭后，有一头脊鳍鲸在离船不远的地方喷水，可惜我当时正在睡觉，真希望能够亲眼得见。这种鲸学名叫 Balaena Physalis，是最敏捷、最强壮、最庞大同时也是最没什么价值的，所以捕这种鲸实在是得不偿失。但脊鳍鲸还是常常有人去捕，每头价值 120 镑左右，而我们要捕的鲸价值在 1500 镑左右，自然是更加有利可图的那种。在大副房间里玩“抓十”[1] 游戏，上回最后一次摸扑克还是在格林希尔。今天见到一只冰鼠绕着船游，这是海豹里面最小的一种。船长有个治秃顶的高招，就是从别人脑袋上把头发连根拔出来，然后在你脑袋上钻出小孔来把那些头发栽里面。这是他做梦梦到的。

5 月 13 日　星期四

我在轮机房听说，总工程师麦克劳德先生每天早晨都会偷偷拜读我的私人日志，之后还不忘在饭桌上还有司炉工之间嘲讽愚弄一番。我现在恨不得他能早点读到我要写的这些话，越早越好，他这么干实在是让我忍无可忍。无论是谁，要是再干预我的私事，我必有办法对付他。我很惊讶于满嘴宗教准则之人竟干出如此下作之事，且不说君子之风，就连起码的诚信都没有。如果他读了这段警告之后依然故我，那只能付出点代价了。如果是个通达情理之人也便罢了，但把我对煮牛肉的成见等等都拿到轮机房里来讲究一通的话，这样的人一定得好好治治。我想他一早就可以看到这些话了。

今天见到了一头脊鳍鲸，之前对这种鲸的大小和颜色没什么概念。它喷出的气流如同白色的烟雾，当时距离我们足有 1000 多英尺，但俯冲入水的时候我能清晰看清它的每一片鳍，绝对是个庞然大物。今天兆头不错，冰上开始出现了海豹，水里更多。夜里 11 点，凯恩跑过来说有好多海豹，在长长的冰面上趴着。

5 月 14 日　星期五

上午 9 点放小船入海。海豹当然不会赖在一个地方不动，它们是从拉布拉多海岸出发，跋涉月余，到达这里时已然瘦得仅剩了皮毛。我们是人数最多的小船之一，有 5 个人，各条小船共捕到 63 只海豹之后返回大船。随后，鱼叉手们又被派到船头攻击海豹残部，再添 56 只，总数达到 119 只。捕猎终于

---

① 阿尔伯特·海斯汀·马克汉姆在第 73 页中把这个游戏称为“抢十”，描写为“非常吵闹……主要就是通过一通混战，看最后谁能得到王牌中的 10。”他认为，这游戏对海员来说并不陌生，但根据其在海员中的流行程度，或许就是苏格兰的惠斯特扑克游戏。（柯南·道尔接下来所说的说明他在勒威克玩的“船长”并非扑克游戏，很可能是一种叫做“船长夫人”的游戏。）

又开始了，真让人高兴。凯恩差点儿被一只大海象给吓掉了魂，他正在冰上剥海豹皮[①]的时候，这个脑袋跟个水桶似的家伙突然从旁边冒出来。他对海象连开了四枪，但这家伙好像还挺得意，大摇大摆地游走了。

（插图："浮冰中推动'暴徒'号，1880年5月14日"）

5月15日　星期六

早晨派了科林和赫顿两条小船下海，去收拾一小群海豹，收获了32只。之后蒸汽机和帆力共用继续北进，但再没见到海豹。我们马上就到了需要缠好绳子北上捕鲸的时候了。要是未来两天再遇不上海豹群，我们只能放弃了。我们猜想"日蚀"号和"迎风"号肯定已经北进了，自从一个月前他们赴冰岛捕瓶鼻鲸后就再没发现它们的踪迹。接着读斯考兹比在格陵兰东海岸北纬69度至74度之间的见闻，那里丹麦人最后的一些聚居地非常令人困惑，他竟没发现任何关于这些聚居地的蛛丝马迹。[②]

5月16日　星期天

未见海豹，中午时到达了北纬76.33度，我们在尽全力向北赶。波特酒。老库伯在舱口跌了一跤差点摔断了胳膊。

5月17日　星期一

天气不错，全天向北，在北纬77度东经5度，斯匹茨卑尔根以西100英里左右。晚饭后遇到一小群海豹，捕到6只，全都非常瘦。我们猜测，后来捕到的那些海豹并非格陵兰本地的，而是从拉布拉多海岸经过差不多一个月迁徙而来，状态肯定好不了。早晨把鱼叉炮都组装起来，一个笨重的部件围绕一

---

① 将海豹或鲸鱼的皮肤切开，取出油脂。

② "有史以来最浪漫的一个问题，"柯南·道尔在《穿越魔力之门》中说："我眯住眼睛从大片浮冰的海面上使劲望过去，想在远处的格陵兰海岸发现曾经的艾尔比吉亚，那个由冰岛殖民者建造的城市一度如此的发达，甚至需要从丹麦邀请主教。那位主教动身时发现，由于气候变化，冰岛与格陵兰之间出现了大量浮冰致使他根本无法到达自己的教区。从那天到现在，无人能够知晓那些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如今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某个南森或皮尔里绊倒在这个古老殖民地的遗迹上，在那澄净的空气中发现了某种消失的文明里一具保存完好的干尸，那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据《汉普郡邮报》报道，柯南·道尔在朴茨茅斯文学与科学协会的演讲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人们在猜测，这些高度文明人是否与当地野蛮人通了婚（这实在不大可能），是否灭绝了（也不大可能，他们是相当强悍的），或者，是否还存在并保留着属于他们自己奇特的古老习俗和对世界的认知。"他在9年后的《北极之诱惑》中再次谈到这个话题，称其为"有趣的历史问题之一，就如同被贝里萨留斯赶进非洲内陆的汪达尔民族的命运一样，仍然远未被解决。当我们对这个地球了如指掌的时候，那浪漫与诗意也将荡然无存。只有那阵阵的迷雾才能让我们感受到艺术的气息。"

个旋轴工作的装置，能产生出28磅的力。

（插图："鱼叉炮"）

需要通过拉拽一根绳子发射，能把鱼叉比较准确地射到30码以外的地方，基座大概有1.5英寸。

（插图："安装在船上的鱼叉炮，签名为'船长J.G.'"）

5月18日　星期二

清理了所有小船，全力为捕鲸做准备。晚饭时，西北方向出现了一片帆，靠近后发现是"迎风"号，原以为他们是和"日蚀"号一起在南面捕瓶鼻鲸呢。我们收回帆桁停船等候，莫瑞上船后，给我们讲了一番他们的惨淡经历。他们捕完幼海豹后心上就长了草，已无法满足于每天一吨的捕获量，而是立刻向北面的斯匹茨卑尔根进发，原本目标是鲸，结果连海豹都没捕到。他如此野心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已有52吨在握而他们只有28吨。他到这儿已有三周，一头鲸鱼都未曾见到。他对这次整个捕猎行动失望至极，我想，他们下一步或许会去捕冠海豹吧。傍晚，大风从西南方向刮起来，对我们来说这个风向极为不利。

5月19日和20日　星期三和星期四

两天来狂风漫卷，我们在浮冰区与斯匹茨卑尔根之间辗转回旋。狂风的间歇里依稀可辨远处的"迎风"号，有时在前，有时在后。海浪高涌，天空如墨。周三的时候，船身的猛烈晃动让瞭望员上上下下大颠大簸，没少吃苦头。我的宿敌"牙疼"自苏格兰起就如影相伴，可一上了船却不知所踪，昨天突然跳出来作怪，大叫"哈，我的对头，那难道不是你吗？"随即就死死抓住我的一颗门牙行起凶来，只疼得我到今天脸都变了形。（阿迪森）[①]。周四，我们从暴风雨的罅隙之间得见荒凉的斯匹茨卑尔根海岸，巨型山崖自海水中兀然拔起，绵延不下几千英尺，色如黑炭，上压雪线，场景令人惊骇。我们原打算把船开进去停靠在国王湾，但找不到了航海图。牙疼。

5月21日　星期五

斯匹茨卑尔根在我们东北50英里左右，但依然可辨。风已彻底停歇，但天空依然昏黑，涌浪高起，我们觉得风头大概要变了。"迎风"号已经向南，傍晚时分我们看到"日蚀"号出现在远方。自上次相遇已有月余，我们也很急切地想知道他们的故事。我们船长上他们船待了3个小时，带回的消息是"日

---

① 虽然似乎在说约瑟夫·阿迪森（1672—1719），但他应该是在借用詹姆斯国王钦定版21：20："亚哈对以利亚说，我的仇人哪，你找到了我吗？以利亚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出卖了你自己，去做耶和华视为恶的事。"

蚀”号去了冰岛，并捕获了 32 头瓶鼻鲸，收获不小。这些鲸平均 1 头能产 1 吨脂肪，而且大卫船长的幼海豹和成年海豹数量与我们相仿，看来至少现在是胜过了我们，我想他们总量能有 90 吨。这场风给我们造成了重创，冰都被吹聚起来，破坏掉了鲸经常出没的那种小冰湾。然而，我们必须要挺起嘴振作起来，[①] 期待最好的结果。

5 月 22 日　星期六

全天大浪，我今天生日。[②] 离北极不过 600 英里的地方过生日，实在有趣。

（折叠插页插图："斯匹茨卑尔根附近大风中的‘希望’号"）

生日这晚上过得真够沮丧的，不知为什么我极度疲惫。船长好心肠，逼我吞下了两大份芥末催吐剂，当时的感觉就跟吞了维苏威火山一样，但效果还确实不错。"日蚀"号一整天都不离左右。浮冰被浪涌得七零八落。

5 月 23 日　星期天

又到了吃葡萄干布丁的日子——天气很好，水波不惊。在密实的浮冰中再次向西航行。船长和我一直在模仿吉恩·英格娄的诗《当麻雀初长成》[③]，不过着实够拙劣的。

~~"当麻雀初长成~~

"当鹦鹉在格陵兰筑就爱巢，

　我的灵魂啊在悲泣憔悴

因为我虽知道在西北又北的地方有海豹

　可却到了"缠好绳索"的时间。

远远地在南面是冠海豹的地盘

　我们旁边却一只都不见，

独角鲸高挺起它们的角

---

① （原文为 keep up our peckers——译者注。）19 世纪英语中 pecker 为指代鼻子一种方式，引意为"振作起来"。

② 柯南·道尔于 1859 年 5 月 22 日出生在爱丁堡。

③ 英国流行诗人吉恩·英格娄（1820—1897）的《当麻雀初长成》第一段，看来格雷船长和柯南·道尔都很喜欢："当麻雀初长成，嫩枝吐叶，我曾经的忧伤啊，醒来啜泣。我知道在遥远的北方晨曦已至，猩红的太阳冉冉升起；恰如猩红色的羊毛铺满雪野，到处是自由生长的冰芽，冰山也在点头示意，在海中跃动前行。"

在海水中跳跃嬉闹。

合唱

但那鲸，露脊鲸啊露脊鲸！
我们如此喜爱你，
在格陵兰的峡湾里哪里才有那种“小海湾”
让那~~鲸鱼有足够的空间~~12 英尺长的鲸鱼出来喷喷水。

你们登上战船远征
直至那寒冷荒凉的海岸，
那些瘦骨嶙峋的海豹让人难过，
它们来自拉布拉多。

“麦格”来了又吓跑（“麦格”或特指某头鲸——译者注）
至少 20 英里遥，
东面巨大的浮冰上，
海豹们到底在哪里。

合唱

我们再也不会五月里返航，
就如我们以前经常地那样，
或在一天里就捕到四千幼豹，
载着二百吨回家乡。
我们永远都不能满足于仅仅捕猎海豹，
既然付出了那么多辛劳。
但只要鲸还会产出鲸须，冠海豹还能产出油脂，
我们就永远不会轻言放弃。

合唱

5月24日　星期一

又一个好天。希望我们最后能碰上些好运气。下午6点。不，好运气至少现在还没到。我们今年点儿出奇的背。东风渐起，浮冰开始在船边堆积，让我们的前景愈加堪忧。科林说我们肯定有个扫把星在船上。“日蚀”号一直在不远处晃悠。我们的鱼叉枪都已经架了起来。

5月25日　星期二

情况越来越糟，不断吹送的东风将浮冰融化。船员们无不心灰意冷。“日蚀”号向南驶离，但好像想想不对劲，又返了回来。好可怕！

5月26日　星期三

天不错，但浮冰被毁了不少，我们尽全力在里面向前蠕动着。下午我正在后甲板上抽烟时忽听有人高喊“熊，就在船边！”船长此时正在桅顶，立刻命令“船尾小艇下水！”我一个箭步冲下去取了火器[①]并迅速抢占了小船上的一个位置。我看到了——一个了不起的家伙——在白雪的映衬下微微泛着黄色，正沿着与船平行的方向快速奔跑着。不一会儿，它在离船大约几百码的一个水窟窿里潜伏了起来，只把鼻子探出水面。马西森是船上的鱼叉手，我们想要靠近但必须要在冰块之间迂回一下。它突然不见了，等再次出现时，前爪踩在一个冰丘顶上，头高扬在空中，边盯着我们看，边用鼻子嗅来嗅去。此时它已在我们的射程之内，但似乎可以靠得再近些，所以就弯下身子划桨。但这个混沌的家伙大概脑子里突然开了窍，明白了这条小船是干啥来的，从冰丘上转身就跑，眨眼间便没了踪影。我们看到大船上打出返航的旗语时，也瞥见了熊先生在冰面上高速奔跑着直至消失在了远方。我们只能放弃，无功而返。东风不减。

成年海豹捕获数

巴肯船	14	+	87	+	75	+	18	+	20	=	214
科林船	10	+	85	+	51	+	8	+	7	=	161
赫顿船	9	+	112	+	11	+	6	+	12	=	150
卡纳船	10	+	61	+	42	+	11	+	2	=	126
麦肯齐船	2	+	55	+	41	+	8	+	5	=	111（“暴徒”）

① 柯南·道尔从小就在玛因·里德作品中读到的美国说法：由于痴迷于美国西部故事，他在最初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故事《血字的研究》中就借用过这些故事。

伦尼船	13	+	68	+	26	+	7	+	2	=	116
马西森船	10	+	47	+	10	+	11	+	2	=	80
凯恩船	1	+	36	+	20	+	2	+	13	=	72
									杂乱无主		55
									幼海豹		141
									总计		1216 成年海豹

（插图："我们未射杀的熊"）

5月27日　星期四

早起时浮冰开始快速集聚在船周围，我们不得不开足马力向开放的海面前进，以免被浮冰所困或撞坏。"日蚀"号紧跟在我们之后，我们船长到他们船上吃晚餐直到8点才回来。船长不在期间，我画画、我睡觉、我下跳棋、我打拳击。我们正向北纬80度靠近，那里基本上就到了北部冰障[①]，真想看看那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海域最为令人恐怖的就是剑鱼，但它实际上是鲸部族的一种，有着鲭鱼般长长的吻部和长长的巨型尖牙，还有个特征就是长有高高的弧形背鳍，体长可达25英尺，以最大的鲨鱼、海豹和鲸为食。有一年，"爱斯基摩"号的尤尔在海峡捕到了6头鲸，实际上这6头鲸都是自投罗网，吓得跑到船底下寻求庇护的，因为不远处就有这样一个恶魔。船长说，有一天他正坐在瞭望台上，突然发现前面好不热闹。他在望远镜里看到一只体型巨大的海豹坐在一块比它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冰块上，在周围有六七条这种嗜血如命的家伙虎视眈眈，它们正用自己的长鳍攻击海豹，想把它捕下来好饱餐一顿。船只靠近后，船长说，他这辈子都忘不了这只可怜海豹大眼睛里面流出的那种祈求神情。但见这只海豹从身下的小冰块上一滚而下，拍打着水面向我们奔来，竭尽全力向船舷高高跃起，头都超过了栏杆，差一点就上了甲板。一只小船被放了下去，当这个12英尺长的家伙爬进来的时候，头上也随即就挨了一棒子。水里的家伙们见猎物被抢走，立刻恼羞成怒，船员们也不得不向水中开枪以防小船受到攻击[②]。

---

① 这片冰域使得任何船只都无法向北极方向再靠近一步。

② 柯南·道尔回来不久，《苏格兰人》上就爆发了一场关于剑鱼的争论。9月15日，刚刚从魁北克归来的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勋爵，描述了一场他亲眼得见的海上大战：一头鲸鱼受到一只长尾鲨和剑鱼的进攻。第二天，爱丁堡的T.G.虽然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鲸鱼，但却很自信地说长尾鲨或剑鱼根本占不了鲸鱼的便宜，除非是它病了。柯南·道尔接下来又发表文章，指出T.G.肯定是把剑鱼错当成别的东西："可怕的'剑鱼'简直就是个祸害，和T.G.混淆了的'长鼻子'根本不是一回事。这家伙相当凶猛，诨名得自其长长的、高耸的背鳍。可怕的牙齿，极快的速度，再加上比任何鲨鱼都大的身形，无疑使其成为了海里的霸王。"他还举了一两个剑鱼勇斗鲸鱼的例子，并确定一开始说的那个就是驼背鲸，"在那个纬度上很常见……扬马延岛以南海域里到处都是。"

（插图："格陵兰剑鱼"，船长 J.G. 签名）

5 月 28 日　星期五

全天向北和东北开进，有"日蚀"号相伴。很显然，我们要想在 5 月份捕到鲸是不大可能了，只能寄希望于 6 月了。晚上起了浓雾，我们不得不连续几个小时鸣响汽笛，鸣枪为号，才能找到同样大声喧嚷的"日蚀"号。我朝远远的一些潜鸟开了几枪，但也不过起到了给这些鸟报信的作用，我们一晚上都在报信。我虽然打中了那个冰块，还把雪扬了这些鸟一身，但一只都没打中。

5 月 29 日　星期六

（插图："潜鸟或海雀"）

对这个周六什么都不想说，让周六见鬼去吧！无事可做。傍晚雾起。中午到了北纬 79.10 度。晚上打扑克。

5 月 30 日　星期天

大卫船长一早就来到我们船上，不免对海冰的情况大大抱怨了一番，实际上，他说从未见过如此糟糕的情况。随后沃克医生也上得船来，船长让他给我带来了航海日志。上午，我们发现有两个东西在远处的冰块附近游，船长确认说是地海豹，只不过是比较稀少的品种，大小和冠海豹相仿。我们放下去一条小船，经过一番激烈追逐，鱼叉手也展示了一番拙劣的技能之后，终于将两个家伙拿获，一只 8 尺 6 寸的成年雌海豹和一只幼豹。顺便提一句，说到冠海豹，科林曾杀死过一只 14 英尺长的。当时那家伙直接向小船袭来，几乎把鱼叉枪咬成两截。我们希望这次小捷之后会有好运气等着我们。还有，说到北极动物，最有趣的莫过于去年，大卫船长在北纬 80 度的地方竟捕到一只信天翁。这东西打哪儿来的呢？似乎极地竟变成了亚热带。

5 月 31 日　星期一

做梦梦到在喀里多尼亚运河[①]里有鲸鱼，我们还生怕有驳船和马吓跑了它们。总共有 17 头，躲在桥下，全都是瓶鼻鲸。真是个好奇怪的梦。今早的风向由西转北再转西，相当不错，泛着绿色光晕的海水更是漂亮极了。

---

① 喀里多尼亚运河于 1822 年通航，连接苏格兰东岸的因弗内斯和西岸的卡帕奇，仅 1/3 为人工开凿。

（折叠插页插图：“剑鱼追逐一群海豹”）

（插图：“捕获”）

对了，我那怪梦连一半还没讲完呢。当我们在运河桥下捕鲸时，我听到了两点的钟声，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专业期末考试应该在一点钟就开始了，吓得我赶紧撇下这些鲸鱼向学校狂奔。看门的说什么都不让我进考场，我和他拼死肉搏了一阵之后还是被推了出来。即便到这时候我也没醒，记得当时有人把考卷拿出来给我看。总共有四道考题，中间两道已经记不住了。第一题是“柏林附近哪儿有 10 英里深的水？”最后一道题在标题处写着航海学，具体题目是“如果一个人和他的妻子还有一匹马同在一条船上，妻子如何才能在保证不把船弄翻的情况下把这个男人和这匹马赶下船去？”我边看边大发牢骚，说医学考试怎么考起了航海学，这不公平。之后我决定把题目拿给格雷船长去答，但最终还是醒了。这是我做过的最有逻辑，也最清晰的梦。[①]

这天晚上我们船的前桅楼因一个锁扣开裂导致坍塌，还砸坏了升降索。我们用 4 个小时装上了备用桅杆，将一切恢复正常，这活儿还真需要点海员的专业技术。船长上了瞭望台，我在炉火前惬意地写着日志，甲板上传来叮叮当当的修理声。门外，管理员用一流的男高音唱着“在利斯的午夜，她美妙的笑容依然萦绕在我心头”。[②]看来那笑容真的在午夜萦绕在他的心头，然后他会用其余的 23 个小时不停地诉说。晚上大卫船长来到船上，借给我一本关于鲸的小册子。[③]傍晚时，我开始对北极海燕展开实验。我拿了四片面包，分别浸了马钱子碱、石碳酸、硫酸锌和松节油。我把面包扔给鸟们，看看哪个效果最灵验，让人惊骇的是，一只老鸟王冲上来把四片面包全给报销了，但好像感觉还好得很。

6 月 1 日　星期二

我总预感这个月会有好运降临。我们可以看到横亘天际线上的北部屏障了。“日蚀”号正加大马力，

① 早些时候（4 月 1 日），这位年轻的医学院学生提到，三年来这还是他头一回没有在这天参加考试。由于家里财力所限，他一直在努力缩短自己的就学时间，但这次竟要搁置学业，进行长达 7 个月的冒险生活，无疑让他有所隐忧。“我不止一次在梦中收到重要信息。”他后来的恐怖故事《皮漏斗之谜》中的一个人物说。

② 这首歌是 1864 年由乔治亚州梅肯的 W.T. 雷格顿和 J.E. 卡朋特所作。“他还有着一副美妙凄婉的高音嗓子，”柯南·道尔在《格陵兰捕鲸船上的生活》中写道，“我会几个小时听不厌，期间还伴着他在厨房清洗餐具的叮当之声。他会唱好多伤感的歌曲，听了让你油然生出半年都见不到一张女人脸时的那种感伤。当杰克带着颤音唱出‘她美妙的笑容萦绕我心头’和‘等我在天堂口，甜美的玛红姑娘’的时候，我们心里便不觉充盈了一种似有若无的甜蜜渴望，即使现在想起来依然心动。说到拳击，他天天和我对练，后来竟成了我不可小觑的对手——尤其当海上风高浪急的时候，他凭借丰富的海上经验，稳扎稳打，我就只能节节败退。”

③ 很可能是他和约翰·格雷在 1874 年所写的《南半球海域新捕鲸场调查报告》（阿伯丁：D.Chalmers），该报告引发了人们对南极罗斯海和温德尔海中露脊鲸的关注和 1892 年对南极的远洋考察。

而我们则打算先去北纬 78 度我们曾去过的那个冰湾看看，如果一无所获，接着就会向利物浦海岸[①]的斯考次比湾进发。泛着橄榄绿色的海水里繁殖着大量的浮游生物。

露脊鲸啊！
　露脊鲸！
如果我们是浮游生物，
　你瞬间就能把我们全吃掉。

船长说他曾见过鲸鱼聚在一起喷云吐雾的景象，看着就像大城市冒出的浓烟。这描述够形象的。还有，昨天海水温度上升了 8 度，借此判断我们已进入到了湾流之中。船旁漂过了一节杉木，那定是已漂泊了数千英里，从西伯利亚的鄂毕河或叶尼塞河河口在西北洋流的推送之下进入北冰洋里来的。

晚上看到两只冠海豹，但由于枪法不高跑掉了一只。本希望晚上出去散散心，顺便打几只罗赤鸟，但连个鸟毛都没看见。巴肯在早晨打到 4 只。

6 月 2 日　星期三

扬帆向西然后向南航行。船长思鲸心切，像害了病一般。天好冷，感觉跟四月份差不多。我的头发长起来了，一副过早成熟、少年老成的模样。读到一个不错的故事，说有位医生被埋葬在一大片墓地的中央，一位颇具才气的兄弟建议的碑文是“Si monumentum quaeris, circumspice”[②]。非常诙谐，我想。就这样被浮冰隔着见不到鲸鱼真让人心灰意冷。就像管理员说的“这简直能让人急得想蹦起来，而且再也不想落下来”。悉尼・史密斯说到杰弗里，“他身体小到裹不住他的思想，杰弗里的智慧总是显露无遗。”[③]这说法也够妙的。傍晚看到一只大熊的脚印，还看到海水里有只冠海豹。今晚情况还挺乐观，我们已经向西行进了好久，与捕鲸场应该是越来越近了。

6 月 3 日　星期四

仍旧很冷，到处是一层厚厚的冰霜。北风强劲。我们从未到过这么好的位置，如果北风持续，

---

① 并非指英格兰的利物浦，而是冰岛以北格陵兰东岸的一个区域。

② “要找墓碑，四下里看看。”

③ 弗朗西斯・杰弗里（1773—1850），因公然批判拜伦的诗歌“不行”而获得了在文学批评史上的永久地位。柯南・道尔在《约翰・史密斯的告白》中就用这个人做例子，来说明文学批评中常常出现的错误判断。悉尼・史密斯（1771—1845）与杰弗里共同创立了《爱丁堡评论》。

我们应该能捕到一些小鱼。晚上起了雾。我把鱼线拴上猪肉饵甩出去钓鳕鱼，但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咬钩的。这个月有大约 50 条俄罗斯船到斯匹茨卑尔根附近捕捞鳕鱼，肯定已把这里给搅乱了。今晚把放进海里的兜网拉上来，看是否有所斩获，结果打上来一只漂亮无比的海蜗牛，有好几英寸长，看着像个怪异的小精灵。我把它丢进一个泡菜瓶里，并给它取了教名“约翰·托马斯”。我希望它能活下去，并往它的小房子里放了些黄油和猪肉。看到好多独角鲸在四周乱窜，有一头非常大，足有 15 英尺长，几近雪白，在船尾一跃而过，并在跳起时发出一种奇特的咕咕声。还看到好多漂亮的水母。

6 月 4 日　星期五

约翰·托马斯情绪糟糕极了。由于我们把泡菜瓶放在了远离火源的地方，气温又在冰点下 11 度（约 -6.1 摄氏度），瓶子上了冻，约翰感冒了。他蜷缩在一个角落，尾巴插在嘴里，就像一个郁闷的孩子叼着自己的拇指。我有意把约翰的注意力引到黄油和猪肉上，他急匆匆吃了点早餐，但很快返回到瓶底，似乎那里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他或许在想：

湾流旁边强壮的壳，
小海蜗牛们嬉戏忙，
变形妈妈亲爹父王，
全被吞进鲸鱼肚肠。

（插图：“约翰·托马斯前来吃早餐［生命的迹象］”和“约翰的一个小朋友”）

一点钟过后，我和安德鲁·赫顿站在甲板上，说着这次出海的惨淡情形。说来也巧，我问他：“你说，安德鲁，当一个人真看到一头鲸鱼时，我想他绝对不会像书里写的那样喊‘她在喷水’。”他说：“哦，他们会大喊‘有鱼’或随便脑子里想起来的什么话。你看，科林到瞭望台去了，那我得到驾驶舱去了。”他说着就往上走，刚到驾驶舱就开始大叫“有鱼”！值班员们同时向小船冲去，但被船长拦住了。“别跟火燎屁股似的，”他说，“等我的命令再上船。”我们看到在冰块之间喷出了两团水雾，还瞥见其中一头扎进水里时露出的后背。我们先把值班的两条小船放下海，接着又放下 4 条，总共 6 条小船。我们情绪高涨，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失望的结局。这时又有两头鲸现身，这 4 头鲸先是向西，向北，再向西游去。小船（在厚冰里）追逐了足有 4 个小时，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它们好像被吓坏了。但不管怎样，这说明我们已经对路了。我们看到前方浮冰开了一道口子，希望能在那里一试身手。“日蚀”号也跟上

了两头鲸猛追，但由于二副水平太差给跟丢了，他也就随即丢了这个饭碗。

6月6日（5日） 星期六

约翰很健康，心情也不错。今天看到好多独角鲸，但都不是我们想捕的那种。早饭后，晚饭前，我都一直在驾驶舱里值守。中午时我们看到冰上有一只大海豹，我和安德鲁·赫顿立刻下去给收了，这家伙有9英尺长，好肥。我们把它的胃剖开，发现里面有好多各种各样的乌贼。晚上船长又到"日蚀"号上去了。这里的鸟粪都是血红色的，有种奇特的效用。好多的海鸟。开始转成了南风。捕鲸够刺激的啊，神经绷得紧紧的。

6月6日 星期天

约翰比我起得还早，饱饱吃了顿早饭。现在正沿着瓶子口转圈，或许是在审视他新王国的版图吧。我每天晚上都会把他放进一个桶里，让他自由溜达一两个小时。开始刮西南风了，不错，昨天刮的几乎是正南风。现在随时都可能有鲸鱼冒出来，海水是那种深深的灰绿色。昨天在甲板上似乎就闻到了鲸鱼的气息，你往往在它们出现好久之前就能闻到那种油腻腻的味道。从设得兰岛上来的水手亚伦，船上预言家老彼得的儿子，昨天随小船一同造访了"日蚀"号，他一回来就直奔他爹，说：

"爹啊，彼得·谢恩做闷（梦）了！"（不标准的发音，下同，译者注。）

（彼得·谢恩是"日蚀"号上的预言家。）

"啊？孩子，什么？"

"彼得·谢恩做了个闷（梦），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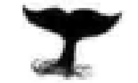
"闷（梦）到什么了，孩子？"

"他闷（梦）到他们菜（在）'希望'号上杀牛。"

"哦，这是个好闷（梦），孩子，一个好闷（梦），是说'希望'号能第一个捕到鲸鱼。真是个好闷（梦）。"

这样，我们心里就又都有了希望。

我们在水中看到一只非常大的乌贼，还有好多水母。大约下午3点时，传来消息说"日蚀"号的小

船下水了，他们花了几个小时追逐目标无果，最后被大船上升起的帆布球[①]召回。大概晚上 6 点时，亚当·卡纳在瞭望台上远远看到了喷出的水汽，4 条小船随即下海追捕，可到最后同样连个影都没看见。杰克·巴肯，跟刚从床上骨碌起来似的胡乱穿着衬衫和裤子，射中了一头差不多 13 英尺长的独角鲸，也叫海中独角兽，光那个角就有 2 英尺长。鱼叉完美无误地插进了它的喉咙。4 条小船把它拖回来吊上大船，灰黑相间的表皮，非常漂亮。剥皮之后我们切开它的胃，里面全是非常大的虾，我觉得就是“骗子”虾，还有好多乌贼。它还有两个明显的寄生虫，一个在耳朵里，像个细长的虫子；另一个在角的根部，像一粒种子。

傍晚时在船尾看到两只非常罕见的鸭子，船长亲自下海，左一枪又一枪，全部拿下。这种鸭子船上没人见过，淡黄色的喙，从喙根到眼睛是橘黄色的弧形硬皮，比我们常见的鸭子大很多，深褐色的头部白脖颈，深褐色的后背，浅褐色泛着银光的胸脯，全身羽毛都是软软的，异常精美。

（插图：“拖独角鲸回船”）

（插图：“独角鲸”）

6 月 7 日　星期一

今天一头鲸也没看到，但船长说傍晚时好像瞥见一头。我喝完茶到“日蚀”号上取些砷皂来给鸭子做防腐。大卫船长说可能是王绒鸭，非常罕见，他还跟我来船上待了一个小时。他们昨天追捕过 3 头鲸但一无所获。我逮到一只海燕，用绳子绑住一颗枪弹然后甩出去，当线碰到海燕又缠回来时，我就把它拽了进来。看小东西吓得要命，我又把它给放了。北风，东北风。早晨大风。

6 月 8 日　星期二

早晨向前开进了一段距离，天上太阳明晃晃的。把船抛锚在一块浮冰上，期待风向转变。为捕独角鲸派了 3 个别动队下海，结果全部空手而归。又下船打鸟，但只中了两枪，打死一只罗赤鸟，打伤一只潜鸟，随后集中火力对付一只冰鼠，但竟给它跑掉了。格兰特看到冰上有北极狐的脚印。总的来说今天挺愉快的。船长说，要是子弹让我随便打，那我绝对停不下手来，直打到过瘾为止。到晚上又继续前进。在轮机舱里玩“拿破仑”[②]。死般沉寂。

---

① 一个用帆布包裹铁环扎起来的圆球，是大船向捕鲸小船打出的返回信号。

② 按照《霍伊尔游戏》，“拿破仑”是一种 2~6 人玩的纸牌游戏，有各种变化的玩法，其中一种叫“惠灵顿与布卢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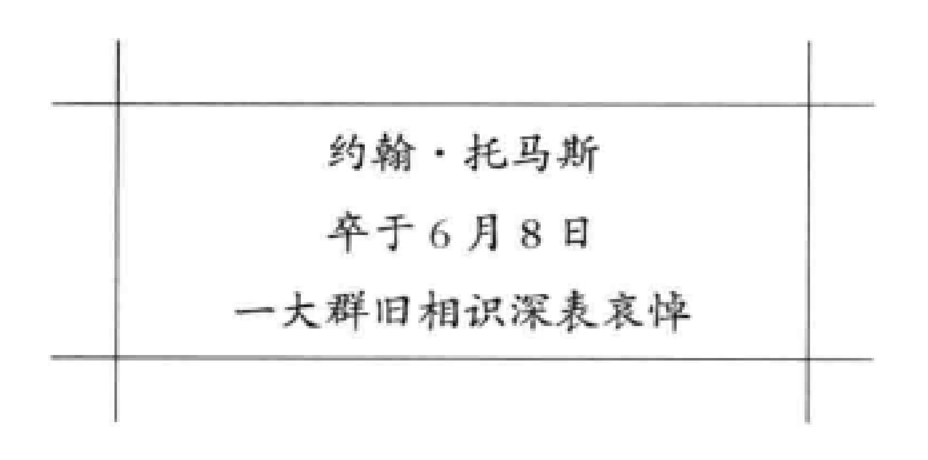
6月9日　星期三

由于浮冰的变化，我们今天被迫来到开阔的海面。到晚上，我们和“日蚀”号抛锚在了同一块浮冰上。大卫船长和沃克医生差不多晚上10点上了我们船，待到凌晨2点才回去。他们今天在冰上打到一只大熊，当时那只熊正坐着大嚼一头独角鲸的脑袋，那独角鲸应该是被它给拽到冰上来的，同时，一条大鲨鱼又正忙着琢磨那熊垂到水里的尾巴。那熊究竟怎么把独角鲸弄到冰上来的着实令人费解。凌晨2点去打鸟，但鸟不多，我只打到1只罗赤鸟和6只雪鸟。看到1只大冠海豹，但没打着。凌晨4点回到船上。

6月10日　星期四

全力向可能有鲸鱼出没的海域挺进。在蒸汽机的推动下前进一段后，我们和“日蚀”号一同抛锚在一座冰山上。在甲板上打到一只三趾鸥和一只潜鸟，去捡潜鸟的时候又额外打到了两只。下午开始乐此不疲地玩线绳子弹套海燕的游戏，把子弹向它们的头甩过去后细绳捆住海燕的翅膀，就跟南美洲的套牛绳差不多。还有件事，我前几天打中了一只罗赤鸟，往下掉的时候被一只大个北极海燕叼了去，我们在小船上狂呼乱叫一点儿没用，这家伙铁了心要给叼走，最后我拿船上的脚踏板才把它吓跑。

（插图：“偷我们罗赤鸟的北极海燕”）



他是一只理性而又高尚的海蜗牛，因其缜密的思维和完美的形体从众兄弟中脱颖而出。他从不轻看比他弱小的原生动物门朋友，而自己却当之无愧归属于更高贵的棘皮类或环节类动物家族。他从不嘲笑他们对水管系的依赖，也从不夸耀自己的双神经链。他是一团谦逊低调的原生质，他也可以一天吃掉好多肥肉，这甚至强过比他高级得多的动物。年幼即双亲皆丧鲸鱼之口，唯靠自我勤奋和善于观察学有所成。万物皆有命，死不能复生，愿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安息！

捕鲸之旅上的动物列表

无脊椎动物

Ⅰ　原生动物

鲸鱼口中食，不计其数

Ⅱ　纤毛类

海藻

Ⅲ　环节类动物

虱子（在一个设得兰人身上）　　旋螺

虾（普通）独角鲸角虱

北极螺（约翰·托马斯）　独角鲸耳虱

“骗子虾”　鲸虱（ocina）

Ⅳ　棘皮类动物

水母（Medusa gulius）　N78.40

水母——　N78.40

瓶状水母　N78.5

Ⅴ　软体类动物

乌贼　N78.40

脊椎动物

Ⅰ　鸟类

北极海燕（Procellaria Glacialis）

潜鸟（Colymbus Troile）

罗赤鸟（Arca Alle）

扁脚海雀（Colymbus Grylle）

市长鸟（Larus Glaucus）

三趾鸥（Larus Rissa）

雪鸟（Larus Eburneus）

雪鹀（Emberiza Nivalis）

红翅鸟（Fringilla Linaria）　N75

海雀（Alca Artica）　N78

水手长鸟（Larus Crepidatus）　N78.12

冰岛鹰（Falco Icelandicus） N73.40

白猫头鹰（Stryx scandiaca） N71

海燕（Sterna Hirundo） N78.18

黑雁（Anas Bernicla） N78

绒鸭（Anas Mollissima）

海鸥（Larus Communis）

鹭鸶（Lerwick）

鸭子（Calvo？）非常稀少，王绒鸭 N78.50

欧椋鸟 N78.6

矶鹞 N75.30

北极鸥 N69°

鱼类

牙鳕 N78.40

银鱼 N78.12

鲱鱼 69°

格陵兰鲨

哺乳类

鞍海豹（Phoca Vitulina）

冠海豹

冰鼠

地海豹 N79

海象（Trichechus Rosmarus） N77.3

白脸海豹

淡水海豹 N78

格陵兰剑鱼（Orca Gladiator） N69

瓶鼻鲸（Delphinus Deductor） N63

剃刀鲸（Balaena Physalis）

独角鲸（Monodon Monoceros）

露脊鲸（Balaena Mysticetus）

座头鲸（驼背鲸） N68°

北极熊（Ursus Maritimus）

北极狐（Canis Lagopus）

一路上还见过的其他鸟类

唐鹅

斯蒂恩鸟（音译，下同——译者注）

海燕

黑背鸥

雀鹰

木槌鸟

6月11日　星期五

我们沿着原来的方向又前进了几英里。今天早晨，“日蚀”号打到两只熊。下午一点左右，“日蚀”号旁边冒出一头鲸，但他们没捕到。傍晚时我们牢牢抛锚在了一座冰山上。今天逮到一条奇怪的鱼，在格陵兰还是第一次见到，看起来非常像牙鳕，但并不是。杰克·威廉姆森的脑袋让船舵砸出一个大口子，头骨露出来有5英寸长。缝合之后让他在床上休息。晚上，我和管理员还有小船舵手在冰上溜达时，清楚地看见在大约半英里外密密麻麻的浮冰之间有鲸鱼在喷气，但小船根本靠不过去。

6月12日　星期六

浮冰非但没有散开的迹象，反倒愈加密实起来。眼睁睁看着希望一点点落空，耽搁得让人心里发慌。大约8点的时候，人们在船旁打到一只北极熊，我由于在睡觉而耽误了好戏。这只熊虽然胃里满是海豹油，但却很瘦（有几个字无法辨认）……枪击。晚饭时和船长上了“日蚀”号，大家吃得高兴，聊得愉快。大卫船长倒是还很有信心的样子。强劲的西风和西南风对我们还是十分有利的。四周的浮冰开始快速聚拢过来，为防止被困住或撞坏，我们不得不开足马力向外突围了大约30英里，好不容易才逃出来。今早的海里简直成了独角鲸的世界。

6月13日　星期天

向西的海面上开了个大口子，但刚刚出来随即又被围困，我们向西和西南开进，除了水里有只海豹，再没看到别的。向北再20英里就进入捕鲸场了。“你如此之近，却又那么遥远。”穿越了难以穿越的片

片浮冰区，将40英里起伏跌宕、交错挤压的厚厚浮冰抛在身后，随时可能在狂风暴雨肆意恣虐之下船毁人亡或被困于极地严冬，纵然历经此多艰辛，但收获却未必比那些三心二意到南部小打小闹的逃兵们好到哪儿去。这是多么无耻和罪恶，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和“日蚀”号英勇无畏、敢于冒险的精神可回溯十代，在这个不断衰败的行业中，我们是唯一的坚守者，依然能够和先辈一样挑战格陵兰，在北纬80度和北纬72度之间的海域中奋力搏击。如今，我们被困在这里，孤独无依，即便圣人也要口出恶言。

6月14日　星期一

早晨浓雾，鸣响了雾号也未得到“日蚀”号的回应。脑袋被砸的杰克·威廉姆森恢复得还不错。情况似乎越来越糟，我倒宁愿去捕冠海豹去，别这么硬挺了。虽说鲸就在20英里之外，但中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屏障，而现在的风势非但不能把冰吹开，反而把浮冰吹得愈加密实。我们需要的是西风，西北风，西西北风，而现在刮的是大南风。*ο ποποι ποποι*！[①]53吨，现实就是如此！

6月15日　星期二

要说天气有什么变化，就是雾更浓了，风也变得愈加邪恶和不可救药。然而，我们既已处于糟得不能再糟的谷底，那就如老山姆·约翰逊常言的，我们是否也该“否极泰来，时来运转”呢？晚饭时船长上了“日蚀”号。我是真希望我们去捕冠海豹或任何其他鼻子独特而又全身是油脂的动物。鲍斯韦尔写的传记是我一天最大的消遣。

6月16日　星期三

“日蚀”号早8点放下小船开始对一头鲸穷追不舍，直追到中午还是眼睁睁给跑掉了，只得鸣金收兵。我们现在离捕猎场还有段距离，偶尔出现的一两头都是跑散掉队的，急三火四地没心思停下来吃东西。西风持续，到目前一切都还好。晚上风平浪静，海面如水银般安宁。到处是独角鲸跃动的身影，它们独特的“噪噗”声从四面八方传来，都是些十五、六英尺长的大家伙。我看到一头独角鲸忽隐忽现如白色的鬼魂般在船下一闪而过。读《项狄传》，一本语言鄙俗却总能妙笔生花的书。[②]

---

① “噢，奇怪！噢，羞耻！”——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其他希腊文学中表达痛苦的方式。

② 劳伦斯·斯特恩于1767年出版的《项狄传》，以粗俗的幽默著称。柯南·道尔曾读过的萨缪尔·约翰逊的《生活》，里面说：“怪异的东西都不会长久，《项狄传》也注定如此。”——这也引发了叔本华的评论“斯特恩顶得上1000个学究和化身博士这样的普通人。”

6 月 17 日　星期四

今天大事不少——至少对“日蚀”号如此。大约上午 10 点，科林在瞭望台上发现差不多 5 英里外有一头鲸，而此时“日蚀”号的小船正在追逐另一头。我们加速向科林指挥的方向前进，却再也没看到它，直到下午 1 点左右，这家伙突然在离我们船不到 50 码的海面冒出来，而且还带来了一个伙伴，如同两只羊一般喧闹嬉戏着。我们派下去 4 条小船，分别是科林船、卡纳船、伦尼船和彼得船，下海后全都向一块鲸鱼可能再次露头的浮冰靠过去。不出所料，两头鲸如约现身，就在伦尼船旁，可惜他优柔寡断，由于担心惊动另一头鲸而迟迟不肯向身边那头开枪，这反倒引起了警觉，结果两鲸分左右，一头消失不见；另一头引得我们所有小船开始迎风狂追。我在甲板上看得真切，那鲸在我们小船前方喷着气，大尾巴露在海面上不停摇摆着，但我们无论怎样就是无法追赶到射程之内。“日蚀”号见此情形，向鲸前方包抄过去，投下两条小船守株待兔。这头鲸先遭遇了他们二副的船，不出片刻，那小船便打出旗帜昭示着我们的尴尬与屈辱，他们已经把我们的大鱼拿下。1000 镑就这么从指间溜走真是让人难以接受。他们在晚饭时把鲸最后杀死，晚 8 点前弄上了大船。伦尼上船时，船长免不了痛快地骂了他一通。

（描写上面故事的插图）

晚饭后我们发现冰上有只大熊，异常兴奋状，大概是闻到了鲸鱼血的味道。我和马西森坐小船下去执行射杀任务。我们拎着步枪来到冰上，这是方圆好几英里的一大块浮冰[①]，那只熊离我们大概 40 码，正在冰丘之间东闻西寻呢。突然，它看到了我们，紧接着以极快的速度向我们奔来，提起前爪的姿态与猫甚似。我和马西森跪伏在冰上，我原打算等这家伙扑到我们面前时再开枪，可马西森距离还有大约 15 码就开了火，子弹擦着熊的头皮飞过去。这家伙掉头就跑，被逼无奈，我只能把子弹射进它的屁股。虽说受了伤，它在冰上还是一溜烟跑得飞快，就这样再也没见到。

白天看见一只“水手长”鸟。晚上在大副房间闹了一阵儿。

6 月 18 日　星期五

“日蚀”号在晚上又捕到一头鲸，并在早饭前拉上船。真是好运气！巴肯在晚上打到了一只熊和两只幼仔。补上一句，我昨晚的那只熊，跑了一段距离之后，还在一个冰丘上用两条后腿站起来，像要跳

---

① 从北极冰岸上脱离下来的巨大浮冰岛，被洋流带动前行。在《格陵兰、周边海域及太平洋西北通道》（纽约：James Eastburn，1818）第 144—147 页中，作者伯纳德·奥赖利将这种断裂下来的浮冰描述为“有时纵深十几英里，宽阔平坦，上面覆有 10 英寸左右的积雪。”旁边的船要格外小心，以免被夹在大片浮冰之间挤碎船身。

个舞似的，盯着我们好好看了一会儿。

（插图："我们的熊"）

我真不知道它们天生就有这种本事。就这样整整搜寻一天却也一无所获。晚上，我们几条小船和"日蚀"号同时追捕一头鲸，但他们一直也没动手。[①] 浮冰不断向我们包围，已将我们与开放的海面隔绝，除非风向改变，否则我们就会被困在这儿，大家都开始满脸凝重，忧心忡忡。

6 月 19 日　星期六

水面如银，静如池塘。许多独角鲸在周边游弋。浮冰也都是静静的，似乎一动不动。今天连一头鲸也没见到。有条鲨鱼在船边海里一跃而出，叼住了一只北极海燕。如果别人的命运和我们同样不济，我们也就不会介意如此失败，但眼看着"日蚀"号大赚了 3000 英镑我们却分文未得，着实令人窝火。我们船长如此优秀，毫不逊色于以往任何一位格陵兰探索者，更不亚于他的兄弟大卫，船员们对此毫不怀疑，但无奈幸运总是降临到他人身上。他们到现在已经见到过 14 头鲸而我们只见到 5 头。

6 月 20 日　星期天

早饭时出现一头大鲸鱼，但追了不一会儿它就跑到厚冰之间，让我们无计可施，但期间有一次差点儿就让我们得了手。看得见摸不着的滋味真够难受的。[②] 如果没有身临其境，你绝对想像不出捕鲸时那

---

① 虽然是夜里，但在这个季节该纬度上的太阳终日不落。"夜晚的天空只是多了一抹橘黄，比白天略暗，但差别不大。"柯南·道尔在《格陵兰捕鲸船上的生活》中描写道："有些船长恶作剧般故意颠倒了作息时间，早饭在半夜吃，晚饭在早晨 10 点吃。反正都是你的 24 小时，随你怎么折腾。一两个月之后，你的眼睛就会对持续不断的光亮感到厌倦，转而去向往黑暗，你觉得黑暗会让人那么舒心和安宁。"

② 这或许是关于大副科林·麦克利恩故事最初的由来，柯南·道尔在《格陵兰捕鲸船上的生活》中写道："他唯一的缺点就是非常情绪化，芝麻点小事都可能惹他发疯。我还清晰地记得有天晚上，管理员一不小心对他捕鲸的方法略有微词，两人因都喝了些朗姆酒，结果一个喋喋不休，一个抬手动粗，我们三人坐在一个不过 7 英尺乘 3 英尺大的地方，我费了好大劲才算阻止了一场流血事件。可就当我以为险情已经解除了，管理员却总时不时不顾死活地来上一句：'我没别的意思，科林，但我想说的就是，如果你当时出手能快点，那鱼——'我都不知这句话他说了多少次，但没一次能说完；每说到'鱼'科林都会掐住他的脖子，而我就会冲上去抱住科林的腰，肉搏到 3 个人全都气喘吁吁、精疲力尽为止。之后，管理员等把气喘匀了就会把那倒霉的话再来一遍，到了'鱼'3 个人就重新上演一次大战。我真觉得，要是我不在场，大副可能早把他给掐死了，他是我见过的最暴躁易怒的人。"麦克利恩写信给《岸边》杂志的出版人乔治·纽恩斯爵士写信抗议。柯南·道尔在 1897 年 1 月 15 日对编辑格林豪·史密斯说："我对科林·麦克利恩误解我文章的意思感到遗憾，他是我的老船友，我对他非常尊敬。我已经给他写信表达了这个意思。但我还是跟他说，他否认这件事的真实性，或许是因为他忘记了。我已经和杰克·兰姆，就是管理员，事件的另一主角，取得了联系，很快就能得到他的证实。我在'希望'号上坚持每天都写日记。那日记现在还有，我肯定能找到对当天事情的记录。兰姆对我在文中提到他还是感到很高兴的，如果说乔治先生觉得受到了侵扰，我深表抱歉。"在 21 号："刚刚收到管理员的来信，他对我讲述的有关大副的故事表示完全同意——所以，如果你要做任何补充的话，不要对此事的真实性有任何怀疑。"

种极度的紧张与激动。这种动物数量之少、接近之困难、价值之高、力量之强、头脑之聪明和规模之庞大，无不为捕鲸平添了无穷魅力。晚上打到了一只大熊。

白天我们不断受到浮冰围困，但临近傍晚时浮冰渐渐散开了。白天时大卫船长来到我们船上，我们船长陪他吃了晚饭。前几天，他们一名鱼叉手在小船上受到北极熊攻击，他当时还没带步枪，不过，他把鱼叉枪的硬塞射进了熊身里，够聪明吧。但这和我们鱼叉手几年前的故事比起来可就小巫见大巫了，要不是经过反复确认，连我自己都不信。[①] 巴肯被派到冰上去捕杀一只北极熊和两只幼仔，但还没等他靠近，几只熊就都跳下了水。当它们边游边向他号叫时，他就趁机把绳套抛到每只熊的脑袋上拴住，然后把3根绳头系在座板上。除了留一支桨掌管方向外，其他的全都收回到船里。巴肯就站在船头，手里拿着钩头篙，哪个想跑就照哪个脑袋来一下，就这样，几只熊拖着小船一路回到了大船。亲眼得见此情此景的管理员说，那号叫声一英里之外都能听到。寄希望于明天啦！

6月21日　星期一

希望毕竟是希望，并未如我们所愿。我们被围在一片小水面里，周边是一望无际的浮冰。如果冰面不开，照此下去可真就被困住了，更不用奢望什么成功了。科林嗓子疼，很难受的样子。再没鲸鱼出现。昨天捉到一只在海面上飘着的漂亮的海柠檬[②]，可惜上船后没一会儿就死了。午夜时分看到一种极为奇异的景象，可能你在北极待一辈子也难得遇上一回。天上同时出现了3个同样亮度的太阳，个个分明，每个太阳都环绕着彩虹，整个上面还有一个倒转的彩虹，真是蔚为大观啊。

（插图："家庭聚会"）

6月22日　星期二

无所事事，毫无悬念的一天。我们仍旧陷在原来那片水面动弹不得。傍晚时抓到了一只罕见而又难以描述的水母。心情好不凄惨。

6月23日　星期三

在汽轮机的驱动下，用最巧妙的手法辗转腾挪，我们终于逃离了这个"监狱"。60英里的厚厚浮冰路，最小的冰块都能像击碎鸡蛋壳一样撞垮我们的船。我们的船常常要在浮冰中挤出一条路，两侧船身紧紧

---

① 5月9日，柯南·道尔自己对斯考兹比在北极日志中的许多记述都将信将疑，但相比起来，或许都比这一件更可信。

② 一种彩色的海蜗牛。

刮着冰块前行。向西南开进。“日蚀”号追捕一头鲸，但未能得手。气压表急速下降。

6 月 24 日　星期四

大副早 6 点就把船长和我敲醒，把大脑袋探进房间，兴高采烈地喊着“有鱼，先生”，转身就跟灯夫一样跳上楼梯不见了[①]。当我们上到甲板时，大副和彼得的小船已经下海就位，准备战斗了。

（折叠插页插图：“‘日蚀’号和‘希望’号小船在追捕两头鲸鱼”）

他们看到那头鲸在下风向一英里之外再次现身后，迅速向那个方向冲过去，但接着又不见了踪影。此时，另一头鲸鱼在船尾不远处冒出来，场面甚是壮观，赫顿和伦尼的两条小船旋即下海追击。4 条小船追了几个小时，突然海面狂风骤起，海浪高涌，有的小船前部都浸到了水下。我们不得不让它们返回大船，任由鲸鱼逃生去吧！强劲的东北风呼呼地刮了一整天，能有 9 级。

6 月 25 日　星期五

风力稍减，但依然很强。一整天只看到一头脊鳍鲸，这可不是好兆头，这种鲸对我们没用，却会把露脊鲸从猎食场上挤走。晚上玩“拿破仑”。现在已是轻风，我们掉转了船头，跟在“日蚀”号后面加大马力向北前进。

6 月 26 日　星期六

整整一天也没见什么希望，但突然就出现了转机。我一直对着海面干瞪眼，什么都没有，10 点左右只得回房间准备休息。就在此时，甲板上奔跑忙乱起来，接着就听船长在瞭望台上高喊：“放下中间两条船！”我急忙奔进大副房间送信，科林已穿好衣服，而二副只穿了件衬衫，拎着裤子就跑上甲板。我从舱口探出头时，映入眼帘的恰是鲸头跃出海面，在一个“冰堡”后面嬉戏的场面。[②]这是个美妙的夜晚，深绿色的海水水波不惊。船员们迅速跳进小船，值班员们确保他们武器状态良好之后推小船下海，两条长长的捕鲸船在木浆推动下，分别向浮冰的两侧靠近。卡纳小船就要靠上浮冰的时候，那头鲸在小船前方 40 码左右的地方再次冒出来，几乎全身跃出水面，水沫翻飞。船上的看客们激动不已，异口同声地大叫“亚当，机会来了！”但头发灰白、身经百战的亚当・卡纳自有他的一套。鲸鱼的小眼睛已经看到了他，但他的小船就如同后面的浮冰纹丝不动。但现在“它掉头了，尾巴朝向了他们——快划，兄

---

① “跑得跟灯夫一样”，是源自前一个世纪的常用表达法。

② 指一个随水波跃动的小冰山。



弟们，快划！”小船快速冲了出去——这家伙会在被追上之前再次潜回大海吗？这紧紧揪住了每个人的心。卡纳在靠近——那家伙一动不动——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卡纳扔下桨，站起来抓住捕鲸炮，“兄弟们，冲啊！”他高喊一声，绷紧腮帮子，只听“嘭”的一声，随着一声呐喊水沫泛起，卡纳船上的小红旗扯向空中，鲸鱼绳欢快地奔向大海。

鲸鱼被射中，但还远未被擒获。小船上打出旗语的同时，大船上高喊“拿下”，其余6条小船立刻下海驰援，只等鲸鱼再次露头。我跳进大副的小船划了出去。当然，鲸鱼可能在已放出的鱼绳为半径的任何水面冒出来，可达三、四英里之遥，我们这7条小船就要分布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之内。5分钟过去了，10分钟，15分钟，20分钟，这家伙在消失了25分钟之后，终于在二副与伦尼两船之间现出水面，两船自是不会手软，一通射击之后将其俘获。这头鲸不大，大约40英尺长，4尺1寸的鲸须，价值200英镑到300英镑。我们三声欢呼过后，把它拖向大船。它身上布满了螃蟹样的寄生物，足以导致其在水中行为之怪异。我们将其剥皮、储藏好已是凌晨3点。我在此期间上到瞭望台上继续观察，但再未有什么新发现。早6点上船睡觉，中午12点起。

（插图：“鲸鱼的尾巴，标着‘4尺1寸’，下方为‘亚当·卡纳’”）

6月27日　星期天

一整天都没什么发现，但早晨4点左右，科林远远看到一头大鲸鱼。“日蚀”号和我们各放下两条小船，追了一气之后，它便彻底销声匿迹了。这头鲸的个头应该非常庞大。

6月28日　星期一

无事。

6月29日　星期二

昨晚船长到“日蚀”号上去，凌晨2点才回来。全天停泊，无事可做。等待北上时机，但冰情严峻。午夜外出捕猎，早4点返回。打到1只波吉鸟，1只雪鸟和4只潜鸟。或许这些波吉鸟是除了信天翁之外最大的海鸟了，从头到尾通常能有5英尺长。

6月30日　星期三

昨晚夜战体力耗尽，今天睡了差不多一整天。到“日蚀”号上谈天说地，痛快。玩了一会儿显微镜。

巴肯打到一只冰鼠，赫顿把我的鸟全剥了皮。

7月1、2日　星期四、五

周一开始到现在因大雾停泊不前。除了科林在周四一早打到一头大个的独角鲸外，没什么特别可记的。这头独角鲸耗用了整条鱼绳（120英寻），被杀死时好一顿挣扎。一只角价值大约10镑，皮很值钱。我现在已经拥有一个内容可观的北极博物馆了，好多有趣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

1. 1条海豹皮裤子
2. 1只冰岛猎鹰
3. 我的海豹刀和棒子
4. 冠海豹的骨骼——我自己打的
5. 2只成年海豹的骨骼
6. 幼冠海豹的2只前鳍
7. 地海豹的2只前鳍
8. 1个熊头
9. 冠海豹的胡子
10. 1只市长鸟
11. 鲸鱼的耳鼓
12. 2只王绒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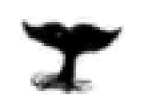
（“我们第一头鲸鱼”题目中的4幅插图：“命中”“‘射中’船”“等待再现”“死了——欢呼！”）

13. 王绒鸭体内发现的火山岩颗粒
14. （？）一只独角鲸的角

外加　2只爱斯基摩烟袋
1只三趾鸥
1只熊掌

7月3日　星期六

雾气消散，我们开始向快乐的捕猎场进发啦。全天向北和西北，一路上除了见到一只跟兔子大小差不多的海豹幼仔再无其他，这个小东西见到我们的高兴劲儿不亚于我们见到它。我们全都绝望至极。管理员用锯末子把我地海豹的鳍肢给充填了起来。



7月4日　星期天

先向北航行之后折返向南，沿途之凄惨令人沮丧；别说鲸鱼，就连鲸鱼的食物都难得一见。看到一只冠海豹，还有一只像欧椋鸟或鹟鸟的小鸟绕船飞了一阵。还看到一只海雀。毫无兴致再多写点什么。读莫特利写的《荷兰共和国的崛起》，一部相当不错的历史。①

7月5日　星期一

驶进一片开阔水域，傍晚抛锚。看到几头脊鳍鲸，"日蚀"号错把其中一头当成了露脊鲸，放下小船，当然很快就被召回。白天再没什么好玩的事。从海冰中弄到一些可口的淡水。

7月6日　星期二

死一般宁静。虽然气温只有36度（约摄氏2.2度），但太阳却散发出一种热带般的热情，水面上泛着耀眼的光芒。早晨去了"日蚀"号，之后下船打猎，一共打到7只潜鸟，1只罗赤鸟，1只三趾鸥，1只雪鸟和1只冰鼠。我们追捕最后这个家伙时真是妙趣横生，我们的小枪不足以让其毙命，苦追了至少半小时，最后它逃到水里时用钩头篙打到的。我们把它弄到船上时还活着，船长出于人道主义迅速结束了它的痛苦。晚上又出去打猎，但这次一无所获。有几只燕鸥在船边嬉闹，还看到几头脊鳍鲸，真是非常快乐的一天。

7月7日　星期三

向南开进了二三十英里，后来发现鲸鱼迹象后张帆快进。傍晚，大卫船长带着工程师来到我们船上，还捕到一只罕见的大虾。对昨天的外出捕猎仍旧意犹未尽。晚饭吃红鲱鱼，做法棒极了。

7月8日　星期四

又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广阔开放的水域，湛蓝的海面，"日蚀"号和我们一前一后沿着浮冰的边缘前行。大约1点钟的时候，看到了这星期以来的第一头鲸鱼，离大卫他们船不远；他放下3条船一直追到4点15分终于将鱼叉住，晚8点拖回到大船，剥完皮已是半夜。我们一直幻想着这头鲸能往我们

① 约翰·莱思罗普·莫特利（1814—1877），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官，1856年出版的《荷兰共和国的崛起》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当时欧洲风靡一时。

这边跑，我们好名正言顺地出手。好在4点钟的时候瞭望台上传来欢呼："船长，船头那边又有一头！"马西森和鲍勃·凯恩闻声乘小船下海，但鲸鱼很快便在浮冰之间不知了去向，我们一干人俯在甲板边上观察等待。随后，伴着一声低吼，一头巨大的脊鳍鲸在我们船边跃出，因为脊鳍鲸和露脊鲸是死对头，我们生怕它会把我们的猎物给吓跑了。失望之中，我下到船舱抽烟解闷，这时突然听到瞭望台上船长高呼"落了，落了"，意思鲸鱼被叉到了。我们跌跌撞撞往上跑，许多人衣服都没穿利索，5条长长的绿色捕鲸小船迅速下海驰援"射中"船。我上了彼得·麦肯齐的船，还没等下到海里就听我们小船舵手说，那鲸鱼又出来了，正鳍尾并用猛烈拍打着水面。看来艰苦的战斗即将打响，被叉到的鲸鱼如果很快浮出水面，就意味着它要拼命了，但如果在水下潜上半个小时，出来的时候大都会精疲力尽，我们就会很容易得手。各个小船纷纷向前冲去，赫顿和卡纳开火后将其成功叉住，随后就是我们，我们向它的头部开火，鱼叉深深射入了它的颈部。这家伙身体一震，开始在水面高速向前狂奔。巴肯船向鲸头靠拢时不知怎么搞的，船头突然向上翘起，随后在人们一片惊呼、船桨乱拍之中，整条船都跃起来落到了鲸鱼背上，巴肯也高声喊叫着："快划！使劲！往回！挺住！快划！你他妈怕什么！"我跟彼得说："准备好了，他们掉下来时得接住他们！"但他们竟安然无恙地从上面滑落到了海里。这家伙搅开一片水面潜了下去，不过片刻又冒了出来，这次遭遇巴肯和伦尼射击之后又猫回海里；再次露面时恰在我们三船之间，好戏开始了。我们勇往直前，长矛刺进去足有5英尺，这家伙翻来滚去，总是用它可怕的大尾巴威胁我们，我们须得全力保持小船的平衡。有一回它从我们下方冒出来，差点儿把我们小船掀翻。我们决定各船后撤，任由它自己垂死挣扎。海面上水沫翻涌，最后，它庞大的身体慢慢翻转过来，再不动弹。我们跳起来三声欢呼之后，开始将这家伙往回拖，下午1点弄到了大船之上。这真是条大鱼，每片鲸须都有9尺6寸长，总共产油约12吨。这次捕猎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至少1000英镑的收益，也彻底挽救了本次旅程的惨败局面。给鲸鱼剥皮的过程中，一只模样极为丑陋的大鲨鱼一直想冲上来看热闹，即使身中无数刀也不肯放弃。我向船长要求和管理员乘小船下去叉住它，但船长并未同意。

（插图："鲸鱼尾巴，上写'9尺6寸/鲍勃·凯恩'"）

（折叠插页插图："鲸鱼拉着两条命中小船向前冲"）

（插图："巴肯船在鲸鱼背上"）



“我今天打算给‘艾拉’号的雷·史密斯写信，向他要一张照片。”柯南·道尔在当年11月给妈妈的信中写到，“你知道，和我一起站在后甲板上照相的可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在W.J.A.格兰特拍的这张照片里，除柯南·道尔外，还有大卫·格雷船长、本杰明·雷·史密斯、约翰·格雷船长、“日蚀”号的罗伯特·沃克医生、“艾拉”号的威廉·亨利·尼尔医生和冰情专家威廉·洛夫特雷。（赫尔博物馆和艺术画廊提供）

7月9日　星期五

没什么事可干，大家好像还都沉浸在昨天捕猎的情绪里[①]。船长说鲍勃·凯恩危机之中应对得非常出色。白天又看到好几只脊鳍鲸。不错的阳光。有件怪事就是“日蚀”号刚刚捕到的那头鲸只有一只眼睛，我们昨天那个也基本上差不多，眼窝里空空的啥都没有。或许就有这么一种独眼格陵兰鲸吧。

7月10日　星期六

我想我们再次向北是个错误，总预感往南才对。放下小船去捕一只冠海豹未果。晚上在轮机舱里玩

---

① 柯南·道尔在多年后撰写自传时，回忆“希望”号当时捕到了3头鲸鱼而不是两头，并在他的文章“运动拾趣”中将其变成一个吹牛故事。“有一次我和别人比钓鱼故事取得完胜，这听起来好像我不太诚实哈。那是在伯明翰的一个酒馆里，一个推销员吹嘘自己如何如何成功。我和他打赌，我参与捕到的最后三条鱼要比他一辈子任何一天捕到的量都大。他觉得自己肯定稳操胜券，说最大一网的重量有100磅或者更多。‘那，先生，’他得意扬扬地问，‘你那三条鱼有多重？’‘也就200多吨。’我答道。‘鲸鱼？’‘是的，三头格陵兰鲸。’‘我真服了你了。’他喊道；但到底我算个捕鱼的，还是个讲捕鱼故事的（英语成语，即吹牛的——译者注）我自己都不知道。”

了 4 个小时的尤卡牌[①]。询问亚当和夏娃的孩子都和谁结了婚。

7 月 11 日　星期天

起得很晚，本想起得更晚些，情绪低落。"日蚀"号今早打到一只冠海豹。傍晚时和"日蚀"号一起向东开进，途中惊跑了一头鲸鱼。看到很多脊鳍鲸。大约晚 7 点时，东面大约 20 英里的海面上出现一艘蒸汽船，这是 5 月初以来新出现的第一艘船，我们加大马力前进，很快认出来这是雷・史密斯的"艾拉"号游艇。[②] 如果冰情允许，他本打算去往北极，现在看来是不行了。[③] 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去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猎鹿的。他是一位行事低调的绅士，一个年收入 8000 英镑的单身男人，简直把斯匹茨卑尔根岛当成了自己的妻子。当我们两艘船靠近小"艾拉"号时，我们挥舞旗帜，三声欢呼以示敬意，他们也如此还礼。他们的船员穿着海军预备役的制服，军官衣服扎着金边。我们船长到他们船上去，他们船的医生尼勒、摄影师[④]、工程师和两个副官全到我们船上来了。船长回来时差不多凌晨 1 点了，他和我，还有"艾拉"号的摄影师和医生喝着香槟和雪莉酒聊了一个通宵。[⑤] 早晨 5 点吃了些三文鱼，6 点半开始睡觉。

7 月 12 日　星期一

和"日蚀"号、"艾拉"号一起抛锚在一块巨大的浮冰上[⑥]，卸下被浮冰打坏的船舵。还有，"艾拉"

---

① 一种美国的四人扑克游戏。1874 年，"北极"号搭救了失事的"北极星"号上的美国船员，当时，对阿尔伯特・海斯汀・马克汉姆来说这还是种新玩法，他在日志第 222 页中说："这种游戏很受欢迎，桌子上从来都不空着。"

② 正如柯南・道尔在下文所说，本杰明・雷・史密斯（1828—1913）拥有私人产业，1871—1882 年间在探索北极的事业上投入大量金钱，毫不吝惜。三桅帆船"艾拉"号就是他应格雷船长的建议在彼得黑德建造的。

③ "艾拉"号在 7 月 11 日与"日蚀"号和"希望"号海上相遇，这两艘来自彼得黑德的捕鲸船分别由胆识过人、闻名遐迩的船长大卫和约翰・格雷带领，C.R. 马克汉姆在《皇家地理学会会刊》1881 年 3 月发表的《1880 年"艾拉"号的旅程和雷・史密斯先生的发现》中写道："这两位经验丰富的航海家说斯匹茨卑尔根海岸的浮冰深厚，向那个方向前进几乎不可能……7 月 14 日（"艾拉"号）看到斯匹茨卑尔根岛，但那里的浮冰确实验证了两位船长的消息不假。"

④ 摄影师 W.J.A. 格兰特的工作就是记录下北极探险中的重要的事件。见威廉・F.J. 莫泽・布鲁因斯在 2003 年《北极记录》中的文章："北极摄影，1876—1884：W.J.A. 格兰特的工作"。

⑤ "艾拉"号上的随船医生威廉・亨利・尼尔，比柯南・道尔大 3 岁，于 1879 年获得医学学士学位。第二年，随"艾拉"号前往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这次海上之行祸事不断，在 1898 年 4 月号的《广阔世界杂志》上，他发表"冰冷北方的船难人"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从杂志发表的照片看，尼尔医生很可能就是华生医生，和华生一样，他也毕业于伦敦大学医学院。（"我 1878 年在伦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华生在《血字的研究》中说，这是柯南・道尔第一部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小说。）

⑥ 在当天下午 3 点，W.J.A. 格兰特在 1880 年"艾拉"号上的日记中写道："中午时分，全部三艘（船）向北航行了一些。"他的日记被收录到上面注释 3 中所提到的马克汉姆的记录。

号给我们捎来了直到6月18日为止的家书，我虽没有爱丁堡的来信，却有一封洛蒂的，字里行间透着欢快，让人非常开心。很惊讶自由党入主政坛，令人作呕。[①] 受邀前往“日蚀”号与雷·史密斯见面，共进晚餐。餐桌上有牛杂碎汤、火候恰到好处的烤牛肉配土豆、凉拌四季豆、竹芋粉布丁和薄饼果酱，还有美酒雪茄，可算是捕鲸船上非常讲究的晚宴了。之后去了“艾拉”号，上面装修得很漂亮，又抽了不少雪茄，喝了不少香槟。我们12点上的船，之后一同照了张合影。他们是沿着扬马延岛一路上来的，在北纬72.30度附近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冠海豹，我希望我们能去那里捕海豹。

7月13日　星期二

向南行驶20英里后突然停了下来，不知何故。要是早奔那些冠海豹去的话，现在船都该装满了。无论如何都得走了，我们在这儿耽搁了太长时间，但这事毕竟是船长来决定的。我们此行成功与否就看这几天了，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日蚀”号追撵一只熊，最后在离我们船不远的水里将其杀死。一早离开“艾拉”号，祝他们一路顺利。真是一条可爱的船，还有一群可爱的船员。全黑的船身上一条金线，大约200吨的吃水量，配着50马力的蒸汽机。真希望能随这条船出海啊，当然，就要见到家人的心情也非常之愉悦。他们把写给家里的信留给了我们。[②] 傍晚雾起。

7月14日　星期三

开足马力，张起风帆，向南和西南方向前进。“日蚀”号在傍晚时放下小船，但不过是头脊鳍鲸，他们给错当成了露脊鲸。几乎全天的大雾，没有任何消息，读报打发时间。

7月15日　星期四

又是平淡的一天。闲聊，抽烟，基本无事可做，浓雾让人郁闷得难过。看了一小段歌德的《浮士德》，

---

① 或许，在1880年代中期，他是一个激进的自由统一党支持者，该党与首相格莱斯顿在爱尔兰问题上的“自治政策”相左。

② “艾拉”号于6月19日离开彼得黑德，返回时已是10月12日。如柯南·道尔所说，当时的冰情并不适宜再向北极探索，“艾拉”号就索性对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勘察，之后沿着挪威海岸下行时在某地搁浅了几天（“一次北极探索之旅”，发表于1880年10月12日报纸《苏格兰人》)。“艾拉”号在1881年更加不幸：那年8月在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岸边沉没，史密斯和船员们在那里苦苦坚持了10个月，终于在1882年6月依靠原来船上所载的大艇获救。柯南·道尔在1883年对朴茨茅斯文学与科学协会的演讲中，对他们大加赞颂，《普斯茅斯时报》报道说：“当时的情况远比他和船员们想象的更加孤立无助，他们身逢绝地——在荒凉的北极岸边失事，远离任何人类援助，漫长的冬季已经来临，没有逃脱的可能……他们建造了一个窝棚，由于有充足的弹药，打到了足够的北极熊和海象以备严冬。他们坚持锻炼，保持乐观情绪，在6个月的黑暗中得以保住健康，直到春天到来，冰面裂开，他们坐上小船逃离，并最终被艾伦·扬爵士派出搜寻他们的‘希望’号救起。”

其生动和诡异是我从未见过的，远比莎士比亚笔下的巫师们更令人毛骨悚然。[①]

> 夜晚——开阔的平原
> 浮士德和梅菲斯托弗利斯骑着黑马疾驰
> 浮士德——雷文斯通上空盘旋的是什么东西?
> 梅菲——不知道它们要如何幻化，意欲何为。
> 浮士德——时而飘起，时而飘落；时而蜷曲，时而低伏。
> 梅菲——一群女巫。
> 浮士德——它们四处播撒、到处迷惑。
> 梅菲——来了！来了！

我觉得这真是好恐怖。

7月16日　星期五

大雾依旧。“日蚀”号在晚上放下4条小船，但一无所获，我们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真看到了。我们晚上到他们船上去，据说肯定是头鲸鱼，而且几乎就得了手。鲸鱼在水下游的时候，他们甚至用钩头篙碰到了。大卫船长还是非常乐观、充满信心的样子。我们有些食物已经储备不多，还好从“艾拉”号上弄到些土豆。在“日蚀”号上待到凌晨2点，又要了一些纸。白天看到在水里有好多海豹。

7月17日　星期六

无事可做，也没什么要做的。浓雾锁住海面几乎一个星期了。向南、向东开进了大约20英里。大卫船长晚上过来了，我们现在打算沿着格陵兰西面，北纬73度的利物浦海岸向下。大卫船长在这个将晚的季节曾在那里捕到过好多大鲸鱼，尤其是1869年，从7月16日捕的第一头到8月4日的最后一头，他在那个海域总共捕了12头。我过去一直以为捕鲸船一旦发现鲸鱼它就逃不掉，但实际上平均20次才能成功一回。

---

①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所著悲剧，分两部分，写的是一个学者将灵魂出卖给魔鬼（靡菲斯特），以换取高于人世间的知识。日记中所抄录的是第一部分倒数的第二个场景。第二部分在1832年歌德死后出版。几天之后，柯南·道尔与大卫·格雷船长就歌德和莎士比亚之间又进行了一番对比。

7 月 18 日　星期天

今天稍微放晴了一些。强劲的偏南风刮到晚上转成大风，刮了整整一白天加一晚上。我们把船躲在大块浮冰后面以避开肆虐的风头。不知雷・史密斯的船是不是也遭遇此劫。得说一句，我在“艾拉”号后甲板上和一群知名人士合了影，可我当时在抽雪茄，恐怕我的影像会模模糊糊的。

7 月 19 日　星期一

一整天狂风不止，无事可做。

7 月 20 日　星期二

雾开了一些，我们得以一整天在面积庞大的浮冰区里向西南方开进了 40 英里。如果这种天气能保持下去，我们还有希望。今年在陆地周边聚集的浮冰量异乎寻常地大，从来都不曾见过这种阵势。我们现在离要去的猎场还有 240 英里，前面的浮冰一望无际。真担心我们到不了那儿。

7 月 21 日　星期三

雾气渐浓，难以前行，简直是在黑暗中摸索。傍晚时分抛锚在一块大的浮冰上之后，我和船长上了“日蚀”号。

（插图：“剥鲸鱼皮，1880 年 7 月 18 日）

从晚上 8 点到凌晨 2 点，《一夜狂欢》[1]。已故的普罗克特先生[2]。大卫船长给我讲述一头他曾捕获的鲸鱼，尾巴上长着一个大小和形状酷似蜂巢的东西。他还对歌德的《浮士德》进行了批判分析，通过与莎士比亚一些戏剧的比较，说明前者是在什么地方对后者进行了借鉴，所以嘛，我们在这里并非过着完全不开化的野人生活。

---

① 《一夜狂欢》，大卫・麦克尤恩・奥斯本这首诗的开头几句是：“灯笼燃起，火苗跳跃，/ 鱼、肉已备好，/ 城市睡了，除了你我，/ 同饮同乐，惊醒了夜。/ 添满杯！天亮再分手，/ 言语切，美酒浓，醉英雄。”

② 指多产作家布赖恩・沃勒・普罗克特（1787—1874，也被称为“巴里・康沃尔”），他在诗歌“大海”和“海燕”中均提到鲸鱼，这对“希望”号上的狂欢之夜再完美不过了。普罗克特是柯南・道尔在爱丁堡的导师布赖恩・查尔斯・沃勒的叔叔，布赖恩・查尔斯・沃勒在 1893 年将自己创作的“与仙女在一起的珀尔修斯”献给了叔叔和他的表妹阿德莱德・安妮・普罗克特，她在 1864 年 38 岁时就死去了。布赖恩・查尔斯・沃勒或许是英国最有底蕴的诗人，即便不是，也是最知名的一个。他的妻子是伦敦著名的女主人：“每个认识她的人都对她喜爱和尊敬有加。”查尔斯・达德利・沃伦的《世界最佳文学图书馆》（1896）中说，“她家是伦敦文人墨客最喜爱的聚会场所。”

7 月 22 日　星期四

浓雾依旧，我们只得继续守着那块巨大的浮冰原地不动。早晨在后甲板上，大家谈论着“亚特兰大”号[①]的消失。看到两只“水手长”鸟，这可是罕见的玩意儿，远远的在浮冰上面，本想把它们捕回来，但没成功。打中了 50 码外海水里的一只冰鼠的头，不偏不倚，一枪搞定，可惜这家伙随即就沉下去了。

7 月 23 日　星期五

天空清亮一些后，开始向南和西南方向开进，整夜都张着帆。在又厚又密的浮冰中前行。风向开始掉转，向西吹了。

7 月 24 日　星期六

全天继续向西南挺进，途中遭遇的浮冰就算乔治·内尔斯和整个北极委员会[②]见了估计也得翻白眼。回头眺望，仿佛直到天边都是一块整冰，无法想像我们两条船竟是从中一路蜿蜒而来。船上两个胆小的已经吓得不行了，他们说，这往冰里头走不像往外走，况且我们只剩下两周的给养，一旦被困，不饿死才怪呢。我们已经和开放的海面相隔了 200 英里厚厚的浮冰。

7 月 25 日　星期天

除偶尔的雾气，天气非常晴朗。向西开进了 40 英里，晚上张帆继续前进。看到好多“水手长”鸟。最近几天大家的情绪还是非常高涨的，因为向西的旅程可谓一帆风顺，但现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似乎要被巨大浮冰块形成的岛链所截断，我们需要考虑怎么绕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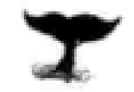
7 月 26 日　星期一

向西和西南航行，到达了西经 6.25 度，北纬 73.56 度的位置。晚上船长去了“日蚀”号。海里的生

---

① 一艘皇家海军训练船，上面载有大约 300 名船员和军校学生，自 1880 年 1 月 31 日从百慕大群岛出发前往英国法尔茅斯之后便永远地消失了。

② 乔治·斯特朗·内尔斯船长（1831—1915），北极和南极探险家。在 1852—1854 年寻找失踪的富兰克林船时在船上当一名下级军官，在 1872—1875 年，带领“挑战者”号赴大西洋和印度洋进行科学考察并在 1875—1876 年进行了著名的北极探险，于 1878 年写下了《北极之行记述》。皇家协会会员，并在英国海军部的北极委员会任职。

物很多，但除了 9 只北极海燕和一群港海豹之外，再未见到别的动物。写了首关于一只海泡石烟斗的诗。

静静地，它躺在皮套里，
　仿佛几个年头就这样流逝，
真诚的挚友，患难的兄弟，
　一如那老海泡石烟斗和我。

它和我年少之时，
　一起度过多少欢乐不羁的夜晚，
学友们喝酒、抽烟、歌唱，
　而我的海泡石烟斗还是稚嫩的白色。

当我离开了家人和朋友，
　它渐渐地沾染了棕黄，
当我前往俄罗斯的敌人海岸，
　海泡石就揣在我的胸口。

在那块血染的土地上，
　许多人都是有去无回，
在这个死神和瘟疫游荡的地方，
　我把我的海泡石烟斗抽成了黑色。

在我们的上校战死沙场那天，
　我们奋勇冲杀，一举拿下马拉科夫，[①]
一颗俄罗斯的子弹擦着我的皮肉穿过，
　也打掉了我海泡石烟斗上嵌着的那颗琥珀。

---

① 指 1855 年 9 月 7 日的马拉科夫高地战斗，此役打败了俄罗斯人，结束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之围。

我现在已头发灰白，弯腰驼背，

　死神的镰刀已经举起，它的庄稼已经熟透。

我没有一丝的惧怕，而是在等待，

　等待抽一口我那海泡石的烟斗。

亚瑟·柯南·道尔

7 月 27 日　星期二

向西南偏南方向张帆前进，中午时到了北纬 73.29 度。一头脊鳍鲸从我们船后挂着的救生艇下面冒了出来，个头不小，好久都没见到了。脊鳍鲸的出现是好是坏大家议论纷纷，大多数人认为不是好事，但大卫船长掷地有声地宣称站在少数人一边。我个人也觉得，脊鳍鲸现身绝对不是个坏兆头。

（插图：“‘日蚀’号大卫船长手绘的剥鲸鱼皮图”）

晚上刮起了小风，浮冰运动的速度开始加快。在后甲板待了一会儿。“埃里克”号在戴维斯海峡边上建了一个房子作为补给站，他们有一回返程途中停靠时，发现一头北极熊正躺在一张床的毯子上睡大觉。读莫里著的《海洋地理学》[①]，关于马尾藻海（位于佛得角、亚速尔群岛和加那利群岛之间的三角区域）里的海草，他解释说，因为那里是墨西哥湾暖流所形成漩涡的中心，就如同你旋转搅动盆里的水，软木塞会漂在中间。他还说，不论向南还是向北的火车，脱轨时总是栽向右手边。

7 月 28 日　星期三

又一个令人郁闷的日子。刮起了强劲的东南风，大概不会有比这更糟糕的风向了。已经好久一无所获了，自从 7 月 8 日以来，除了我打到一只冰鼠，再没猎到任何东西。到晚上转为东风，豌豆浓汤般的浮冰快速向我们涌来。但这时我们心中也燃起了希望，因为不断有海豹从南面游过来，或许开阔的海面就在不远的南面等着我们呢。我还觉得，从同样方向过来的涌浪也能把我们担心的问题化解。

---

① 马修·F. 莫里（1806—1873），美国海军军官，也是一位海洋科学家，担任美国海军气象天文台的第一任台长，但支持南部联盟。他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任教直至去世，有 3 艘美国军舰也以他的名字命名。1855 年出版的《海洋地理学》是当时一本重要著作，其中一章讲的是“北冰洋的开放海域”，并探讨了有朝一日到达北极的可能性。柯南·道尔或许在莫里的序言中找到了共鸣，“一位非常聪明的英国船长（罗伯特·麦瑟林，《一个商人的海上日志》，1854）最近谈到教育对那些心向大海的年轻人的作用时说：‘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小伙子来说，大海向他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所受到的教育会让他知道如何去体会和观察，年复一年，不断接受新的和有教益的事物。他所拥有的智慧能让他知道如何去理解国与国之间从总体到习俗、物产和航海上的不同，也能让他知道如何去适应不同海岸、气候和河流的特性。他会充满兴趣地去考察风暴、宁静、微风等大海上的不同状况，并思考左右这些现象的自然规律。所有这些都能让他更加认真地工作，并会使他看淡那些作为新人一开始往往令人生厌的杂事。”



（插图："向潜鸟胡乱射击"）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焦虑而又难过的夜晚，狂风、浓雾和无处不在的浮冰。我和船长直到早晨 4 点才睡下。

7 月 29 日　星期四

可怕、可恨、无耻的浓雾，弥漫四周。抛锚在一大片浮冰上，等待时日。和来自纽芬兰的桑普森一起，下船到冰上转悠。后来竟跑到都看不见大船的地方，好玩极了。我们看到一个自然形成的雪房子，大约有 12 英尺高，状如蜂巢，有个门，里面是一个不错的房间，我还进去小坐了一会儿。我们走了好远，恨不得都要去北极了，但我的火柴用光了，没法抽烟。老远的地方有一只水手长鸟，我开了一枪但并未打中。天空晴朗一些后，我们的船起锚向东南航行，后来浓雾又起，我们只得再次抛锚。"日蚀"号射击一只冠海豹却失了手。在冰上采到一种非常奇怪的菌类。晚上喝杜松子酒，抽烟。

（插图："自然的雪房子，北纬 73.15 度，西经 6 度"）

7 月 30 日　星期五

感到身体有些难受，大概是昨晚的杜松子酒和烟草惹的祸。到达了北纬 72.52 度，天气不错，扬马延岛大约在西南 100 英里左右，还看不到影。以 6 节的速度向东南偏南的方向航行。没吃晚饭，直接上了瞭望台，享受在烟草和温暖阳光的惬意之中。碰到了几只冠海豹幼仔，我们打到两只，一只倒在我的步枪之下；另一只简直成了我不幸见到的最糟糕射击表演的靶子。我离着老远打出了我弹夹里最后一颗子弹，当然是没中，而另外两个鱼叉手又各自打了 3 枪，总共 7 枪才把这只不幸的小家伙撂倒。

7 月 31 日　星期六

船在开阔的海面上颠簸起伏，朝西南方瓶鼻鲸的老巢进发。很难说还能否捕得到一些，它们当然会和这里的其他动物一样四处游荡。大卫船长 4 月份曾在那片海域大显身手并不意味着我们 8 月份去它们还在那儿。视野之中浮冰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将再也看不到那壮观的格陵兰浮冰，再也见不到我曾抽着烟斗静静沉思的地方。我曾在那里追逐狡猾的鲸鱼，射杀凶猛的冠海豹。谁说你冷酷不近人情，可怜的浮冰？无论风和日暖还是雨骤风狂，我们都感受着你的亲和与善良。你那跃动的小冰山，以其不可思议的奇特形状展现着古怪而又冷酷的幽默。那一块块浮冰如此圣洁，即便被迫成为杀戮的战场。是的，你们处女般纯净，虽说魅力时常被雾气所遮掩。我暂把浮冰放下，再来说说斯匹茨卑尔根吧，一个斯堪

地那维亚神话中的尤通黑门[①]，我在狂风中与你相遇，又在狂风中与你别离，一片犬牙交错的荒野高地。向西，全天向西。傍晚，天安静下来，我们在长长滚动的涌浪中停歇，帆不再鼓起，浓雾在四周弥漫。

8月1日　星期天

“日蚀”号不见了——很可能是顶着大雾连夜向西狂奔了。我们在大雾中安静的水面上向西和西南前进，希望能在扬马延岛东南80英里左右的地方找到瓶鼻鲸，然后从那儿前往冰岛的兰格尼斯[②]。大家情绪高涨起来。看到一些漂流木。从船上抛出一只漂流瓶，里面写着我们所在的经纬度，并请拾到者把地点公布出来。捕猎瓶鼻鲸这件事一直没人好好去做，好几艘船都是三心二意，浅尝辄止。“扬马延”号6周一共捕到9头，实在得不偿失；大卫船长今年在一个月里捕到32头，回报颇丰。今晚进入了水生物密集的海域，到处的鲱鱼和成片的海蜗牛，我逮到了差不多100只这种带壳的东西。有此等美食诱惑，瓶鼻鲸肯定远不了。雾中传来脊鳍鲸喷水的声音，听起来跟空啤酒桶似的。北纬70.59度，东经0度15分。看到两只死的北极海燕，还有一块西伯利亚漂来的木头。又看到了几头脊鳍鲸。

8月2日　星期一

平静的海面上，几乎没有一丝风。可以看到贝伦火山[③]山顶了，在西北偏西大约80英里的地方看到几只海雀、海燕和绒鸭，都是靠近陆地时才能看到鸟类。大约两点钟的时候，出现了两大两小4头瓶鼻鲸，我们放下2条小船。这些家伙直奔凯恩的小船而来，可一进入射程又潜到水下去了，害得2条船苦追2个小时也没得到一点机会。5点左右，又出现了两头，科林船领命下海，目标却再未出现。这时“日蚀”号出现在了视野里，他们放下的2条小船同样一无所获。瓶鼻鲸在水里样子很可笑，有着和脊鳍鲸类似的高高的背鳍，每头价值约60英镑。天气已经很暖和了，我们都脱掉了法兰绒的衣服。

（插图：“海里的瓶鼻鲸”）

8月3日　星期二

今早的情况不太妙，不但风大了起来，鸟不多，海里也没什么东西。向西航行，一天都没看到

---

① 在挪威神话中，霜巨人和石巨人就生活在尤通黑门，这些巨人对人对神都是威胁。“还有斯匹茨卑尔根，那黑色的危岩峭壁和白色的冰川，”柯南·道尔在《格陵兰捕鲸船上的生活》中回忆道，“让人不觉心生畏惧。我在狂风大作中一个突然的间歇里得见真容，对我来说，它就是大自然威严的最好象征。”

② 冰岛东北部海岸上一个人口稀少的半岛，以大量的海鸟著称。

③ 世界上最北端的一座火山，在扬马延岛上。

什么。

8月4日　星期三

今早的情况不错，不但飞鸟众多，海里的内容也很丰富。在船上看贼鸥，它们的捕鱼技能太逊，只能追逐那些可怜的老三趾鸥，逼迫它们把上顿吃进去的东西吐出来，供自己享用。中午时分，海里已经到处都是鲸类，我们开始误以为是瓶鼻鲸，就放下两条小船，但后来发现不过是小脊鳍鲸，这些东西不但没用，还非常有劲，可以浪费掉我们所有的捕鲸绳，小船即被召回。船长打到了一只水手长鸟。看到很多绒鸭，还有好几条剑鱼，其中一条正绕着“日蚀”号追一头脊鳍鲸，吓得这可怜的家伙一下子从水里跃出来，闹得喧嚣一片。卡纳40英尺开外就准确击中一头小脊鳍鲸，这小家伙急忙逃走，去告诉妈妈这些人都对它干了些什么。从扬马延岛到冰岛之间的海域或许可以叫做羽毛海，到处漂满了羽毛。瓶鼻鲸之旅真是一场狂欢。

（插图：“平静海面上鲸鱼群中的‘希望’号”）

晚上11点被船长叫起来，那令人目瞪口呆的场面，这辈子也不能指望再看到第二次。海面上密密麻麻布满了驼背鲸，本是个很稀奇的品种，可现在你扔块饼干都恨不得能打到200头。放眼望去，整个海面全都是喷出的水雾和舞动的大尾巴。有些在船头的斜桅杆下喷水，喷得满船楼都是水，把我们的纽芬兰人给乐坏了。它们体长大约60~80英尺，脑袋长得尤其不同寻常，下巴下面长着一个囊，跟蟾蜍一样。每头驼背鲸能产大约3吨劣质油脂，而且非常难以捕获，因此一般没人干这种傻事。我们派下去一条小船，用一只老旧的鱼叉射中一只，那家伙打着水花、虚张声势地逃跑了。它们与脊鳍鲸的主要差别就在于鳍下和尾巴下都是白色的，有一些在喷水时还会发出一种奇特的叫声，人们几英里之外就能听见。[①]

（插图：“扬马延岛南面的驼背鲸群”）

8月5日　星期四

今天什么都没见到。傍晚时强风骤起，几乎都把我们颠糊涂了。我们猜“日蚀”号已经返航了。向西南方向前进。

---

① 在“希望”号正式的航海日志上，柯南·道尔仅做了如下几行简单描述：“遇到了数量极大的驼背鲸，在捕鲸船周围，甚至就在船头的斜桅杆下面，觅食和喷水的驼背鲸不下几百头。没有任何商业价值。”（鲁波克，《北极捕鲸船》，第409页。）而对比他个人的日记来看，已经可以看出一位作家的影子了。

8月6日　星期五

就此放弃，打道回府，掉转船头驶往东南偏东的设得兰。风很小，雨从雾中洒下来，让人彻底崩溃的鬼天气。一想到只捕了这么点东西回家，大家心里都够沮丧的，但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已经洗劫了整个海域，把所有能捕的都捕到了，但今年的情况实在是太糟，去年的严冬使格陵兰浮冰范围大大向东延伸，形成的障碍把鲸鱼觅食区与外界隔得严严实实。据我统计，我们这次总共的收获包括：

2 头格陵兰鲸

2400 只幼海豹

1200 只成年海豹

5 只北极熊

2 头独角鲸

12 只冠海豹

3 只冰鼠

1 只冰岛猎鹰

2 只地海豹

2 只王绒鸭

2 只绒鸭

1 只水手长鸟

7 只罗赤鸟

23 只潜鸟

1 只市长鸟

8 只雪鸟

3 只三趾鸥

（插图："桑普森和驼背鲸"）

8月7日　星期六

蒸汽机和帆力并用，我们在浓雾中摸索着回家，从船舷几乎都看不到水面。将烟囱旁的两只小船收进来。我们已经好几天没确定位置了，再加上为了这些瓶鼻鲸一直拐来拐去的，最后位置就变得更加不确定了。我们开足马力在北海的雾中狂奔，甚至都搞不清前面是冰岛还是法罗群岛，确实有点冒失。看

到几只海雀和其他一些陆地鸟类。

8月8日　星期天

虽说几乎整天在下雨，但天还是放亮了一些。前一天晚上放了一整晚的鲭鱼线一无所获。大约早8点的时候见到了陆地，最后确认那是法罗群岛的北部。还算不错，多亏我们不是晚上到的。我们在午夜时见到一艘驶向北方的纵帆船，很可能是从丹麦开往冰岛的。我们忙着在船上晾晒捕鲸绳。

8月9日　星期一

天清气朗，蓝天艳阳，强劲的东北风鼓起每片船帆送我们快快回家。青绿色的波浪在船头跃动，泛起的泡沫哗哗作响。鲭鱼也都不见了。整艘船上都晒满了捕鲸绳。预计会在今晚晚些时候抵达陆地。见到一只塘鹅和一只斯蒂恩鸟，还有一些欢闹的海燕，这里三趾鸥的个头要比北面的小得多。船员们无不期盼着天际线上陆地的影子。

8月10日　星期二

早8点起床的时候，在船头右侧西南偏西的方向已经现出了陆地。强风之中我们的老“希望”号正遇顶头浪，让我现在记日志的笔也无法着力。岸边的绿草郁郁青青，清爽宜人，对我这种在海上漂了差不多6个月的人来说无比诱惑，但那些房子看着着实令人倒胃口。我恨透了这里男人们嘴里那俗不可耐的小曲，恨不得即刻就返回那浮冰之间。

> “无人之境，心不孤寂，
> 海之深处，涛声华美！”[①]

经过小岛礁上的灯塔便是勒威克，但我们并未入港，只想尽早赶回彼得黑德，我的信件、报纸和所有其他的都在那里。灯塔上有一个女孩在挥舞手帕，引得我们全船人冲上甲板一睹芳容，这可是我们半年里见过的第一个女人啊。我们船上的设得兰海员分乘4条小船上岸，入海时向大船三声欢呼算是告别，当然小船上还会留人以便带船返回。从灯塔守望者那里拿到了上周的《苏格兰人》周报，得知了阿富汗

---

① “无人之境，心不孤寂，/海之深处，涛声华美！”出自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于1812—1818年出版。但柯南·道尔作为随船医生在前往西非的另一次海上之行中，由于当时的心态不同，引用了该诗的下面一节：“拜伦说‘向前滚动，深邃深蓝的大海’，这里的大海更深更蓝。我对海洋没有崇拜，它似乎对我也没有。如果你细想想，大海不过是无穷无尽的两个氢和一个氧，中间悬着盐。”

惨败，好可怕的消息。[①] 还有，“维克多”号获得了150吨劣质油脂。[②]4条小船回归大船之后，便向彼得黑德全速驶去。经过菲特富尔角，山姆伯格灯塔[③]在船尾如星星般闪烁着渐渐隐去。看样子，捕鲱鱼的情况还不错。见到了一只巨大的逆戟鲸。

8月11日　星期三

死一般宁静，太阳亮得可怕。下午4点看到了拉特雷[④]。海面上黑压压一片的渔船。回家喽！领航船下午6点下水，我们在早晨4点高潮位入港停泊。我们周围是成百上千捕鲱鱼的渔船。[⑤] 船员们都换上了上岸穿的衣服。好了，我本次“希望”号上的航海日志到此结束，无论宁静与风暴，无论成功与失败，每一天，我都虔诚地记录下我的感受和任何新奇之事，并尽最大努力把我看到的场景画下来。

“希望”号日志就此结束。

---

① “可怕的毫无征兆的灾难降临在阿富汗的英军身上，”1880年7月29日《苏格兰人》报纸是这样开始叙述的，该文章标题为“阿富汗灾难/巴伦斯旅惨败/坎大哈撤退”。一支约3000人的英军队伍在迈旺德之战中几乎全军覆没，这对柯南·道尔产生了持久影响。他在6年后创作的《血字的研究》就是以1881年为故事背景的，而故事的讲述者则为前军医约翰·H.华生医生：

“我立刻被派到诺森伯兰第五燧发枪手团当随军医生助手。队伍当时驻扎在印度，我还没来得及赶上队伍，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就已经爆发了。我在孟买上岸时队伍已经深入敌国，我便随同其他许多和我一样情况的军官一同追了下去……”

“战斗给许多人带去了荣誉和升迁，但对我来说则只是不幸和灾难。我被调到伯克希尔团后，参加了残酷的迈旺德战役。战斗中给我被阿富汗滑膛枪子弹击中肩膀，骨头被打碎，并刮伤锁骨下的动脉。要不是我忠勇的勤务兵莫里拼命把我推到马背上，让我平安回到英军阵地的话，我肯定就落到嘎吉斯人手里了。”

回到国内的华生，前途未卜，希望能与人合租房子，他被介绍给这样一个人：“想法有点怪怪的——是某些科学的狂热分子。”

“你好！”他在圣巴塞洛缪医院实验室遇到的那个人说，“听说，你一直在阿富汗？”这个人便是福尔摩斯，他与华生之间的友情开始给柯南·道尔带去文学上的盛誉和财富。

② 第二年，“希望”号的收获要比“维克多”号好得多。根据鲁波克《北极捕鲸船》第410页的记述，1881年“希望”号捕到9头露脊鲸、4头瓶鼻鲸、5000只海豹、13只北极熊和2只北极狐，而根据巴肯的《彼得黑德捕鲸业》第32页记载，“维克多”号迷失在了北极浮冰之中。

③ 一座1821年建造的灯塔，位于设得兰主岛最南端，是该地区最古老的灯塔。

④ 阿伯丁郡海岸上的一个海岬，标识着“希望”号返回到苏格兰本土，此时距彼得黑德已不足10英里了。

⑤ 这是彼得黑德另一项重要产业——鲱鱼捕捞创纪录的一年。从7月中旬到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有超过700艘船参与捕捞鲱鱼，岸上大约有50处加工点。这一年捕到的鲱鱼量是前一年的两倍还多。

我们的插图

鲜肉[①]

共济会旗帜

拉姆那岛礁群

一艘彼得黑德捕鲸船

捕海豹服

松散浮冰中的“希望”号

海豹一家

海豹刀

北极熊脚印

海豹群中的小船

海豹俱乐部

捕猎幼海豹素描

米尔恩的葬礼

我们的鹰

海上周六夜

一幅快照

我们晚上的体育运动

全部出动

捕鲸海域图

折射的效果

100 码外的 5 只海豹

第二卷

成年海豹

剥取海豹油脂

① 这些插图，以及柯南·道尔此处未列出的，除第一幅（“鲜肉”）外，全部可以在他的日记中找到。下一幅（“共济会旗帜”）出现在3月7日的日记中，按照手稿的情况，似乎看不出来“鲜肉”还能在日记中更早的什么地方出现，而根据列表来看，如果说是描写鲸或海豹，又远没到那个时候。或者是个前面的插页，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又被他小心地撕去了。

这不是卖，简直就是白给

推动“暴徒”号

鱼叉枪

大风中斯匹茨卑尔根附近的“希望”号

我们未射杀的熊

格陵兰剑鱼

潜鸟（海雀）

剑鱼追逐海豹

一次捕获

约翰·托马斯和他的朋友

拖独角鲸返回

偷我们罗赤鸟的北极海燕

第三卷

“日蚀”号的猎物

我们的熊

北极熊与吞吃鲨鱼的独角鲸

追逐两头鲸鱼的小船

我们捕到的第一头鲸鱼

巴肯船

剥取鲸鱼油脂　　（J. 格雷船长）

（同上）　　（大卫·格雷船长）

向潜鸟胡乱射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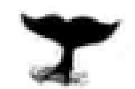
自然的雪房子

瓶鼻鲸

鲸鱼群中间的“希望”号

驼背鲸

桑普森和鲸鱼



“希望”号捕猎表（续）

7月	1日	独角鲸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1只冰鼠、7只潜鸟、一只罗赤鸟、1只三趾欧、2只雪鸟
	7日	
	8日	1头格陵兰鲸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 日	
	29 日	
	30 日	
	31 日	2 只冠海豹
8 月	1 日	
	2 日	
	3 日	
	4 日	1 只水手长鸟
	5 日	2 只绒鸭

我自己的捕猎表

幼海豹和幼冠海豹 xxxxxxxxx. xxxxxxxxxxx xxxxx

xxxxx. xxxxxxxx

成年海豹 xxxxxxxxxx. xxxxxxxxxx. xxxxxxxxx

冠海豹 xxx

潜鸟 xxxxxxxxxx.

罗赤鸟 xxx

北极海燕 x

雪鸟 xx

三趾欧 xxxx

冰鼠 xx



爱丁堡外科医生博物馆提供



可以合法杀人啦

柯南·道尔遗产管理公司提供

“那绝对是掌声雷动”
——柯南·道尔再述北极



六个月结束，我们又停歇，
　小伙子们全都上了岸；
震耳的音乐和漂亮姑娘，
　让那酒肆喧闹疯狂！

为格陵兰海岸干杯，
　那是我们心头的最爱；
越过茫茫大海彻骨寒，捕鲸场就在海那边，
　明年我们再驱船。

“驶向格陵兰”（传统船歌）

柯南·道尔对船上生活如此适应，对工作更是得心应手，格雷船长主动提出以两倍报酬请他在1881年的捕鲸季再次担任随船医生并兼任鱼叉手。“我一辈子都没这么快活过。”柯南·道尔在谈到“希望”号时说，但他还是选择留在了爱丁堡，于1881年5月拿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学位——医学学士学位和外科学硕士学位。要成为一名羽翼丰满的医学博士还要等到1885年博士论文完成的时候，但此时他至少有了行医资格。他戴上学士帽，穿上长袍，像模像样地照了一张毕业照，同时还画了一幅自己兴高采烈挥舞文凭的素描，并在下面写上“可以合法杀人啦”。22岁的他，带着一点懵懂和迷茫进入了这个社会，但有一点他很清楚，就是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养家。

“一个20岁刚出头的男人是没人把他真正当医生看的，”柯南·道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需要不断学

习，“尽管我看着老成，但显然我还得学习好多东西才行。”毕业后的几个月里，他对自己今后干什么有好多想法，包括在皇家海军里当一名军医。他还曾在另外一次海上之旅中担任过随船医生，那是 1881 年 10 月至 1882 年 1 月从利物浦到西非往返的“马永巴”号客轮上。“这样我可以多见识见识这个世界，”他写道，“同时也能赚点钱。如果我打算自己开业行医的话，急需一笔钱。”但到旅程结束时，他放弃了继续干这种工作的念头。“我总算安然无恙地回来了，”他在给家里简短的信中说，“我经历了非洲瘟疫、鲨鱼口中逃生和最后‘马永巴’号在马德里和英格兰之间发生的大火，以至于我们曾一度打算弃大船登小艇逃往里斯本。”

他曾希望在大城市的医院里谋个外科医生职位，最好就在伦敦，但竞争非常之激烈，使他转而决定投奔卓尔不群又审慎有度的爱丁堡校友乔治·巴德博士。巴德声称，他在普利茅斯有一个年赚 3000 英镑的诊所，作为助手，柯南·道尔很快就发现巴德此说绝非虚言——但也发现这样丰厚的利润是建立在牺牲医疗道德代价之上的。这一组合仅延续了 6 周，终结于巴德的欺诈行为，柯南·道尔决意另谋生路，在朴茨茅斯开办自己的诊所。他虽年纪尚轻，未经世事，在朴茨茅斯无亲无友，但那里毕竟算是英吉利海峡边上最大的城市了。他于 1882 年 6 月乘船前往该市，在南海的居民区租下一座房子开办了一家外科诊所，吃住都在里面。“我明天就要搬家了，榆树街布什山庄 1 号。”他对妈妈说。“除了留出 5 镑用来租房子，我手里还有几个先令的活命钱。”对于自己当时的窘境，他不失幽默地给在爱丁堡他们家的朋友夏洛特·德拉蒙德夫人这样描述道：

> 我租到了中心得不能再中心的房子，下决心要破釜沉舟大干一场。我花了 3 镑为诊疗室添置了家具，还有一张床、一罐子咸牛肉和两块写着我名字的黄铜大牌子。就这样，我坐在床上连着吃了 6 天咸牛肉，直到最后来了一位接种的客人。我需要到伦敦花 2 先令 6 便士买疫苗，而这女人撑死了就能拿出 1 先令 6 便士来。要都是这种病人的话，只能逼着我卖家具了……我还要在刷地板、擦鞋油和其他各种杂活之间的空当忙着给报纸写稿子——偶尔抬起头，透过百叶窗帘，看看外面是否有人在看我的牌子。

他深居简出，一度几至食不果腹：“我几乎每晚都要等到半夜才到门外擦拭我的两个铜牌子，就是怕被人撞见。”他对妈妈说。“现在还没有汽灯，但有蜡烛。”他决意成功，行医的微薄收入不足糊口，便想方设法通过写作赚点钱。

不久，他收到了几批从家里寄来的书和个人物品，这些都被他用来装饰诊室。“刚刚拆开箱子，这辈子都没这么惊讶过。”他告诉妈妈。“你要是现在能看到我的诊室，你也会大吃一惊的。这里看起来棒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柯南 · 道尔站在他在南海布什山庄 1 号房子的外面。(窗户里面站着的是雇员和自己的弟弟伊恩斯。) 柯南 · 道尔从 1882 年 6 月至 1890 年末一直在此行医谋生，并于 1886 年创作了第一部《夏洛克 · 福尔摩斯》作品。(柯南 · 道尔遗产管理公司提供)

极了，你干了件大好事，这些北极来的东西尤其有用。”这些都是他从“希望”号上得来的战利品，在他 1880 年 7 月 1 日至 2 日的日记上列出的那些东西。在英格兰南部，他大概是唯一在诊室里摆着冠海豹骨骼的医生了，而在他边等病人边创作的过程中，诊室里这些来自北极的物件也为他源源不断地带来灵感。他在创作之初曾被泼过冷水——“虽然我孵出过许多文学的鸡雏已到处乱跑，但还没一个立业成家的”——但事实证明，他的海上生活和经验为他最初的成功起了关键作用。

1882 年下半年，他的第一部作品《“北极星”号船长》横空出世，这是发生在北极海域一艘船上的鬼故事。对于如此年轻的他来说，已是了不起的成就。他在 1883 年 1 月写给德拉蒙德夫人的信中说：“文学近来对我青睐有加，我在《圣殿酒吧》1 月号上发表了《‘北极星’号船长》，一个鬼故事，想听听您的意见。他们给我寄来了 10 个几尼和一本样刊，看来他们还是喜欢的。”小说的成功也促使他以非小说的形式描写北极主题。“我正为《每日电讯》写一篇捕猎海豹的文章，如果成功，还会写捕鲸的。”他告诉妈妈。大海主题似乎止步于此了，但他在接下来的小说创作中又开始回归大海，不过这次更多灵

感则来自于他前往西非的第二次海上之旅。“我已经把我写的《哈巴库克·杰弗森的证词》寄给了《谷山》杂志，希望好运吧！”他在1883年6月15日给妈妈的信中写道，那也是他到朴茨茅斯的一年之后。不出所料，这个以1872年在东大西洋被神秘抛弃的“玛丽·西莱斯特”号为灵感创作的小说由英国最前卫的文学杂志《谷山》刊发，而且还是由柯南·道尔的偶像詹姆斯·佩恩亲自编辑的。

小说的出版使他开始踏足伦敦的文学圈子，并参加了《谷山》当年秋天在格林威治一家著名酒馆为杂志作者举办的正式晚宴，而这个酒馆的名字是再恰当不过了，叫“船”。“我还记得，我当时是带着一种何样的崇敬走近詹姆斯·佩恩的，他对我来说就是走进神圣殿堂的守护神，”柯南·道尔在《回忆与冒险》中写道——而且“在回来的路上感觉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回家之后他立即又写下了同样的感受：“每个人都散发着无穷魅力，大家相处极为融洽。周围的人们都是那么伟大和光彩夺目，唯有我渺小而又可怜。”这次聚会使他产生了要永远和这些了不起的人物在一起的强烈愿望，他很快宣布：“我要在今年冬天，在‘文学与科学协会’做一次演讲，主题就是关于‘美国的幽默大师’，但我还没最后下定决心。”

柯南·道尔生活在朴茨茅斯8年半的时间里，这座城市为他提供了许多机遇，尤以“文学与科学协会”对他意义不凡。他不但在这里被城里的知识界所认同，更开阔了视野，结交了各行各业的朋友，也为自己的诊所带来了更多生意。他的一位新朋友就是这个协会的主席，退役的少将阿尔弗雷德·德雷森，也是被柯南·道尔奉为哥白尼一般的业余天文学家。德雷森对这个年轻人在心灵研究方面的兴趣亦是大加鼓励，那也正是他日后生活中最重要的使命。“这个协会给我留下了许许多多愉快而又好笑的回忆。”柯南·道尔在《回忆与冒险》中记述道：

> 在漫长的冬季里，我们用每周写就的文章和热烈的讨论来让这座古老城市中那神圣之火燃烧不熄。正是在那里，我学会了如何去面对观众，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课。我本性焦虑、畏怯、不够自信。人们跟我说，在大家讨论时，我在发表观点之前总会发出明确的信号，就是我们坐的那个长凳会随着我激动的情绪不断晃动。可一旦站起身来，我就能掩饰住心中的惶恐，大声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能很好掂量要说出的话。

但他最后决定，在1883年12月4日的首秀中，放弃“美国幽默大师”的演讲主题，而是选择做一次关于个人经历的演讲，该演讲后来亦被收录到《回忆与冒险》中：

> 我共做了3个演讲，一个是关于北极海的，一个是关于托马斯·卡莱尔的，还有一个是关于爱德华·吉本的。第一个演讲非常名不副实地为我戴上了运动家的光环，因为我从当地一名剥制师那

儿借来了他所有能和北极圈挂上边的鸟兽，我把这些标本堆在演讲台上，观众还以为全都是我亲手打来的呢，无不向我投来崇敬的目光。当然，第二天早晨，这些东西又全都物归原主，送回到剥制师那里。

“这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他告诉德拉蒙德夫人说。她特地给他寄来了适合这个场合的衣服，好让他在观众面前显得更加大方得体。他试穿之后极为欣喜，“这衬衫实在让我太满意了，觉得要是不立刻回信告诉你，我就是个浑蛋。”他在演讲一两天之前给她的信中这样说：

> 但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写信常常不够守时，尤其在过去一周多的时间里，忙得不可开交。那衣服堪称大师之作，再配上我得到的奖品——一把黑檀饰银的拐杖，我看起来够酷的——简直就是个花花公子——这是个美国词，专指打扮花哨的纨绔子弟。现在，我的演讲已准备好，希望一切顺利吧。能在这个圈里闹出点知名度对我来说还是大有好处的。我现在有一大堆单身朋友，早已摩拳擦掌，准备为我拍掌叫好啦。

他“北极海”演讲的主旨就是寻求如何到达北极，以及他所认为的正确方法。在“朴茨茅斯文学与科学协会”1883年的记录簿上，有三篇关于他12月4日在便士街礼堂演讲的报道，其中8日出版的《汉普郡电讯》记述最为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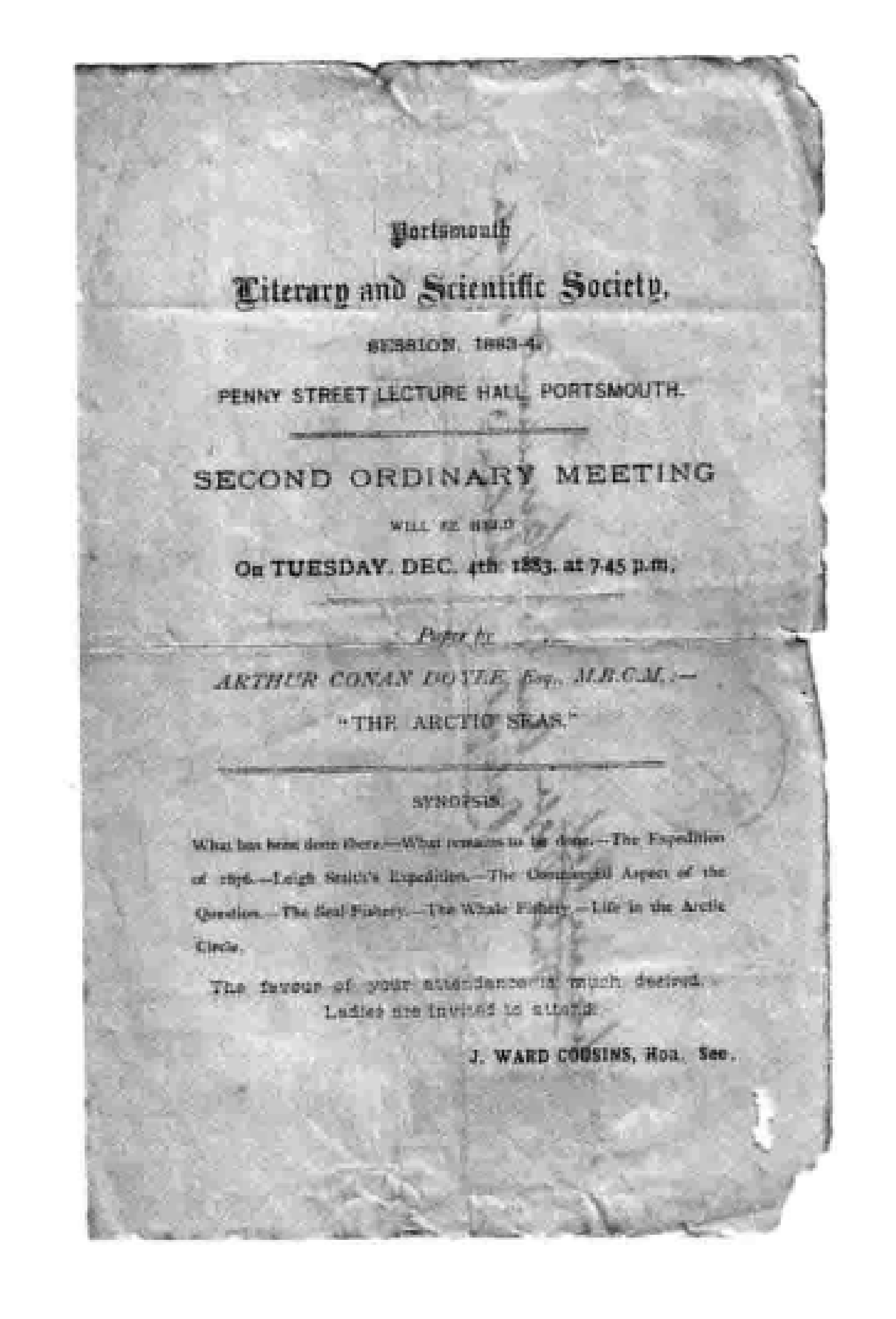
“北极海”

> 亚瑟·柯南·道尔医生以上面为题进行了一次演讲。他在一开始就提出，尽管我们在本世纪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对今后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来说依然任重道远。围绕北极250万平方英里的地域尚未留下人类的足迹，而遥远神秘的南极大陆则被包裹在坚冰之下。从西藏的高原到澳大利亚内陆的沙石平原，从非洲的大湖到中美洲的大草原，地图上还有许多空白的地方向我们人类的科学和探险精神发出挑战。但渐渐的，随着岁月流逝，那些不被认知的地域开始被人类涉足，有时是通过商业和文明的缓慢步伐，有时是被冒险的旅行者如陨石般偶然踏过。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会将那些未解的自然之谜留待后人，就如同先人留给我们的那些，然后随着设备和方法的不断进步而得到解决。在人类漫长的旅行和发现记录中，还不曾有什么能够超越探索北极给人们带来的浓厚兴趣。过去200年间人类为认知北极铤而走险，即便最平庸的人也会在心中对北极生出无数的幻想。但这远非一个让人愉悦的故事。一次次被毁灭的希望，一次次被挫败的努力，

还有撞毁的船只、饥饿、坏血病、一无所有，以及在遥远的暮光之地那孤独的坟冢。当然，这里也有让我们振奋的一面。君不见，在我们的故事中，更有那战无不胜的勇气、了不起的自我克制和无私的奉献——人性中最为崇高、神圣之精神？一代代的人们，前仆后继，蔚为壮观。他们为了共同的希冀不惜牺牲自我独特的人格，为了科学的真谛敢于轻松面对死神的威胁，这无疑会引领人们走上更高远的精神领地，也是那些悲观主义者无法相信和理解的。道尔先生在基于个人经历对北极海域一番描述之后，接着讲述伊丽莎白时代老船长们所进行的北极探险之旅，依照年代顺序历数戴维斯、巴芬、哈德逊、巴里以及其他人们的努力与成就，并对其中的精彩之处着墨细述。在谈到1875年那次英国的北极之旅时，他说，我们这一代英国水手不仅超越了欧洲大陆那些横跨大西洋的强悍对手，也超越了先辈们所能到达的地理极限。在这个被有些人称为"堕落的时代"，我们的水手显示出了和先辈同样的勇气，即便那些最为根深蒂固的老古董也无法忽视这不可否认的纬度数据。文明人已经在近年来到了离北极399.5英里的地方，那他能否最后到达北极点呢？他对此毫不怀疑，剩下的问题就是余下的那390英里航程是否和曾经驶过的海域同样阴郁荒芜。他认为并非如此，而是认为当经过某一纬度之后，在向北极靠近的过程中气温会变得越来越好。他知道这种观点被许多关于北极的权威机构所不屑，但同时也被一些一辈子在北极海域捕鲸的船长们所认同，而他坚持这种观点的原因之一是莫顿①的说法。莫顿亲眼见到过那里开放的海面，那海面被冰包围，大小会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有时缩小有时扩大。所有海冰全都向南漂流，因此在中间一定有个无冰区。还有，由于地球并非一个标准的球体，而是在两极处稍扁，那么两极地区离地球中心的距离就要比我们离地心近。离地球中心越近——比如煤矿的矿井或其他地方——温度就会越高，结果就是，最靠近极地的环形区域就会接受更多从地球内部所传导出来的热量，抵消了上面热量的损失。在讲述了与北极相关的捕鲸和其他一系列有趣的事情后，道尔医生问大家，最初的这些想法是否正确，以及人们是否按照最可能成功的方式进行过认真尝试？这自然很难说，但北极海冰全都向南漂流亦是事实。如果研究一下这些海域的地理，最让人们感到惊讶的就是史密斯海峡和肯尼迪海峡是进入北极海域最糟糕的海上通道。但人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狭窄水道而不去选择格陵兰与斯匹茨卑尔根之间宽阔的水域呢？那里有足够的空间供浮冰流动起来。如果遇到了严冬，夏天又低温的话，他承认，几乎不会有什么成功的机会，但如果遇到了相反的天气，他认为那肯定是一个更好的路线。如果政府打算探访北极点，那他们并不需要做多么繁杂的准备，而应该从我们国家众多可胜任的巡洋舰中

① 威廉·莫顿于1850年和1853年两度参与由亨利·格林内尔资助的搜救富兰克林船的行动，并出版了《凯恩博士的北极之旅：1857年格林内尔第二次远航》（第二次格林内尔远航由伊利沙·肯特·凯恩率船。）



Portsmouth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

SESSION, 1883-4.

PENNY STREET LECTURE HALL, PORTSMOUTH.

SECOND ORDINARY MEETING

WILL BE HELD

On TUESDAY, DEC. 4th 1883, at 7·45 p.m.

Paper by

ARTHUR CONAN DOYLE, Esq., M.B.C.M.:—

"THE ARCTIC SEAS."

SYNOPSIS.

What has been done there.—What remains to be done.—The Expedition of 1876.—Leigh Smith's Expedition.—The Commercial Aspect of the Question.—The Seal Fishery.—The Whale Fishery.—Life in the Arctic Circ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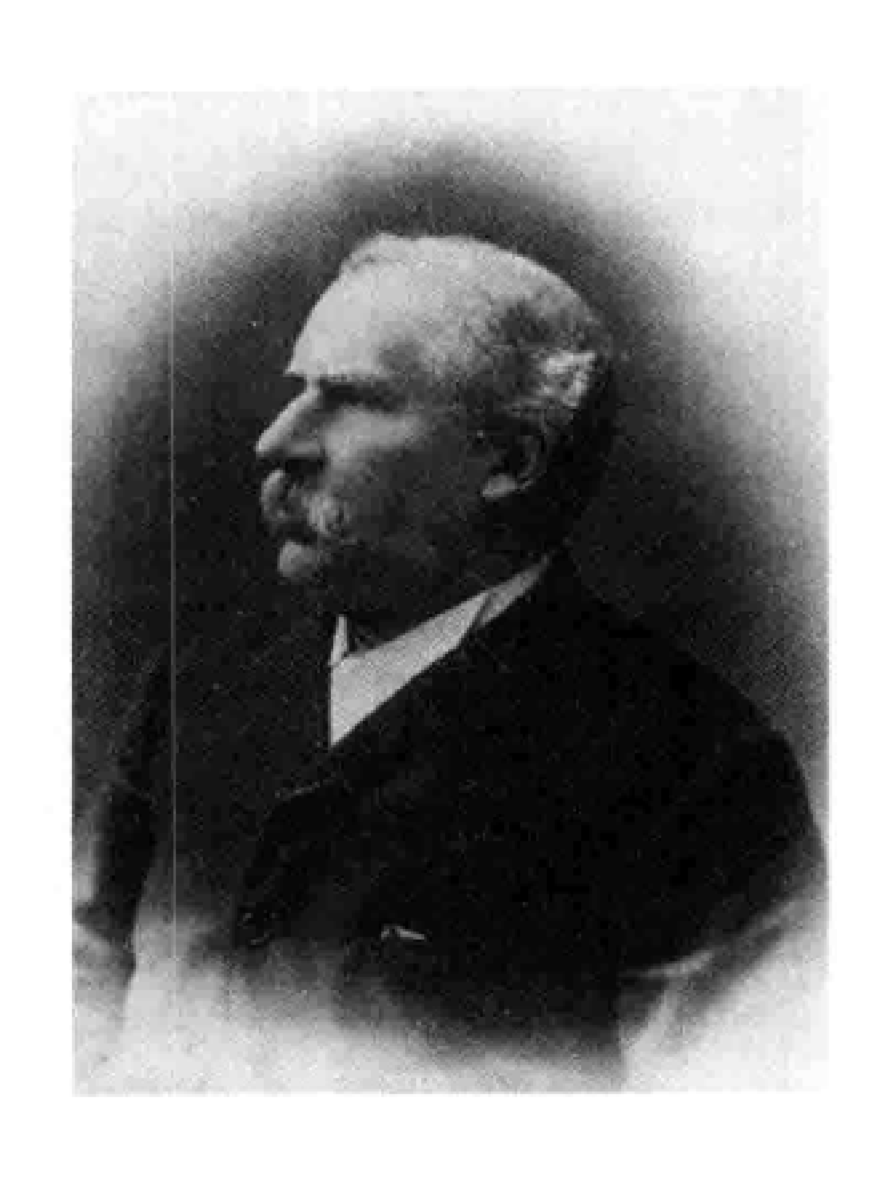
The favour of your attendance is much desired.
Ladies are invited to attend.

J. WARD COUSINS, Hon. Sec.

"这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份演讲通知上面提纲挈领地列举了柯南·道尔的演讲内容，"在那做了什么——还有哪些要做的——1876年远航——雷·史密斯远航——这个问题的商业性——捕猎海豹——捕鲸——北极圈里的生活。"右图所示的是柯南·道尔本人保留的一份演讲通知。(由柯南·道尔遗产管理公司提供)

选出一艘，再花半薪雇上几个勇猛的水手。让这艘船每年都去尝试一次，大概在6月中旬出发，到达冰障之后，要沿着冰障观察寻找，而不是随便找个机会就往里钻。或许这艘船会在两个月之后无功而返，那第二年就派他们再去，迟早会遇到一个温暖的季节，当猛烈的北风将冰障吹出裂隙的时候，机会就来了。只要能找到一个缺口，只消两天时间，蒸汽船就能直抵北极点。他觉得政府应该为到达北极者准备至少3万英镑的酬劳[①]，或许有人会问到达那个点到底有什么用，他认为这种问题本身就非常狭隘，因为这种努力和探索能够提振人们的精神，增强一个民族的自豪感。经济学家和功利主义者自可由他们说去，但他知道，当那天到来的时候（他也坚信如此），当他们热爱的旗帜在地球最北端的上空飘起时，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洋溢着自豪与欢乐。

① "政府拿出的5000英镑酬金对捕鲸船来说没什么吸引力，"他说，按照12月7日《汉普郡邮报》的报道，"捕到的每头鲸价值都在1000英镑。他觉得酬金应该增加到30 000英镑。"



退役的少将阿尔弗雷德·德雷森
（由摩根家族历史博客提供）

主席[①]向演讲人表示了感谢，并说让他感受最深的，就是道尔医生提出的会有一个通往北极点的通路，他本人也常常这么想。但关于两极离地球中心更近而会变得更热的说法他并不认同，因为有些理论家所提出的地球内部越来越热的说法本身就是个悬而未决的论题。他还向演讲人询问人们是否充分利用过悬空气球，他觉得通过这些气球可以找到更好的路线，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乱撞。另一个有趣问题则是如果发现了北极点到底可以用来干什么，但怎么说呢，在人们真正发现之前，谁能说出到底会有什么用呢。（好，好！）他相信迟早都会找到北极点，尤其演讲人提出了每年都要派船探索的实际建议。——荣誉秘书[②]也对此表示支持，他说没多少人相信人类曾赴北极探险的次数，但他相信人类寻找西北通道的尝试大概有二三百次之多，而其中真正探寻北极点的次数要远远少于商业目的远航。他非常认同协会主席的观点，认为这些探索活动为人类带来了巨大好处。（好！）知识就是力量，在众多科学门类中，生理科学尤其受益于这些探索和发现。至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得到了证实，那就是，我们完全用不着喝酒就能够抵御住北极的严寒，（好！好！）这也足以让戒酒者再也找不到喝酒的借口。人们尊敬的科尔伯恩博士说，他相信人们已在北极高纬度地

① 阿尔弗雷德·德雷森少将。
② J. 沃德·卡金斯

区发现了煤田，就是说在地球的历史进程中，那里肯定有过非常适合植物生长的温度。关于格陵兰岛原居民的起源问题也被提了出来。是某个土著民族留下的后裔？——接下来，道尔医生分别作答，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人们在格陵兰岛和斯匹茨卑尔根岛都发现了煤田，也找到了曾经有过很高温度的证据，但就目前的研究程度来看，还不足以得出非常细致和明确的结论。关于居民起源，他说他相信科学研究的一个共识，就是几千年前，整个欧洲都生活着一个叫爱斯基摩人的民族，但后来渐渐被更高的文明所排挤和湮没。至于说利用悬空气球进行观测，他认为是个绝妙的注意。[①]（好，好！）——大家就此散了。

"演讲终于结束了——Gott sei dank！（德语——谢天谢地！译者注）简直成功得一塌糊涂。"他在给妈妈的信中写道，"那种场面连做梦都不敢想。从开口到闭嘴，现场观众（十分的拥挤[②]）的情绪无不被我牢牢牵动着，他们的欢呼有时都让我没法讲下去，最后讲完的时候更是发了疯似的鼓掌。人们不约而同地表示感谢，演讲人一个接一个地站起身，评价说这是他们听过的'最棒的演讲''最有水平的演讲'和'最有文采的演讲'。那绝对是掌声雷动。"

这次演讲成为柯南·道尔在南海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让他重拾了信心和职业理想。接下来，在下个月出版的《哈巴库克·杰弗森的证词》又成为了他事业发展的重要一跃。尽管按照《谷山》的传统这篇作品并未署名，但那 29 个几尼的稿费则让他欢欣鼓舞。这个故事得到了广泛关注，一度被有些评论家认为是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作品，甚至有些评论家把它与埃德加·爱伦·坡的《阿瑟·戈登·皮姆的故事》相比。"好日子就要来了，"他对妈妈信心满满地说，"我们获得了所有人的赞誉、尊重和爱戴，就我所知，我们还没有敌人，我们注定会成功。"

在他迄今为止最为著名的两个故事中——《"北极星"号船长》和《哈巴库克·杰弗森的证词》——柯南·道尔将自己的海上经历与爱伦·坡讲故事的技巧进行了有机结合。从那时起，夏洛克·福尔摩斯的问世也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四年之后，依旧穿梭于医道与文学间的他，开始创作一个叫做《血字的研究》的侦探故事，而故事中塑造的两位主人公也即将成为不朽的人物：华生医生和夏洛克·福尔摩斯。

---

① 实际上，他此处讲了一个深得大家欢心的笑话，12 月 5 日的《朴茨茅斯时报》说："他百分之百支持利用气球的主意，并相信，如果一个人真的乘坐气球飘过北极，那就在另一边用船把他接住。但他建议这样的探险家一定得买人寿保险。（笑。）"这个笑话讲的非常契合，因为他为多挣点钱，当时还在格瑞萨姆人寿保险公司当身体检查医生，甚至有时候给他们抄广告。《亚瑟·柯南·道尔：书信人生》第 199~202 页。

② 根据已故的杰弗里·斯塔弗特所著《南海研究：亚瑟·柯南·道尔博士未被人知的生活》（朴茨茅斯：Milestone Publications，1987）第 45 页记载，当时男男女女总共有 250 人之多。

但他最初两部以福尔摩斯为主要人物的短篇并未在读者中产生太大影响，柯南·道尔不论作为一名作家还是一名外科医生，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此时已结了婚，有一个小家庭需要他照顾，接下来开始创作他众多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四签名》和《白色纵队》。

之后在 1891 年，柯南·道尔经过在维也纳和巴黎的短暂学习之后，重回伦敦从事眼科。此时的他依然抱有医学理想，但在专业领域苦读并希望成为一名医学专家的同时，仍旧笔耕不辍，坚持小说创作。他决定再给夏洛克·福尔摩斯一次机会，而这次是以小故事的形式。《岸边杂志》在 7 月号和 8 月号发表了他的两个故事之后，文学界一片惊呼，声名鹊起之间，他决定彻底弃医从文。尽管已经建立了新的创作方向，但北极依然时不时萦绕在他的心头。“那里是怎样一种气候啊！”一个采访这颗文学新星的记者兴奋地听他说着。“我们在这里根本无法理解，我说的不是它的冷——而是那种纯净。我相信在未来，那里会成为全世界的疗养院。与人间烟火远隔数千英里，那里有着世界上最好的空气，孱弱多病之人如果在别处找不到他们需要的空气，就可以到那里去，在北极那让人心旷神怡、充满活力的空气中恢复、重生。”

与日俱增的知名度让柯南·道尔有了更好向公众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1892 年 7 月《闲人》杂志发表了他的《北极之诱惑》，延续了他曾经的演讲内容，向朴茨茅斯文学与科学协会提出了一个如何到达北极的方法，挪威探险家维加穆尔·斯蒂文森对此表示非常钦佩，两人一生的深厚友情也从此奠定。“柯南·道尔不仅仅是一个更为坚强的华生和一个更为仁慈的福尔摩斯，他还是一个更为温文尔雅的奈杰尔爵士，杂糅了自己笔下众人物的高贵人格。”斯蒂文森在 1922 年 5 月 3 日出版的《新视线》杂志上撰文说。“亲爱的斯蒂文森，”柯南·道尔 1920 年在澳大利亚宣传唯心论的巡讲结束时写道，“我们的使命有多么奇特！你每天琢磨的是驯鹿，而我关注的是离开身体的灵魂，而两者又同为一个统一体的组成部分。”虽然斯蒂文森在《新视线》杂志那篇文章中表达了与柯南·道尔的共鸣，但是否也持有同样的唯心论观点尚不明确；还有，两人都清楚对方是笃定的、大无畏的未知领域探索者。

五年之后，他在 1897 年 1 月的《岸边杂志》上发表了描写自己个人经历的文章《格陵兰捕鲸船上的生活》。他在文中讲述了与船上管理员杰克·兰姆的拳击以及兰姆告诉大副科林·麦克利恩说，柯南·道尔是“希望”号上有史以来最棒的外科医生，因为他把自己打了个乌眼青。他的这篇文章在英语世界里被广为转载，并在 1924 年修改后作为一章纳入到他的自传《回忆与冒险》中。《彼得黑德哨兵报》不无温馨地报道说：

> 如果听到科林·麦克利恩和杰克·兰姆都还活着的消息，柯南·道尔医生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科林和以往一样，在去年 11 月份捕鲸归来，是一艘邓迪捕鲸船的大副。他身体还是那么健壮，但

说眼睛已经大不如从前，正打算退出这行，回到彼得黑德过安稳日子。他还清楚记得 1880 年“希望”号上那个打拳击的外科医生，当把《岸边杂志》上刊登的照片拿给他看时，他一下子就认出了道尔医生和其他人。他对医生强壮的体格大加赞赏，但同时说对医生在北极冰面上的行走能力不敢恭维。关于兰姆，那个声音甜美的男高音，肩宽背厚喜爱拳击的管理员，道尔医生对他的猜测一点不错。毫无疑问，格陵兰是兰姆的梦想，也是这位“希望”号曾经的随船医生本人现在的梦想，但他还是回归了自己的老本行。他现在是女王的首席面点师，女王到哪儿都要随行。如果道尔医生秋天能去迪赛高地，当然，要是能花上一两个小时到温莎的话就更好了，杰克·兰姆和家人就住在那儿，那他们就可以老朋友重逢了。杰克那伤感动人的曲目肯定又增加了好多，但为了旧时光，他会非常高兴演唱“她美妙的笑容萦绕我心头”和“等我在天堂口，甜美的玛红姑娘”。或许，人们还能说服他们象征性地再打上一场拳击。

柯南·道尔时常在公众面前提及他在“希望”号上的北极之旅，也常能收到对此关注的来信。他在作为志愿者军医前往南非参加布尔战争之前，一个作家俱乐部为他举办了一次晚餐，尽管 1900 年 1 月 23 日《每日电讯》对这次活动的报道中并未提到北极，他还是收到了关注他北极之旅的来信，写信人是伦敦皇家阿尔伯特码头运输协会的詹姆斯·布朗：

虽然我们互不相识，但我听到、读到了太多关于您的事情。作为彼得黑德的一个老船长，我熟识约翰·格雷船长、大副科林·坎贝尔，以及你所担任随船医生的“希望”号上的所有人，并曾经和他们大多数人是同船水手。今天读到《每日电讯》关于您昨晚在作家俱乐部晚餐会上的报道，冒昧给您写信，祝您一路顺利，平安归来！

柯南·道尔知道他曾是“迎风”号的船长，正是他在 1896 年将探索北极点未果的弗里特约夫·南森安全送回了挪威。柯南·道尔将这封信连同杰克·兰姆的来信全部保存了下来。

北极的经历也在《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系列作品中体现出来。他在航海日记倒数第二条中提及的迈旺德战役便是他在第一个福尔摩斯故事中将华生医生所派往的地方，除此之外，在其他许多故事中都出现了海员、船只和大海的主题。“只有杂技演员或者海员才能够得到那个铃绳，只有海员才会系那个结。”这是福尔摩斯在案子里典型的说话风格。“他面颊干瘪、脸色晦暗、充满狡黠，”华生在另一个场合里说，“枯枝般的双手半握着，典型的海员姿势。”在《黑彼得》中，一个叫彼得·凯里的捕鲸船船长被杀，场面令人毛骨悚然，鱼叉穿过他的胸口——“就如同甲壳虫被钉在了纸板上。”在描述凯里的邪

恶品性时，柯南·道尔不仅用到了捕鲸知识，还通过微妙的措辞认同了以前彼得黑德船友们对邓迪人的态度：这个令人恶心的凯里，据说是一个邓迪人。

即使在柯南·道尔的诗歌中，也能瞥见他年轻时海上冒险的影子。1911 年，他发表了一首欢快的“给年轻作家的建议”的诗，其中便流露着大海的音符。

> 开始了
> 装船了。
> 放妥了，
> 坐稳了，
> 别忘了，
> 全送了。
> 船空了，
> 白忙了！

当他和弗兰克·托马斯·布伦交朋友并鼓励他创作的时候，这个建议是如此贴切。布伦年轻时便随船闯荡世界各地，历尽坎坷，包括随马萨诸塞新贝德福德一艘捕鲸船的远行，其间经历也是 1898 年畅销书《追寻抹香鲸之旅》的背景故事，是布伦所著大量关于海上生活图书的第一本。布伦在 1901 年将自己的一部小说以献给柯南·道尔的名义出版，而作为回报，柯南·道尔在《穿越魔力之门》中赞扬《追寻抹香鲸之旅》及其作者：“捕猎抹香鲸，辽阔大海上的壮举，完全不同于我在格陵兰浮冰海域里亲历了 7 个月的那种摸索，作者在描述过程中也充满了阳刚之气。”1914 年，他为布伦的船歌集作序，说：

> 和你一样，在我们弓着腰把重重的捕鲸船拉上吊艇架时，无数次听到这些船歌号子。调子的起伏那么神奇，主音总会在你往前使劲拉的点上唱起，让人顿觉轻松许多。可现在进入了蒸汽动力绞车的时代，我担心从前那种 10 个人拉着绳子一起跺脚使劲的场面将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这场景将通过你的书永久流传下去，对于那些懂得并能感悟的人来说，这些未经雕琢、浑厚有力的每一行词句都饶有韵味[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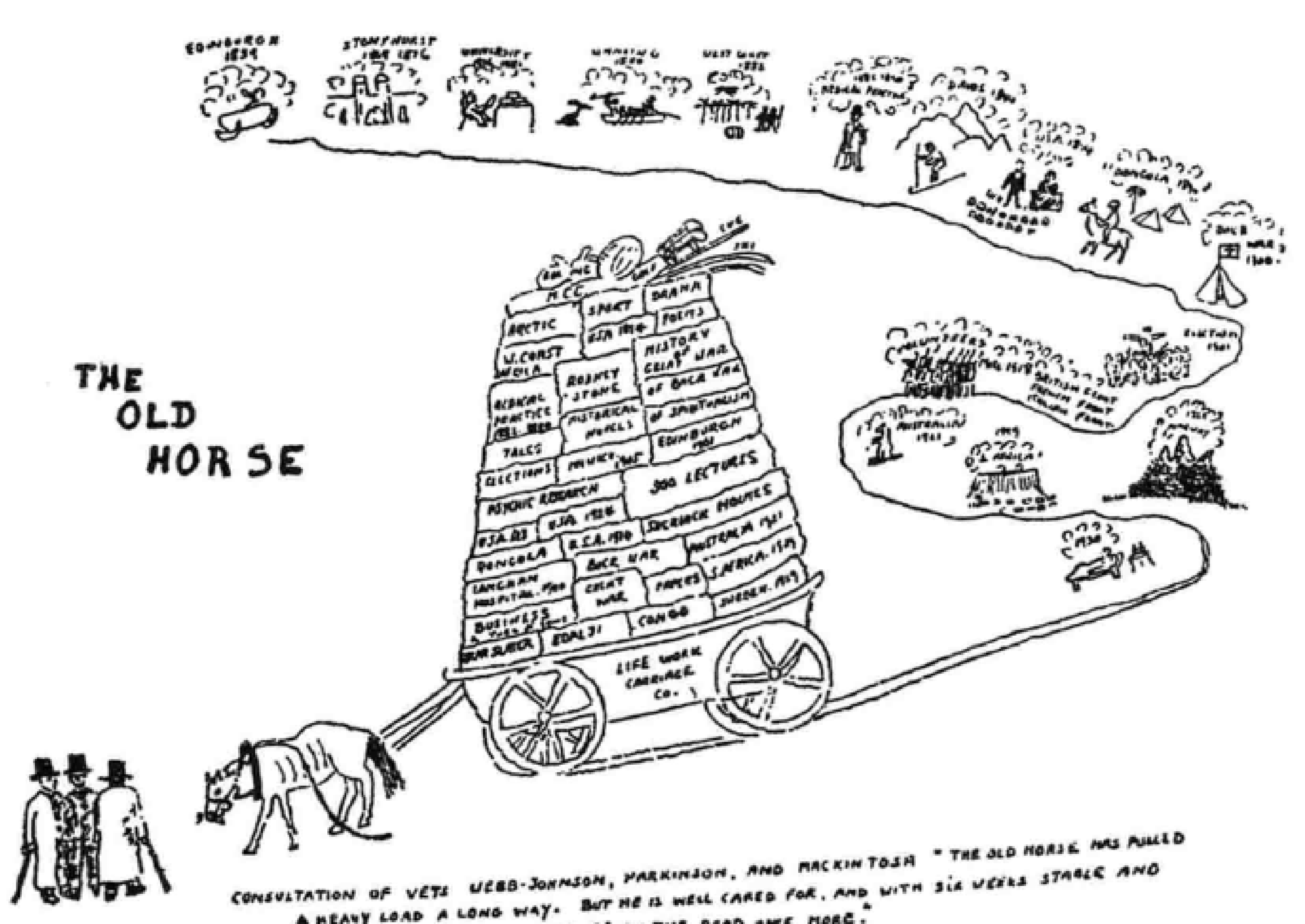
① 收录在弗兰克·T. 布伦和 W.F. 阿诺德所著的《船工号子》（伦敦：Orpheus，1914）。

布伦“是我所知的最棒的船歌手。”柯南·道尔在他1921年所写旅行见闻《一个唯心论者的游荡》中说。他在前文中还描述了在大海上见到长尾鲨和抹香鲸时，那场景是如何“在我心里激起了曾经的狂热。”

正如新贝德福德捕鲸博物馆高级馆长斯图尔特·弗兰克所说，柯南·道尔和赫尔曼·梅尔维尔是仅有的两个以亲身经历描写19世纪捕鲸业的伟大作家。直到1930年去世时，在北极捕鲸船上的那段时光给他留下的一直都是可爱的、鲜活的记忆。“环绕北极周边的海域有着一种诱惑力，任何曾经到过那里的人都会受到深刻的影响。”他在多年前写道。“我的心被那位满头灰白的老船长深深触动着，气息奄奄之时，夜里仅仅片刻无人照看，便踉跄着奔出房间，护士们在离房子好远的地方找到他时，嘴里还在咕哝着，‘向北进发！’”柯南·道尔在去世前不久画了一幅离奇古怪的画，叫“老马”，他把自己画成一个已经不中用的役畜，拉着满满一车他曾经紧张而又忙碌的生活事项——“行医”“夏洛克·福尔摩斯”“历史小说”等很多，而在所有这些事项最顶端的是：“北极”。背景中，在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上，他又描绘了他生命历程中更多的里程碑，其中就包括一船鱼叉手冲向一头鲸的场景。

1930年7月7日，柯南·道尔在亲人的围伴中在家中离世。终于，他也要“向北进发”！

乔恩·莱兰博、丹尼尔·斯塔肖尔



（柯南·道尔遗产管理公司提供）

亚瑟·柯南·道尔的北极作品





北极之诱惑

编者的话：柯南·道尔的这篇文章最先发表在1892年7月的《闲人》杂志上，这是由他的朋友罗伯特·巴尔和杰罗姆·K. 杰罗姆在当年创办的一本流行杂志，之后该文又刊登于1894年3月美国的《麦克卢尔》杂志（柯南·道尔拥有部分股份）。此时的他已因创作《夏洛克·福尔摩斯》名声大噪，他关于北极以及如何到达北极点的观点也得到人们热捧，而他于1893年（应为1883年，译者注）12月在朴茨茅斯文学与科学协会上演说这些观点的时候，还不过是个为生活苦苦挣扎的医生，更谈不上任何文学上的名气。本文的部分内容在1924年他的自传《回忆与冒险》中被再次引用。



一想到在英国，竟有不少人从小到大都未曾见过田里生长的玉米，便觉得好生奇怪，但彼得黑德的捕鲸人即是如此。他们小小年纪就上了船，生活艰苦自不必提，每年2月底庄稼还没出苗就离家，9月份回来的时候，田里就只剩下收割之后的茬口了。我和许多捕鲸老人攀谈过，亲眼得见他们对带着胡须的玉米穗惊讶不已，如获至宝般收藏起来。

这是一个古老而又荣耀的行业。曾几何时，众多国家的船只在格陵兰海域游弋，巴斯克人、比斯开人成为了不起的捕鲸民族，荷兰人、汉萨人、西班牙人、大不列颠人全都加入到了这个伟大产业中。后来，随着各国国力渐弱，工业资本减少，一个个退出了舞台，至本世纪初，赫尔、普尔和利物浦成为引领行业的重要港口。但后来，行业中心再次改变。斯考兹比是英国最后一位伟大的船长，从他那个时代起，捕鲸业开始越来越向北方转移，直到格陵兰海域的捕鲸业被彼得黑德人独占，当然，邓迪人以及来自挪威的一支船队还是可以在捕猎海豹中分一杯羹的。可是现在，哎呀，捕鲸业似乎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彼得黑德的船只已经开始到南极海域寻找新的突破，培养勇敢、坚强海员的这所捕鲸学校很快就将成为历史。

并非这一代人没有上一代执着和聪明，也并非格陵兰鲸行将灭绝，真正的原因在于大自然，在剥夺了这个笨重的庞然大物任何进攻武器的同时，赋予了它高度智慧的大脑作为补偿。鲸很清楚自己被捕捉

的机械原理，对此人们已经没有疑问。鲸被射中后，会在一块巨大的浮冰之下前后游动，以期将绳子在冰的边缘磨断。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明白，敌人的能力亦是有限的，如果深藏在浮冰之间，就能摆脱掉最凶猛的捕猎者。渐渐地，它们放弃了开放的大海，更多潜藏于浮冰障碍之中，终于到现在，它们似乎找到了人类无法进入的猎食区，瞭望员越来越少能看到那高高喷起的水雾和宽阔的黑色尾巴，那足以让人心里怦怦直跳的场景。

但如果你有幸亲临捕鲸现场，而且能像我那样，在小船上手持鱼叉、长矛猛刺，那种体验是什么都无法比拟的。垂钓三文鱼可谓高贵的游戏，但是，当你的那条鱼身价超过 2000 英镑，重量可比上郊区的一栋别墅，而你的鱼绳是每股承重 36 磅共 50 股拧成的拇指般粗的马尼拉绳时，足以让其他一切体验相形见绌。再说矛刺，当你的猎物精疲力尽，你把小船靠近，用冰冷的铁器进行致命一击时，更是令人激动不已。百余吨重的家伙翻腾着，海水里泛着红色的血沫，两个巨大的黑鳍起起落落如风车的轮叶。有时整条小船都陷在它们的阴影里，但鱼叉手死死守住鲸头不放，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长矛 12 英尺的木柄顶在自己肚子上，鱼叉手用尽全力将矛尖刺进鲸鱼体内的深处，直至漫长的搏斗结束，黑色的脊背翻到水下，露出铅灰色的肚皮。在阵阵喧嚣与惊心动魄之中——若不手握船桨亲历其中绝体会不到到底会有多激动——你会同情起这个被捕杀的可怜家伙。它不大的眼睛与小牛的相仿，距我不过一臂之遥，随着生命消逝，里面那种无声的渴求之光渐渐暗淡下去，那眼光让我至今无法忘却。可怜的家伙，它是如何理解供需关系的呢？或者说，它是否能想到，当老天让它嘴里长出弹性极佳的鲸须滤网，当人类发现用这些鲸须编出来的盘子是那么柔软耐用的时候，它就已经签下了死亡契约。

当然，只有一种很少见的鲸才成为人类捕猎的目标。而最常见的鳁鲸或脊鳍鲸，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动物，满身无用的油脂，常常晃着自己 80 英尺长的身体，在捕鲸船旁边肆无忌惮地转悠。这些鲸，还有它们一无是处的同堂兄弟驼背鲸，在北极海域里成群结队。在一个晴天里，我看到它们在远处海面上喷出的水雾就如同一个繁忙工厂冒出的浓烟。还有更好玩的，当你从船上往清冽的海里看时，如果绿色的海水变成了黑色，你就能看到一个若隐若现的鲸鱼在船底下游过。还有那种奇特的呼噜声，它们浮出水面时会发出一种呼呼的声音，有点像猪吃饱了舒服的咕噜，也有点像烟囱里面传出来的风声。它们活得肯定舒服极了，脊鳍鲸没什么天敌，除了偶尔会受到剑鱼的攻击。大自然或许是想幽默一下，给世界上最大的动物露脊鲸设计了最窄的食道，却给它没什么用的兄弟们扩宽了食道，好让它们在鲱鱼的世界里快乐生活。

英勇的海员，在书中大都被描写成屹立船头，鱼叉高举过头顶，鱼绳如蛇般从身后蹿向空中。这样的形象现在恐怕只能在帕特诺斯特街上看到了，自从人们能够用枪弹打得又准又狠以来，在格陵兰海上已经超过 100 年没有了这种场景。然而，人们仍旧对自己小时候的理想情有独钟，我希望这样的英雄形

象还能在卷首插页再待上 100 年，将他的武器奋力掷向前方。而回旋枪，就像一支骑枪，只要装好 28 打兰的火药，塞好炮塞，比什么都管用，但看起来却远没那么虎虎生威，鲜活动人。

但要用这样一支枪去瞄准，那也堪称一种艺术。你要考虑到，绳子系在鱼叉脖子上，鱼叉向前飞的时候，绳子向下拽的力量肯定会让它严重跑偏。要打得准谁都没把握，船员往往会猛划小船直接冲上鲸鱼背，船头快速划过它浑圆而又柔软的侧面，鱼叉手可以直接向着下面宽厚的脊背开火，让 4 英尺长的鱼叉连同后面 10 英尺长的绳子全部没入。这时，如果鲸鱼把尾巴甩向空中，就像长久以来人们看到的图画那样，这条小船可就惨了。但幸运的是，受了惊吓或伤害的鲸鱼是不会这么干的，而是像条害怕的狗，在水下把尾巴蜷起来，然后像块石头一样沉下去。待鲸头啪地扎进水里之后，鱼叉手便如释重负，吓丢的魂又回来了，船员们也点上烟放松下来，看着鱼绳从小船中间奔出，经过船头欢快的流淌出去。小船上的绳子有 2 英里长，但还需另一条小船并排等在旁边，以防绳子不够长时随时接上，并要保证绳子在放到最后时一定是自然松开的。

捕鲸过程中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便隐藏在放绳子过程中。这些绳子通常都是湿着缠好的，被放开后快速奔向海里的时候很可能挂到人腿。曾有一个被绳套套住的人转眼就不见了，当鱼叉手问“乔克哪儿去了？”他已经在 50 寻（300 英尺——译者注）深的水下了。要是小船本身被挂住了，那它就会跟个软木鱼漂似的翻进海里，要想让这些穿着长筒靴的捕鲸人在海里游泳可是不大可能的。许多鲸都进行过这种帕提亚式的报复。几年前，一个人的大腿被绳套挂住“嗖”的一下就被带了出去。“天哪，阿莱克没了！”舵手尖叫着，操起斧子就要砍断绳子，但被鱼叉手抓住腕子，“别，别，”他大喊着，“你还是给那寡妇多留点油钱吧。”阿莱克继续着他可怕的旅程，人们也只能如此了。

油钱是这个疯狂行业的秘密。船员们一旦发现有钱可赚便不顾一切，干起活来不分昼夜，当然，夜晚在北极也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无论当头的还是普通海员，固定工资都很低，只有靠在船上的利润分成才能确保下船时拿到可观的报酬。说到油钱，即使是刚上船的小兄弟也会有一份，收获 100 吨油脂就能多拿 5 英镑。但你很难想象还会有比船上更不民主的地方了。船长管副官、副官管鱼叉手、鱼叉手管舵手，舵手管缠绳手，这样一级一级直到普通船员，船员又向童工施威。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会得到自己那份，但也不难想象，一旦某个鱼叉手由于技术不佳或运气不济不幸失手的话，会遭来多少白眼。即使在一个只有 50 人的小捕鲸船上，公众的力量也足以让一个人感到恐惧。我就知道一已经满头白发的鱼叉手，看着没有射中目标后那松弛的绳子当场大哭起来，他知道阿伯丁郡的船员们可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他的。

每年在格陵兰海域捕获的鲸在 20 头至 30 头之间，上个世纪的疯狂捕杀很可能已使鲸鱼数量大幅减少，现在或许仅有数百头。当然，我说的是露脊鲸，其他种类的数量还很大。在广阔的水域或浮冰区里，

动物们总要游来游去的，当然很难确定数量到底有多少，但一艘船连续几次都能遭遇同一头鲸则足以说明它们数量之有限。我就记得有那么一头，因为在一片尾鳍上长着一个蜂巢大小的瘤子而特别显眼。“那头鲸我都追捕过3次了。”我们放下小船时船长说，“61年给它逃掉了，67年的时候它被我们叉住结果挣脱了，76年的时候大雾救了它。现在它又来了，这次它可跑不了了。”我倒不那么希望，结果也确如我希望的，那个长着瘤子的尾巴现在还在大海里劈波斩浪呢。

第一次见到露脊鲸的情景让我终身难忘。瞭望员在一小片浮冰区的另一侧发现了它，等我们冲上甲板时，它已经潜回了海里。我们等了足足有10分钟，当我不耐烦地收回目光时，一片惊呼之中我抬眼望去，那是一头悬在空中的鲸。它的尾巴弯曲着如同跃起的鳟鱼，闪闪发光的铅色身体全部跃出了水面。我对此感到震惊丝毫不足为怪，就连在海上征战了30年的老船长也从未见过如此景象。捕到它的时候，我们发现它身上长着厚厚一层红色的螃蟹样的寄生物，那东西和一个先令的大小相仿，我们猜正是这些东西让它不堪其扰才发疯跃出了水面。要是一个人只长着短短的没有指甲的蹼，后背又热火朝天地生活着一窝跳蚤的话，那他肯定能理解的。

当一条鱼，捕鲸人总是这么叫，被捕到之后，大船会来到旁边，船员们会按照一种奇特而又传统的方法绑住鲸的头和尾，这样通过放松或拉紧绳子，鲸庞大的身体就会被非常均衡地吊起来。一整条小船都被放进巨大的鲸鱼嘴里，船员用斧子砍断10英尺长的鲸须屏障，另一群人站到鲸鱼背上用利铲铲下厚厚的脂肪外衣，仁慈的大自然就是用这些脂肪来包裹自己这个最重的孩子的。仅仅几个小时，整头鲸就都被收藏到了储藏柜里，而旁边还吊着一个红色的小山以及上面支棱八翘四处伸展的长长白骨，绳子一放，这堆骨骼便像石头一样落下来。几年前有个人，还在鲸鱼背上流连忘返之时，滑轮一松，脚脖子就卡在了鲸鱼的肋骨之间。或许无数年后，这两具纠缠在一起的骨骼，会为一个亚热带的格陵兰博物馆增添许多魅力，或者，也能让斯匹茨卑尔根解剖学院的学生们感到目瞪口呆。

抛开捕鲸不说，环绕北极周边的海域自有一种诱惑力，任何曾经到过那里的人都会被震撼。我的心被那位满头灰白的老船长深深触动着，气息奄奄之时，夜里仅仅片刻无人照看，便踉跄着奔出房间，护士们在离房子好远的地方找到他时，嘴里还在咕哝着，“向北进发！”还有这样一只北极狐，我一个朋友用尽办法想驯服它，结果还是给它跑掉了。几个月后，它掉进了凯思内斯郡一个猎人的陷阱里。人们发现它一直冲着北方，难道它身上有个神奇的罗盘来保持方向么？这里纯净无瑕，冰白海蓝，周围上千英里人迹罕至，拂过的清风更无一丝一毫的污染与尘埃，然而，这里也是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地方。你就站在未知世界的边缘，你射到的每只鸭子的砂囊里，都有着不知从何处游历而来的沙粒。

这些捕鲸船的船长们坦言，要想到达北极点并没那么难。当然，大家在抽着烟喝着酒，漫谈神侃之间，时有意见向左之时，但也有许多想法惊人地一致，我简要记述如下：

阻碍水手们在格陵兰岛和斯匹茨卑尔根岛之间北上的是巨大冰礁，盎格鲁－撒克逊语更形象地称之为“冰障”。穿越了庞大浮冰区的船只，在大约北纬81度左右的地方会遭遇如同墙壁一样的巨型浮冰，目之所及无边无际，找不到任何可以进入的罅隙。这些冰年代古远，崎岖起伏，异常深厚，由于表面刀砍斧削一般，人类无法穿越。在这种自然条件下，英勇的巴里在1827年乘雪橇到达了北纬82.30度（如果我记得准确的话），并把这个记录保持了好多年。按他的看法，这冰会一直延伸到北极。

刚才说了那个“冰障”，现在说说捕鲸船长们如何穿越这些障碍的想法。

这些冰，据他们说，尽管看起来坚实一块，实际也在漂动，任由下面的水来摆布。海水中常年流着一股从南部来的洋流，不断削弱着这块巨冰，而如果恰巧这时主风向是由北向南，这个“冰障”就可能在某处被吹开，形成巨大的海湾和峡湾。当北风持续不断刮来的时候，这样的水路随时可能出现，甚至有人证实说常常出现，船只很可能从那里顺利进入北极。曾有捕鲸船在鱼猎期到达过北纬82度但并未见到浮冰，更关键的是，遥望北方的天际也并未现出有浮冰的迹象。但这些海员毕竟在为一家公司工作，他们是去捕鲸的，还没有什么足以让他们去拿自己的生命、船只和上面的货物为代价再贸然向北。

这件事完全可以做得既不费力又不费钱。选一条坚固的炮艇，短小结实，装上引擎，新老不论，只消有100马力就好。配上几个从皇家海军遴选的苏格兰和设得兰海员，其他人员也必须是在海上训练有素的。最初几次出海，除了海军军官之外，还要带上几个经验丰富的冰雪专家，并请马克汉姆这样的人当船长。接下来，就每年六七月份都派这条船前去冰障考察，并定下规矩，如果看不到明确的水道就绝不靠近巨冰。这条船或许连续6年都是白跑，但或许就在第7个年头，会在鱼猎期看到猛烈的北风将冰面吹开露出一片大海。不管怎么说，花不了多少钱，也没多大危险，但却是年轻海员最好的训练课。他们会发现，夏天的格陵兰海要比他们常去的亚速尔海域或马德拉海域更加让人心旷神怡、充满活力。每次探险旅程一定要在一个月内完成。

在那片北极海里，总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几乎每条捕鲸船都会有自己离奇古怪的故事，有些关乎个人，有些关乎这个世界。其中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尤其特别。几年前，“日蚀”号的大卫·格雷船长，这行的元老级人物，和约翰、阿莱克兄弟一干人等向北方深处航行，发现有一只大鸟正在一个冰面上拍打着翅膀。放下一条小船将其射杀后带回大船，却无一人能够辨识。待到大船回归，上岸之后立刻有人认出那是一只半大的信天翁，现在这只鸟陈列在彼得黑德博物馆里，脚蹼之间一个精致的小牌子说明此鸟的来历。

信天翁原本生活在南极附近，这个家伙竟凭一双翅膀孤独地飞到了地球的另一端，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它年轻，或许昏了头，一时无法控制自己。或者还有别的解释？那它一定是南半球某个很靠北的信天翁群里掉了队的，但如果在很靠北的地方出现了这种动物，肯定是气候发生了改变。凯恩猜测北极点

区域是一片开放的海面也真的有可能，稍扁的地球两极对地球气候造成的影响或许还远没被人类所认知。我小时候一直都猜想，我们这个小地球是上帝在让它旋转起来之前，用食指和拇指拿着给捏扁的。但如果真有那片海的话，我们探险船沿着北风吹开的冰障裂隙进入北极就会变得多么轻而易举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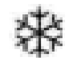
在我 7 个月的捕鲸之旅中，仅仅看到了极少的陆地。那个奇怪孤单的扬马延岛，高高耸入云端的火山口上覆盖着皑皑白雪，在捕鲸业繁荣之时，荷兰人在那儿建有补给站，如今只剩下带着铁环的巨石和生锈的铁锚散落各处，在一片荒凉之中显示着曾经的喧闹。还有斯匹茨卑尔根，那黑色的危岩峭壁和白色的冰川让人不觉心生敬畏。我是在狂风大作中一个突然的间歇里得见真容，对我来说，它就是大自然威严的最好象征。之后，随着捕鲸之旅接近尾声，我们向南回到北纬 72 度，并向着东南角的格陵兰海岸开进。当你在 80 英里之外看见隐约浮现的海岸悬崖时，如果你是个善于幻想之人，那你心中一定会升腾出无尽想象，因为那里有着一个世界上最有趣的谜题等待人们去揭开答案。

当然，尽人皆知的是，当冰岛曾是欧洲一个文明中心的时候，曾向格陵兰派出了一批殖民者并在那里繁衍发展起来。他们产生了自己的史诗神话，他们与土著的爱斯基摩人开战，他们以古老的充满血性的方式唱歌、喝酒、战斗。他们达到了空前繁荣，建造了大教堂并从丹麦邀请主教，当时还没有对本地产业保护的意识。然而，由于气候突变，冰岛与格陵兰岛之间出现了大量浮冰，致使主教最终无法到达自己的教区。从那时（14 世纪）到现在，无人能穿越那片浮冰，更无人能知晓那个古老的城市和里面的居民如今是个什么样子：是否拥有自己独特的文明，还是仍旧在唱歌、喝酒、战斗，等待着主教从海那边到来？或者，他们是否被憎恨他们的土著人给杀光了，或者更可能的是，与这些土著人融合在一起，演变成一种黄头发、长胳膊长腿的爱斯基摩人？在某个南森那样的探险家涉足那片土地之前，一切都未可知。现在，这也和被贝里萨留斯赶进非洲内陆的汪达尔民族的命运一样，成了重大的未解历史之谜。当然，如果我们到了对这个地球了如指掌的时候，那浪漫与诗意也将荡然无存，只有那阵阵的迷雾才能让我们感受到艺术的气息。

我还想说好多关于北极熊的事，关于海豹的事，关于独角鲸的事，关于剑鱼的事，以及所有那些有趣的事来为北极多增添一分诱惑；当然，热心的评论家们早已说得够好了。但关于北极还有一点从未被人重视过，就是它的医疗功能。达沃斯镇已经证明了寒冷对肺结核的疗效，而北极圈里令人神清气爽的空气中，任何有害细菌都无法存活。在北极，唯一能给捕鲸人带来伤害的大概只有爆炸子弹了。我敢肯定地说，用不了多少年，蒸汽游艇就会载满肺不好的人前往北极，到时候人们就会明白，这个自然的大冰箱可要比桑拿房健康多了。

格陵兰捕鲸船上的生活

编者的话：柯南·道尔的这篇记述最初刊登在1897年1月的《岸边杂志》上，在美国的《麦克卢尔杂志》发表时，增加了副标题“在北极海上的个人冒险记”。很显然，柯南·道尔本文的内容并未完全取材于他在“希望”号上的日记，在细节上有所出入，尤其在“希望”号返航时间上，他日记中为1880年8月而并非本文中的9月。这篇文章也是他1924年出版的自传《回忆与冒险》第四章“在北极海捕鲸”的主要内容。



我真的好幸运，那种生活体验今生不会再有。虽说英国和美国的捕鲸船现在依然前往戴维斯海峡，但格陵兰捕鲸——在格陵兰岛和斯匹茨卑尔根岛之间捕鲸——在过去10年间由于收获极其不堪而被人们放弃。彼得黑德的两艘捕鲸船“希望”号和“日蚀”号是这个曾经船只上百、极度繁荣产业最后两个忠实的追随者；我在1880年为期7个月的北极之旅就是在“希望”号上度过的，船长是著名的捕鲸人约翰·格雷。我虽担任随船医生，但当时不过20岁，论医学水平就是个普通的大三学生，心里总觉得船上也不会有什么大事用得着我。

事情是这样的。那是在爱丁堡，一个下午的早些时候，我正发奋苦读去应付那些让医学院学生苦不堪言的考试。这时，一个叫嘉里的同学走过来，此人虽和我不过点头之交，却突然冒出一个让人头晕目眩的问题，一瞬间，还什么学业啊，统统从我脑子里消失无踪。

“你愿不愿意，”他说，“下周去捕鲸？就当随船医生，一个月给2镑10先令，还有每吨3个先令的油钱。”

“怎么就知道有我的铺位呢？”我很自然地问道。

“我有啊，但我去不成了，所以就想找人给顶上。”

“那去北极的装备呢？”

“用我的。”

这事眨眼就定了，几分钟便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在彼得黑德的一个多星期里，在管理员的帮助下紧张打点着自己的行装，也没有太多东西，都装在我“希望”号床铺下面的小柜子里。我上船后发生了一件趣事。我读书时最喜欢拳击，那简直是我最大的娱乐项目，我发现，读书太累的时候，拳击是短时间里增加运动量的好办法，比其他运动都过瘾。我的随身物品里带着两副打得有些破烂掉色的拳击手套。船上的管理员碰巧是个好斗之人，他发现我行李中的手套后迫不及待抓了过去，当场就要和我较量一个回合。不知杰克·兰姆现在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肯定忘不了这个事。我还清晰记得他的样子，蓝眼睛黄胡须，虽个子矮小还罗圈腿，但肩宽背厚，肌肉发达。这是场一边倒的比赛，他击拳的距离总比我短上几英寸，更毫无技巧可言，当然，要是街头混战他也绝不是好惹的，这点我毫不怀疑。他一次次冲击，我一次次给挡了回去，最后，我发现他是铁了心要顽抗到底，只好出重拳将他击倒。大约1小时后，当我坐在大厅里看书时，从旁边大副房间传出低声的抱怨，随后那位乘务员突然叫嚷起来：“你快帮帮我，科林，他是我们到现在最好的医生，他把我打成了乌眼青。”这是第一次（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有人这么褒奖我的专业能力。

管理员可真是个好人。遥想当年7个月漫长的海上漂泊生活，时常在脑海浮现的就是他那开朗、善良的脸。他还有着一副美妙凄婉的高音嗓子，听上几个小时都不会厌倦，期间还时常伴着他在厨房清洗餐具的叮当声。他会唱好多伤感的歌曲，听了让你油然生出半年都见不到一张女人脸时的那种感伤。当杰克带着颤音唱出“她美妙的笑容萦绕我心头”和“等我在天堂口，甜美的玛红姑娘”时，我们心里便不觉充盈了一种似有若无的甜蜜渴望，即使现在想起来依然心动。说到拳击，他天天和我对练，后来竟成了我不可小觑的对手——尤其当海上风高浪急的时候，他凭借丰富的海上经验，稳扎稳打，我就只能节节败退。他本行是个面包师，我想现在格陵兰对他来说也只能是个梦想了，就像我一样。

关于“希望”号船上的人员安排有点奇怪。船长最开始签约的大副五短身材、无精打采，根本无法胜任，而厨师的助手却是个巨人，四肢粗大、红色连毛胡子、古铜肤色、声如洪钟。大船一驶离港口，那个矮小落魄的大副自己就躲到厨师间打起了下手，而健壮的厨房助手则走上船尾，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副。实际情况是，那人虽考有证书却下不了海，而另一个虽然是文盲却是个不可多得的水手；因此双方都乐得各取所需，换了铺位。

科林·麦克利恩身高6英尺，健壮勇猛，扎里扎煞的红色连鬓胡子从帽子两侧窜出来，天生就是个当头儿的料，远比行业协会颁发的证书有说服力。他唯一的缺点就是非常情绪化，芝麻点小事都可能惹得他发疯。我还清晰记得有天晚上，管理员一不小心对他捕鲸的方法略有微词，俩人因都喝了些朗姆酒，结果一个喋喋不休，一个抬手动粗，我们三人坐在一个不过7英尺乘3英尺大的房间里，我费了好大劲才算阻止了一场流血事件。可就当我以为险情已经解除，管理员却总不失时机不顾死活地来上一句：“我



大副科林·麦克利恩

没别的意思，科林，但我想说的就是，如果你当时出手能快点，那鱼——”我都不知这句话他说了多少次，但没一次能说完；每说到“鱼”科林都会掐住他的脖子，而我就会冲上去抱住科林的腰，肉搏到三个人全都气喘吁吁、精疲力尽为止。之后，管理员等把气喘匀了就会把那倒霉的话再来一遍，到了“鱼”三个人就重新上演一次大战。我真觉得，要是我不在场，大副可能早把他给掐死了，他是我见过的最暴躁易怒的家伙。

我们捕鲸船上共有 50 人，一半是苏格兰人；另一半设得兰人是我们经过勒威克时招募的。设得兰人更加沉稳，他们安静明理，轻声慢语，易于管理；苏格兰海员更容易闹事，但在性格上也更加强悍，男人气十足。船上当头的和鱼叉手都是苏格兰人，而作为普通船员，则没有比设得兰人更合适的了。

船上还有一个神秘人物，既不来自苏格兰，也不来自设得兰。他身材很高，黑黝黝的面孔，深色的眼睛，蓝黑色的头发和胡须，很是英俊，走起路来肩膀还会奇怪地甩动。有传闻说他来自英格兰南部，是犯了事之后躲到这儿来的。他不和任何人交朋友，也很少说话，却是船上手脚最麻利的。由表及里，我看此人性情险恶，手上或许沾有血案。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让我们瞥到了他压抑已久的怒火。我们厨师是个壮实的汉子——那个曾经的小大副只是他的下手——在船上给自己储备了不少朗姆酒，他自己倒是不客气，常喝得晕头转向，结果连续三天把晚餐弄得一塌糊涂，难以下咽。到第三天的时候，我们这位沉默的逃犯手里拿着一个长柄平底锅来到他跟前，二话没说举起就砸，力气之大竟把锅底打破套在了

他头上。一半糊涂一半震惊的厨师扬言要打，可突然感到船上气氛对自己极为不利，只好悻悻地嘟囔了几句作罢，打人的则又恢复到不太高兴而又一切都无所谓的状态。从此船上也再没了对厨师的抱怨声。

捕鲸船上备有 8 条小船，但通常最多只派 7 条下海。每条小船要 6 个人，派下去 7 条之后，大船就只剩下所谓的“闲人”——并未签约当海员的人。但实际上，“希望”号上的这些“闲人”们却个个精力充沛，格外活跃。我们志愿请命武装第八条船，且战绩不俗，至少按我们自己的标准来看，不论是捕鲸还捕海豹，我们都毫不逊色。管理员、第二工程师、轮机手和我划船，苏格兰高地来的红胡子当鱼叉手，那个英俊的逃犯掌舵。我们捕获的海豹数量不输给任何一条船，而在捕鲸过程中，我们一次担任鱼叉手，一次担任长矛手，表现神勇。我和这份工作可谓心意相投，格雷船长提出如果我第二年愿意再来的话，让我当随船医生兼任鱼叉手，拿双倍工资。但我还是不情愿地拒绝了，这种生活实在太诱惑，生怕到了以后越来越难以放弃。大多数海员并未感受到这种召唤，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干着这一行。我们“希望”号上就有人从未见过庄稼生长，他们从儿时起就过上了每年 3 月出海、9 月返回的生活。

这个工作能让人像赌博一样沉浸其中。如果有了利润每个人都有份——船长如此，大副如此，普通船员也是如此。如果是满载而归，那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每个人都有钱花；如果回来时两手空空，那大家一冬天就都要饿肚子。这些人根本用不着你逼他，瞭望塔上一声呐喊，小船几乎同时就下了海；有人从床上直接蹦起来，在北极寒冷的空气中拎着衣服直接跳进船里，至于说上厕所，等完事之后吧。要是某个鱼叉手或舵手由于自己身手不行放跑了大鱼，那就太难堪了。那几乎等同于从每个人口袋里掏走了 5 镑，回到大船时得到的绝对是白眼。

最让我惊讶的是我们竟这么快就到了北极的浮冰区，我从来都没意识到，近得就跟在家门口一样。记得我们从设得兰出来不过四天吧，那天早上一醒来就听到有东西砰砰撞击船身的声音。我来到甲板上，看到的是接海连天、一望无际的浮冰。这些冰块都不大，但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人完全可以从一块跳到另一块上，一直跳到很远。耀眼的白色衬得海水愈加湛蓝，还有那蔚蓝的天空和冲进你鼻孔里清新纯净的北极空气，这个清晨让人终生难忘。有一次，我们看到在漂摆的浮冰上有一只大海豹，皮毛光滑，神情懒散，泰然自若地抬头看着我们的船，似乎在说，哼，你们的禁猎期还有 3 个星期呢。不久之后我们又在冰上看到了长长的，人脚一样的北极熊足印。所有这些，连同苏格兰的雪莲花一起，依旧在我们的酒杯之间鲜活如初。

刚刚说到禁猎期，我再解释一下。根据挪威和英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两国公民不得在每年 4 月 3 日之前捕猎海豹。海豹的繁育期在 3 月，如果母海豹在幼海豹能自谋生路之前都被捕杀殆尽，那这个物种很快就会灭绝了。为繁育后代，海豹会聚拢到某一个地方，它们显然是有过约定的，但具体地点可能在方圆数百英里浮冰区的任何一个地方，捕猎船要想找到也绝非易事。人们确定海豹集合点的方法说也简

单，但确很是聪明。当船在浮冰区里航行时，会发现一群海豹在海水里朝着某个方向游动，用罗盘小心测出方向之后标记在海图上；一小时之后，很可能又发现了另一群海豹，就用同样的方法标记。经过几次这样的测量之后，把得到的每条线延长，在交汇点或附近，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大部队了。

当你真能亲眼得见海豹群时，绝对称得上是蔚为大观。或许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群了，在距离格陵兰岛几百英里之外的浮冰区，大概位于北纬 71 度和北纬 75 度之间，而经度就更加不确定，但对这些海豹来说，找到汇聚地却是轻而易举。从主桅杆顶上的瞭望台望出去，满目皆是，漫无边际，就连目力所及最远处的冰块上，你仍能看到胡椒粒般散落的海豹。到处的小海豹如同雪白的蛞蝓，黑黑的小鼻子，大大的黑眼睛，叫声宛如婴啼，如果你坐在海豹群中间的船舱里，或许会误以为旁边就是个闹翻了天的幼儿园。

那年，“希望”号是第一个找到海豹群的，但在开猎的前几天一直是狂风大作，接着就是巨大的涌浪，把浮冰都给打翻了，小海豹也都被风刮翻到了水里。待到捕猎开始的时候，老天几乎给我们全体放了假。到了第三天早晨，船员们上了浮冰，开始了疯狂猎杀。这事太残忍了，尽管或许这并不比家家户户餐桌上来得更残忍。但在北极瓦蓝色的天空下，那耀眼的白色冰面上一处处令人眩目的深红色血泊，周遭一片寂静，这绝对会让人感到是种无比恐怖的侵害。但是，无尽需求造成了无情杀戮，无数人也正是靠海豹之死得以谋生，衍生出了一条以出海的、搬运的、制革的、腌制的、分拣的、卖渔具的、卖皮子的、卖油的各种行当行成的产业链条，而这条产业链的两端，一头是一年一度的大屠杀；另一头则是精致讲究的生活：柔软的皮靴子，亦或是大师、哲人们思索时那点亮的油灯。

出生入死的第一天让我终生难忘。我说过当时的涌浪非常大，由于浮冰相互激烈碰撞，船长不允许我这种没经验的人下去冒险。我正要跨过船舷和大家一起下去时，他命令我回去待在船上。我怎么抗议都无效，最后发了狂，一屁股坐在船舷上，脚悬在外面，心里的火腾腾直冒，身体就随着船上下摇晃着。说来也巧，我坐的木头上面结了一层薄冰，船身猛的一个倾斜，我就嗖的一下冲进了两块浮冰之间的海水里。我抓住其中的一块浮冰，挣扎着爬上船时，却发现这次倒霉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船长说，既然你怎么着都要掉海里，那冰上船上也没什么分别了。我也算对得起他的警告，当天又掉进海里两次，最后羞愧难当地躺在床上，所有衣服都送到轮机舱里面烤着。让我宽慰的是，我的不幸遭遇让船长乐翻了天，竟也把这次出师不利的烦恼抛到了脑后，而我在那之后的好长时间里都被冠以了“伟大的北方潜水员”称号。我还有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当时我正在冰上忙着剥一只海豹皮，突然身子向后一滑掉进了海里。我不觉中已经离开了别人好远，没人注意到我的危险。直到最后拼命一搏，抓住了刚刚在剥皮的那只海豹后肢。那一刻，我紧张得仿佛在进行一场噩梦般的拔河比赛，不知如何才能把自己拽上去而不是被海豹砸下来。我最后终于抬起了一条腿，滚上了冰面。我回到船上时，衣服已经硬得跟盔

甲一样，不得不等这些咔咔作响的衣服化开才能更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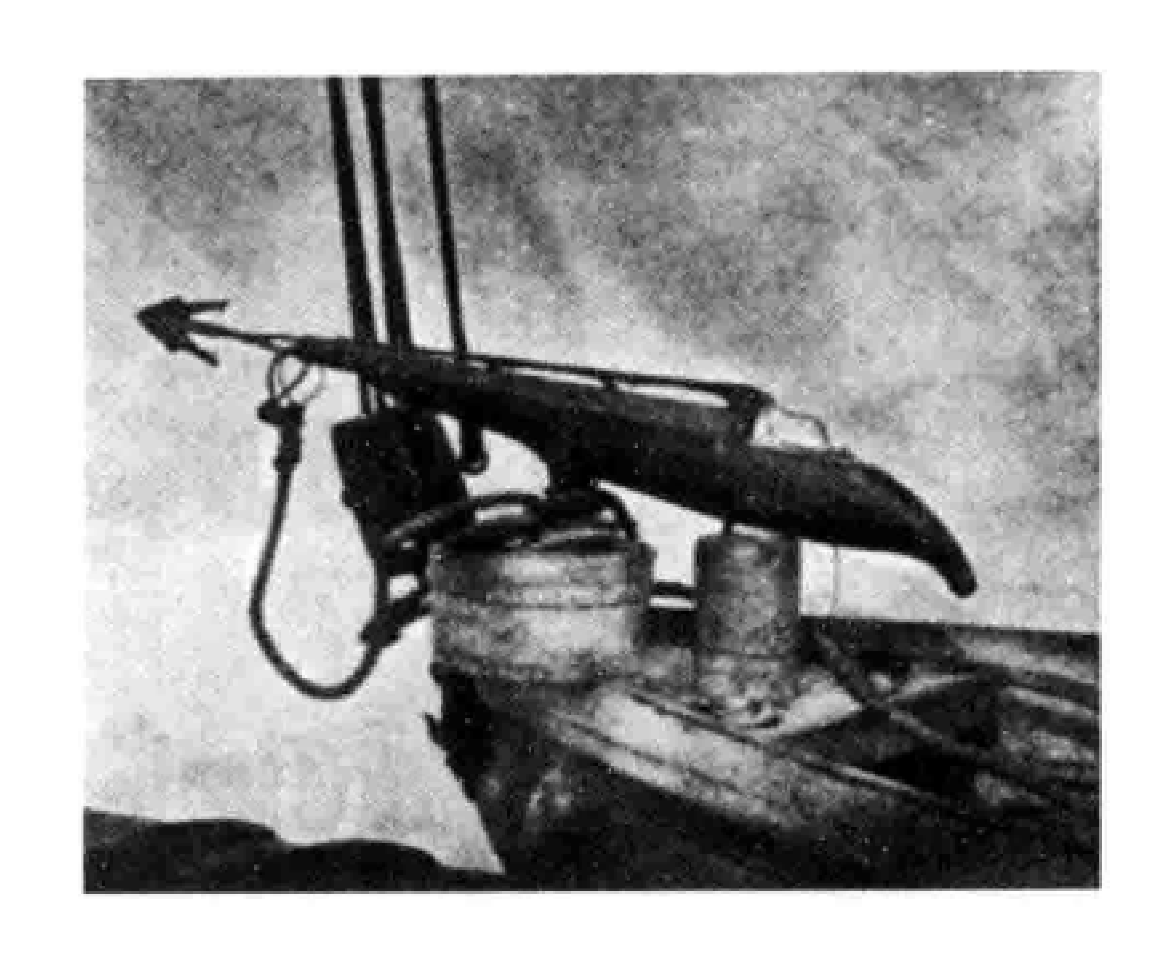
4 月捕猎的主要是母海豹和幼海豹，待 5 月份北上到北纬 77 度、北纬 78 度左右的海域时，基本上都是成年雄海豹了。要捕这些雄海豹就没那么容易了，它们非常机敏，需距离很远开枪才行。之后到 6 月份时，捕猎海豹就基本结束了，船只继续向北开，直至到达北纬 79、80 度左右最佳的格陵兰捕鲸区。捕鲸船会在那儿停留大约 3 个月，如果运气好，船主就能获得 300% 或 400% 的利润，也会把每位船员的小钱包装得鼓鼓的；即便运气不济，这至少也可算是一种独特的运动，是任何其他运动项目都没法比拟的。

你很少能遇上真正懂得格陵兰鲸价值的人。一头鲸须完整、体型巨大的格陵兰鲸在今天来说，价值不下 2000 到 3000 英镑，这么高的价格就在鲸须上。这东西虽然数量不大，但却是交易的重要内容，现在的价格也在逐年上升，因为这种鲸的数量在不断下降。据格雷船长估计，1880 年在格陵兰几千平方英里的庞大海域中，格陵兰鲸也超不过 300 头。他甚至能认出曾经追捕过的鲸鱼，可见数量之有限。有这么一头鲸鱼，在尾巴尖上长着一个奇怪的瘤子，他记得小时候随父亲捕鲸时就见过，或许更久之前的捕鲸人也追捕过它，这种动物的寿命很长。没人知道它们到底能活多久，但在习惯往鱼叉上铸上自己名字的年代，人们在切割鲸鱼时发现过古老的鱼叉，上面的名字已是这个行业里早就被人遗忘的前辈了。我们掌握的证据表明，这种动物的寿命至少有 100 年。

当你向一头鲸慢慢靠过去的时候，会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你背对着它，只能从对面舵手的表情想象它的状态。舵手的目光跃过你的头顶，直愣愣地盯着在水中游动的那个庞然大物，时而举手示意停止划水，那是它的眼睛露出了水面，时而又偷偷地示意前行，那是它把头扎进海里而露出了尾鳍。海面上有无数的浮冰块，只要你不去划桨，小船本身并不会把鲸吓得潜到水下去。就这样慢慢地偷偷靠上去，一旦舵手判断你能在它来得及下潜之前得手时——这么个大家伙要想动起来总需要点时间——你会发现他的眼睛突然发出光芒，脸色涨红，随即大喊："动手，给我快动手，狠狠地！"随着捕鲸炮的扳机被扣响，船桨狂舞，水沫横飞。紧接着快速划了几下之后，船头便扑哧一声撞到了软软的油乎乎的东西之上，船员和船桨被震得四处飞散。但你已无暇顾及这么许多了，当你的手触摸到它的时候，捕鲸炮已然响起，鱼叉几乎紧挨着表皮被射进了这个家伙铅灰色庞大而又圆润的身体里。它跟石头一样沉了下去，船头也随着扎向海里，激起一片水花，与此同时，从座位下出来的绳子经过船头迅速向外蹿出去，嗖嗖作响。

放绳子才是最危险的——鲸本身极少有胆量对抗它的敌人。绳子务必由专门的绕绳员小心绕好，确保不能在任何一处纠结卡住。一旦挂住了某个船员的胳膊腿，那大伙还没等明白过来这个人就已经没命了。砍断绳子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只会白白放跑了鲸鱼，这时的遇难者已经在深不可测的海下了。

"住手，伙计，"这种时候如果有海员举刀要砍断绳索，鱼叉手会大喊，"为了那寡妇也得把鱼捉住



啊！”这话虽听起来无情，但确实有些道理。

这就是用鱼叉捕猎鲸鱼的过程，小船的任务也就到此结束了。但当这头精疲力尽的鲸鱼被冰冷的铁器插住之后，用长矛刺它则更加令人激动，因为你可以刺上好长时间。你可以在这个庞然大物旁边待上半个小时，用手摸着它滑溜溜的表皮。鲸的痛感很弱，当你把长长的矛刺进它身体里时，它几乎没有什么抽搐或畏缩。但本能还是让它摇摆尾巴把小船打得乱晃，而船上的人也会吓得赶快用钩杆借着鲸鱼的侧面稳住阵脚，确保在鲸鱼头部靠下的位置。即便如此，我们仍旧没有完全脱离险境，这头鲸鱼竟靠着一股猛劲抬起了侧鳍压到了我们小船上。一片鳍就足以让我们葬身海底，我忘不了我们是怎么从底下钻出来的，而且出来时每个人还都举着手，似乎想顶住那片巨大的令人恐怖的侧鳍，就好像鲸鱼要真把侧鳍落下来，我们的抵挡还能起点作用似的。但这家伙终因失血过多耗尽了力气，并未把鳍压下来，而是翻到了另一侧，我们知道它真的死了。我想，不会有人愿意用任何其他的胜利来与这个时刻交换吧！

如果你曾去过北极，那种超越尘世的奇特感受便会一辈子萦绕在心头，那永久的白昼更会让你永生难忘。夜晚的天空比白天略暗，但差别不大，只是多了一抹橘黄。有些船长恶作剧般故意颠倒了作息时间，早饭在半夜吃，晚饭在早晨 10 点吃。反正 24 小时都是你的，随你怎么折腾。一两个月之后，你的眼睛就会对持续不断的光亮感到厌倦，转而去向往黑暗，你觉得黑暗会让人那么舒心和安宁。我还记得在返航靠近冰岛看到第一颗星星的时候，简直无法把眼睛移开，感叹着这个精美的不断闪烁的小东西。大自然的美皆在我们司空见惯之间视而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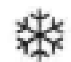
孤独也会让你在北极的感受愈加强烈。当我们来在捕鲸的纬度时，除了唯一的捕鲸船伙伴，很可能800英里之内都不再有船。在漫长的7个月里，没有从南方来的任何信件和消息。我们起航的时候，人世间好不热闹。阿富汗战争已经开打，与俄国人也大战在即。不知在经过波罗的海海口对面的海域时，是否会有巡洋舰像我们对待鲸鱼那样对待我们。当我们在设得兰北面遇到一艘渔船时，最急切询问的就是战争还是和平。在北极海域的7个月里确实发生了好多大事：迈旺德战役的失利和罗伯特领导的从喀布尔到坎大哈著名的长征。这些对我们来说全都模糊一片；即便到今天，那段军事历史也没在脑子里清晰起来。

永不落幕的太阳、银色的冰雪、深蓝的海水，永远让你记忆犹新；而干燥、清冽、令人振奋的空气，则让你感到生命本身所能给人带来的最深切的快乐。还有那数不胜数的海鸟，鸣叫声会永远回响在你的耳畔——海鸥、管鼻藿、雪鸟、市长鸟和潜鸟。当你把视线从空中转向大海，你的眼睛便会在倏忽间看到各种让你惊奇不已的生物。有商业价值的鲸好久都难得遇上一头，而那些价值不高的兄弟们却到处游荡。脊鳍鲸大摇大摆晃着90英尺长的身子和一身不值钱的油脂招摇过市，知道绝不会有谁会自贬身价放下船来为它费事。身形奇异的驼背鲸、鬼一样的白鲸、一根犄角的独角鲸、相貌奇特的瓶鼻鲸、体型巨大慵懒的格陵兰鲨，还有血腥的令所有水下庞然大物都畏惧三分的逆戟鲸，它们是这片原始海域的主宰。在冰上，有各种的海豹，鞍海豹、地海豹，还有巨大的冠海豹，从鼻子到尾巴有12英尺长，生气起来能把一个鲜红的足球给吹起来，当然生气对它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偶尔，你还能在冰上见到白色的北极狐，而北极熊则随处可见，这些懵懂可怜的家伙们，用它们摇摇摆摆、歪歪斜斜的步伐，在海豹营附近的大片浮冰上到处留下纵横交错的足迹。正是为了这些海豹，北极熊才不惜跋涉数百英里来到这里，它们捕捉海豹的方法也极为聪明，它们会挑选那种只在中间留有一个供海豹呼吸的通气孔、面积很大的浮冰，然后就伸着两只大爪子蹲在通气孔旁边守着，只要海豹一露头，就会用大爪子啪的一声捉住，午餐来了！我们偶尔会在轮机房的火上燃烧一些厨房垃圾，几个小时后，下风向许多英里之外的熊就会尽数被招来。

虽说旅途快乐，但也终有掉转船头的一天。有时冬天会来得让你措手不及，要是来不及逃出来可就惨了。来到9月份，我们的小船全部归位，鲸脂柜全部锁闭，“希望”号踏上归途。远远的，现出了扬马延岛高耸的山峰，上面冰雪的光芒若隐若现，之后便在我们身后渐渐隐去。那或许是我最后见到的格陵兰海了，除了在梦中。

“北极星”号船长

编辑的话：《“北极星”号船长》首发在1883年1月号的《圣殿酒吧》杂志，是柯南·道尔早期成功的重要标志。故事中大量借用自己在“希望”号上的经历，以日志形式创作了一个医学院学生作为随船医生在捕鲸船上经历的奇异故事，也足以表明他生命中那“神奇而又令人心醉神迷的一章”如何强烈地激发了他的想象力。《圣殿杂志》为此向他支付了可观的10个几尼。柯南·道尔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我觉得他们很喜欢。”就此，一位前途无量的短篇小说新星开始在英国冉冉升起。



（医学院学生约翰·阿利斯特·雷的奇异日记节选）

9月11日——北纬81.40度，东经2度

我们船仍旧滞留在向北延伸开去的巨大浮冰区里，面积或许不会小于英国。向左向右极目眺去，连绵不断的浮冰直至天际。今天早晨，大副说南部海域很有可能形成密实的浮冰层，要是厚到一定程度我们无法返航就惨了，况且我还听到有人说食物也所剩无多。现在季节渐晚，夜晚开始重现。今早看到有一颗星星在帆桁上方的天际闪烁，这打5月份以来还是第一次。船员心中已生出许多不满，都想趁着鲱鱼捕捞季赶回家，这时苏格兰岸边雇工的价格是很高的。但大家也只是表情阴郁、目光沮丧而已，不过我下午从二副那里听说，大家伙正琢磨着派个代表到船长那儿诉苦请愿呢。真不知船长会作何反应，这个人脾气火爆，敏感多疑，只要涉及个人权利，什么事都可能惹他发火。我打算晚饭后冒昧和他谈谈这件事，因为我发现，同样的事别人去说很可能让他恼火，而我说却往往没事。从我们船右舷望出去可以看到斯匹茨卑尔根西北角的阿姆斯特丹岛了，锯齿般的火山岩被白色的条缝生生割裂，那些便是冰川了。现在离我们最近的人类只有格陵兰南部的丹麦殖民区了，直线距离也足有900英里，想想就有种很奇特的感觉。冒险把船带到这种困境中，船长身上的压力和责任自不必说，没谁胆敢在这么晚的时节还把船留在这个纬度上。

晚上9点——我和克雷吉船长把这件事说了，虽说结果差强人意，但他居然能静静地，甚至有点谦恭地听完。之后他摆出一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架势，九头牛拉不回地在狭小的房间里来来回回转了好几分钟。一开始还以为是我把他惹毛了，但这个疑虑很快就打消了。他坐了下来，近乎抚摸一般抓着我的胳膊，充满野性的黑色眼睛里透出无限温柔，这让我惊讶不已。

“我说，医生，”他说，“真后悔带你来，真的，要是现在就能让你站在邓迪码头上，我宁愿立马掏50镑。我这次是不成功便成仁。我们北面确实有鲸鱼，我当时跟你说在桅顶上看到它们在喷气，你还竟敢摇头？”他突然发作起来，但我丝毫也想不起曾经对他表示过任何疑虑。“我活这么大岁数能有这个机会值了，没有少于10英尺[1]长的。我说医生，一条该死的冰带就把我逼走？让我和发财失之交臂？一旦明天起了北风，我们就能装得满船满仓，然后在海面封死之前逃出去。要是万一刮南风，那，我觉得这些人也算命该如此，对我来说倒无所谓，我对那个世界的牵挂或许比现在这个还多。可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对不住你，要是这趟带老安格斯·泰特来就好了，他是个无牵无挂也没人牵挂的人，可你呢，记得你说过订婚了？”

“是啊。”我边说边抓住怀表盒的弹簧链，看着上面芙罗拉的小照片。

“去死吧你！”他吼叫着从椅子上跳起来，激动得胡子乱颤。“你的幸福与我何干？我与她又有什么关系，凭什么拿着她的照片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怀疑他是不是会在疯狂之中冲上来打我，但最后只是又骂了一句，砰的推开门冲上了甲板，我的双眼早已在他的暴怒之下惊呆了。他以往对我一直非常和善、客客气气的，像今天这样还是第一次。我现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能听到他正在我头顶上气得乱转呢。

我很想描述一下这个人的性格，可又觉得有点自不量力，因为在我脑子里这个人总是模模糊糊、游移不定的感觉，好几次都以为抓到了能够揭秘的线索转眼又被他新的行为全部推翻。或许除了我自己再没别人能看到这些文字，但我还是想留下点关于尼古拉斯·克雷吉船长的记录，就算是心理研究吧。

你总能通过一个人的相貌窥视到一些他的灵魂。船长个头很高，身材匀称，黑黑的脸庞很是英俊。胳膊腿时常有种奇怪的抽动，若不是因为紧张，就是因为身体里有过剩的能量。他的下巴和整个面容刚毅果敢，很有男子气概，但最有特点的还是眼睛，是那种最深的褐色，明亮而又充满渴望，流露着率真与鲁莽，但似乎还掺杂着一些特别的东西，我总觉得更多的是恐惧。平常没事的时候一切都好，而一旦陷入沉思，脸上就会显出害怕的神情并不断加剧，直到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会在这种时候失去理智，暴跳如雷，而他自己也似乎能意识到这一点，尽量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让人靠近，直到度过那段可怕的

---

① 捕鲸人通常以鲸须而非鲸身体的长度作为衡量标准。

时间。他睡眠很差，我曾听到他在晚上大喊大叫，但他的房间离我的有点远，总是听不清他到底喊了些什么。

这只是他性格的一个侧面，也是最讨厌的一面，但这也是只有我通过长时间以来密切接触才观察到的。他平常给人的感觉可是个令人愉快的好伙伴，博览群书、风趣幽默，当然更是一个英勇的海员。很难忘记我们4月初在浮冰区遭遇狂风时他镇定自若的风采。他在电闪雷鸣、狂风号叫之间在驾驶台上来回奔跑着，从未见到过他曾如此乐观，甚至有些兴高采烈的样子。他好几次跟我说，死亡对年轻人来说可悲，于他却是件快乐的事；我看他也不过30岁刚出头，但头发、胡须都已然有些花白。他人生中肯定遭受过重大的创伤，而如今依然生活在阴影中。如果我失去了芙罗拉，或许我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吧——谁知道呢？我又想，要不是因为她，我才不会对明天到底是刮南风还是北风那么上心呢。听到他从舱梯上下来，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可见他的坏情绪还没过去。那么好，恰如老佩皮斯说的，该上床睡觉了，蜡烛即将燃尽（由于夜晚开始重现，我们只能开始点蜡烛了），管理员也已经睡去，再拿不到蜡烛啦。

9月12日——晴朗、安静，我们仍旧泊在原处，有点微微的东南风。船长的脾气缓和了许多，早餐时还为自己的鲁莽向我道了歉。但他看起来仍旧有些心不在焉，那眼神按苏格兰高地人的说法就是“神经兮兮”的，至少我们总工程师这么跟我说过，而且我们船员中的凯尔特人都说他有点先知先觉、预卜吉凶的能耐。

让人奇怪的是，这群头脑精明、讲求实际的海员如此迷信，要不是亲眼得见，真是难以置信竟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这次出海此风甚盛，我真想在周六的酒里掺些镇静剂或者精神补药什么的。我们船刚刚离开设得兰不久，舵手就时不时说起船尾有幽怨的哭声和尖叫，怎么都甩不掉。整个旅程这种故事就没断过，在开猎后最初的几天晚上，要想让谁去轮个班且得威逼利诱好一阵儿。毫无疑问，他们听到的无非是舵链的吱吱声，或是某种海鸟的叫声，我有好几次让人从被窝里拎出来去听，但无须多说，自然是从未听出过什么不正常。可那些人执拗荒唐，我都懒得和他们再争辩。关于这事我和船长提起过一次，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不但听得煞有介事，还心烦意乱好一阵儿，一直以为他会对这种无聊之事不屑一顾呢。

船上二副曼森先生昨晚见到了鬼，至少他自己说见到了鬼，在我看来这同样是无稽之谈，但几个月以来每天重复的话题不是北极熊就是鲸鱼，这种新鲜的爆料还真是让人为之一振。曼森发誓说这艘船招来了鬼，要是有地方可去，他一天都不会在船上多待。说实话，这家伙真被吓坏了，我今早不得不给他用些三氯乙醛和溴化钾来稳定他的心神。当我说或许是因为他前一天晚上多喝了一杯时，惹得他勃然大怒，吓得我赶紧严肃起来认真听，看他的样子还真够坦诚的。

“我正在驾驶室里，”他说，“差不多是凌晨2点，天最黑的时候。月牙很小，被云彩一遮你根本看

不多远。鱼叉手约翰·麦克劳德从船楼来到船尾，说在船头右前方有种奇怪的声音。我过去后我们俩都听到了，有时像婴儿啼哭，有时像少妇痛苦的呻吟。我是第十七年到这里来了，从未听到过海豹发出过那种声音，无论老幼。我们当时站在船楼里，月亮从云后露出头来，我们俩看到在刚才发出声音的那个方向的冰面上似乎有个白色身影在向前移动着。突然这个东西不见了，不一会儿又出现在左前方，怎么看都像在冰上的一个影子。我让人到船尾取来步枪，之后和麦克劳德下到冰上，觉得那可能是头熊。一来到冰上就不见了麦克劳德，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往发出叫声的方向走。我循着声音向前走了有一英里还多，绕过一个雪丘时突然发现那东西正站在顶上，好像在等我一样。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肯定不是熊。它又高又白又直，要不是人的话，那我敢打赌肯定是更可怕的东西。我不要命地往回跑，能回到船上都让我高兴死了。我和这条船签了协议不假，该干的活不会偷懒，但别指望我太阳下山后还会下船。”

这就是他的故事，我尽量按原话讲的。虽然他一再否认，我还是觉得他看到的是头小北极熊，一受到惊吓就会后腿站起来那种，在某种光线下看着就跟人似的，对这样一个精神早已摇摇欲坠的人来说更难说得清了。但不管是什么，这事都在船员中产生了极坏的作用，大家的表情比以前更阴郁，表达不满的方式也更直接。不能回去捕鲱鱼，又被困在这条他们认为招了鬼的船上，双重的不满足以至于让他们干出些鲁莽之事。就连他们当中资格最老、立场最坚定的鱼叉手们也陷入了集体的骚动之中。

除了这种到处弥漫的迷信气氛，其他情况则变得越来越好起来。我们南面密实的浮冰已经部分消散了，海水暖得让我们如同身处格陵兰和斯匹茨卑尔根之间湾流之中。海里满是小水母、海蛞蝓和大虾，看来随时都有鲸鱼出没的可能。晚饭时就有一头鲸鱼在喷气，但由于所在位置小船靠不过去只好作罢。

9月13日——和大副米尔恩先生在驾驶室里聊得很有意思。船长不但对我来说是个谜，对所有这些船员甚至这艘船的船主都是个谜。米尔恩先生跟我说，有一年，这艘船捕鲸回来跟大伙结算清楚之后，克雷吉船长就销声匿迹了。直到第二年出海之前，他悄悄走进捕鲸公司的办公室，问是不是还雇他。他在邓迪无亲无故，也没人知道他以前都干过什么。他能当上船长靠的完全是自己的能力，当副官时便以英勇过人而又从容镇定著称，终被委以重任。大家都觉得他并非苏格兰人，名字也不是真的。米尔恩觉得他之所以投身捕鲸这个行当，就是因为这是他能选择的最凶险的职业，并在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寻求死亡。这样的事有好多，其中有一件非常奇特，如果是真的。好像说有一回，公司办公室找不到他，只能选一个人替代他的位置。那时正好是俄罗斯—土耳其战争，当他第二年春天再次现身的时候，他脖子的一侧添了一道褶褶巴巴的伤疤，而且还总试图用围巾遮起来。很难说他是否去打仗了，但确实是个奇怪的巧合。

东风渐起，但依旧很轻。浮冰比昨天更密了，目之所及，四周白茫茫一片，单调的景象仅被偶尔的

裂隙或雪丘的阴影所打破。南面那条窄窄的水道是我们逃生的唯一希望，现在每天都在变得更窄。船长身上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重，听说那箱子土豆已经见底，饼干也所剩不多了，但他依旧保持着那种不为所动的表情，大部分时间都守在瞭望台上，用望远镜遥望着天边。他现在举止很反常，好像还在避着我，但前天那种粗暴举动再未出现过。

晚7：30——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现在领导我们的这个人是个疯子。克雷吉船长极为怪异的行为根本无从解释。好在我坚持写日志，可以在迫不得已对他限制自由时拿出来有个说法，当然那只能是最后没办法的办法了。让人惊讶的是，提出他古怪行为属于精神失常而非仅仅恶作剧的是他自己。大约一个小时前，他站在驾驶舱里，和平常一样用他的望远镜向外观察着，而我则在后甲板上来回溜达。

最近船上疏于瞭望，大部分人都在下面喝着茶。我走烦了，就倚在船舷边，落日柔和的光芒洒在无边的冰面上，惹人无限遐想。突然，肘边一个沙哑的声音把我从梦幻中惊醒，一转身，发现船长已经下来站在我身边，眼睛直愣愣盯着冰面，目光中除了恐惧和惊讶，似乎还有某种欣喜和快乐。那么冷的天里，汗珠大颗大颗从他额头滚落，他处于极度恐惧之中又无比激动，四肢跟癫痫病人发作般抽搐不已，扭曲变形的嘴巴如石头般僵硬。

"你看！"他喘着粗气，死死抓着我的腕子，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远处的冰面，脑袋在水平方向上慢慢转动着，似乎在跟踪一个在冰面上不停移动的东西。"看！在那儿，快看，那儿！就在冰丘之间，现在从远处那个冰丘后面出来了！你看到她了！你肯定看到她了！还在那儿！飞远了，天，越飞越远！不见了！"

最后两个字几乎变成了耳语，里面那种极度压抑的痛苦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抓住软梯拼命往上爬，看样子是想爬到舷墙顶上最后再看一眼那个已经远去的东西。但他实在是力不从心了，踉跄着靠在大厅的天窗上，已是精疲力尽，只剩喘气的份儿，脸色死灰，我甚至担心他会随时晕死过去。不能再耽搁了，我赶紧过去把他扶下舱梯，让他平躺在房间的一张沙发上。我倒了一些白兰地端到他的唇边，这些酒产生了神奇的效果，苍白的脸上渐渐现出了血色，不停哆嗦的胳膊腿也安静下来。他用胳膊肘支起身子，环顾一圈发现只有我们俩时，便招手让我过去坐到他旁边。

"你看到了，是吧？"他问我，那种压抑的敬畏神情完全不是本来的他。

"没，什么都没看到。"

他的头又重重落在垫子上。"对，没有望远镜看不到，"他咕哝着，"看不到，是望远镜把她照出来的，还有那双爱的眼睛，爱的眼睛。对了，医生，千万别让管理员进来，他肯定会觉得我疯了，快把门插上吧？"我起身按他的要求做了。

他静静躺了一会儿，显然在琢磨着什么，不一会儿，见他又用胳膊肘撑起身体，又要了些白兰地。“你不是这么想的吧，医生？”我把酒瓶子放回柜子里时他问我。

“你跟我说，要拿出男人的坦诚，我是疯了吗？”

“我觉得你心里头有事，”我回答道，“那事搅得你心神不宁，害得你不轻。”“说得对，小伙子！”他喊叫着，激动得双眼放光，估计是白兰地的作用。“有太多的事，太多了，但我心里有谱，我的梦我自己能圆。就算上了法庭你也没法证明我疯了吧？”

看一个男人躺在那儿冷静证明着自己神志正常让人感觉怪怪的。

“或许不能，”我说，“但我还是觉得你最好尽快回家，过一段安安静静的日子。”

“回家，哈？”他嘟囔着，脸上一副蔑视的表情。“你比我着急多了吧，小伙子！和芙罗拉甜甜蜜蜜——漂亮的小芙罗拉！做噩梦是疯的迹象吗？”

“有时候是。”我答道。

“还有什么？一开始还有什么症状？”

“头疼，听见噪音，看见闪光，有幻觉——”

“哦？怎么说？”他打断我。

“什么叫幻觉？”

“看到一个明明不存在的东西就叫幻觉。”

“可她明明就在那儿！”他困惑地对自己说。“她就在那儿！”随即起身，打开门销，迈着缓慢、迟疑的步子向自己的房间走去。我想，不到明天早晨他是不会再出来了。不论他当时想像自己看到了什么，他整个人都遭受了严重打击。这个人越来越成了一个谜，恐怕这事也只有靠他自己才能解决，而他的理智又明明是不清醒的。我并不觉得他的怪异行为和负罪感有什么关系，尽管船员们都这么认为，我却找不到任何根据。从他的心态看不出负罪的感觉，有的只是一副被命运无情捉弄的神情，他更应是一位殉道者而不是罪犯。

晚上风向转南。看来老天真打算照顾我们，要把我们唯一那条窄窄的逃生路给堵死了！我们正处在被捕鲸人称作北极“冰障”的巨大浮冰边缘，任何北风都有助于把另一面的浮冰吹开，而南风则只会把松散的浮冰块聚拢到一起，把我们夹在中间动弹不得。老天啊，帮帮我们吧！

9 月 14 日——星期天，无事可做的一天。我们担心的事发生了，南面那窄条蓝色的海水不见了。我们周围只有无边的冰原和上面奇形怪状、不可思议的冰丘和冰峰，那种弥漫无涯的死寂让人异常恐惧。没有了海水的波动，没有了海鸥的鸣叫，也没有了船帆绷紧的咯吱声，只有大自然沉寂背景中船员们的

窃窃私语，还有他们靴子走在闪光白色甲板上发出的吱吱声，听起来是那么刺耳和不合时宜。我们唯一的造访者是一只北极狐，陆上常见，冰原上却很罕见的一种动物。但它并未靠近，而是大老远打量我们船一番之后快速跑掉了。这便有些奇怪了，因为这些对人一无所知又本性好奇的东西常常无知无畏，很容易被捉到。说来有点不可思议，就这么件小事也在船员中引起不小的骚动。“那个小东西闻得到，嘿，闻得到你我都闻不到的味儿！”首席鱼叉手的这番话立刻引来一片点头附和之声。这种幼稚的说法已无须一驳了，他们铁了心相信这船中了魔咒，任什么都没法改变的。

除了下午到后甲板上待了大约半小时，船长一整天都憋在房间里。他出来后眼睛还是盯着昨天那个地方，好像随时准备着那东西再冒出来，当然，最终什么都没有；而他对就站在身旁的我则视而不见。总工程师领着大家做了礼拜，奇怪的是，在捕鲸船上人们总是会用英格兰教堂的祈祷书，虽然船上从来都没有那个教的教徒。我们除了罗马天主教徒就是长老会教徒，前者占了大多数。使用一种双方教派之外的仪式，谁都不会觉得对方得了偏袒，也就都会虔诚地用心聆听，可见这种做法确实有其可取之处。

夕阳无限，映得冰面如血色的湖泊。从未见过如此美妙而又怪诞的景象。风向在调转，如果 24 小时之内能刮起北风，那我们还有救。

9 月 15 日——今天是芙罗拉的生日。亲爱的姑娘！她今天看不到她的男孩了，她曾经总是这么叫他，这个男孩被困在冰天雪地之间，还有一个疯癫的船长和仅仅几个星期的食物。她每天早晨肯定会在《苏格兰人》报纸上搜寻船只的消息，看我们是否到达了设得兰。我应该给船员们做个榜样，尽量表现得欢快和无所谓一些；但天晓得我的心情怎么会那么地沉重。

今天气温是华氏 19 度，几乎没什么风，即便有点儿也不是我们想要的。船长情绪不错，我猜他肯定是昨晚上又觉得自己看到了什么征兆或者景象，可怜的人啊，因为他一大早就到我房间，俯在我铺位上悄悄说：“那不是幻觉，医生，是真的！”早餐后他让我去看看还剩多少食物，我和二副立马照办。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糟，前舱里有半箱子饼干、三罐子腌肉、不多的咖啡豆和糖；后舱和储藏柜里面还有不少奢侈品，三文鱼罐头、汤料和红煨羊肉什么的，但这些也不够 50 个人吃多久的。贮藏室里有两桶面粉和大量烟草可以无限量供应。所有东西全加起来按半量供应的话还能够一船人支撑 18 到 20 天，但肯定不能再长了。我们把情况报告给船长后，他命令立即吹长哨全体集合，然后开始在后甲板上发表演说。从未见他状态如此之好。高高的身材，健壮的体魄，黑色的脸庞活力四射，天生就是个当指挥官的材料。他镇定自若、侃侃而谈，尽显一个真正海员的风采。他说非常清楚目前的险境，但也在时刻盯着每个逃生的良机。

“我的伙伴们，”他说，“毫无疑问，大家认为是我把你们带入了这个绝境，如果这真的是个绝境，

或许有些人会因此对我心生怨恨。但你们也不会忘记，多少年来还没有哪艘船比我们古老的‘北极星’号挣到了更多的油钱，你们当中人人都有份。你们可以让老婆在家里舒舒服服过日子，而那些可怜的家伙们回到岸上却发现自己的女人们在教区里讨施舍。如果你们打算为一件事感谢我，就不能为另一件事记恨我，这事就算扯平了。我们在这之前曾冒过一次大险但成功了，那现在我们冒险失败了也没什么可哭泣的。即便最糟糕的情况发生，我们还可以把浮冰当陆地，捕到足够的海豹坚持到明年春天。当然，我们还到不了那一步，不出三个星期，苏格兰海岸就会再次出现在诸位面前。从现在起，食物供应量减半，所有东西平均分配，任何人没有特权。振作起来，你们会像以前克服无数艰难险阻一样渡过这个难关。”这番话语虽然简单却起到了神奇效果，人们心中的积怨被瞬间融化，那个迷信的老鱼叉手带头三声欢呼，引得现场一片欢腾。

9月16日——夜里刮起了北风，浮冰出现了分裂散开的迹象。尽管已开始食物配给，但大家的情绪还都不错。轮机舱里一直保持着蒸汽的力度，以免在出现逃生机会时耽误时间。船长兴高采烈的，但脸上仍旧带着我曾说过的“神经兮兮”的表情。他的欢快情绪比先前的忧郁更让我疑惑，实在是想不明白。记得我在日记开始时提到他的怪癖之一就是从不允许别人进他的房间，床铺从来都自己铺，甚至所有其他事情也全是自己来。但让我惊讶不已的是，他今天在测量中午太阳高度的时候，竟把钥匙递给我，让我去他房间看航海表上的时间。房间里空空的，有一个脸盆架和几本书，除了墙上挂着几幅画之外，没有任何称得上奢侈的东西。那些画绝大部分都是很便宜的小石版画，但其中有一幅水彩勾勒的年轻女人头像引起了我的注意。显然这是一幅肖像，但并非水手们特别钟爱的那种美女。没有哪个艺术家能凭空把这样的坚强与柔弱混搭在一起。那低垂睫毛之下无精打采、轻柔恍惚的眼神以及又宽又低平和宁静的眉毛，与线条明晰凸显的下巴和刚毅的下嘴唇形成了强烈对比。在画像下面一角写着“M.B.19岁”。真的难以置信，仅有短短19年人生经历的她便能在脸上显现出如此意志的力量，她一定是个非凡的女人。她的脸竟对我产生如此魔力，虽然只是倏忽一瞥，但如果我是个画家，一定能在这张日记纸上把那表情一笔一笔画出来。我在猜想，她在船长的生活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把这张画挂在了铺位头的墙上方，这样他就可以一直盯着看了。好在他是一个足够矜持之人，否则我定会评说点什么。房间里其他的都是一些不值一提的东西——几件制服大衣、一把折椅、小望远镜、烟草盒和许多烟斗，其中还有一个东方的水烟袋，顺便提一句，这水烟袋使米尔恩关于船长曾参加过战争的说法更加可信起来，虽说这种联系有点太牵强。

晚上11:20——经过海阔天空一顿神侃，船长去睡觉了。其实他有时候还是颇具魅力的，不但博

古通今，说起话来既富于感染力又不固执己见。他竟然还侵占了我的知识领地，他谈到了灵魂的本质，还大师一般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观点进行一番勾勒。他似乎对灵魂转世和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也颇有研究，我们由此又自然说起了现代唯心论。当我玩笑般提到斯莱德的欺诈时，他一脸严肃地警告我，千万别混淆了是与非，并接着说，这就如同不能因为宣扬基督教的犹大是个败类就给基督教贴上错误标签一样。说完他就道了晚安回房间去了。

持续的北风有愈演愈烈之势。现在的天已经黑得跟英格兰一个样了。希望明天我们就能从冰雪的桎梏中重获自由。

9 月 17 日——又是鬼怪。谢天谢地我的神经还够强大！这些家伙们信誓旦旦、绘声绘色的描述足以把不熟悉他们的人吓个半死。围绕这事有好几个版本的说法，但归结到一块儿就是晚上有种神秘可怕的东西绕着船飞，而且彼得黑德来的桑迪·麦克唐纳和设得兰来的“细长”的彼得·威廉姆森都看到了，当时还有在驾驶舱里的米尔恩，这样见证人就有了三个，远比二副当时的情况更令人信服。早饭后我和米尔恩聊起来，我跟他说不应该信这个，而且作为当头儿的，更应该给大家做个榜样。他满腹疑虑地摇着那个饱经风霜的脑袋，说起话来更是小心翼翼。“或许是，或许不是，医生，”他说，“我并没说那个就是鬼。我并不太相信海妖之类的东西，虽然以前听很多人说见过。我胆子不算小，现在我们是大白天的说这个，要是放到昨晚上，你和我们一块儿，血都能给你吓凉了，太可怕了，那东西惨白惨白的，让你头发根发乍，一会这儿，一会那儿，在黑暗中像找不到妈妈的小羊羔一样咩咩叫着。我想，你肯定觉得这些都是老太太们扯的闲淡吧！”我看和他再争执下去也是无益，就说等下次那个幽灵出现时一定想着叫我——他大呼小叫地说可千万别再出这样的事了。

天如人愿，我们身后白色的冰漠开始被许许多多纵横交错的细细水道分割，我们现在处于北纬 80 度 52 分，从南面有很强的洋流冲向这片浮冰。如果风向持续性好，那阻碍我们返程的浮冰会像当初形成那样快速瓦解掉，但现在，我们除了抽烟、等待、祈祷，也再没别的可干。我已迅速成为了一名宿命论者，当面对风、冰这样无法掌控的东西时，你也只有宿命。或许正是阿拉伯沙漠上的风和沙让穆罕默德最初的追随者们听任天命。

幽灵的传闻给船长带来了很大冲击。我因为担心这会刺激到他原本非常脆弱的心灵，就一直想方设法在他面前遮掩。但不幸的是，他还是听到某个船员提到了这个事，就不依不饶地刨根问底。不出所料，这让他无比夸张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疯狂全都爆发出来。我几乎无法相信这就是昨晚上还大谈哲学，充满睿智和冷静判断的那个人。他像只困在笼中的老虎，在后甲板上前蹿后跳，时不时停下来充满渴望地伸出双手，心神不宁地盯着远处的冰面。他一刻不停地小声说着什么，有一次突然喊了出来：“只需要

一点时间，亲爱的——只需要一点时间！”可怜的人啊，眼睁睁看着一个英勇的水手、一个令人尊敬的绅士变得如此不堪，想象和幻觉竟能把一个以冒险为乐的人吓到如此，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啊。世上还有像我这样夹在精神错乱的船长和见了鬼的船副之间的人吗？我有时就想，船上大概只剩我一个精神正常的了——或许还有第二工程师，一个死心眼，管你什么鬼怪神仙，只要别打扰他，别把他的工具弄乱了就好。

冰面仍在快速散开，看来明早起锚返航几成定局。等我到家讲起船上这些事时，大家肯定觉得是我胡编乱造的。

午夜 12：00——我真是被吓懵了，多亏一大杯白兰地，总算稳定了下来。但我现在仍然魂不守舍，从我的笔迹就能看得出来。刚刚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甚至开始改变我对船员们的看法，仅仅因为他们说看到了我无法理解的东西就把他们当成疯子显然不妥。啊呸！这么件小事就让我失掉勇气，真够不争气的；然而，经过这么多闹鬼事件之后，这件事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我既无法再置疑曼森先生的故事，也无法置疑船副的，因为我刚刚经历一件曾经被我嘲笑和不齿的事情。

但怎么说呢，这事并不算那么恐怖——只不过是一个声音而已，再没别的。我也并不期望读到这个日记的人能感受我当时的感觉，或体会到当时这事对我的冲击。晚饭过后，我来到甲板上准备静静抽袋烟之后再回房间。天已经非常黑了，我站在船尾救生艇下面，竟看不到驾驶舱里的人。记得我原来就说过这冰封的大海上那种漫无边际的寂静。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不论多么荒凉，空气中都会有各种小小的震动——那种飘渺的嗡嗡声，可能是远处人们的行走，可能是小鸟翅膀的拍打，甚至可能是清风拂过草地。我们通常都不会意识到这些声音，但如果所有这些声音真都没有了，我们却能意识到它们曾经的存在。而在北极这样的地方，那种绝对的、深不可测的寂静会毫不留情地包裹、侵蚀着你。你的耳鼓会不由自主地极力搜寻任何细小的声音，急切地倾听船上不经意出现的任何动静。此时的我正倚在舷墙上，万籁俱寂的夜里，仿佛就是从我们船下面的冰上，传来了尖利的叫声，一开始是那种连女高音都无法企及的音高，继而越发一阶高过一阶直至极点，最后变成长长的极度痛苦的哀号，或许，这就是一个游魂最后的啼哭。那恐怖的尖叫仍在我耳边回响，里面是悲伤，无尽的悲伤；里面还有渴望，无限的渴望，甚至偶尔还夹杂着极度的狂喜。这尖叫真真切切近在咫尺，我向黑暗中努力辨寻却什么都看不见。我稍等了片刻，那声音再未出现，我便往下走，体似筛糠，那感觉这辈子都没有过。经过舱梯时正遇到米尔恩上来换班。“嗨，医生，”他说，“没准儿那就是老太太们扯的闲淡吧？没听到那尖叫吗？或许那是个迷信？你怎么想的呢？”我不得不连忙向这个诚实的人道歉，并说我和他一样迷惑不解。说不定明天事情看起来就不一样了。但现在，我还不敢把脑子里想的全写出来；或许以后这事云开雾散之后，反

过头来再读这些文字时，我会为当时的懦弱鄙视自己。

9月18日——过了心惊肉跳的一个晚上，到现在脑子里还全是那怪异的声音。船长看起来也没怎么睡，形容憔悴，满眼的血丝。我并没和他说起我昨晚的经历，也不该说。他已经焦躁不安、激动得难以自持了，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根本没办法让自己安静下来。

不出所料，今天早晨，密实的浮冰中出现了很长的一片水面，我们从冰上拔起锚链，开动蒸汽机，向西－南－西的方向开进了大约12英里，这时不得不停下来，前面的巨大浮冰再次把我们的前进路线彻底堵死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抛锚等待，如果北风持续，冰面在24小时里裂开还是大有希望的。水里有几只冠海豹在游泳，我们打到了一只，足足有11英尺长。这种动物凶猛好斗，据说北极熊也奈何不了它。好在这些家伙在冰上行动迟缓笨拙，捕猎起来也并不是很危险。

船长显然认为我们尚未脱离最后的危险，我不理解他为何如此悲观，因为船上其他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已经奇迹般的逃脱了，并坚信很快就能进入开阔的大海。

“我猜，你肯定觉得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医生？”晚饭后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他问我。

“我希望如此。”我答道。

“我们还不能那么肯定——可当然了，你是对的，我们不久就能回到亲人的怀抱里，不是吗？但我们还是不能太肯定——一定不能太肯定。”

他默默坐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前后摆着腿。

“你看，”他接着说，“这地方很危险，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是个变化无常的危险境地。我就知道有人在这样的地方说没就没了。有时候摔一跤就完了——就一跤，你就从裂缝里跌进去，之后变成绿色海水里冒出的一个泡泡。这事说来也够奇怪的，”他接着说，“这么多年来在这片海里我从没想过要立个遗嘱——并非说我有什么特别要留下的东西，可当一个人处在危险之中的时候，还是应该把一切都安排好，时刻做好准备，你觉得呢？”

“当然。”我说，心想他到底打算说什么呢！

“要是知道一切都有了着落，那你就会放心多了。”他接着说。“要是我出了什么事，就麻烦你照看一下我的东西。我房间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但我还是希望把那些东西卖了，得的钱就算是油钱给大家分了吧。那个计时器就留给你吧，算是这次出海的一点念想。虽然这是个没影的事，我还是想趁这个机会跟你说了。我总觉得关键时候是可以依靠你的，是吧？”

“当然没问题！”我说。“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就——”

“你！你！”他打断我。“算了吧，这事又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唉，我也不是想发火，但你个初出茅

庐的小伙子，我可不想听你说死道活的。快上去吧，到甲板上多呼吸点新鲜空气，别在这里废话了，你也得鼓励鼓励我才是！”

我越想越觉着不对劲，他怎么偏偏在我们就要脱离险境的时候安排起后事呢？他这么疯疯癫癫的肯定有什么原因。莫非他打算自杀？还记得有一回，他曾对自我毁灭之恶劣行径表达了深深的崇拜之意。我还是得盯着他点为妙，虽然不能侵犯人家房间里的隐私，但至少可以尽量和他一起待在甲板上。

米尔恩先生对我的担忧很是不屑，说那不过是“船长的小心情”而已。他对情况非常乐观，说后天就能彻底摆脱浮冰，之后再过两天经过扬马延岛，再一个星期多一点就能见到设得兰岛了。只希望他不是太过乐观吧，需要和船长的警告结合起来，船长可是个老谋深算、经验丰富的水手，凡事都会掂量掂量，不会轻易乱说的。

* * *

长久以来悬在头顶的灾祸终于还是发生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写。船长不见了。他或许还能活着回来，但不知道——不知道。现在是9月19日早晨7点，我们整整一晚上都在那块巨冰上到处寻找，期望能发现他的蛛丝马迹，但终究是徒劳。我应该说说他失踪前的情况。如果有谁日后读到了我写的这些，希望他们要记得，这并非我的妄断或道听途说，而是一个心智健全、受过教育的人如实描述他的所见所闻而已。有些自然是我的推测，但我会对所有的事实负责。

自从我们那次交谈之后，船长的情绪一直非常好，但总似乎有些不耐烦和神经质，不停地变换身体姿势，胳膊腿无目的地乱动，跟犯了舞蹈病似的。他一刻钟里就上到甲板上7次，急三火四乱走一气后又下来。我每次都跟着他，他表情里有种东西让我下决心要把他盯住了。他好像也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怪异，便想通过故意夸张的喧闹来消除我的顾虑，即使最小的一个玩笑他也会放纵地大笑上一阵儿。

晚饭后他又到船楼去了一趟，我还是跟着他。夜很黑很静，只偶尔有风吹过桅杆发出忧郁的沙沙声。从西北天际涌来厚厚的乌云，前端探出章鱼般的触角扫过月亮的脸，仅从肆意变幻的缝隙中洒下飘忽的月光。船长快速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看到我还跟着他就走过来示意我最好到下面去——当然，不用说，这只能坚定我留在甲板上的决心。

我想他后来大概就忘了旁边还有我在这回事，他静静倚在船尾的栏杆上，看着外面一望无际的冰雪，有些地方在云彩的影子里，有些地方在月光下泛着迷蒙的光。我看他有好几次在看表，还有一回说了句什么，好像话里有“准备好了”之类的。看着他黑暗中影影绰绰晃动的身影，心里不觉虚虚地有种异样的恐惧，这是一个典型的在等待幽会的男人啊！可和谁幽会呢？随着过往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在脑子里拼起来，我似乎有了某种模糊的感觉，但说什么也没料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他突然身子一震，肯定是看到什么东西了。我悄悄跟了上去，他正疑惑而又焦急地盯着冰上一个雾

团，被风一吹沿着船的方向快速飘动着。那东西有点发暗，模模糊糊的没个形状，随着月光忽明忽暗它也变得忽而明晰忽而浑浊。此时月亮被一层水母般薄如青烟的云雾遮过，亮度稍减。

“来了，姑娘，我来了。”船长轻声叫着，声音中充满了无限同情与温柔，仿佛在安慰一个长久渴望抚爱的女人，体会着给予和得到的快乐。

接下来的，就在刹那间发生了，让人猝不及防，措手不及。他一纵身便跳上舷墙，再一跃就到了冰上，几乎就来到了那个模糊身形的脚边。他想抱住它，伸展着双臂，嘴里说着甜言蜜语，但旋即就被裹了进去。我一动不动僵在那儿，瞪圆眼睛看着不断远退的身影，直到他的声音消失在远方。我没想到还能看到他，但此时月亮从云层的缝隙中明晃晃地露出来，照得冰原上一片明亮。他黑色的影子再次显现时已经到了好远的地方，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冰原上掠过。那是对他最后的一瞥，或许就此永别了。我们组织了一个搜索队开始沿着他消失的方向寻找，但大家都心有戚戚，无心恋战，草草收了兵。我们打算过几个小时组织人再搜寻一次。我都难以相信，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自己竟没胡思乱想，也没产生噩梦般的感觉。

下午 7: 30——第二次搜寻仍旧一无所获，回来时已经精疲力尽。这整片浮冰面积之大超乎想像，我们走了至少 20 英里也没有看到边际。近来气温很低，冰上的雪硬得跟花岗岩一般，否则或许会有脚印可循。船员们都急了，想就此放弃，然后开船绕过去向南前进，因为这片冰已经在夜里裂开了，甚至可以看到地平线上的大海。他们说克雷吉船长肯定已经死了，现在明明有了逃生的机会，再这么找下去无疑是拿大伙生命开玩笑。我和米尔恩费劲口舌劝大家等到明天晚上，并答应说，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怎样都不再耽搁。这样，我们建议大家睡几个小时，然后最后再寻找一次。

9 月 20 日晚——今天早晨，我和一伙船员对这片冰的南部进行了搜索，米尔恩带人往北搜。我们行进了有 10~12 英里也没发现任何踪迹，期间倒是有只鸟，在离我们头上好远的天空中拍打着翅膀，看飞的姿势应该是只猎鹰。这片冰的最南端渐渐变薄变窄伸进海里。当我们来到冰岬根部的时候，大家都停下了脚步。我恳求大家走到海边，那样，穷尽了所有可能我们才不会留下遗憾。

我们又走了还不到 100 码，彼得黑德的麦克唐纳就大叫看到了什么，开始奔跑，其他人也都似乎看到了有东西，随着跑起来。一开始不过是雪白冰面上的一团黑，随着大家越跑越近，渐成人形，而最终，那便是我们要寻找的人了。他头朝下趴在冰岸上，无数的小冰晶和雪花旋向他，落在他深色的水手服上，银光闪闪。当我们靠近之时，一股飘忽不定的轻风将这些细碎的雪花卷起，旋转着升上天空，有一部分转而又落下，随即再次被风卷起，朝着大海的方向疾速消失不见。在我看来不过是飞扬的清雪，而我许

多同伴却信誓旦旦地说，碎雪飘起时分明是个女人的形状，继而又转回身来附在尸体上，亲吻之后沿着冰原匆匆而去。我此时已学会不再去嘲弄任何人，不管他的说法有多离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尼古拉斯·克雷吉船长死得并不痛苦，他泛着蓝光的脸上，笑容是那么灿烂，伸展的双手似乎正要抓住那个带他去往冥冥世界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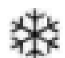
葬礼就在当天下午。我们将他用船旗裹就，双脚坠上 32 磅的重物。我来朗读悼词，这些平时粗野莽撞的水手们竟哭得跟孩子似的，其中许多人都在感念他的好，表达着因他活着时的怪异行为而无法向他表达的喜爱之情。随着尸体从铁架上翻入海里，传来沉闷、忧郁的溅落声。我看到他在绿色的海水里不停地下沉、下沉、下沉，直至剩下一个晃动的白点，在永恒的黑暗边缘片刻停留之后，便不复再见。他将长眠在那里，心里静静藏着自己的神秘与忧伤，直到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尼古拉斯·克雷吉从冰雪中浮现，脸上笑容依旧，伸展着僵硬的双臂迎接新的世界。我祈祷他在另一个世界比在这个世界上更快乐！

接下来就没有什么要记的了。宽阔的回家路就在眼前，无尽的浮冰很快即成回忆。我得缓上一阵子才能摆脱刚刚发生的那些事。在我动笔之初，尚不曾想如何才得收尾。我现正独自在小屋子里写这最后的文字，似乎耳边仍不时传来死去的船长在头顶甲板上急促而又焦虑的脚步声。如他所托，我今晚去了他的房间，清点所有物品以写进捕鲸船正式的航海日志里。房间内一切如我上次所见，惟挂在床头的那幅画似乎是被用刀从画框中裁下，不见了。随着扑朔迷离之中这最后一点线索，我的"北极星"号旅行日记就此结束。

（老约翰·M. 阿里斯特·雷——我读了我儿子这个关于"北极星"号船长之死的离奇事件，我相信其中的每个细节都出自他的真实记录，我知道他是一个意志坚定、很少幻想的人，对事实有着最严苛的遵从。即便如此，由于所记述内容过于模糊和不可能，我好久以来一直都反对他发表。但就在前几天，新的见证让我对此事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我到爱丁堡参加英国医学会会议时偶遇我的老校友 P 博士，他现在德文郡的索尔塔什开诊所。当我把儿子的这次经历告诉他时，他说他和那个船长很熟，而且让我惊讶不已的是，他对那个人的描述和我儿子在日记中的记述几无二致，只不过他说的那个人似乎要年轻一些。按他的说法，那个船长与考尼什海边一位异常美丽的年轻女子订了婚，在他出海期间，他的未婚妻离奇地死于极度恐怖之中。）

黑彼得

编者的话：虽然在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里随处可见对船和水手的各式描写，但尤以《黑彼得》更加鲜明体现出了柯南·道尔在“希望”号捕鲸船上的亲身经历，故事里船长被发现“如同甲壳虫被钉在了纸板上”一样让人用钢叉刺穿胸膛。有些柯南·道尔的传记作家说，这篇在1904年发表于《岸边杂志》上的故事招致了约翰·格雷的书信抗议，表明“希望”号船长在彼得·凯里这个邪恶的人物身上看到了一些自己的影子。但这种说法并不足为信，不但凯里来自他们的对手港邓迪，而且格雷船长在故事发表十几年前就已在彼得黑德的家中去世了。



我朋友的身心状态从来都没有像在1895年里那样好过。他与日俱增的声誉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生意，好多身份显赫之人都踏进过我们在贝克街上的小门脸，但关于这些人我是绝口不敢提上半句的，否则便是太不知轻重了。就像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福尔摩斯亦是为了他的艺术而艺术，除了霍尔德内斯公爵的案子外，我还没见过他为自己的大牌服务要过什么大价钱。他是那么不谙世故，或者说是任性，如果案子引不起他的兴趣，即便是权贵富贾也是枉然；而如果是那种奇特的、戏剧性的、能激发他想象、挑战他智慧的案子，他又可能连着几个星期潜心研究，不管这个客户的身份是多么卑微。

在1895年这难忘的一年里，他从应教皇阁下专门之托，对托斯卡主教暴毙案轰动一时的调查，到抓捕臭名昭著的金丝雀训养师威尔森，为伦敦东区除去一霸，他接手了一系列离奇而又互不关联的案子。紧接这两个著名案件之后，便是伍德曼里惨案，那围绕彼得·凯里之死的案情扑朔迷离。

我要好好讲讲这个离奇案子，否则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破案记录便显得不够完美。

在7月份的第一周，我的朋友常常抬身就走，而且一走就是好久，我知道他手上肯定有案子。期间曾有几个粗鲁的家伙上门找巴塞尔船长，我一听便知是福尔摩斯为避开自己的大名，大概又在什么地方改头换面、更名改姓了。他在伦敦各个地方至少有五处藏身之所，这样他轻易便可改变身份。他从不跟我说他的事，我也从不强装熟稔，轻易去问。然而，他第一次向我透露消息的这个案子却非比寻常。他

早饭前便出去了，我正坐下来吃早饭时他大步走进来，头上戴着帽子，腋下像夹把伞一样夹着一根长长的带倒钩的扎枪。

“老天，福尔摩斯！”我喊出来，“你不会是夹着那个玩意儿在伦敦城里头溜达吧？”

“我刚去了肉铺。”

“肉铺？”

“一回来我就胃口大开啊！亲爱的华生，看来早饭之前运动一下还是大有好处的。但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肯定猜不出我做了什么运动。”

“我懒得猜。”

他轻轻笑了一声，随手倒了一杯咖啡。

“你要是刚才在阿勒代斯肉铺的后间，就会看到从房顶垂下的钩子上挂着一头死猪，一位穿得像模像样的绅士正在用这件武器使劲戳着那头猪。那个有劲儿没处使的人就是我，还不错，我用不着使出全力就能一下子把那家伙刺穿。你不想试试？”

“给多少钱都不干，你怎么想起干这个？”

“我觉得这和伍德曼里谜案有点关系。嗨，霍普金斯，我昨晚就收到了你的电报，正等着你呢。过来一起吃早饭吧！”

我们的造访者30来岁，机敏过人，低调的粗花呢西装，但身板挺得笔直，一看就是穿惯了制服的。我一眼便认出是斯坦利·霍普金斯，一个福尔摩斯寄予厚望的年轻警官。青年也对这位以科学方法探案著称的业余侦探有着小学生般的崇敬之情。霍普金斯愁眉紧锁，满脸沮丧地坐下来。

“不了，谢谢，先生，我来之前吃过了。我昨天来汇报，在城里过的夜。”

“汇报什么？”

“失败，先生——彻底的失败。”

“一点进展都没有？”

“没有。”

“哎呀，让我来好好琢磨琢磨！”

“实在是求之不得，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我第一个大案子，可我现在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啊。看在老天的份上，务必请您帮这个忙。”

“哦，这个，我还真是仔细看过所有证据材料，包括那份死亡报告。顺便问一句，你对现场的那个烟袋是怎么想的呢？没觉得是个线索？”

霍普金斯满脸惊诧。

“那是他自己的，先生，上面还有他名字的首字母呢，海豹皮的材料，他可是个捕海豹的老手了。

“但却没烟斗。”

“是的，先生，我们确实没找到烟斗；但他抽烟不多，或许是给朋友们准备的呢。”

“是这样，不过，要是我调查这个案子，很可能就从这个烟袋开始。反正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对这个案子还一无所知，你倒不妨再说说这事的来龙去脉，挑重点的简要些就行。”

斯坦利·霍普金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

“我这儿有几个时间，可以让你对死者彼得·凯里有个大致了解。他生在 1845 年，今年 50 岁。他生性勇猛，是个成功的水手，擅捕海豹鲸鱼。1883 年他统领邓迪的蒸汽船‘海洋独角兽’号连续几次率船出海都大获成功，但在第二年 1884 年他却隐退了。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开始四处旅行，最后买下了一个叫伍德曼里的小地方，就在苏塞克斯郡的福瑞斯特附近。他在那儿生活了 6 年，但就在上周的今天，他死在了那里。

“关于这个人，有些不同寻常的地方。日常生活中，他是个严格的清教徒——沉默寡言、脸色阴沉。家里有妻子，20 岁的女儿，还有两个女仆。仆人总换，因为在他家干活非常痛苦，有时根本无法忍受。这个人酗酒无度，发起疯来简直是个十足的恶魔。他曾在半夜把妻子、女儿撵出家门，在公园里追着抽打，直到整个村子都被娘儿俩的尖叫声惊扰起来。

“有一回，教区的老牧师上门对他进行劝诫，他却因此对牧师大打出手而被传唤。这么说吧，福尔摩斯先生，彼得·凯里是个罕见的危险人物，而且据说他带船的时候也是一个脾气，行里绰号‘黑彼得’，除了他的黑脸黑胡子，更因为他的冷血让周围所有的人都不寒而栗。不消说，邻居们对他都恨之入骨，避而远之。到现在我还没听到一句对他的惨死表示同情的话。

“你一定注意到死亡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小木屋，福尔摩斯先生，你的朋友当然还没听说过。他在离自己房子几百码的地方造了一个木头屋子，起名叫‘船舱’，每天晚上就睡在里面。小屋不大，就一个房间，16 英尺长 10 英尺宽。整天钥匙不离身，自己铺床，自己打扫，从不允许任何人踏进半步。小屋每面都有窗子，上面挂着窗帘，从来没掀开过。其中有一个窗子对着马路，晚上里面点上灯后，街坊们就对着房子指指点点，实在好奇黑彼得到底在里面干什么。就是那个窗子，福尔摩斯先生，给我们在死亡报告中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据。

“你还记得吧，一个叫斯莱特的石匠，在案发前两天，凌晨 1 点左右经过小木屋时，发现树木之间，那个方形的窗子依然映出灯光。他发誓说，窗帘上清晰可辨一个人的侧面头影，但那绝不是彼得·凯里的，因为他对凯里太熟悉了。这个人有胡子但不长，向前翘起的样子与船长的完全不同。话是这么说，但他之前在酒吧里都混了两个小时了，再说从马路到窗子毕竟还有段距离。另外，这说的是周一，而凶

杀是在周三。

“周二的时候，彼得·凯里的情绪糟糕到了极点，他喝得满脸通红，跟头猛兽一般在房子周围逡巡，他的妻女唯恐避之不及。他深夜才回到自己的木屋。大约凌晨 2 点的时候，他开窗睡觉的女儿听到从木屋方向传来一声极其可怕的惨叫，但对他喝酒之后大喊大叫早已不足为怪，就没多在意。7 点钟起床的时候，一个女仆发现他木屋的门开着，但此人着实令人恐怖，直到中午才有人敢过去看看怎么回事。从敞开的门口瞥进去，那场面让他们立刻跳起来飞跑进村，脸上早已没了人色。我不到一个小时到了现场，接手了这个案子。

“我这人还是相当从容镇定的，这你知道，福尔摩斯先生，但我得承认，我把头探进那小房子时，浑身还是禁不住一阵哆嗦。屋里的苍蝇、绿豆蝇都嗡嗡成了一团，跟小风琴似的，再看地上、墙上，就跟屠宰场似的。他管这个房子叫‘船舱’，真是名副其实，你恍惚间觉得就是在船上。靠墙是一张铺位，有一只海员的箱子、各种地图航海图、一张‘海洋独角兽’号的画，架子上是一排航海日志，简直就是一个船长的房间。里墙正中间就是这个人了，脸孔痛苦地扭曲着，颜色斑驳的大胡子痛苦地向上撅着，一把钢叉刺穿他宽厚的胸膛，直透背后的木板，他就像一只甲壳虫被钉在了纸板上。当然，他早已死透了，从他发出那最后痛苦的吼叫时就死透了。

“我知道你的方法，也用上了，先生。在移动任何物品之前，我非常仔细地检查了外面的地面和屋里的地板，没有脚印。”

“就是说，你什么都没看到？”

“我向你保证，什么都没有。”

“我亲爱的霍普金斯，我查案无数，还从未见过一个会飞的凶手呢。只要罪犯有两条腿，就总会有一些凹陷、一些摩擦、一些极其细微的移动，一个科学的侦探总能发现点什么。这个血光四溅的房间里竟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可是，我从死亡调查的记录看，有几样东西好像并未入你的法眼？”

我朋友嘲讽的语气让这位年轻的警官不觉一怔。“我真够蠢的，当时没请你到现场，福尔摩斯先生。但现在后悔也是没用了。是的，屋子里确实有几样东西需要好好研究才是。

“其一就是犯罪的凶器，那把鱼叉。那是从架子上临时抓过来的。墙上有两把鱼叉原封未动，第三把的位置空着。鱼叉柄上刻着‘海洋独角兽，邓迪’。这似乎说明行凶者是一时怒起，冲动杀人，随手抓过了最得手的武器。事发在凌晨 2 点，而彼得·凯里还穿戴齐整，说明两人见面是事先约好的，而且桌子上还有一瓶朗姆酒和两只脏兮兮的酒杯都可证明这一点。”

“是这样，”福尔摩斯说，“我想你这两个推理都成立。屋子里还有其他烈性酒吗？”

“有，箱子上还有个小酒柜，里面有白兰地和威士忌，但这对我们并没什么意义，瓶子都是满的，

应该没人喝过。”

“虽是这么说，这些东西还是不能轻易放过。”福尔摩斯说，“好吧，你再往下说说，还有哪些与案子相关的东西？”

“还有就是桌子上的这个烟袋了。”

“在桌子什么位置？”

“在中间，是那种粗海豹皮的，用皮带儿系着，口盖的背面写着‘P.C.’。里面有半盎司船员们常抽的那种味道很冲的烟草。”

“好极了，还有什么？”

斯坦利·霍普金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土褐色封面的笔记本，表面已经磨得不成样子，里面的纸也都褪了色。在第一页上写着一个名字的首字母“J.H.N.”和年份 1883。福尔摩斯把本子放到桌上，以他独有的细致方式开始翻查，我和霍普金斯站在他肩膀后边看着。在第二页工整地写着“C.P.R.”，后面是几页的数字，接下来有“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和“圣保罗”这样的标题，每个标题后面都是几页的符号和数字。

“你觉得这些是什么？”福尔摩斯问道。

“看起来像是股票交易所的证券列表。我觉得‘J.H.N.’是一个股票经纪人名字的首字母，而‘C.P.R.’可能是他的客户。”

“莫不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福尔摩斯说。

斯坦利·霍普金斯边在牙缝里骂着自己，边握紧拳头捶自己大腿。

“我真是个笨蛋！”他喊着，“您说的没错，那现在就剩‘J.H.N.’了。我查过当时的股票交易记录，但 1883 年无论交易所里还是所外的自由股票经纪人，全都对应不上。但我还是觉得这是我手里最重要的一条线索。您是否认为，福尔摩斯先生，这个首字母很可能就是谋杀现场的第二人，也就是那个杀人犯呢？我想，这大笔的高额有价证券，至少让我们对作案动机有了个解释。”

夏洛克·福尔摩斯的表情足以说明这条线索让他有多么震惊。

“你这两点我都赞同。”他说，“确实，调查报告中并未提到这个笔记本，这会对我以前的所有判断产生影响。我原来对这个案子的考量不包含这个因素。你是否对其中某支股票做过跟踪调查呢？”

“正在查，但这些南美公司股东的详细注册资料都在南美，要弄清楚怎么也得几个星期。”

福尔摩斯一直在用放大镜查看笔记本的封皮。

“这里有点脏了。”他说。

“是的，先生，那是血渍，跟您说过这本子是我从地上捡起来的。”

“那血渍在上面还是下面？”

“是挨着地板的那面。”

“那就是说，这本子是在行凶之后掉地上的。”

“一点不错，福尔摩斯先生，我也想到这一点，而且我推测是凶手慌忙逃跑时掉的，就在门边上。”

“我想，死者的遗物中应该没有提到这些证券吧？”

“没有，先生。”

“你想到过是抢劫吗？”

“没有，先生。好像没有翻动的痕迹。”

“嗯，这案子确实有点意思。好像是有一把刀，是吗？”

“有一把尚未出鞘的刀，就在死者的脚边。凯里夫人证实那是她丈夫的东西。”

福尔摩斯沉思着。

“好吧，”他终于开了口，“我还是该去现场看看。”

斯坦利·霍普金斯高兴得叫出声来。

“谢谢你，先生，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福尔摩斯向这位警官摆了摆手。

“要搁一个星期前，这事就容易多了。”他说，“但就算现在去，也不一定白跑。华生，如果有时间，就陪我走一趟？霍普金斯，叫辆马车吧，咱们一刻钟之内就出发去弗罗斯特。”

我们在路边的小驿站下了车，在大片被砍伐的林木中穿行了几英里。这里曾是许久以前抵御撒克逊侵略者的巨大森林屏障的一部分，这片无法穿越的“森林地带”保护了不列颠整整 60 年。这里原来建有这个国家第一个钢铁厂，大片大片的森林都被砍伐来熔炼矿石。现如今这个产业都迁到了北方资源更丰富的地区，这里只剩下被毁损的林木和土地上巨大的伤疤来昭示人们曾经干过的好事。在青翠的山坡上有块空地，一条蜿蜒的小路穿过林地，通向那里一排低矮的石头房子。就在路边，是一个三面被灌木包围的小房子，房门和一面窗子朝着我们，那里便是凶杀现场。

斯坦利·霍普金斯先领我们来到石头房子，把我们介绍给一个面容憔悴、头发灰白的女人，这是死者的妻子，干瘪的脸上布满皱纹，红红的眼睛怯怯的透着恐惧，多年来经受的痛苦与折磨表露无遗。一头金发的女儿陪在她身边，面色苍白，她说她爸爸死得太好了，还说祝那个刺死他爸爸的人好运，与我们对视的目光里燃烧着无畏与挑衅。黑彼得造的这个房子真够压抑的，我们再次回到阳光下时如释重负，接着我们沿着死者生前踩出来的那条小径走向木屋。

这可算是最简单的一个房子了，木头墙木板屋顶，挨着门有扇窗子，远离门的一头还有一扇。斯坦利·霍普金斯掏出钥匙，俯下身要开门时突然怔了一下。

"锁被人撬过。"他说。

太明显了，木头上有刀痕，油漆里露出的白茬就跟现场刚刚干的一样。福尔摩斯此时正在查看窗子。

"还有人想把窗子弄开，但看来也没进去，这家伙真是够惨的。"

"这事可非同一般，"警官说，"昨晚上肯定还没这些痕迹。"

"或许，是好奇的村民？"我说。

"不大可能，没人有这个胆子，靠近点儿都不敢，更不用说硬闯了。这事您看呢，福尔摩斯先生？"

"我觉得幸运在垂青我们。"

"你是说那人还会来？"

"非常可能。他来的时候本以为门会开着，可惜他带的刀太小了，没办法。他会怎么办呢？"

"带个可手的家伙第二天晚上再来。"

"我也是这么说，我们要是不来这儿等他就是对不起他了。好吧，让我看看里面吧。"

作案的痕迹已经被清理了，但里面的家具还是当晚惨剧发生后的状态。福尔摩斯全神贯注查看了整整两个小时，所有东西一样一样地过，但从表情上看，似乎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只有一次，他在耐心的观察中停了下来。

"你从这个架子上拿下过什么东西吗，霍普金斯？"

"没有，我什么都没动过。"

"有个东西被拿走了。架子的这个角上灰尘比旁处少，原来可能放着一本书，或者一个盒子。好了好了，就看到这儿吧！我们到那些漂亮的林子里走走吧，华生，还有几个小时，去赏赏花看看鸟也不错。咱们晚些时候还是在这儿碰面，霍普金斯，看看能否和昨晚上来过的那位先生来个亲密接触。"

我们设好小埋伏时已经过了11点。霍普金斯原想把门打开，但福尔摩斯觉得那样会引起来人的疑虑，打草惊蛇。那把锁相当简陋，只要一把结实的刀就能弄开。福尔摩斯还建议我们不要躲在屋子里，而是藏在远端窗子旁边的灌木丛里，要是这个人点灯，就能观察到他，弄清楚他大半夜偷偷摸摸的到底想干什么。

监守的过程又长又沉闷，但也觉得好刺激，如同猎人守在水塘边等待饥渴的野兽。不知这黑夜之中到来的会是个怎样凶残的家伙？是一只必须与之尖牙利爪拼命搏斗才能制服的猛虎，还是一只偷偷摸摸只对那些孱弱和疏于防范的对象有威胁的豺狗？我们蹲伏在灌木丛里，静静地没一点声音，单等他来。一开始，一些迟归村民的脚步声，还有村里传出来的杂七杂八的声音让我们时刻警觉着；渐渐地，各种声音都隐去了，我们笼罩在极度的寂静之中。只有远处教堂的钟声提醒我们夜已深，还有细雨簌簌地落在我们头顶的叶子上。

钟声响过两点半，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我们突然一惊，从大门方向传来了低沉又刺耳的声音。有人进来了，但接着又是长时间的寂静，我甚至开始怀疑虚惊一场的时候，从小房子另一侧出现了偷偷摸摸的脚步声，片刻之后就是金属摩擦碰撞的声音。这人在撬锁！这次他的技术精进或者鸟枪换炮了，很快就啪的一声，之后便是咯吱吱的开门声。一根火柴划亮了，随后稳定的烛光映亮了整个屋子，我们透过薄纱窗帘死死盯着里面。

这位夜访者是个瘦弱的年轻人，黑胡须更显得他脸色死人一样的苍白。他也就是 20 岁刚出头，我还从未见过如此惊恐可怜的人，他的牙齿明显在打颤，胳膊腿都在哆嗦。他穿得还挺像样，诺福克上衣灯笼裤，戴着棉布帽子。只见他惊恐的目光四处张望着，然后把烛台放到桌子上，跑到一个我们看不到的角落。他抱回一个大本子，是架子上那排航海日志中的一本。他倚着桌子快速翻看着，直到要找的地方停下来，紧接着，他愤怒地挥了挥紧握的拳头，合上本子又送了回去，随即熄了蜡烛。就在他转身离开之际，脖领子已被霍普金斯的手牢牢钳住，只听他惊恐万状地一声大叫。蜡烛重新点上，这个可怜的家伙早已浑身颤抖，缩成一团。他瘫坐在箱子上，目光绝望地从一张脸转到另一张脸。

“说吧，兄弟，”斯坦利·霍普金斯说，“你是谁，来这儿干吗？”

这个人稳了稳情绪，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抬头看着我们。

“你们，是侦探？”他问到，“你们肯定觉得我和彼得·凯里船长的死有关系。我向你们保证我是清白的。”

“我们会弄清楚的。”霍普金斯说。

“先说说，你叫什么名字？”

“约翰·霍普里·奈里根。”

我看到福尔摩斯和霍普金斯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

“你到这儿干什么？”

“能单独说吗？”

“不能，当然不能。”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

“你要是不说，到法庭上可对你相当不利啊。”

这个人畏缩了一下。

“那，好吧，我跟你们说了吧。”他说，“为什么不说呢？但我真是不愿把这些陈年丑闻再重新翻腾出来。你听说过道森－奈里根银行吗？”

霍普金斯一脸茫然，但福尔摩斯却饶有兴趣。

“你说的是西部银行家们？”他说，“他们亏损100万英镑，这毁了康尔沃半数的家庭，奈里根也没了踪影。”

“一点不错，奈里根是我父亲。”

我们总算得到些有用的，但一个逃遁的银行家和被用自己鱼叉钉在墙上的彼得·凯里船长之间似乎没半点关系。我们不由得更加用心听着这个年轻人的叙述。

“其实这事更多是关于我父亲的，道森已经退休了。当时我只有10岁，但足以体会到其中的羞辱和恐怖。人们一直都认为是我父亲偷了所有证券后逃之夭夭，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深信，如果给他足够时间把债券卖出去，一切都会好起来，所有债权人也都能得到足额偿付。就在逮捕令下发之前，他乘自己的快艇逃往挪威。我还记得最后那天晚上他和我妈妈告别时的情景。他给我们留下一张他带走那些证券的清单，发誓一定会回来洗清自己，不会让相信他的人失望。可是，咳，从那之后就再没了他的音信。我和妈妈都相信，他，他的船还有他随身带的那些证券早已深沉海底。可是，我们有一个好朋友，一个生意人，不久前发现我父亲带走的那些证券有些竟再现伦敦市场。你可以想见我们的惊喜，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追查，虽遭遇种种疑虑和波折，最终，我将这些证券的原始出售者锁定为彼得·凯里船长，也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当然，我对这个人做了一些调查。我发现他带领一艘捕鲸船从北极海域返航和我父亲前往挪威的时间惊人地巧合。那年秋天狂风暴雨不断，持续的南风刮了好久。我父亲的船很可能被吹到北面，与彼得·凯里的船相遇。倘真如此，我父亲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管怎样，如果我能从彼得·凯里那儿得到这些证券是如何流入市场的证据，就可以证明我父亲并未出售它们，带走的时候也并非想自己发财。

“我原本是来苏塞克斯见这位船长的，他却在这个时候惨死。我在死亡报告中知道了这个小房子，并说里面还保存着那艘船的航海日志。我突然想到，要是能查到‘海洋独角兽’号1883年8月的记录，就有可能解开我父亲的命运之谜。我昨晚上就来过，想拿到那些日志但没进去屋。今晚倒是得了手，却发现那个月的记录被撕掉了，然后就被你们给抓到了。”

“就这些？”霍普金斯问。

“对，就这些。”他说着，目光有些游移。

“再没别的？”

他犹豫了一下。

“没，没有了。”

“你昨晚以前没来过？”

“没有。”

“那这个你怎么解释？”霍普金斯叫到，手里举着那个笔记本，第一页上就是这位被逮住年轻人的首字母，封面上粘着血污。

这可怜的家伙彻底崩溃了，把脸埋进手里，全身战栗。“怎么会在你那儿？”他绝望地叫着，“我不知道，还以为是丢在了旅馆。”

“够了。”霍普金斯厉声道，“还有什么都到法庭上说吧，现在和我去警察局。哦，福尔摩斯先生，非常感谢您和您的朋友来帮我。现在看来，您原本也不必来，我自己便可成功破获此案，但还是要谢谢您。我已经在布拉姆布雷泰旅馆为二位订好了房间，咱们大家一起走回村里吧。”

“我说华生，这事你觉得呢？”我们第二天早晨返回的路上，福尔摩斯问我。

“看得出来，你是不大满意。”

“哦，满意，亲爱的华生，我非常满意，只是对斯坦利·霍普金斯的方法不敢苟同。我对他有些失望，原本期望他能表现得更好。一个侦探时刻要记得去寻找另一种可能性并去求证，这是案件侦查的重要原则。”

“那么，这个案子的另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我自己在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或许会一无所获，这很难说，但至少我会坚持到最后。”

贝克街的办公室里有好几封信在等待福尔摩斯。他抓起一封，撕开，随即便发出一阵胜利者咯咯的笑声。

“好极了，华生，看来这另一种可能性有了进展。你那儿有电报纸吗？给我写两封电报：‘萨姆纳，运输代理，瑞特克利夫大街。派三个人过来，明早 10 点到。——巴塞尔。’那是我在当地的名字。还有一封是‘斯坦利·霍普金斯警官，洛德街 46 号。明早 9：30 过来早餐。紧要。若不能来电告。——夏洛克·福尔摩斯。’你看，华生，我已被这该死的案子缠了 10 天，这回该彻底结束了，明天过后我们就再不提这事了。”

我们的警官准时准点，如约而至，大家坐下来共同享用哈德森夫人准备的丰盛早餐。年轻人因自己破案成功兴致很是高涨。

“你真觉得你的判断没问题？”福尔摩斯问。

“不能更圆满了！”

“在我看来却未必。”

“这太让我惊讶了，福尔摩斯先生。您还能期望什么？”

“你的结论能解释所有疑点吗？”

“这毫无疑问。我已查明，那个年轻的奈里根是案发当天住进布拉姆布雷泰旅馆的，而且还打着打高尔夫球的幌子。他住在一楼，出来进去很方便。当晚便去了伍德曼里，在那小房子里见到彼得·凯里后爆发争吵，并用鱼叉将他杀死。他自己也吓坏了，仓皇逃跑中将那个本子掉落，他原本是想向彼得·凯

里询问上面记录的各种证券。你大概注意到了，有些被打了勾，而绝大多数并没有。打勾的都是在伦敦市场上出现过的，其他的很可能还在凯里的手里，而年轻的奈里根，按他自己的说法，急于想找回那些证券来偿还父亲的债主。他跑掉之后没敢马上回去，但为了想要的东西，最终还是爹着胆子返了回来。这一切不是显而易见吗？”

福尔摩斯笑着摇摇头。

“在我看来，只有一个漏洞，霍普金斯，那就是，这事根本就不可能。你用鱼叉刺穿过一个人吗？没有？啧啧，我亲爱的先生，我下面说的你可听仔细了。我的朋友华生能够向你证实，我曾花了整整一个早晨都在干这事。这活儿可不轻巧，需要非常强壮而又训练有素的胳膊。而这一刺力道如此之猛，鱼叉头都已深陷墙里。你觉得我们这位体弱苍白的年轻人能发动起这么凶猛的一击？他能是那个深夜里和黑彼得推杯换盏的那个人？他能是有人在案发两天前夜里在窗帘上看到的影子？不，不，霍普金斯，我们要找的肯定是另一个更加可怕的人。”

听着听着，警官的脸越拉越长。他的希望和抱负瞬间崩塌。但他怎能不挣扎一番呢？

“福尔摩斯先生，奈里根当晚在现场，这点总没错吧？那个本子可以证明。我想我有足够证据能够说服陪审团，即便您能找出一些破绽。再说，福尔摩斯先生，我要的人在我手上，您说的那个可怕的人，在哪儿呢？”

“我想，快到门口了吧。”福尔摩斯平静地说，“华生，把左轮手枪放到顺手的地方了？”他起身把一张纸放到墙边的桌子上。“现在我们准备好了。”福尔摩斯说。

外面传来吵吵嚷嚷的说话声，哈德森夫人打开门说，有三个人要见巴塞尔船长。

“让他们一个一个进来。”福尔摩斯说。

第一个进来的身材矮小，赤红脸，跟个苹果似的，白色蓬松的络腮胡子。福尔摩斯从口袋里拿出来一封信。

“什么名字？”他问。

“詹姆斯·兰卡斯特。”

“对不起，兰卡斯特，铺位已经满了，这儿有半个金镑给你，麻烦你白跑了一趟。先到这个房间里等上几分钟。”

第二个是个瘦高干瘪的家伙，头发稀疏、脸色蜡黄，名字叫休·帕丁斯，同样也遭到拒绝，拿了半个金镑一旁等候。

第三个求职者相貌非比寻常，头发胡须蓬乱如麻，面目凶野如斗牛犬一般，浓密簇生的悬眉下面，两个放肆的黑眼珠子闪闪放光。他点头施礼之后，如水手般站定，两手转着帽子。

“你的名字？”福尔摩斯问。

“帕特里克·凯恩斯。”

“鱼叉手？”

“是的，先生，出过海 26 次。”

“邓迪人吧？”

“是的，先生。”

“要多少钱？”

“一个月 8 镑。”

“能马上就走吗？”

“带上东西就走。”

“有身份证明吗？”

“有，先生。”他从口袋里掏出个皱皱巴巴、油乎乎的纸卷。福尔摩斯看了一眼交还给他。“你就是我要的人。”他说，“墙边桌上是合同，你签完字这事就定了。”

水手晃着身子走过去拿起笔。

“签在这儿？”他问，弯腰伏在桌子上。

福尔摩斯伏在他肩膀上，双手绕过了他的脖子。

“签那儿就好。”他说。

随着咔嗒的金属声响和暴怒公牛般的一声咆哮，福尔摩斯和这个水手已然一同翻滚到了地上。此人力大无穷，要不是我和霍普金斯赶快出手，即便这家伙双腕已被福尔摩斯巧妙地戴上了手铐，也会立马占据上风。直到我把冷冰冰的枪口顶在他太阳穴上，这家伙才明白再多反抗也是无益。我们用带子将他双踝捆紧之后，气喘吁吁地站起来。

“真是抱歉，霍普金斯，”福尔摩斯说，“恐怕炒鸡蛋有点凉了。不过，接下来的早餐会吃得更有滋味，不是吗？你的案子总算是画了个圆满的句号。”

斯坦利·霍普金斯错愕不已，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真不知该说点什么，福尔摩斯先生。”他终于冒出这么一句，脸窘得通红。“怎么觉得我从一开始就在丢人现眼呢。我现在算明白了，一辈子都忘不了，您是大师而我不过是个小学生。可即便我看到了这一切，却还是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呵呵，”福尔摩斯心情舒畅地说，“我们都是从经验中不断学习，你这次的教训就是不该忽视另一种可能。你太过专注于奈里根，根本想都不会想还会有个帕特里克·凯恩斯，这个彼得·凯里真正的谋

杀者。”

我们的谈话突然被水手嘶哑的声音打断。

“嘿，先生，”他说，“我被你们这么捆起来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不过你们说话要讲点良心，你说我谋杀了彼得·凯里，而我只能说是杀了彼得·凯里，这可不是一码事。或许你们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觉得我在胡说八道。”

“哪儿的话，”福尔摩斯说，“我们倒要听听你要说什么。”

“好，我这就说，向上帝起誓，每句话都不掺假。我太了解黑彼得了，他一抽刀我就立马操起鱼叉扎了他个透心凉，因为我知道，不是他死就是我死。他就是这么死的，按你们的说法就是谋杀。怎么说呢，我宁愿被绞死，也不愿被黑彼得用刀捅死。”

“你怎么会到那儿去呢？”福尔摩斯问。

“我从头说吧。让我坐起来点，说话能容易些。这事发生在1883年8月份，彼得·凯里是‘海洋独角兽’号的船长，我是后备鱼叉手。我们从浮冰区返航时遇到顶头风，那时刮了一周的南风，我们救了一条被吹到北面来的小船。船上只有一个人，一看就是个没出过海的。船员们就猜，可能是大船翻了，这个人驾着这个小船去挪威，我想其他人肯定全淹死了。我们把这个人弄上来后，他和船长在小房间里谈了很长时间。和他一同带回船上来的只有一个锡铁盒。此人姓甚名谁没人知道。第二天晚上这个人就不见了，就跟没来过一样。放出来的话说，他不是自己跳了海就是在恶劣的天气里掉海里去了。知道真相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我亲眼看见，在深夜第二班的时候，船长踮着脚跟，把那人从船栏杆上推了出去，这事就发生在我们看到设得兰灯塔的前两天。

“嗯，这事我跟谁都没说，倒要看看是个什么结果。我们回到苏格兰后这事很容易就被压下了，也没人再问，不过是偶然死了个陌生人，谁去费心追究那个呢。没过多久，彼得·凯里就离开这行不知了去向，过了好多年我才发现他的行踪。我想，那锡铁盒里的东西定是让他发了财，现在要想让我继续闭嘴，要他一大笔钱也肯定拿得出来。

“我认识的一个水手在伦敦碰到了他，就这么着，我弄清他的住处后就立马去逼他。第一天晚上谈得还算不错，他答应给我足够的钱，这辈子都用不着再出海了。我们约好两天后成交，可见到他时他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脾气也特别暴躁。我们坐下来一边喝酒一边闲聊过去的事，可他越喝我就越憎恨他那张脸。我看到墙上的鱼叉，心想，或许一会儿就能用得上。说到最后，他开始向我大发雷霆，唾沫星子乱飞，破口大骂，眼露凶光，手里拿着刀。还没等他把刀拔出鞘，我的鱼叉早已把他穿透了。天啊！那声惨叫，弄得我现在一睡觉就是他那张脸。我站在那儿，鲜血喷得我周围哪儿哪儿都是，我等了一会儿，四周一片寂静，就又壮起胆子来。我四周一打量，架子上正是那个锡铁盒。不管怎么说，我和彼得·凯

里同样有权得到它，便拿着它离开了那个小房子。但真是够笨的，竟把烟袋落在了桌子上。

"还有件更怪的事，我的脚刚刚跨出那个小房子，就听到有脚步声响，我连忙躲到了树丛里。一个人蹑手蹑脚地走过来，进屋后大叫一声就蹿了出来，跟活见鬼似的，一转眼就跑不见了。这人是谁，来干吗，我是一头雾水。我呢，走了有 10 英里，到坦布里奇韦尔斯坐上火车，人不知鬼不觉地到了伦敦。

"可是呢，箱子里根本就没钱，全是我不敢卖的证券。黑彼得我是指望不上了，就这样身无分文困在了伦敦。好在我还有一技在身，看到这些雇佣鱼叉手和高工资的广告，就跑到船运代理那儿，他们就让我到这儿来了。我就知道这么多，但我还得说，我杀了黑彼得，国法都得感谢我，这至少给他们省了一根麻绳。"

"说得够清楚，"福尔摩斯说，边起身边点燃了烟斗。"我想，霍普金斯，你该赶快把你的犯人弄到个安全地方。这屋子作监狱可是不大合适，再说帕特里克·凯恩斯先生都要把它给占满了。"

"福尔摩斯先生，"霍普金斯说，"真是不知如何感谢您。可就是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犯人怎么就自投了罗网。"

"全凭我运气好，从一开始就找对了线索。我要是知道有这么个日记本，思路也可能早被领偏了，就跟你一样。我所得到的信息，全都指向一个方向。惊人的力量、使用鱼叉的技巧、朗姆酒，还有装着粗烟丝的海豹皮烟袋，所有这些都让人确信这是个水手，而且还捕过鲸。我一直都怀疑烟袋上的首字母'P.C.'是个巧合，并非彼得·凯里，因为他很少抽烟，房间里也没找到烟斗。你该记得我问过你，屋子里是否有威士忌和白兰地，你说有。我们这些没当过水手的，有几个别的酒摆在那儿不喝，专挑朗姆酒的？所以，我确信这是个水手。"

"那您是怎么找到他的呢？"

"亲爱的先生，这问题再简单不过了。如果是个水手，那一定是曾经在'海洋独角兽'号上跟过他的。据我所知，他还没带过别的船。我花了 3 天时间往邓迪发电报，到第 3 天晚上终于弄到了 1883 年这艘捕鲸船上的水手名单。当我发现帕特里克·凯恩斯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知道我的调查该结束了。我猜这个人很可能就在伦敦，而且肯定想出海躲上一段。就这样，我花了几天时间在东区，编了个巴塞尔船长将赴北极捕鲸的瞎话，以优厚条件招募鱼叉手，然后就拭目以待，坐等其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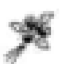
"妙极了！"霍普金斯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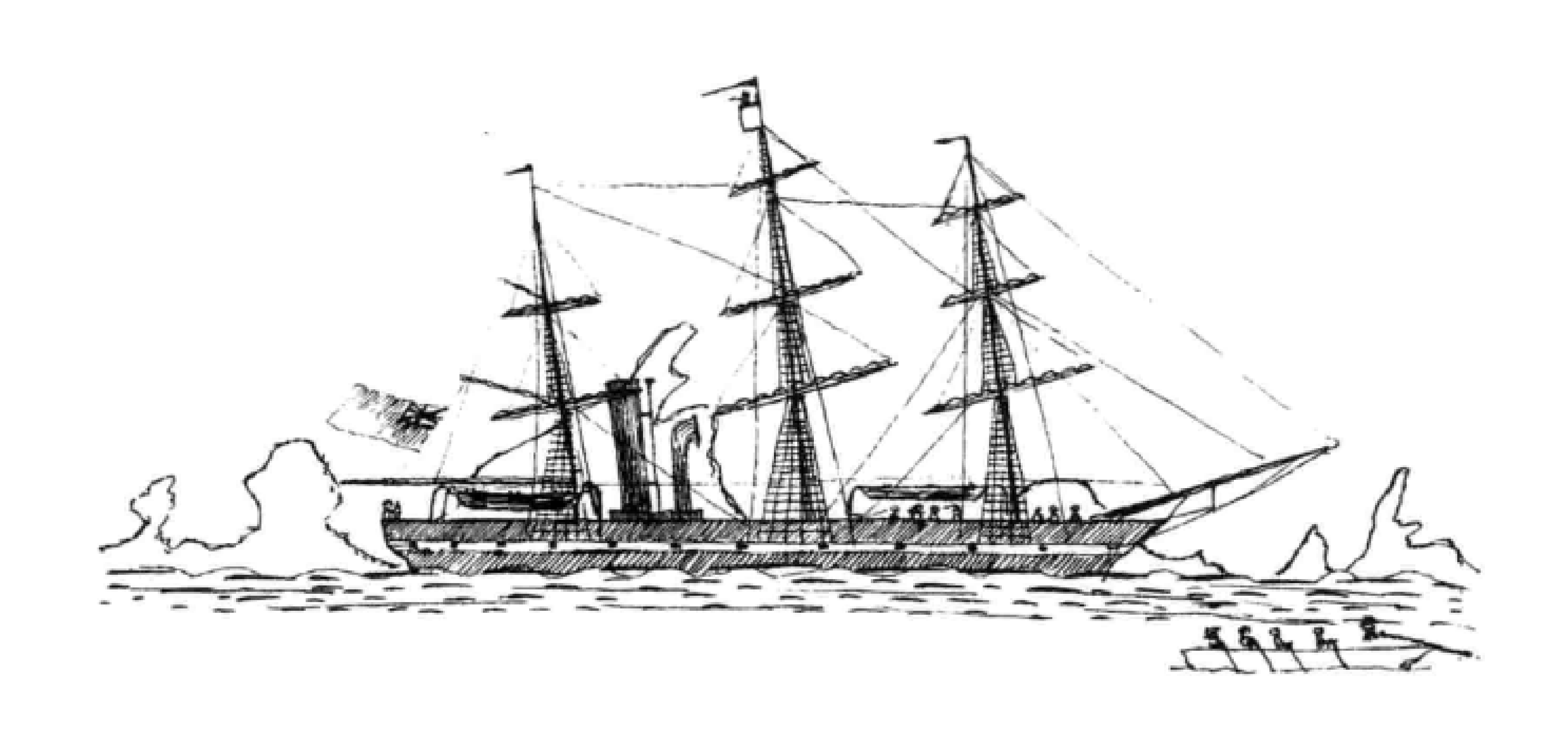
"真是妙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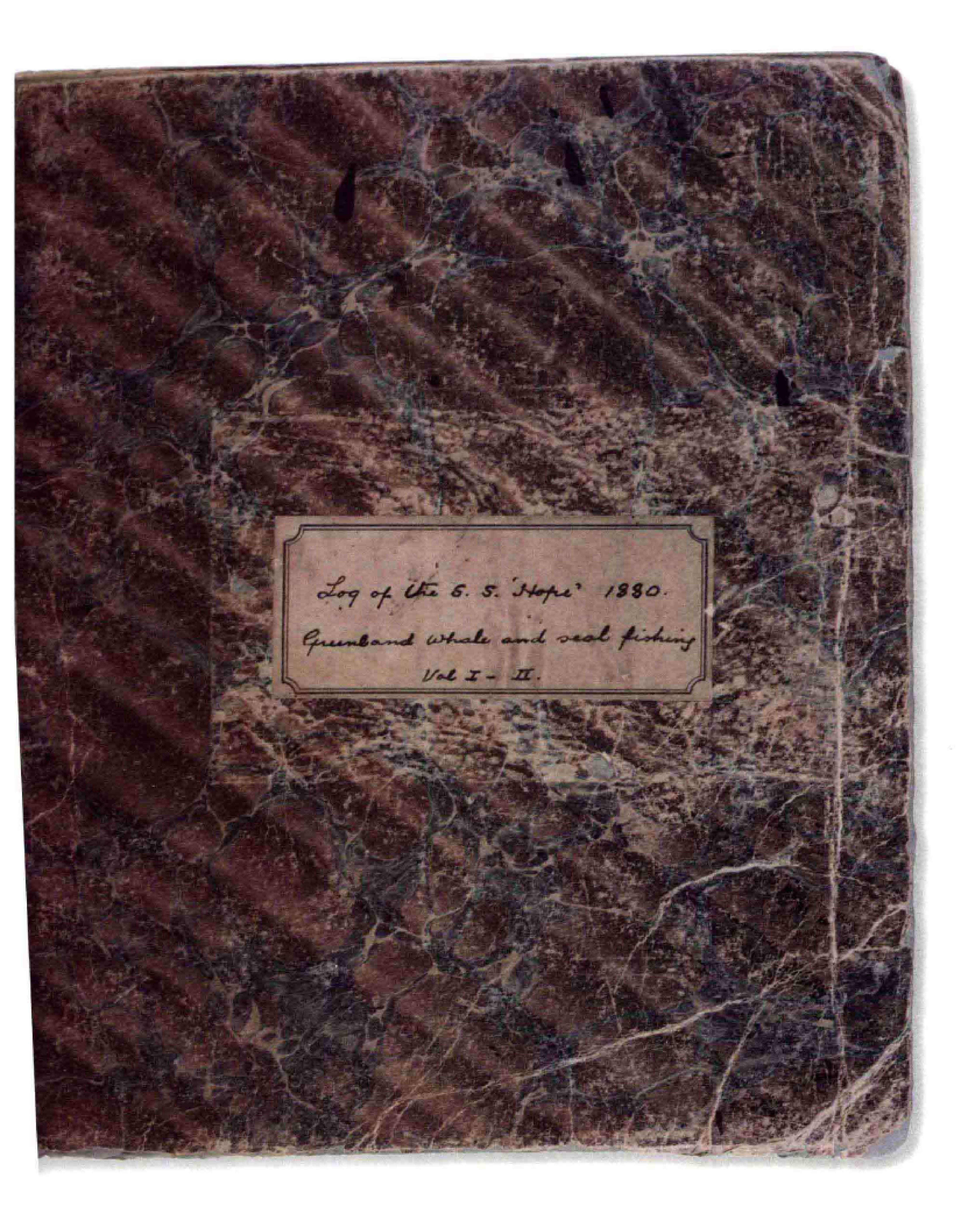
"你得尽快把奈里根放了。"福尔摩斯说，"而且我不得不说，你得跟他道个歉。那个锡铁盒必须得还给人家，当然了，彼得·凯里卖掉的那些证券是找不回来了。车来了，霍普金斯，把你的人弄走吧。如果开庭审判时需要我，我和华生会在挪威的某个地方，详细地址容后相告。"

影印件

亚瑟·柯南·道尔作为“希望”号
北极捕鲸船随船医生的日记
（1880 年 2 月 28 日—8 月 11 日）






Log of the S. S. 'Hope' 1880.
Greenland whale and seal fishing
Vol I - II.

.....	5	12	19	26	
.....	6	13	20	27	
Thur....	7	14	21	28	
Fri. ...	1	8	15	22	29
Sat.....	2	9	16	23	30

FEBRUARY.

Sun......		7	14	21	28
Mon......	1	8	15	22	
Tues. ...	2	9	16	23	
Wed......	3	10	17	24	
Thur....	4	11	18	25	
Fri......	5	12	19	26	
Sat......	6	13	20	27	

MARCH.

Sun......		7	14	21	28
Mon......	1	8	15	22	29
Tues. ...	2	9	16	23	30
Wed......	3	10	17	24	31
Thur....	4	11	18	25	
Fri......	5	12	19	26	
Sat......	6	13	20	27	

Tues. ...		6	13	20	27
Wed......		7	14	21	28
Thur....	1	8	15	22	29
Fri......	2	9	16	23	30
Sat......	3	10	17	24	

MAY.

Sun......	2	9	16	23	30
Mon......	3	10	17	24	31
Tues.....	4	11	18	25	
Wed......	5	12	19	26	
Thur....	6	13	20	27	
Fri......	7	14	21	28	
Sat...	1	8	15	22	29

JUNE.

Sun......		6	13	20	27
Mon......		7	14	21	28
Tues. ...	1	8	15	22	29
Wed......	2	9	16	23	30
Thur....	3	10	17	24	
Fri......	4	11	18	25	
Sat......	5	12	19	26	

Tues. ...		6	13	20	27
Wed......		7	14	21	28
Thur....	1	8	15	22	29
Fri......	2	9	16	23	30
Sat......	3	10	17	24	31

AUGUST.

Sun.	1	8	15	22	29
Mon......	2	9	16	23	30
Tues.....	3	10	17	24	31
Wed......	4	11	18	25	
Thur....	5	12	19	26	
Fri......	6	13	20	27	
Sat......	7	14	21	28	

SEPTEMBER.

Sun......		5	12	19	26
Mon......		6	13	20	27
Tues.....		7	14	21	28
Wed......	1	8	15	22	29
Thur....	2	9	16	23	30
Fri......	3	10	17	24	
Sat......	4	11	18	25	

Tues.....		5	12	19	26
Wed......		6	13	20	27
Thur.....		7	14	21	28
Fri...	1	8	15	22	29
Sat...	2	9	16	23	30

NOVEMBER.

Sun......		7	14	21	28
Mon......	1	8	15	22	29
Tues. ...	2	9	16	23	30
Wed......	3	10	17	24	
Thur.....	4	11	18	25	
Fri......	5	12	19	26	
Sat......	6	13	20	27	

DECEMBER.

Sun.		5	12	19	26
Mon......		6	13	20	27
Tues. ...		7	14	21	28
Wed......	1	8	15	22	29
Thur....	2	9	16	23	30
Fri......	3	10	17	24	31
Sat......	4	11	18	25	

Tues......	4	11	18	25	
Wed......	5	12	19	26	
Thur.....	6	13	20	27	
Fri.......	7	14	21	28	
Sat....	1	8	15	22	29

FEBRUARY.

Sun.		6	13	20	27
Mon......		7	14	21	28
Tues. ...	1	8	15	22	29
Wed......	2	9	16	23	
Thur.....	3	10	17	24	
Fri......	4	11	18	25	
Sat......	5	12	19	26	

MARCH.

Sun......		5	12	19	26
Mon......		6	13	20	27
Tues. ...		7	14	21	28
Wed......	1	8	15	22	29
Thur....	2	9	16	23	30
Fri.	3	10	17	24	31
Sat......	4	11	18	25	

TABLE

Showing the number of days from any given day of one month, to the same day in any other month. In leap-year add 1 if February 29 is in the calculation.

To the same day of	FROM ANY DAY OF											
	Jan.	Feb.	Mar.	Apr.	May	June	July	Aug.	Sept.	Oct.	Nov.	Dec.
January..........	365	334	306	275	245	214	184	153	122	92	61	31
February..........	31	365	337	306	276	245	215	184	153	123	92	62
March..........	59	28	365	334	304	273	243	212	181	151	120	90
April..........	90	59	31	365	335	304	274	243	212	182	151	121
May..........	120	89	61	30	365	334	304	273	242	212	181	151
June..........	151	120	92	61	31	365	335	304	273	243	212	182
July..........	181	150	122	91	61	30	365	334	303	273	242	212
August..........	212	181	153	122	92	61	31	365	334	304	273	243
September..........	243	212	184	153	123	92	62	31	365	335	304	274
October..........	273	242	214	183	153	122	92	61	30	365	334	304
November..........	304	273	245	214	184	153	123	92	61	31	365	335
December..........	334	303	275	244	214	183	153	122	91	61	30	365

DIARY FOR 56 YEARS, FROM 1844 TO 1899.

EXPLANATION.

Look for the year you want. Above it find its Dominical letter. Look on the lower part of the Diary for the same letter in the line opposite the month wanted. Above that letter you find the days of the week, and on the left the days of the month. Leap years have two letters; the first serves till the end of February. Leap year is the year which divides evenly by 4; but the year 1900 will not be a Leap year.

GF	E	D	C	BA	G	F	E	DC
18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18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B	A	G	FE	D	C	B	AG	F
18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18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E	D	CB	A	G	F	ED	C	B	A
18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18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	8	15	22	29	Su	Sa	Fr	Th	W	Tu	M
2	9	16	23	30	M	Su	Sa	Fr	Th	W	Tu
3	10	17	24	31	Tu	M	Su	Sa	Fr	Th	W
4	11	18	25		W	Tu	M	Su	Sa	Fr	Th
[illegible]	[illegible]	19	26		Th	W	Tu	M	Su	Sa	Fr
[illegible]	[illegible]	20	27		Fr	Th	W	Tu	M	Su	Sa
[illegible]	[illegible]	21	28		Sa	Fr	Th	[illegible]	[illegible]	M	Su

PUBLIC HOLIDAYS.

LONDON—*Exchequer, and India House.*—Good Friday and Christmas.

Law Offices.—Good Friday and three following days, Whit-Monday and Whit-Tuesday, Queen's Birth-day and Accession, Christmas, and three following days.

Excise, Stamp and Tax Offices.—Good Friday, Queen's Birth-day, June 28, Nov. 9, and Christmas.

Docks and Customs.—Good Friday, Queen's Birth-day, and Christmas.

IRELAND—*Customs.*—Good Friday, Queen's Birth-day, and Christmas.

Excise, & Stamp Offices.—Good Friday, Queen's Birth-day, June 28, Nov. 9, and Christmas.

SCOTLAND—*Customs*—Good Friday, Queen's Birth-day, Sacramental Fasts, & Christmas

Excise and Stamp Offices.—Jan. 1, Good Friday, Queen's Birth-day, (Fair Saturday, Glasgow), Sacramental Fasts, and Christmas.

BANK HOLIDAYS.

ENGLAND AND IRELAND.

Good Friday, Easter Monday, the Monday in Whitsun week, the first Monday in Aug., Christmas, & the 26th of Dec. if a week day.

SCOTLAND.

New Year's Day, Christmas Day, (if either of these fall on a Sunday the following Monday shall be a Bank Holiday,) Good Friday, the first Monday of May, the first Monday of August, and any day which may be appointed by Royal Proclamation. Upon Sacramental Fast-days and other local Holidays, the Bank Offices will be open only between the hours of 9 and 11 a.m.

POSTAGES.

INLAND LETTERS AND PACKAGES.

The rate of postage to be prepaid on inland letters and parcels of all sorts, closed or open, is as follows:—

Not exceeding 1 oz. in weight, ...1 d.
Above 1 oz. and not above 2 oz, ...1½d.
Do. 2 " do. do. 4 " ....2 d.
Do. 4 " do. do. 6 " ....2½d.
Do. 6 " do. do. 8 " ....3 d.
Do. 8 " do. do. 10 " ....3½d.
Do. 10 " do. do. 12 " ....4 d.

A letter above the weight of 12 oz. is liable to the charge of 1d. for every ounce, commencing with the first ounce. For instance, a letter between 12 and 13 oz. weight must be prepaid 1s. 1d. As a general rule, the postage if not paid in advance, is double the foregoing; and if the payment in advance be insufficient, double the deficiency is charged. An inland letter, for example, weighing more than an ounce, and not exceeding two ounces, and prepaid one penny only, is on delivery charged *double* the deficiency of one halfpenny, viz. one penny, and so on. —A letter directed to a person, and the person not found at the address, and the letter re-directed, single additional postage only is charged. The Post Office cannot undertake the safe transmission of valuable inclosures in unregistered letters. Letters when once posted cannot be given back upon any pretence whatever. Letters to warm climates should be gummed or wafered, not sealed with wax, as the wax is liable to get melted, to the injury of other letters.

A postmaster is not bound to re-direct letters for a person temporarily leaving his home and not having a private bag or box, unless the house be left uninhabited, or the letters would be delayed in their transmission by being sent to the house to be re-directed there. In all cases of re-direction, a written authority, duly signed by the person to whom the letters are addressed, must be sent to the postmaster.

REGISTERED LETTERS.

An inland letter or book-packet can be registered on payment of 4d. in addition to the postage of such letter or packet. The full amount in stamps for postage and registration, must be on the letter or book-packet, and it will require to be posted half an hour before the closing of the box for the mail by which it is to be despatched, otherwise a late fee of 4d. will be charged till the closing of the letter-box. A letter to be registered should be presented at the window and a receipt obtained for it, and must not be dropped into the letter-box. Any letter marked "Registered" which shall be posted without at the same time being registered shall, if observed, be afterwards registered by the post-office, and be forwarded to its destination, charged with double the ordinary registration rate of postage. All letters containing coin are treated as registered, even though they be posted without registration, and are charged on delivery with a double registration fee, in addition to the ordinary postage. Any person sending money or jewellery in a letter, if lost or mis-delivered, has no claim on the Post-office. The most secure mode of sealing is first to wafer or gum the letter and then to seal it with wax. No article of a dangerous kind can be sent by post. Scissors, knives, [illegible] may be sent if packed in

BOOK PACKETS,

Or plain, written, or printed paper, without a cover, or in a cover open at the ends or sides, may be sent—

Not exceeding 2 oz. in weight, ... ½d.
" 4 oz. " ....1 d.
" 6 oz. " ....1½d.
" 8 oz. " ....2 d.
" 10 oz. " ....2½d.
" 12 oz. " ....3 d.

And ½d. for every additional two ounces.

The postage to be prepaid by postage stamps affixed. If the whole postage be not prepaid, the unpaid part is charged double on delivery. The packet may contain any number of separate books, prints, photographs (when not on glass nor in cases containing glass), maps, parchment or vellum, either printed or written, including printed or lithographed letters, plain or mixed, but not letters, sealed or open, nor anything sealed or closed against inspection. Marking or writing allowed when not of the nature of a letter. An entry, merely stating who sends the book, or to whom it is sent, is not regarded as a letter.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sender is not only permitted but recommended, so that if the cover come off, or for any other reason the packet cannot be forwarded, it may be returned. In books and prints, all legitimate binding, mounting, or covering of the same, or of a portion thereof, will be allowed; as also markers and rollers, (whether of paper or otherwise), and whatever is necessary for the safe transmission of literary or artistic matter or usually appertains thereto. For the greater security of the contents, the packet may be tied at the ends with a string. The postmaster is authorised to cut the string, but must refasten the packet afterwards. No packet can be received if it exceeds 5 pounds in weight, 18 inches in length, and 9 inches in width and 6 inches in depth, except petitions to Parliament.

INLAND PATTERN PO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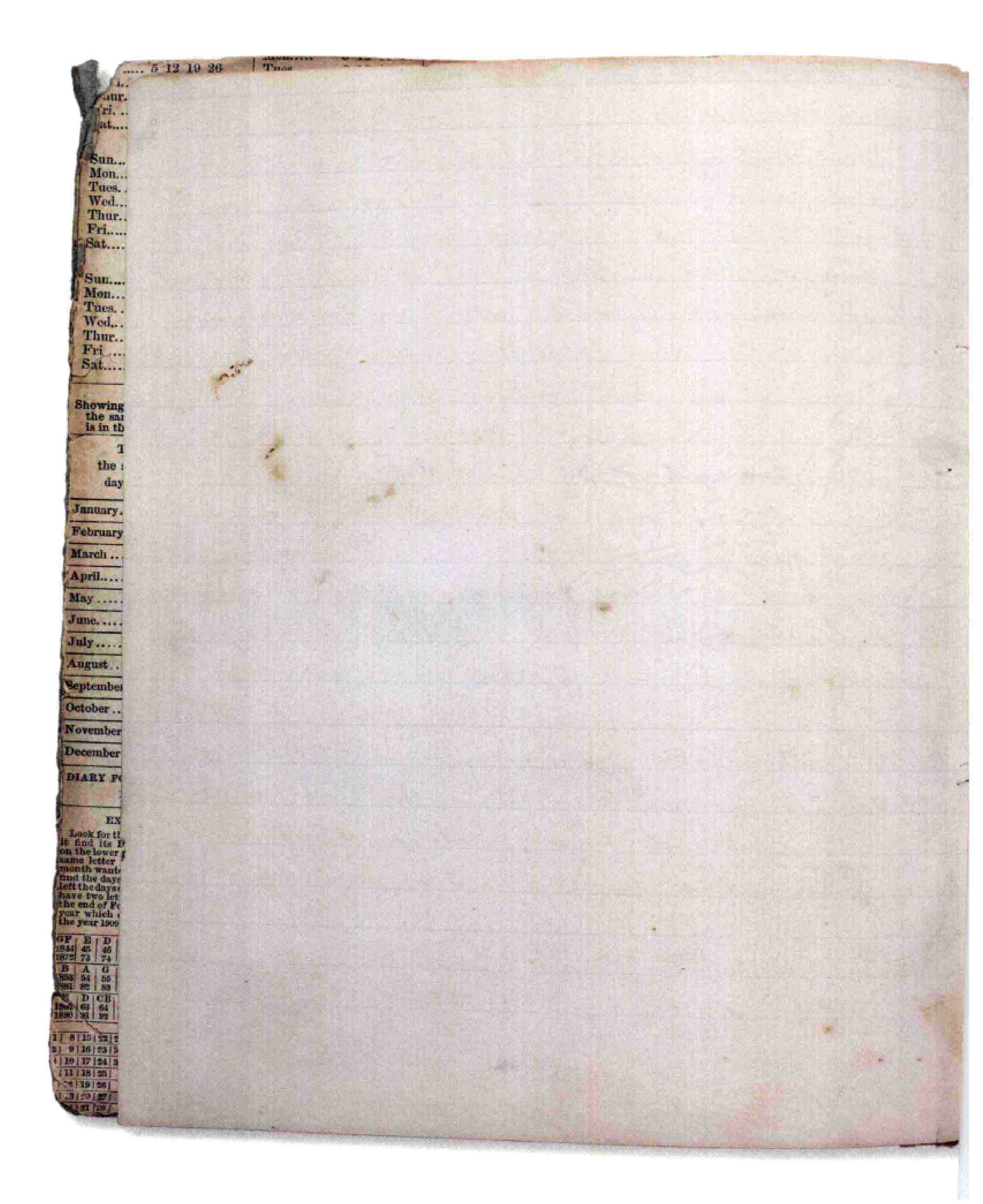
All parcels are forwarded as the sender desires, whether closed or open; the weight is limited to 12 oz., and the size to 18 inches in length by 9 inches in depth and 6 inches in width. The postage is the same as that for letters, and must be prepaid in postage stamps.

INLAND MONEY ORDERS.

For sums under 10s., - - - - 1d.
" 10s. and under £1, - - - - 2d.
" £1, " " 2, - - - - 3d.
" 2, " " 3, - - - - 4d.
" 3, " " 4, - - - - 5d.
" 4, " " 5, - - - - 6d.
" 5, " " 6, - - - - 7d.
" 6, " " 7, - - - - 8d.
" 7, " " 8, - - - - 9d.
" 8, " " 9, - - - - 10d.
" 9, " " 10, - - - - 11d.
" 10, - - - - - - - 1s.

No order to contain a fractional part of a penny. No money order can be issued unless the applicant furnish the surname in full, and at least one initial of the Christian name of the person or firm who sends the order, and of the person or firm to whom the money is to be sent, unless the remitter or receiver is a peer or a bishop, then his ordinary title is suffi-

Log of the "Hope" Vol # I.



Saturday February 28.

2月28日

Sailed at 2 o'clock amid a great crowd and greater cheering. The 'Windward' Captain Murray went out in front of us, their Captain bellowing 'Port' and 'Starboard' like a Bull of Bashan. We set about it in a quieter and more business like way. We are as clean as a Gentleman's yacht, all shining brass and snow white decks. Saw a young lady that I was introduced to but whose name I did not catch waving a handkerchief from the end of the pier. Took off my hat from the Hope's quarterdeck though I don't know her from Eve. Rather rough outside and the glass falling rapidly. Beat about the bay for several hours and had dinner with champagne in honour of Baxter and grandees on board. Pilot boat came and fetched them all off at last, together with an unfortunate Stow-a-way who tried to conceal himself in the Tween decks. Sailed for Shetland in a rough wind, glass going down like oysters. As long as I stick on deck I'll do.

Sunday March 1st

3月1日（2月29日）

Got into Lerwick at 7.30 PM. Deuced lucky for us as

a gale is rising and if we hadn't made the land we might have lost boats and bulwarks We were uneasy about it, but we sighted the Bressay light about 5.30. Captain very pleased. We got in before the Windward, though they had 5 hours start.

3月1日

Monday March 1st

Blowing a hurricane. Windward got in at 2AM only just in time. The whole harbour is one sheet of foam. Feel very comfortable aboard. Have a snug little cabin. Telegraph gone wrong between this and Peterhead. Pokey hole.

3月2日

Tuesday March 2nd

Glass down at 28.375. Captain has never seen it so low. Blowing like Billy outside. Made out the hosiery list. Tait on religion and atheism. He is our Shetland agent, not half such a fool as he looks.

3月3日

Wednesday March 3rd.

Fine day. Glass still very low. Went on shore with the Captain after breakfast. Enlisted our Shetland hands. Fearful rush and row in Tait's small office. 'Jan Meyen' & 'Victor' came in. Murray of

the Windward seems a decent fellow. Captain and I were going from Tait's shop when a drunken Shetlander got hold of him. "Capn. I'm (hic!) goin' with you. Oh Such a Voyage, Captain, Such a voyage as never was landed! hic (!)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tons, sir, I've brought the luck with me". Gray turned back in the back room, and seemed annoyed. I said "I'll turn him out if you like, Captain". He said "Ah, I know fine you'd like a smack at him, Doctor; I would mysel but it wouldna do." We had locked the door of the back room when there was an apparition of a hand and arm through the smoked Glass window which formed the upper half of the door. Bang! Crash! Wood and Glass came rattling into the room, and we saw our 'indomitable Shetlander, with his hands cut and bleeding looking through the hole. "Wood and iron won't keep me from you, Captain Gray. Go I will." The Captain coolly smoked his pipe the whole time and never moved from the Stove. The man was carried off, kicking & thumping

t the Gaol, I suppose, though the infirmary would have been a far better place. If ever I saw D T that was it. Had Murray of Windward and Tait to dinner, talk of masonry, whaling &c. Dispute with Murray about efficacy of drugs. Plenty of good wine going. Finished the evening with the Captain very pleasantly. By the way another Stowaway turned up today, a wretched looking animal, The Captain was frightening him at first by telling him he'd have to go back, but he finally signed the Articles

3月4日

Thursday March 4th

Gave out Tobacco in the morning. Slept forenoon. Went ashore in the evening. Went first with second mate and Stewart to the Queen's and had something short as he calls it. Then went to Mrs Brown's and lost sight of them. Had a very hospitable reception there. Told me to make their home my home. Went down to the Commercial where an F+E was going on. Heard some good songs and sang Jack's Yarn. Chat with Captain about Prince Jerome. &c.

Friday March 5th

Captain and I were invited to Taits for dinner. Both thought it a horrid bore. Went to the Queen's and played billiards. Then toddled down to Taits. Met Murray of the Windward and Galloway, the latter a small lawyer, insufferably conceited — hate the fellow. Had a heavy weary dinner with very inferior champagne. Old Tait expressed great surprize at my saying I was RW's nephew - the old cow, I found out afterwards that the Captain had just been telling him about it. He has a dog who has been taught to love the name of Napoleon, if you talk of shooting Napoleon he will make a dart at you, and probably leave with some things of yours in his mouth, muscles and clothes and things. Murray talked about putting three men under the ice, seeing ten men shot in a mob row and several curious things. We got the boat at nine o'clock and were both delighted to get on board again, and stretch our legs quietly. Wind rising. Saw what the Captain says is a Roman Camp, but I think it is a Round Pictish tower.

3月5日

3月6日

Saturday March 6th

Raining and blowing hard. Did nothing all day. Colin McLean and men went ashore in the evening and hailed for boat which we had to give though it was rather rough.

Began Boswell's life of Johnson.

3月7日

Sunday March 7th

Nothing doing except that the mail steamer St Magnus came in with a letter from home and one from Letty, also a week's Scotsmen. Satisfactory news. We shifted our berth the other day in the harbour and now lie apart from the other ships with the Windward. Colin the mate was at the Queens last night among a lot of Dundeemen who spoke of those two W—d Peterheadmen who went and moped by themselves. Colin got up and after proclaiming himself a "Hope" man ran a muck through the assembly knocking down a Dundee Doctor. He remarked to me this morning when I was giving him a pick me up "It's lucky I was sober, Doctor, or I might have got into a regular row." I wonder what Colin's idea of a regular row is. Lerwick is a dirty little town

with very hospitable simple inhabitants. Main Street
was designed by a man with a squint, builded
on the lines of a cork screw. Noticed today that
some of the ships in harbour flew Free mason
flags, Murray has the Royal arch up, Compasses
on a blue ground. Fishermen sell cod
here at 6/ a hundred weight, and
have caught as much as 25 Cwt in
a night. By the way the Engineer of the Windward
got his two forefingers crushed in machinery
yesterday and I had to go over before breakfast
and dress them. Twenty sail of whalers in the
bay.

Monday March 8th.

3月8日

Nothing like a quill pen for writing a Journal
with, but this is such a confoundedly bad one.
Went ashore today and after knocking about some
time went up to see a Football match between
Orkney and Shetland – Play rather poor. Met
Captains of Jan Meyen (Deuchars), Nova Zembla,
and Eric, also a London man, Brown, Doctor of
the Eric. Six of us went down to the Queens
after the match and started on bad whiskey

and went into Coffee. Then Brown ordered a bottle of Champagne, and Murray and I followed suit. Cigars and pipes. I think we all had quite enough liquor. Brown was wrecked in the Ravenscraig last year. Says he is a very superior sort of chap. Captain and I got home about half past nine.

3月9日

Tuesday March 9th

Went ashore with Captain before dinner. Jack Welsh was drunk and playing old Harry in the streets. Captain got hold of him and sent him on board the Hope in the pilot boat, but when he got half way he sprang over and swam ashore again. Cain and a boat's crew captured him afterwards. Had a very dull morning going from shop to shop. We will sail tomorrow if it is any way fair. Tait came on board afterwards and we had a pleasant talk. He is a sensible fellow tho' rather a bore. Looked over Scoresby. Captain told me some curious things about whaling. The great distance at which they can hear a steamer and how it frightens them. Oil is about £50 a ton and bone £800 or so.

all bone goes to the continent. Sea Unicorns are very common, as are sharks, and dolphins but the curiosity of the place are the Animalcule which the whale eats.

Wednesday. March 10th

3月10日

A North Wind prevented our getting off. The old Eclipse steamed in grandly about four o'clock being cheered by each ship as she passed. Went on board and saw Captain David, Alec and Crabbe. Went ashore in the evening and played Captain; also had the honour of beating Crabbe at billiards. He has a great local reputation. Left my meer-shaum and Gloves in the smoking room.

Thursday March 11th

3月11日

A big day for Leith. The ships began to steer out from Lerwick sound after breakfast. It was a pretty thing on the beautifully clear and calm day to hear the men singing across the bay to the clank clank of the anchors. Every ship as it passed out got 3 cheers from all the others. Captain and I went ashore, and the boat's crew and I went in search of that beggar Jack Webster. We found him at last and five of us carried him, cursing horribly down the

main street of Lerwick to the boat, where I had to hold him to keep him from jumping overboard. We left about one o'clock and steamed through the islands till about seven when we came to an anchorage with the Jan Meyen, Eric, and Active in a little Voe. We raced the Jan Meyen up from Lerwick and beat her all the way, anchored within a stonethrow of the Eric. Talking to McLeo[d] and Captain about getting to the pole in the evening.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it that everyone has been on a wrong tack. The broad ocean is the way to find a way up to the pole, not by going up a drain which gradually grows narrower, and down which the ice naturally runs, as it does in Davis' Straits.

3月12日

Friday March 12th

We'll have to stay here all day, I fear, for it is blowing half a gale tho' the glass is high. Nothing to do all day. The land is a succession of long low hills with peat cuttings and funny little thatched cottages here and there. Captain went over to the Eric in the evening. They seemed to be catching fish but we had no proper bate, so mate and I

went ashore with a boat's crew to get some clams. It was nearly dark so we couldn't gather again but we went the round of the little cottages begging. Such dismal hovels, the esquemeaux have better houses. Each has a little square hole in the ceiling to let out the smoke of a large peat fire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 They were all civil enough & met one rather pretty but shy girl even in this barbarous spot. Got some razor fish as bait and departed triumphant. Up to our thighs in mud coming and going. Revenue Cutter boarded us this evening and Lieutenant was only pacified by the present of a stick of baccy. I'm afraid Colin will eat all our bait. Captain rather annoyed about being kept in this hole. Glass high

Saturday March 13th.

3月13日

Wind high and raining hard. Active and Jan Meyen are off already. We follow them soon. They are pulling up the anchor now and singing "Goodbye, Fare-thee-well, Goodbye Fare-thee well". A pretty song it is too. Sea was not very rough outside - went through the islands, keeping well at the right

At the extreme north of Shetland we passed some curious rocks in the sea called Ramna Stacks.

Ramna Stacks.

Raining hard all day. We raced with the Eric and had rather the best of it. Not a bit seasick. Saw Burrafiord Holms the extreme north point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n lost sight of land about four P.M. Ran with an oblique win[d] and three quarter steam all night. Dreamed of being beaten by a Gorilla, and of pulling in the Oxford boat. 167 miles

3 月 14 日

Sunday March 14th

Eric rather ahead of us and only occasionally in sight. Heavy Atlantic swell doing the Grand. Northward Ho! all day under steam and sail. Northward Ho! ran about 150 miles. About getting to the Pole the gulf stream runs up past Spitzbergen so of course that is the way to go. It is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delusions in history how ship after ship has run up into a cul-de-sac for Davis' Straits is nothing better. Read Boswell. Don't agree with McCauley at all about Boswell being

Heavy Atlantic Swell.

a man of no intellect. If ever a man was afflicted with what he calls 'morbus Boswellianus' It is Lord McCauley himself in the case of Willy the Silent.

Monday March 15th

3月15日

First under Steam and Sail, and then under Sail alone. Must have got about half way today. Kept in the cabin until evening. Read Boswell. Like that old boy Johnson for all his pomposity. A thorough old fellow, I fancy. He was in Plymouth, it seems, for a couple of days, and there was considerable ill-feeling between the townsmen and the men about the docks. Johnson who had nothing in the world to do with it was often heard to exclaim "I hate a docker" I like that sort of thing. Sky looked like ice this evening. Surface temperature fallen from 44 to 38 in one day.

Tuesday March 16th

3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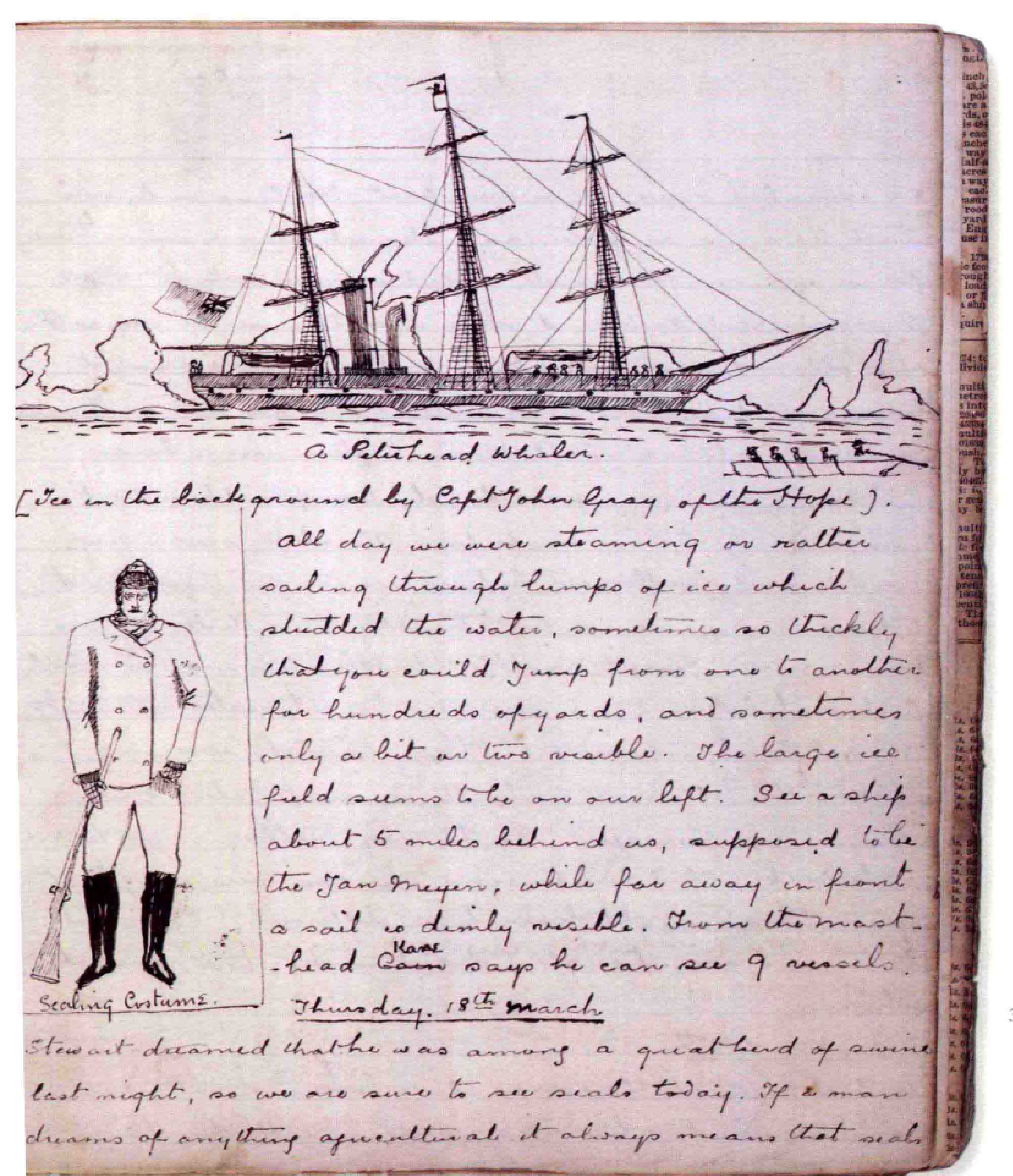
Still under canvas, wind continues fair. I've brought the luck with me. Two bottle nose whales were playing round the ship in the morning but I did not see them. It seems we are crossing a very favourite feeding ground of theirs. Expect to come on the ice tomorrow. We made 159 miles yesterday.

are hundreds of miles north of iceland, about sixty south east of Jan Meyen. Old hands on board say they never knew such a good passage, however we mustn't crow until we are out of the wood. Water temperature has fallen 2° since 12 o'cl which looks like ice. White line on the sky. Everyone seems to think we will see ice before tomorrow. We can tell that we are under the lea of ice by the calm. Captain told me about some curious dreams of his, notably about the Germans and the black heifers

Wednesday March 17th

3月17日

Dies creta notanda. About five o'clock I heard the second mate tell the Captain, that we were among the ice. He got up but I was too lazy. Passed a Norwegian about 8 o'clock. When we rose at nine the keen fresh air told me it was freezing. I went on deck and there was the ice. It was not in a continuous sheet but the whole ocean was covered with little hillocks of it, rising and falling with the waves, pure white above and of a wonderful green below. None were more than 4 or 6 feet out of the water but they were of every shape. No Seals. Put up the crow's nest in the morning.



A Peterhead Whaler.

[Ice in the background by Capt John Gray of the Hope].

All day we were steaming or rather sailing through lumps of ice which studded the water, sometimes so thickly that you could jump from one to another for hundreds of yards, and sometimes only a bit or two visible. The large ice field seems to be on our left. See a ship about 5 miles behind us, supposed to be the Jan Meyen, while far away in front a sail is dimly visible. From the mast-head Cain [Kane] says he can see 9 vessels.

Sealing Costume.

Thursday. 18th March

Stewart dreamed that he was among a great herd of swine last night, so we are sure to see seals today. If a man dreams of anything agricultural it always means that seals

3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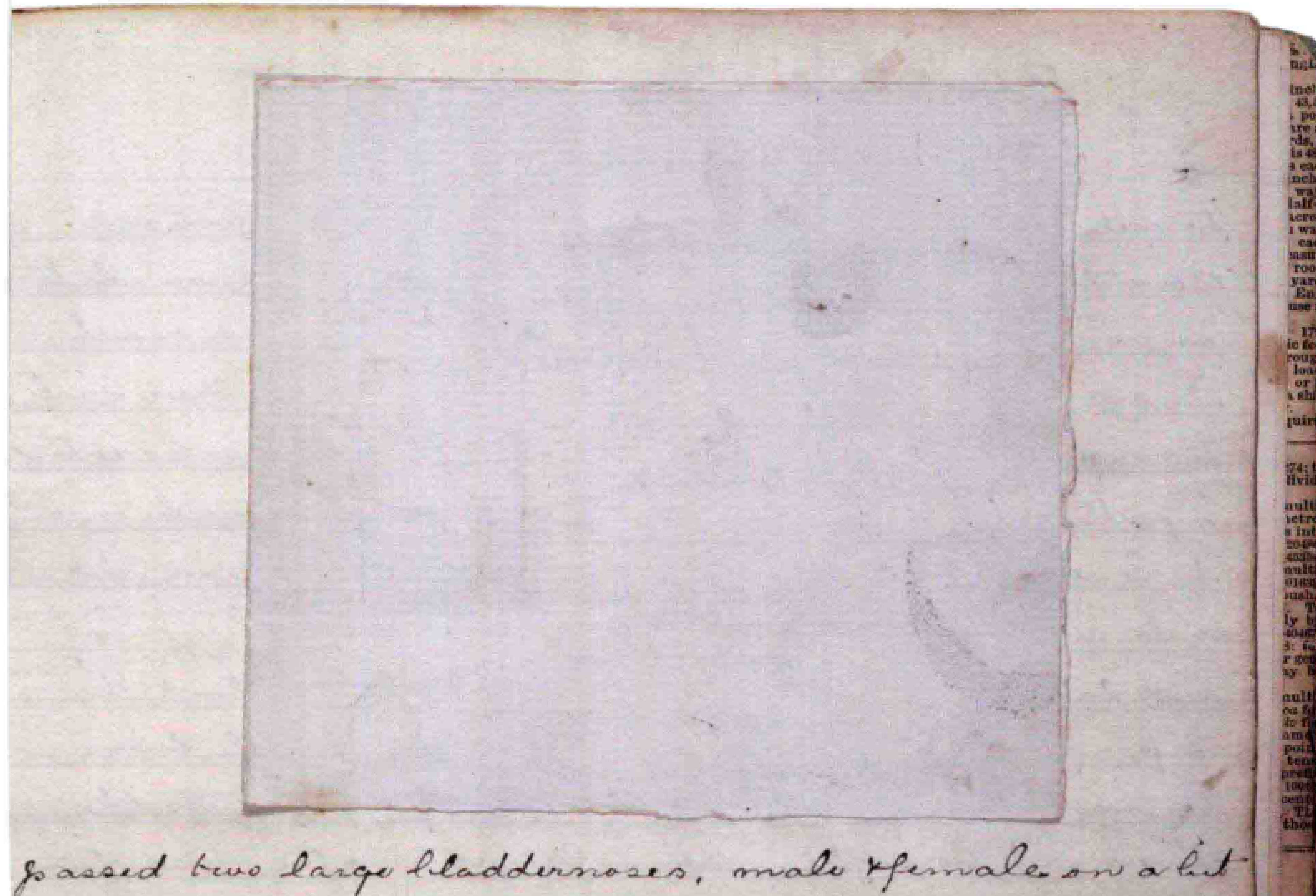
are somewhere near. A curious fact. Ice lying in lumps much the same as yesterday. Stewart's dream seems true for we saw our first seal, a bladder nose, about 11 AM. It was speckled black and white and lay on the ice as the ship steamed past, only about a dozen yards from it, looking at it quietly. Poor brute if they are all as tame it seems a shame to kill them. Captain saw a large speckled owl a couple of hundred yards from the ship, saw a few roaches and Guillemots but we are too far from land to have many. We are considerably to the North of Jan Meyen now. Passed another bladder nose and a saddle back seal later. Some were seen in the water afterwards. A most lovely morning but hazy towards evening. Spoke to the Eric and mutually congratulated each other on our passage. By the way Walker said to me at Lerwick "If I had known who you were, sir, last year, things might have been different." I'm a lot better as I am, though I didn't make that remark to him.

our first seal

3月19日

Friday March 19th

A thick haze with the lumps of ice looming out of it. Could see about a hundred yards in each direction.



passed two large bladdernoses, male & female on a bit of ice. We tried the whistling and certainly the male did stop and listen to it, the female wasn't so susceptible but shunted at once. The male was about 10 feet long I should think, the female 7 or 8. I wish the haze would clear up. Drizzling a little. Haze continued all day so we lay to at night. Blane and Stewart were sparring in the evening. Talk on literature with the Captain, he thinks Dickens very small beer beside Thackeray. Buckland seems to be a lively sort of cove.

<u>Saturday March 20th</u>

3月20日

Only a week from Shetland and here we are far into

are somewhere near. A curious fac
much the same as yesterday. Sle
for we saw our first seal, a bladd
It was speckled black and white a
ship steamed past, only about a
looking at it quietly. Poor brute
it seems a shame to kill them.

speckled owl
yards fr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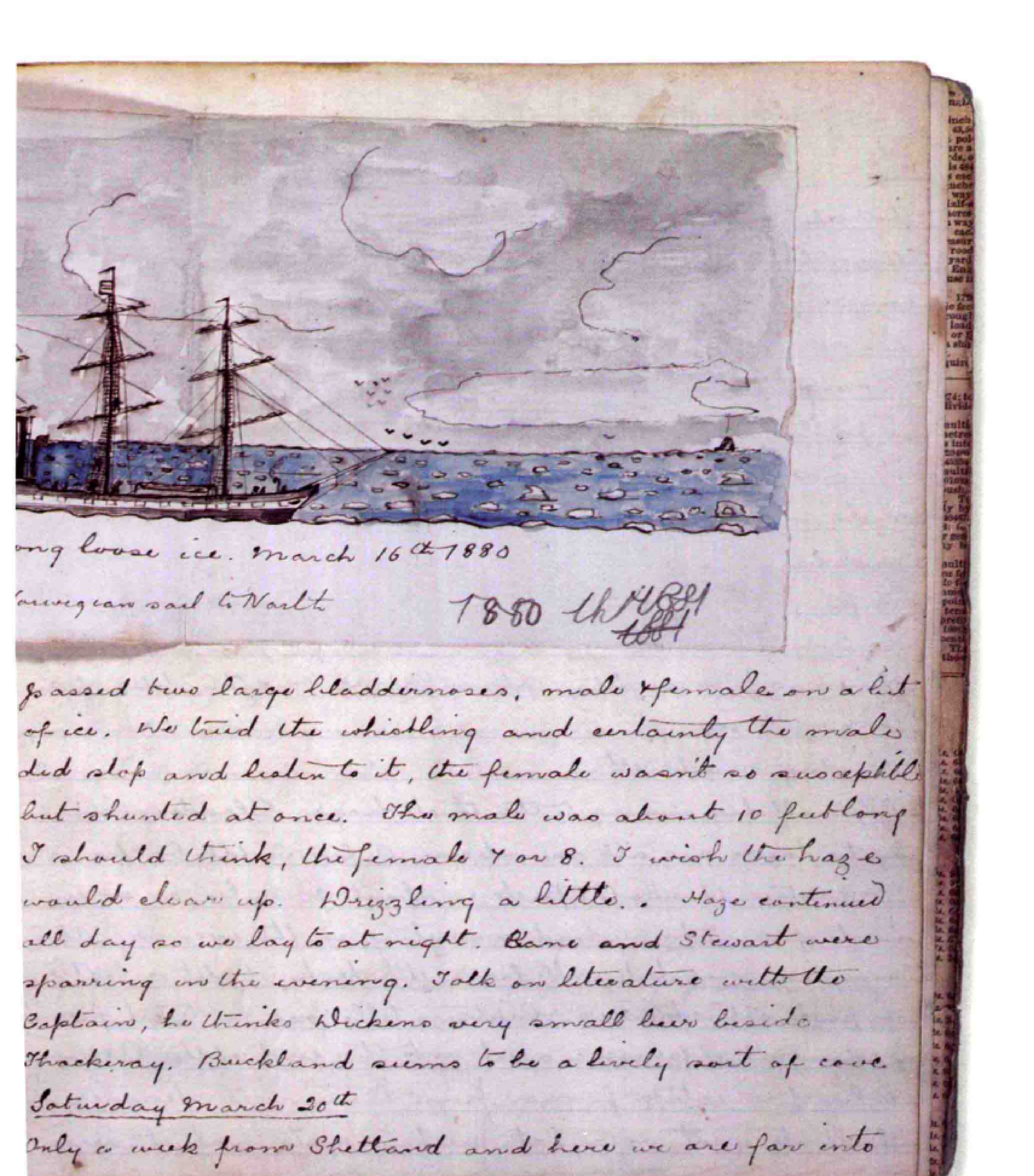
our first seal

roaches and Guillemots but we
to have many. We are considerably to the North of Jan
Meyen now. Passed another bladder nose and a saddle
back seal later. Some were seen in the water afterwards.
A most lovely morning but hazy towards evening.
Spoke to the Eric and mutually congratulated each
other on our passage. By the way Walker said to me
at Lerwick "If I had known who you were, sir, last
year, things might have been different." I'm a lot
better as I am, though I didn't make that remark
to him.

Friday March 19th

A thick haze with the lumps of ice looming out of it.
Could see about a hundred yards in each direction.

The Hope a


ong loose ice. March 16th 1880
orwegian sail to North
1880 1881
passed two large bladdernoses, male & female on a bit
of ice. We tried the whistling and certainly the male
did stop and listen to it, the female wasn't so susceptible
but shunted at once. The male was about 10 feet long
I should think, the female 7 or 8. I wish the haze
would clear up. Drizzling a little.. Haze continued
all day so we lay to at night. Lane and Stewart were
sparring in the evening. Talk on literature with the
Captain, he thinks Dickens very small beer beside
Thackeray. Buckland seems to be a lively sort of cove.
Saturday March 20th
Only a week from Shetland and here we are far into

the icefields. It has certainly been a splendid voyage. Beautiful day, wonderfully clear. Icefields, snow white on very dark blue water as far as the eye can reach. We are ploughing through in grand style. Five sail in sight, one the Eric. Stewart insists on my accepting a pretty Esquimeaux tobacco pouch; I suppose he means it as a quid pro quo for the Pipe I gave him. No seals seen as yet. Got near heavy ice in the evening and lay to. Several bladder noses playing about the ship. about a couple of hundred seals visible from the Crow's nest, so we seem to be coming near the pack. Eleven sail in sight. Adam Carner saw the slips of a bear in the ice

3月21日

Sunday March 21st.

Lay to all day owing to the thick haze. Bladdernoses by the dozen are all round us. A few Saddle backs. The captain thinks the pack is about 20 miles or so in front of us. Johnny had a meeting in the evening, the singing sounded well from the deck. Split a bottle of port after dinner. Captain tells me he tried fixing a cone full of prussic acid onto the end of the harpoon. He fired it into a finner from his small steamer. The brute went away at such a rate that it very

nearly set the bows on fire by the friction. The line broke and it got away, but seems to have died for no dogfish were seen on the coast for some days. Many finners are 120 feet long. By the way Carner taught me some esquimeaux. Amalang (yes). Psiou (very good) Psiou smali (bad) bisi-micky (ice-dog - ie bear).

3月22日

Monday March 22nd

Very foggy again, but we have drifted among a few saddlebacks with their little fat yellow offspring. Got the quarter boats out, and the rifles. A long time to wait yet, though, till April 3d, Saturday week. Fog lasted all day so that we lay to. Boxed in evening. Finished Boswell Vol I. Dreamed of G. P.

3月23日

Tuesday March 23d

Clear morning, a good few seals in sight. Eclipse came in at last, and Captain boarded it before dinner. Steamed a few mile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lowing a gale all day. 11 degrees below freezing point. Very cold wind. Rigging covered with ice. Climbed up to the crow's nest before tea, but the Captain called me down just as I got up to it, as

Male, female & young Saddleback

he thought I might get frost bitten. Got a fine pouch from Cane. Carnev tells me at New Orleans before the war a dock labourer could make £1 a day. Now they make a dollar only. Captain saw blockade runners leaving Liverpool during the war, long spider like steamers of great speed, and painted the colour of the ocean. Cargo mostly quinine, needed hardly any crew. Glass rising again.

3 月 24 日

Wednesday. March 24th

Another big day for Leith. We have seen the pack, and an enormous pack it is too. I have not seen it from the nest yet but it extends from one side of the horizon to the other, and so deep that we can see no end to it. The nearer we steam towards it, the bigger it grows. Colin says he never saw such a one in his life. It is certainly the largest collection of big animals in the world at present, atleast I know no other beast that goes in herds of millions, covering a space about 15 miles long and 8 deep. We ought to have a good voyage now, my old luck. All the ships are lying round now and taking up their positions. Windward steamed past us today flying her Jack, and dipped it as a salute. 10 days yet to wait. Oysters.

Thursday March 25th

Hurrah for a quill pen! 19° below freezing point this evening. Have been taking up our position, and mounting boats and cleaning guns all day. Edge of pack can be seen from the bridge now. Good many isolated ones about the ship. I can hear the young ones squeaking as I write. It is a noise between the mew of a cat and the bleat of a lamb. They look a sort of cross between a lamb & a gigantic slug. Our only fear now is that some of these great blundering Norwegians or Dundeesmen go and put their foot into it. If we get less than 50 tons I'll be disappointed, if we get less than 100 I'll be surprized. Captain is going to teach me to take the latitude and longtitude. Saw a clever couplet today

" Till Silence, like a poultice comes,
To heal the blows of Sound."

Holmes' I think. Sported my sea boots today.

3月25日

Friday March 26th

Frost still continues, 17° today, 20° during the night. This is just what we want to fill up gaps in the icefield and make it safe walking. Steamed very little. The mate says the seals are lying in an almost solid mass. He says there are more than in '55, and in that year 50 vessels were among

3月26日

them, and all got filled. We are 23 vessels now all told so the prospect is cheery. Bar Earth-quakes we'll make a voyage of it. It is very trying work waiting, though this close time is an excellent provision. The poor brutes used to be killed before they had pupped. Eclipse got a bear today, and we saw the steps of one on the snow beside our ship. They are cowardly brutes unless in a corner. Captain killed one once with a boat hook. Engineer told me how one chased a crew for miles across the snow once, and how they had to throw down article after article to engage his attention, so that they got to the ship nearly naked and in a blue funk. There is no specimen of a right whale in any British museum, except a fœtus. Saw the young ~~ones~~ seals suckling today. Hurt my hand boxing with the Steward. Stuffed old Keith's tooth, and cured young Keith's Colly wobbles. It seems to be the family's day out.

3月27日

Saturday. March 27th.

This day week is our day. Got my knife and my

sharpener today, and asked Carner to see about my
club. Beautiful day, still lying on the skirts of the pack,
all seem satisfied except the Captain and he
grumbles a bit, but I think he is only Joking.
Saw another bear's footsteps. The Eclipse
has killed two and we have never seen one.
They tell me bears go in flocks of 20 or 30
very often. Rifles given out tonight. Steamed a
little. Hoggie Milne better tonight. No news. Wrote
my "Modern Parable".

Bears Step.

Sunday March 28th

Hoggie bad again so I gave him some Chlorodyne.
Captain went on board the Eclipse and in a little
the boat came off for me for dinner. Had a very
pleasant feed with good wine afterwards. The
conversation turned upon the War, politics, the
North Pole, Darwinism, Frankenstein, Free trade,
Whaling and Local matters. Captain David seems
to take a sinister view of our case. Says we'll
be lucky if we get 20 tons; he may say it, but
I don't think he thinks it. Saw his bear's Skins.
By the way he told us some strange stories which
I will try to write as he told them.

3月28日

"When I was a young fellow," he said "I happened to be in London with a gold watch and a good deal of money. I was at the Lyceum one night and wanted to get back to my lodgings in Holborn but wandered about a long time unable to find my way. At last I saw a respectable looking man and asked him the way to Holborn, adding that I was a stranger. He said he was going that way himself, and that he was Captain Burton of the 17th Lancers. We walked on together and Captain Burton by turning the conversation on the danger of carrying money about in London, learned about my watch and gold, and warned me against it. We shortly afterwards turned into an open door and the Captain said "What shall we have here, I'll have some Cognac" I said "Coffee is strong enough for me". The waiter who brought in the things was the most repulsive looking ruffian I ever clapt eyes on, and I saw him stick his tongue in his cheek and leer at the Captain. It was then that I first suspected that I had got into a trap.

I threw half a sovereign on the counter and
rose to go out, but the waiter put his back
against the door and said "We don't allow
our visitors to leave us like this." The Captain
said "Come on, sir, and we'll make a night
of it; hullo give us some Sherry out of bin
No 3". The waiter called "Janet" and a girl
appeared rather pretty and very pale. He
said "Bin No 3". The girl said "Surely, Surely
you don't need that bin tonight. He said "Do
what you are told." As she brought on the
wine she whispered to me "Pretend to sleep".
I drank a little of the wine, but spilled
most of it. Then I sank down & closed my
eyes. Soon the two villains came over and
whispered together, and one passed the candle
over my eyes and said "He is off". They
whispered a little again, and one said "Dead
men tell no tales" The other said "Then we
had better get the bed ready" And they both
left the room. I flung open the window and
was off down the street like a shot, and
ran about half a mile before I saw a

lobby, and then I found it impossible, with my imperfect knowledge of London to find the house again. I heard no more of it. Get out another bottle of Port, Doctor."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ory was considered to be a very able effort. He told us another story about how he acted as a Spy in the Boer service, and murdered 3 Kaffirs in their sleep, and shot a German through the body.
He saw a Walrus eating a Narwhal once. He is a fine fellow, and Dr Walker seems a very decent chap too. He thinks more whales are found at night than in the day, so when he gets North into the Twilight land, he has his breakfast at 10 P.M. Dinner at 2 in the morning. And Supper at 7 A.M. Then he sleeps all day. He says whales leave a very characteristic odour behind them, and you often smell them before you see them.

3月29日

March 29th Monday

Our time is coming now. Thick day with

a driving snow. Nothing particular going on. Had
a pleasant evening in the mate's berth. Songs all
round. Sang "Jack's Yarn" "The Mermaid" and
"Steam Arm". Good fun. By the way Colin the
mate payed me a high compliment today. He
said "I'm going to have every man working hard
when we start sealing. I've no fears of you,
Surgeon, I'll back you to do a day's work with
any man aboard. You suit me, and I liked the
style of you the first time I saw ye. I hate your
clean-handed gentlemen". This was a high com-
-pliment from taciturn Colin.

March 30th Tuesday

Nothing much doing. Windward came along-
-side and Murray came on board. He seemed
to have small prospects, 10 tons was more than
he expected, he said. Told us about Sir John Ross
firing his gun through the window of a house
because his mate was inside & he wanted him.
Murray was one of the Franklin searchers. Ross
said "Every step onwards, boys, is honour and
glory to us. Death before dishonour", when they
were starting sledging. Sparred with Colin & Stewart.

3月30日

3月31日

Wednesday. March 31st

Very little doing all day. A heavy swell has set in and we are uneasy about the result. If it continues until Saturday it will make our work both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The ice is not a solid sheet, but made up of thousands of pieces of all sizes floating close to each other. Now in a swell these pieces alternately separate and come together with irresistible force. If a poor fellow slips in between two pieces as is easily done, he runs a good chance of being cut in two, as actually happened to several Dundeemen. Men played leapfrog on a big piece. I started a story "A Journey to the Pole", which I intend to be good. We are going to write to Gladstone and Disraeli when the Dundeemen go home.

4月1日

Thursday April 1st

Swell continues and things looks badly. We steamed a bit during the da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3 years that I have not been examined today. Sent the Chief Engineer to the Captain with a cock and bull story

bout curtain rings. Johnny's dignity was very
much hurt. By the way I was at the mast
head yesterday, and also on the ice some
time. Saluted the Harold Haarfager tonight
7.30. Swell Still on.

Wednesday. March 31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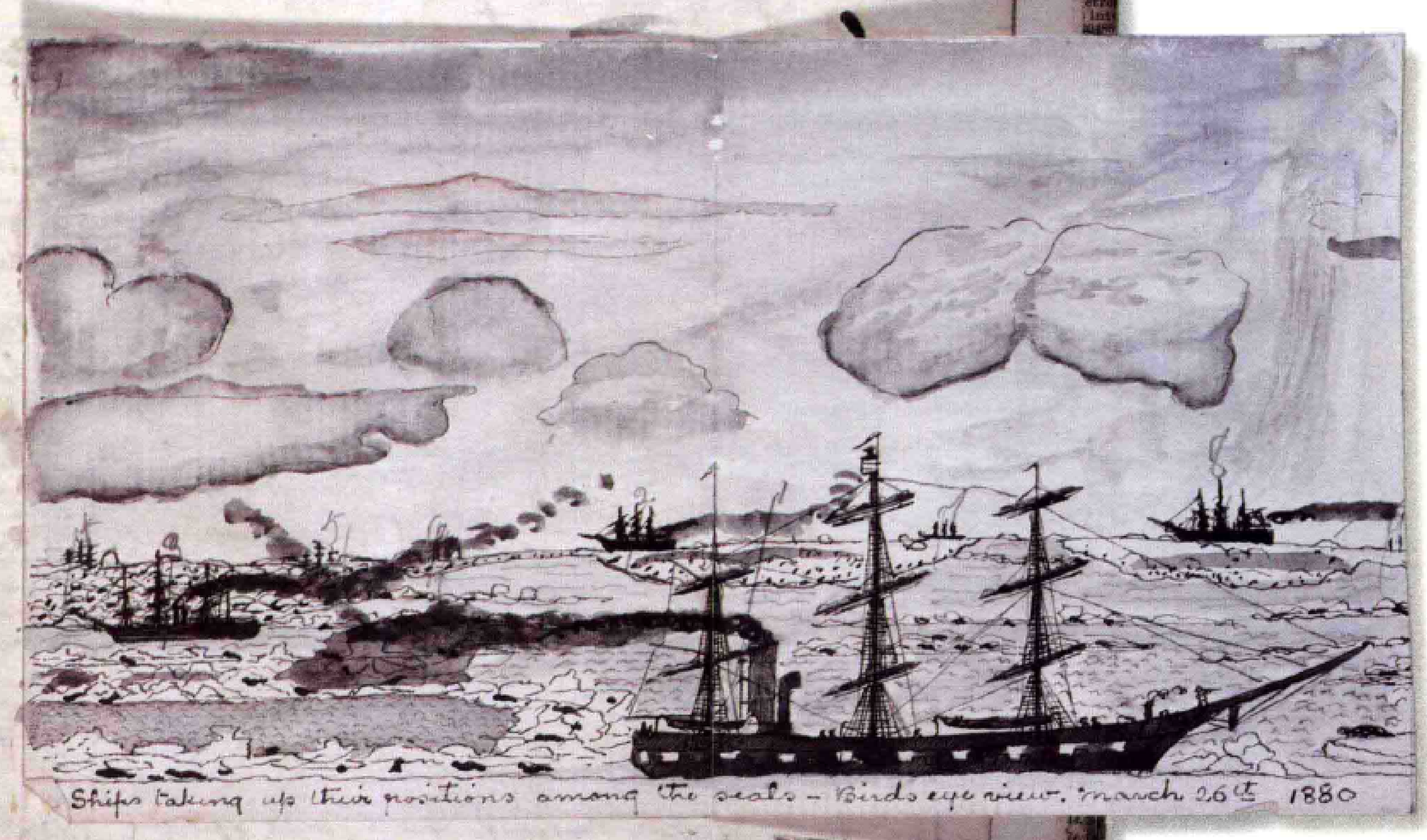
Very little doing all day. A heavy swell has set in and we are uneasy about the result. If it continues until Saturday it will make our work both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The ice is not a solid sheet, but made up of thousands of pieces of all sizes floating close to each other. Now in a swell these pieces alternately separate and come together with irresistible force. If a poor fellow slips in between two pieces as is easily done, he runs a good chance of being cut in two, as actually happened to several Dundeemen. Men played leap frog on a big piece. I started a story "A Journey to the Pole", which I intend to be good. We are going to write to Gladstone and Disraeli when the Dundeemen go home.

Thursday April 1st

Swell continues and things look badly. We steamed a bit during the da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3 years that I have not been examined today. Sent the Chief Engineer to the Captain with a cock and bull story

abou
muc
head
time
7.30.

ertain rings. Johnny's dignity was very
hurt. By the way I was at the mast
sterday, and also on the ice some
Saluted the Harold Haarfager tonight
'well Still on.



Ships taking up their positions among the seals – Birds eye view. March 26th 1880

4月2日

Friday April Second

Swell still on and the pack growing more scattered. I'm afraid our prospects will not be realized. However every man must do his best, and then we can do no more. Stayed up until 12 o'clock to see the close time out.

4月3日

Saturday April 3d

Up at 2.30 AM. Swell still on, so as to make good work impossible. Lowered away our boats in the sludge about 4.30. I stayed aboard at the captain's command much against my will and helped as well as I could by pulling the skins up the side. The old seals who can swim are shot with rifles, while the poor youngsters who can't get away have their skulls smashed in by clubs. It is bloody work dashing out the poor little beggars brains while they look up with their big dark eyes into your face. We picked the boats up soon and started packing, that's to say all hands getting over the ship's side and jumping along from floating piece to piece, killing all they can see, while the ship steams after and

Seal Club

picks up the skins. It takes a lot of knack to know what ice will bear you, and what not. I was ambitious to start but in getting over the ships side I fell in between two pieces of ice and was hauled out by a boathook. I changed my clothes and started again, & succeeded in killing a couple of seals and dragging their remains after I had skinned them to the ship's side. We got 7 5760 seals today. Poor work, I believe but we hope for the best. After all whales are the things that pay.

Sunday April 4th

4月4日

Working all day. I fell into the Arctic Ocean three times today, but luckily someone was always near to pull me out. The danger in falling in is that with a heavy swell on as there is now, you may be cut in two pretty well by two pieces of ice coming together and nipping you. I got several drags but was laid up in the evening as all my clothes were in the engine room drying. By the way as an instance of abstraction of mind after skinning a seal today I walked away with the two hind flippers in my hand, leaving my mittens on the ice. Some of

our hands work very well, while others, mostly
Shetlanders with many honourable exceptions,
shirk their work detestably. It shows what a
man is made of, this work, as we are often
killing far from the ship away from the Captain's
eye with a couple of miles drag, and a man
can skulk if he will. Colin the mate is a great
power in the land, energetic & hard working. I
heard him tell a man today he would club him
if he didn't work harder. I saw the beggars
often walk past a fine fat seal to kill a
poor little 'Toby' or newly pupped one in order
to have less weight to drag. The Captain sits
at the masthead all day, looking out with
his glass, for where they lie thickest. Took
about 460 today.

4月5日

Monday April 6th

Went out with Colin this morning for some
regular hard work but began proceedings by
falling into the sea again. I had just killed
a seal on a large piece when I fell over
the side. Nobody was near and the water
was deadly cold. I had hold of the edge of the

ice to prevent my sinking, but it was too smooth and slippery to climb up by, but atlast I got hold of the seals hind flippers and managed to pull myself up by them. The poor old 'flappy' certainly heaped coals of fire upon my head. Got off again with the Stewart and did some good work. Took about 400 again.

Tuesday April 6th

4月6日

Out on the pack in the morning with Colin and actually did not fall in. The Captain calls me 'the Great Northern Diver'. We took a good number of young and old and then steamed outside to see if we could find anything for ourselves. Shot two large bladdernoses, both were easy shots at about 70 yards, but as I find after all the harpooners had missed I felt cocky. They were huge brutes, I am keeping the hone of one which was 11 feet long. They are also called Sea Elephants. They have a vascular bag on their snouts which they distend to any extent when they are angry. Saw the

Jan Meyen and others, with all their boats out killing old seals. Took 270 young & 58 old.

4月7日

Wednesday April 7th

Poor work today, seals are scarce and we only took 133. Haggie Milne is very bad & I fear he will die. He has intussusception with faecal vomiting & constant pain. It is not hernia. Gave soap & castor oil injection today.

4月8日

Thursday April 8th

Put our letters on board the 'Active' today. Had short notice and only wrote one letter though I would willingly have written more. Did a wretched days work, only about 30 seals. However most of the other ships have done worse than us, & that with crews of 80 men to our 56. Gale in the evening.

4月9日

Friday April 9th

Gale continuing so that we have done no work at all. Heavy swell on. Got under the lee of the point. Wretched day. Did nothing but sleep & write up my log. They


are commencing to cut the blubber off the hides.
I'm afraid tomorrow will be as bad.

4月10日

April 10th Saturday
Poor Andrew Milne is almost beyond hope. At such an age and with such an illness recovery was almost hopeless. Blowing fitfully and with a heavy swell on. Nothing doing all day. Began Carlyle's "Hero worship": A great and glorious book.

4月11日

April 11th. Sunday
A dark day in the ship's cruise. Poor Andrew was very cheery and very much better in the morning, but he took some plum duff at dinner, and was taken worse. I went down at once, and he died within ten minutes in my arms literally. Poor old man. They were very kind to him forwards during his illness, and certainly I did my best for him. Made a list of his effects in the evening. Rather a picturesque scene with the corpse and the lanterns and the wild faces around. We bury him tomorrow. Picked up seals all day on large pieces in the slush about 60 I think.

April 12th Monday
Buried poor old Andrew this morning. Union Jack was hoisted half mast high. He was tied up in canvas sack with a bag of old iron tied to his feet, and the Church of England burial service was read over him. Then the stretcher on which he was lying was tilted over and the old man went down feet foremost with hardly a splash. There was a bubble or two and a gurgle and that was the end of old Andrew. He knows the great secret now. I should think he would be flattened out of all semblance to humanity before he reached the bottom, or rather he would never reach the bottom but hang suspended half way down like Mahomets coffin, when the weight of the iron was neutralized. The Captain & I agree that on these occasions three cheers should be given as the coffin disappears, not in levity, but as a genial hearty fare-thee-well wherever you are. Did a fair day's work about 60 I should think. Made a bad miss in the evening. "Polynia" has 2050 seals, worse than us.

4月12日

4月13日

Tuesday April 13th

Boiled Beef day again (Tuesday - Tough-day - Tough day - Boiled Beef day). The worst dinner in the week except Friday. Lay to on account of the gale all day. Had the gloves down in the Stokehole in the evening and some fine boxing. No Seals.



Wednesday April 14th
Knocking along among the ice under sail and Canvas picking up seals. Made a good days work, about 80 I should think bringing us up to 2460 about. Stood on the Folksel head all day and reported progress. Rather cold work had a shot or two tho'. Someone told me that in the South Seas when a man died the first comer got his property, and that when a man fell over board you might see half a dozen standing by the hatchways to run down for the plunder whenever he was drowned.

4月14日

Thursday April 15th
Beautifully fine day but we did a poor days work, about 46 I think. Assisted in shooting 2 bladders. They took five balls each. A pretty little bird with a red tuft on its head, rather larger than a Sparrow came and fluttered about the boats. No one had ever seen one like it before. Rather a long beak, feet not webbed, white underneath, with a "Pee-wheet - pea wheet". A sort of Snowflake. Georgey Grants got his trousers torn by a young Sea Elephant in the evening.

4月15日

4月16日

Friday. April 16th

Steamed hard to the North West all day to see if we could see anything of the seals. Failed in seeing many, and only picked up half a dozen. Jack Buchan shot a hawk in the evening which the Captain with his eagle eye discerned upon a hummock, and detected even at that great distance to be a hawk. About 18 inches high with beautifully speckled plumage.

my idea of a hawk.

Had the Smallpox in its you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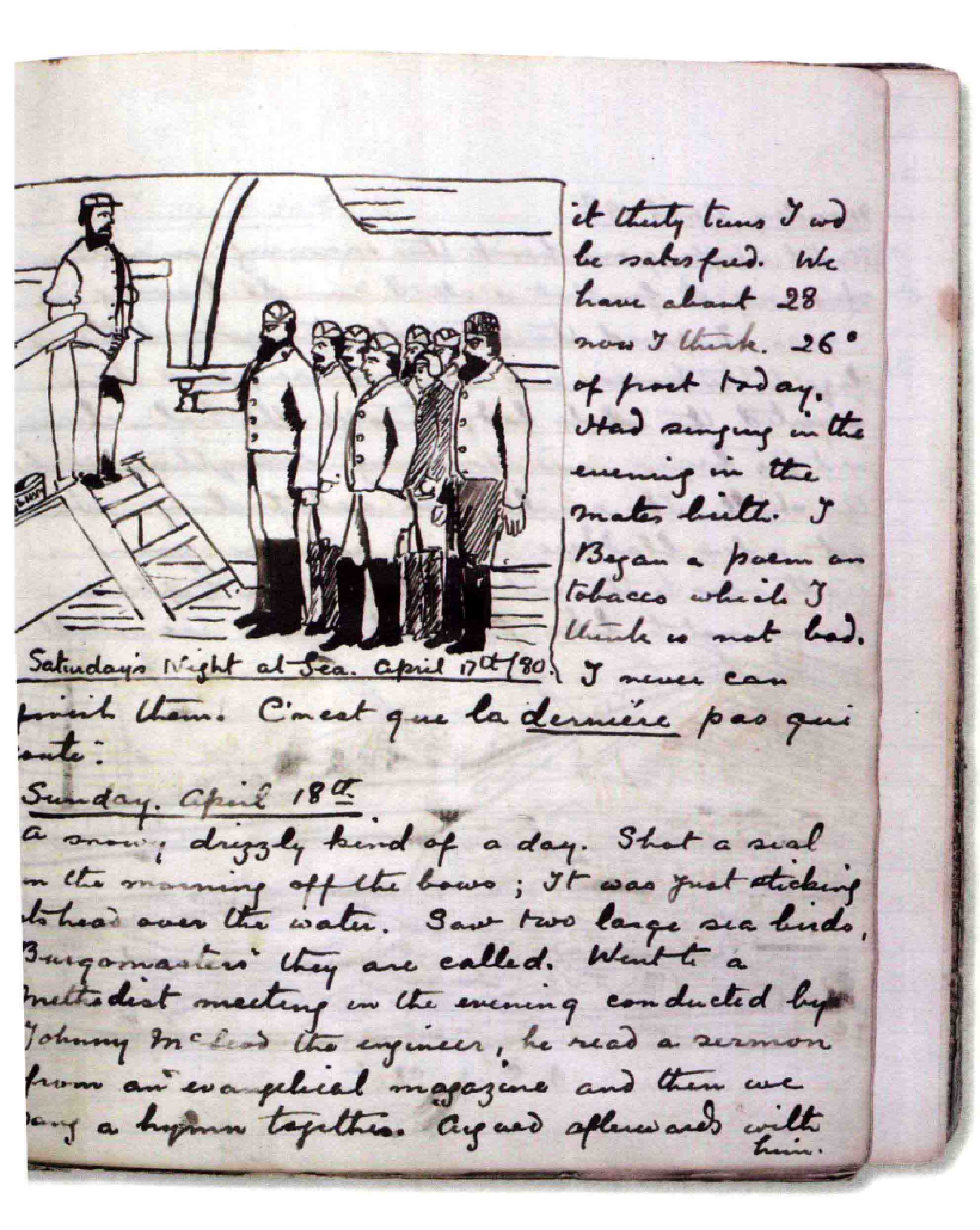
The Captain's idea of a hawk (N.B. Looking out for prey).

The prey the Captain's hawk is looking out for.

4月17日

Saturday April 17th

Nothing doing all day - only half a dozen seals again. We are steering South now with the "Iceberg" a Norwegian. If we could only make



it thirty tons I wd
be satisfied. We
have about 28
now I think. 26°
of frost today.
Had singing in the
evening in the
mates berth. I
Began a poem on
tobacco which I
think is not bad.

Saturday's Night at Sea. April 17th/80.

I never can
print them. C'est que la dernière pas qui
coute:

Sunday. April 18th

A snowy, drizzly kind of a day. Shot a seal
in the morning off the bows; It was just sticking
its head over the water. Saw two large sea birds,
"Burgomasters" they are called. Went to a
Methodist meeting in the evening conducted by
Johnny McLeod the engineer, he read a sermon
from an "evangelical magazine" and then we
sang a hymn together. Argued afterwards with
him.

4月18日

4月19日

Monday April 19th

Started Stuffing our hawk this morning, or rather skinning it for that is all I can do having no wires. I opened the stomach, then got out the legs to the knees and the humeri, and then inverted the whole body through the hole, clearing out the brain, and removing everything except the skull. The result was satisfactory. We got a few bladders today, and are going North now to the old sealing. The Captain seems not to like the look of the ice at all.

J.G.

ACD

A. Snap. Shot.

Tuesday
~~Sunday~~. April 20th

4月20日

nothing doing all day. We didn't take a single seal. Sailed and Steamed to the North East. 72·30 today. Cleaned a couple of Seals' flippers for tobacco pouches, rubbed alum over one hawk's Skin

Wednesday. April 21st

4月21日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except grumble, so we did that. A most disagreeable day with a nasty cross sea and swell. No seals and nothing but misery. Felt seedy all day. Was knocked out of bed at 1 AM to see a man forwards with palpitations of the heart. That didn't improve my temper

Thursday April 22nd

4月22日

a heavy swell still on. Took about 13 of which I shot two. Bad but better than yesterday. Thick fog. Got a newly pupped seal, it seems rather late in the season for that. I have shot hitherto about 15 seals. I intend to count them after this.

Friday. April 23rd

4月23日

Did rather better today taking 36 seals. I made a bag of 11, that is 26 altogether.

The shooting was uncommonly bad on the whole.
Looks like a gale this evening. Captain saw
another hawk. It is an extraordinary thing
that we have not fallen in with a bear yet.
Captain saw a meteoric stone fall into the
water once within a hundred yards of the ship.
The Magnetic Pole is in King Williams Land
Lat 69°. There is another for South Pole,
a thing that I never knew before.

Our Evening Exercise.

4月24日

Saturday. April 24th

We have been steaming North West all day.
Saw a fine flock of Eider ducks, the males
are black and white, the females bronze with
a green head. Picked up 17 more young
seals. I think we are not very far from
the old ones. Had a pleasant evening in
the mates berth. No Shooting today. Sparred
in the morning. Have a tip to teach Jimmy.

Was talking to Hutton, one of our best harpooners, about Zoological curiosities. He says that during a gale between Quebec and Liverpool he saw two fish lying on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They were about 60 feet long and spotted all over, exactly like leopards. An unknown Species. The Captain fell in with another species in Lat 68°. the hide of which was so thick that no harpoon would pierce it. Here is my list of Northern Whales.

Right Whale.	proper Greenland whale. yield 10-20 tons of oil. Bone sells at £1000 a ton. Value of one is £1500-£2000 found in far North between the ice fields
Finner Whale	Found in every sea in hundreds Are longer and stronger than the Right whale, but very worthless. Some 120 feet long. Razor Backed. Spout two Jets, proper whale has only one.
Bottle Nose Whales	Found South of the ice, & round Iceland. Only 30 feet long. Give a ton of oil (£80). Skin Valuable.

White Whale (Beluga) Found everywhere, including Westminster Aquarium. Chiefly at mouths of American Rivers. Oil valuable. 16 ft long.

Black Whale a rare variety. Captain has only seen one. Valuable. Americans get them sometimes off North Cape.

Hutton's whale (Balaena variagatum)

Capt Gray's whale (Balaena Ironsidum)

4 月 25 日

Sunday. April 25th.

Got among a currant of young bladders in the morning and took 22. I did good shooting before dinner, hitting seven in eight shots from the bows. Shot one after dinner and missed two which was poor. We have 2502 now. Saw one old seal. Boxed with Stewart and sang hymns with Johnny. Drew a fine picture of Young Seal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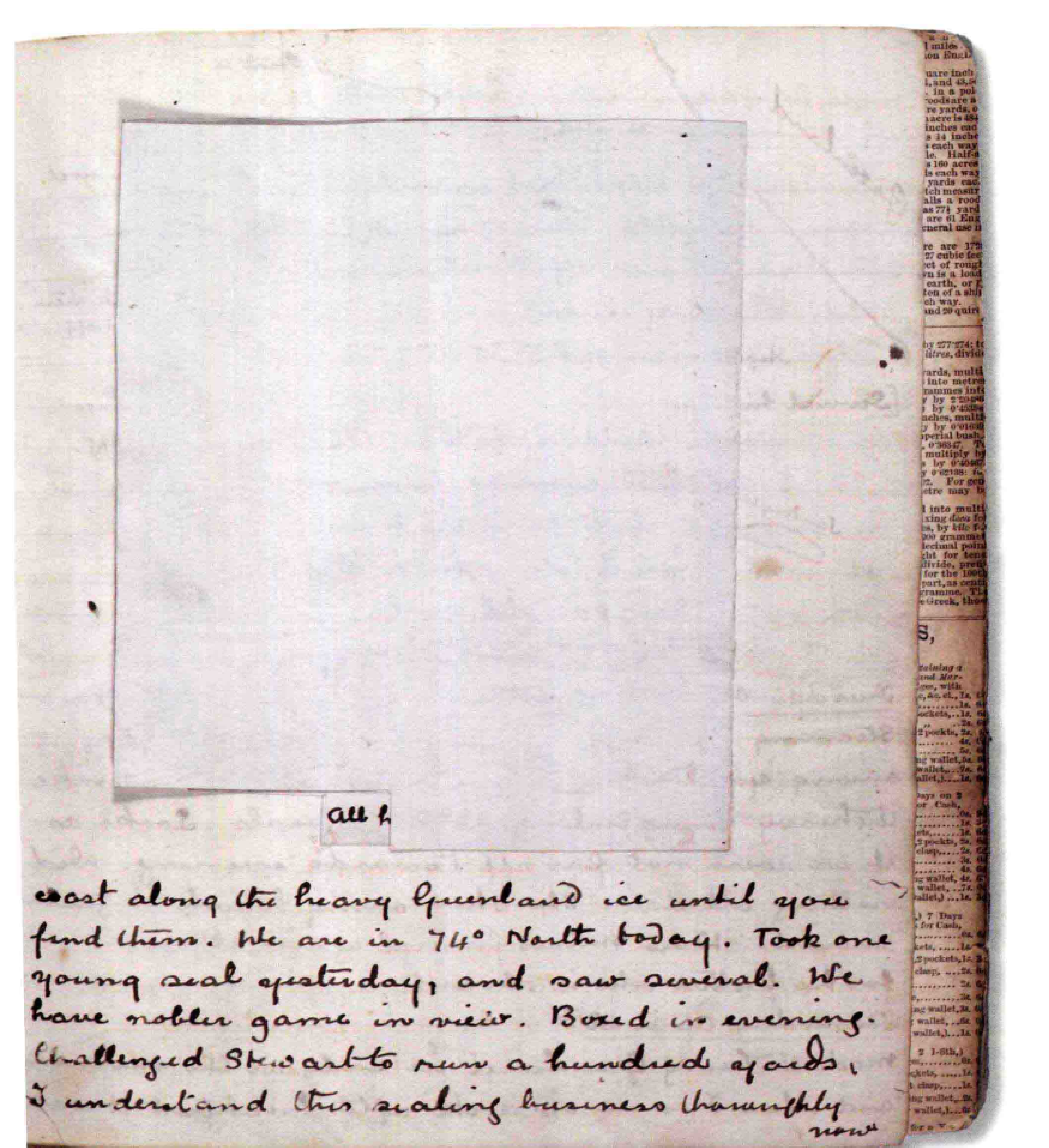
Saw a good parody.

"Oh the wild Rhymes he made,
Small poets wondered
To see in the 'Light Brigade'
'Hundred' and 'Thundered'

4 月 26 日

Monday April 26th

Sailing N and NW all day trying for old seals. They lie on the points of heavy ice stretching out into the sea, but you never know exactly where you can come across them; you must just


all h
coast along the heavy Greenland ice until you
find them. We are in 74° North today. Took one
young seal yesterday, and saw several. We
have nobler game in view. Boxed in evening.
Challenged Stewart to run a hundred yards.
I understand this sealing business thoroughly
now"

展开图

White Whale (Beluga) Found everywhere, including Westminster Aquarium. Chiefly at mouths of American Rivers. Oil valuable. 16 ft long.

Black Whale a rare variety. Captain has only seen one. Valuable. Americans get them sometimes off North Cape.

Hutton's whale (Balaena variagatum)

Capt Gray's whale (Balaena Ironsidum)

Sunday. April 25th.

Got among a currant of young bladders in the morning and took 22. I did good shooting before dinner, hitting seven in eight shots from the bows. Shot one after dinner and missed two which was poor. We have 2502 now. Saw one old seal. Boxed with Stewart and sang hymns with Johnny. Drew a fine picture of young Sealing.

Saw a good parody.

"Oh the wild Rhymes he made,
Small poets wondered
To see in the 'Light Brigade'
'Hundred' and 'Thundered'"

Monday April 26th

Sailing N and NW all day trying for old seals. They lie on the points of heavy ice stretching out into the sea, but you never know exactly where you can come across them, you must just



coast along the
find them. We
young seal
have nobler g
challenged St
I understand



All hands over the bows — Young Sealing. 1880.

avy Greenland ice until you
e in 74° North today. Took one
terday, and saw several. We
e in view. Boxed in evening.
t to run a hundred yards,
is sealing business thoroughly
now

Greenland.

Point 4

Point 3. Where they are next

Point 2. where you will seek them after they have been driven off Point 1.

Heavy Greenland ice
[Several hundred miles across]

Point 1. where you will find old ones

ARCTIC. OCEAN.

Jan Meyen.

Point where Seals pup.
Young Sealing.
Old ones then go North

Plan of Greenland Seal fishing

4 月 27 日

Tuesday April 27th

Steaming N and NW all day. We have been among young bay ice and are trying to make the heavy where we may expect seals. Looks as if we were not far off towards evening. Did nothing all day. The skin of my hawk is just ruined. Drew Milne's funeral again at night for his brother who is aboard.

4 月 28 日

Wednesday April 28th

made the heavy Greenland ice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when I came on deck after breakfast it was

stretching along the whole horizon. Heavier ice than any I have seen yet. The effects of the arctic refraction are very curious. Here are two views at the distance of a mile and close up

Heavy ice close up. Heavy ice at a mile

Saw marks of large herd or seals on the ice. a few in water steaming Northward. Was close to the Victor of Dundee in the evening. Beggar has no right to be there. Have the best prospects for tomorrow.

4月29日

Thursday. April 29th

Our prospects have not been realized, for although we saw a few schools of seals in the water, we have not reached their headquarters though we have been steaming North all day. Capt Davidson of the Victor boarded us this morning – a poor specimen of a man, hairy also. Was our mate once, and had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a sulky beggar. The effects of refraction were extraordinary tonight, many pieces of ice appearing high up

4月30日

in the air with the sky above and below them. Victor steamed after us all day. We are not far from the seals I'll bet. Saw many Snow-birds about which is a good sign. In Latitude 75° 11.

Friday April 30th

Morning broke very inauspiciously with a Southerly wind and a hazy sky. We are beginning to feel a bit downhearted as our sealing should be begun by this time. Steamed North East after the haze rose, water was like a lake with a great deal of bay ice and numerous Looms and Petrels. Just before tea we saw a point of heavy ice ahead, and hope to find the seals at the other side of it. I am rather doubtful as we have seen none in the water as yet. The night is very nearly as light as the day now, I can read Chambers's Journal at mid-night easily. Served out Grog this evening as tomorrow is the first of May. The ice looks well for the whaling. 10.PM As I thought there are no signs of seals upon the ice, so we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we are probably

the North of them. "mine too. mammy". They
generally shave newcomers on the first of May
and a boatsteerer told me this evening that I was
to be a victim, but I told him they would have
to call two watches to do it. ~~[illegible]~~

Saturday May 1st

5月1日

In the morning there was a heavy swell on and
our prospects were of the darkest. Before dinner
however ~~one~~ there was a change for we saw a
young bladder on the ice, and shortly afterwards
a considerable school of seals in the water going
before the wind. The Captain and all of us
were rather gloomy at dinner time, but the
moment he mounted the Crow's Nest after dinner
down came the welcome shout "Call all hands".
I was in the Second mate's boat and we lowered
away about 4·30. PM. It was a fine sight
to see the seven long whale boats springing

through the blue water as we made for the ice. The seals seemed a good deal whiter than when I saw them last. Mate fired and missed, and not a shot could I get as he took the boatsteerer with his club and left me to fend my way, and test the ice with the butt end of my rifle as best I could. Which was rather scurvy conduct. It was dangerous work on the ice as I could see no one, and twice only just saved myself from falling in when I should in all probability have been drowned. It is more dangerous work than the young sealing, for the sea undermines these lumps of heavy ice, so that when you think you are perfectly safe on a large piece the whole thing may crumble thro'. Never got a shot the whole time. Mate slew one. Most miserable work, the worst boat of the lot. If he could shoot as well as I, or I could walk on ice as well as him we would have had a different tale to tell. However it is jolly to get to work again.

seals were soon frightened off the piece. Went off to the Westward. Here is our day's fishing

Buchan's Boat. 14
Rennie's Boat 13
Carnie's Boat 10
Colin's Boat 10 Total 69.
Mattheson's Boat 10.
Hutton's Boat 9.
McKenzie's Boat 2.
Cane's Boat 1

Sunday May 2nd

5月2日

Showers, heavy ice, snow and wind all conspiring to ruin us. We steamed North in the teeth of a gale all day persevering manfully. In the evening the Captain came down from the mast-head almost in despair, and pointed out a 'blink' in the sky showing heavy ice ahead. 'If the seals are not there', he said 'I must turn South again'. We steamed along and then to my delight after tea 'All Hands' were suddenly called. A considerable body of seals were in sight but as others were seen coming on to the ice, it was thought

5月3日

advisable to leave them tonight & attack
them tomorrow. The great thing is to try
and get a turn at them before the 'Victor'
sees what we are doing. This Dundee
ship is the only one in sight. The Captain
of her is a sumph. Turned in early for
an early rise.

Monday May 3d

Boats lowered away about 6 A M. The
moment they were down the Victor, who
is about five miles off, turned & steamed
furiously towards us. I went with
Peter McKenzie, the last of the harpooners.
We call our boat The 'mob'. It is manned
by all the rag tag and bobtail of the ship,
but I think has as good a crew as any.
There is Peter harpooner, Jack Coull Steerer,
The Doctor, Steward, Second engineer, and
Kieth the oldest man in the ship. We were
the last to leave the ship as the boats were
dropped one here, one there. The ice was
very heavy and good. at first we had
a bad berth and only shot 2 seals, but

we poked and pushed our way by sheer
hard work through the ice and got into a
fine bay lined with seals. Peter and I
sprang out with our guns and wriggled
our away along the ice, while the crew
crept after us to skin what we shot. I
saw Peter shoot two, and then I floored
one. Then I got behind a hummock and
shot nine, five all in a line on the edge
of one piece. I was Just thinking we
would make a good bag and had shot
another, while I could hear the ring of
Peter's rifle a hundred yards off, when
in came the Victors boats, pell mell all
in a heap right at the back of us. The
men sprang out, rushing across the ice
firing without aiming, jumping up on
the top of hummocks, shouting, and
making the most fearful mess of it.
They scared the seals and spoilt our
work and their own too. I don't suppose
they got fifty seals alltogether. Our boat
had 27 and the united total of ours

morning's work was 234, Hutton heading the poll with 68, and Cain having only 8. Our Captain lowered the ensign 3 times to the Victor as an ironical "Thanks for your politeness". The moment the boats were aboard we set off at a great rate as the Captain saw a fresh and a larger batch of seals. We had a mouthful of dinner it being 2.P.m. When we came on deck after it we found the Victor had already landed her boats, so choosing another spot off we went. There was an enormous body of seals but very shy, so that we had to make long shots. We got 28 this time and the total came to 287 or so. Altogether today we got 540 ▬▬, a splendid days work, about 11 tons of oil. Felt tired as I had been pulling and crawling on my face all day. Captain sees another patch of seals for tomorrow.

5月4日

Tuesday May 4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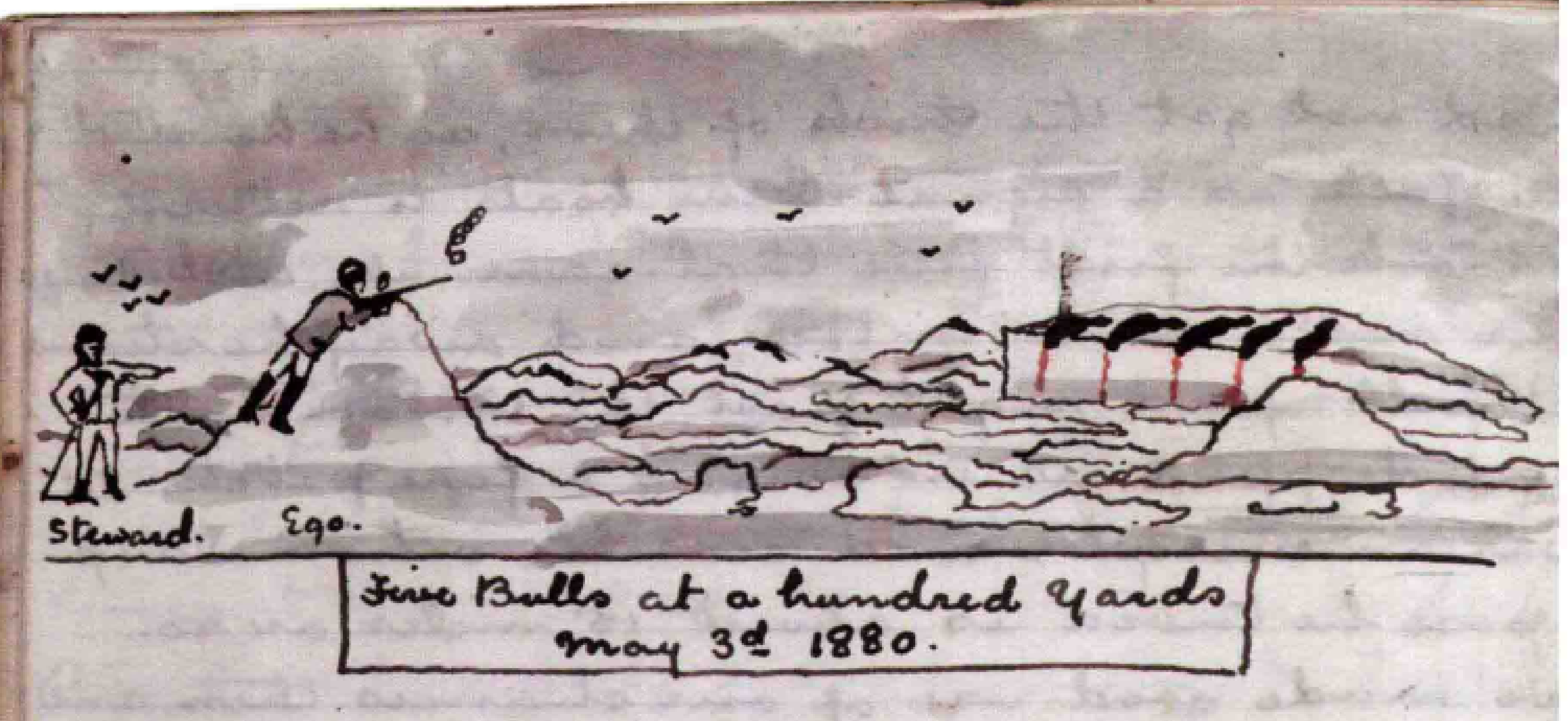
at it at 6 AM again. Boats lowered away and dropped here and there as usual. Peter and I got behind a hummock and shot 7 each, when the Captain saw he 2

had not got the thick of them, so he hoisted
the Jack as a signal to the boats to return,
he took the first five that came up, including
our noble selves in tow, and away he steamed
at full speed right past the Victor's boats
and dropped us in among a fine patch. It
was an energetic and sensible action. I sup-
-pose he towed us about 15 miles or so.
We made good use of our chances then and
shot away hard. The "mob" distinguished
itself killing 41, Buchan was best with
75, then Colin with 51, Carner 42, me 41 and
the rest very poor. We took 275 and did
not lower away again. A Norwegian ship
the Diana came in on our flank but
did not get very many. One of ~~our~~ their boats
came alongside ours and we asked them
if they had seen the Eclipse to the North, they
said they had, but I doubt if they understood
so. Victor had its men out all night last
night - a very short sighted policy.

Wednesday May 5th

Steamed to the N.E. open water round us.

5月5日



Five Bulls at a hundred yards
May 3d 1880.

Hardly expected any seals - All hands were called however Just before dinner - The Diana got the better of us rather, having all her boats in the heart of the pack before we lowered away. The seals were lying very thick but not over any great extent of ice. Our fellows muddled it completely, each being anxious to get the best position and beat the others. The seals were finally scared off after we had taken 71. Captain seems displeased, and quite right too.

End of Volume I. Log of Hope.

	May 1.	3	4.	5.	14	15					
Colin	10	85	51	8	7	18					
Cane.	1	36	20	2	13						
Carner	10	61	42	11	2						
Hutton	9	112	11	6	12	14					
Buchan	14	87	75	18	20						
Rennie	13	68.	26	7	2						
Mathieson	10	47	10	11	2						
McKenzie	2	55	41	8.	5						
	69	540	275	71	63	32					

Scrimmidge. 56.

69
540
275
71
119
32
1106
2502
3608

Game Bag of the "Hope". Voyage. 1880.

				My B
April. 3.	760. Young Seals.		50 Old Seals.	1 Old Se
4	450 Young Seals.		10 Old Seals.	
5	400. y. S.			
6	270 y. S.	6 Bladders.	57 Old Seals.	2 Bla
7	133 y. S.			
8	30 y. S.			
9	50 y. S.			
10	72. y. S.			2 Seals
11				
12				
13				
14	80 y. S.			2 Seals.
15	46 y. S.	2 Bladders.		2 Seals. 1 Blad.
16	6. y. S.	a Hawk.		
17	10. y. S.			2 Seals.
18	10 y. S.			1 Seal.
19	6. y. S.			
20				
21				
22	13 y. S.			2 Seals.
23	36 y. S.			11 Seals.

April	24.	17. Y. S.	
	25	22. Y. S.	8 Seals.
	26		
	27		
	28		
	29		
	30.		
May.	1	69 Old Seals	
	2		
	3	540 Old Seals	27 Seals
	4	275 Old Seals	10 Seals.
	5	71 Old Seals.	
	6		
	7		
	8		
	9		
	10		
	12		
	12		
	13		
	14.	119 Old Seals	
	15.	32 Old Seals.	

May 16.

17. 6 Old Seals.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2 Ground Seals 31. 1 Flaw Rat.

June 1 1 Bladdernose.

2 4 Roaches. 7 Loons.

3

4

5 1 Bladdernose

6 1 Narwhal. 2 Ram Ducks.

7 [illegible]

8. 1 Roach. 1 Loon.

9. 1 Roach. 6 Snowbirds

10 1 Kittewake. 1 moulie. 3 Loons

11. a whiting

12 a Bear

13

14

15

16

17

18 a Bear & 2 Cubs.

19

20 a Bear

21

22

23

24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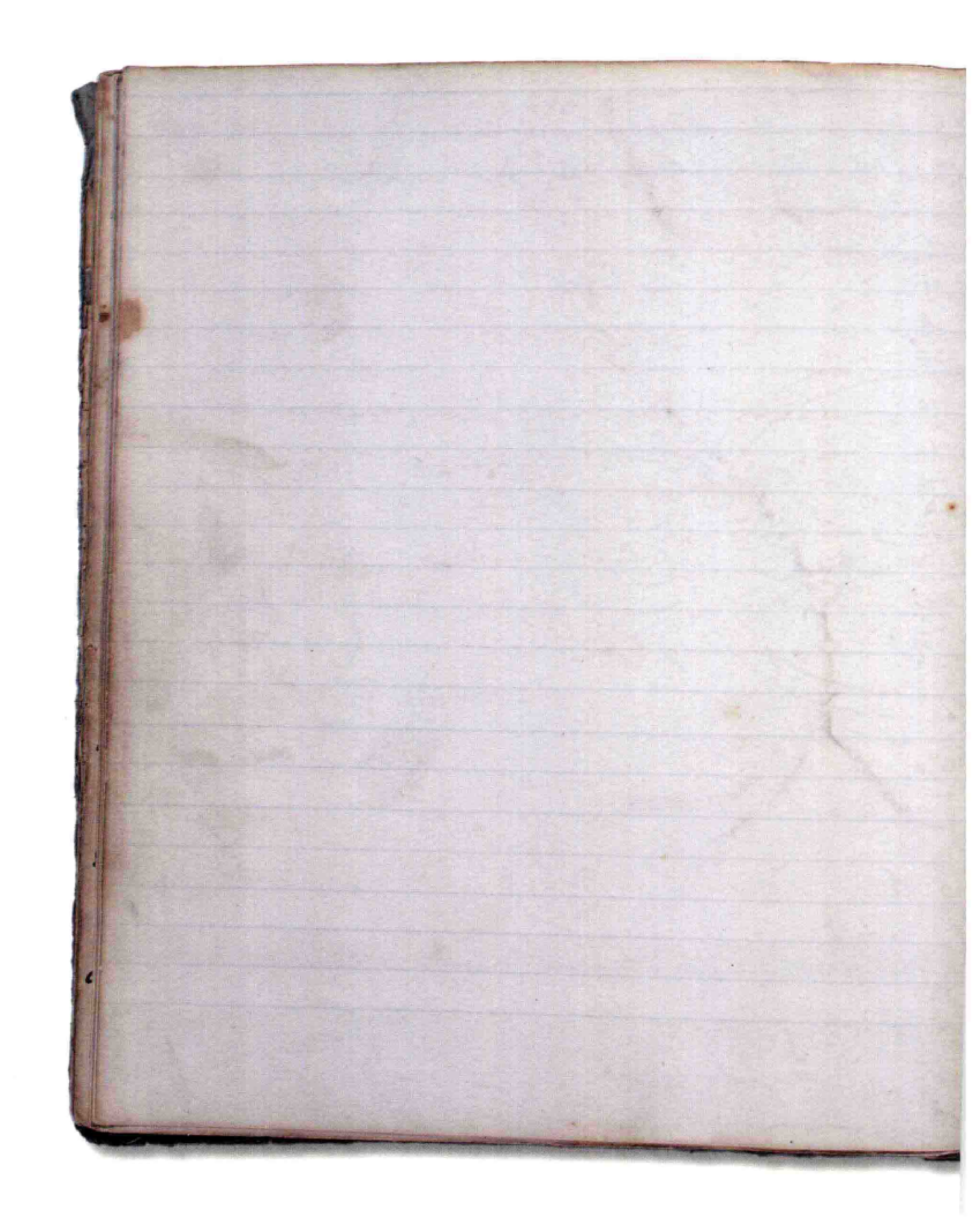
26 a Greenland whale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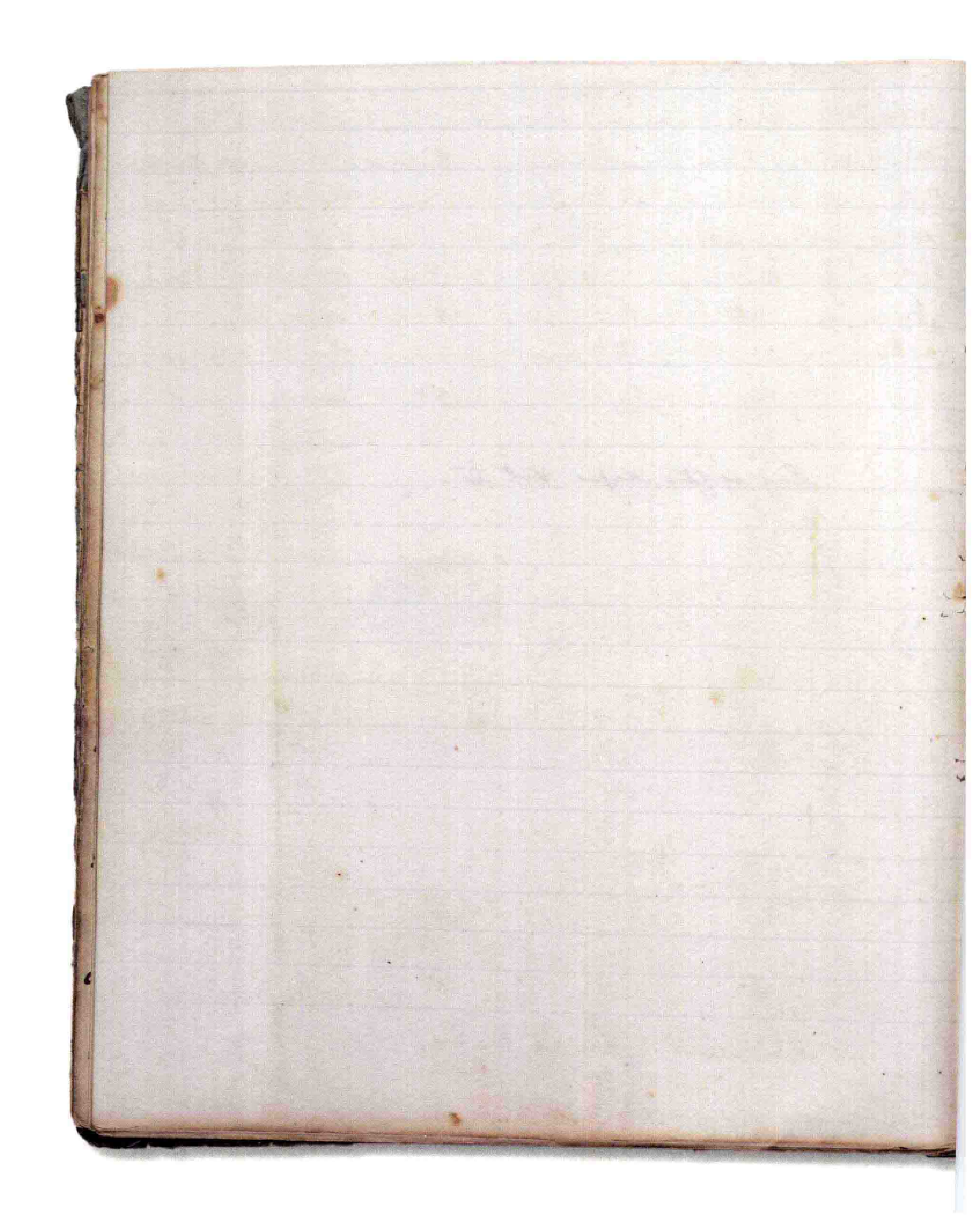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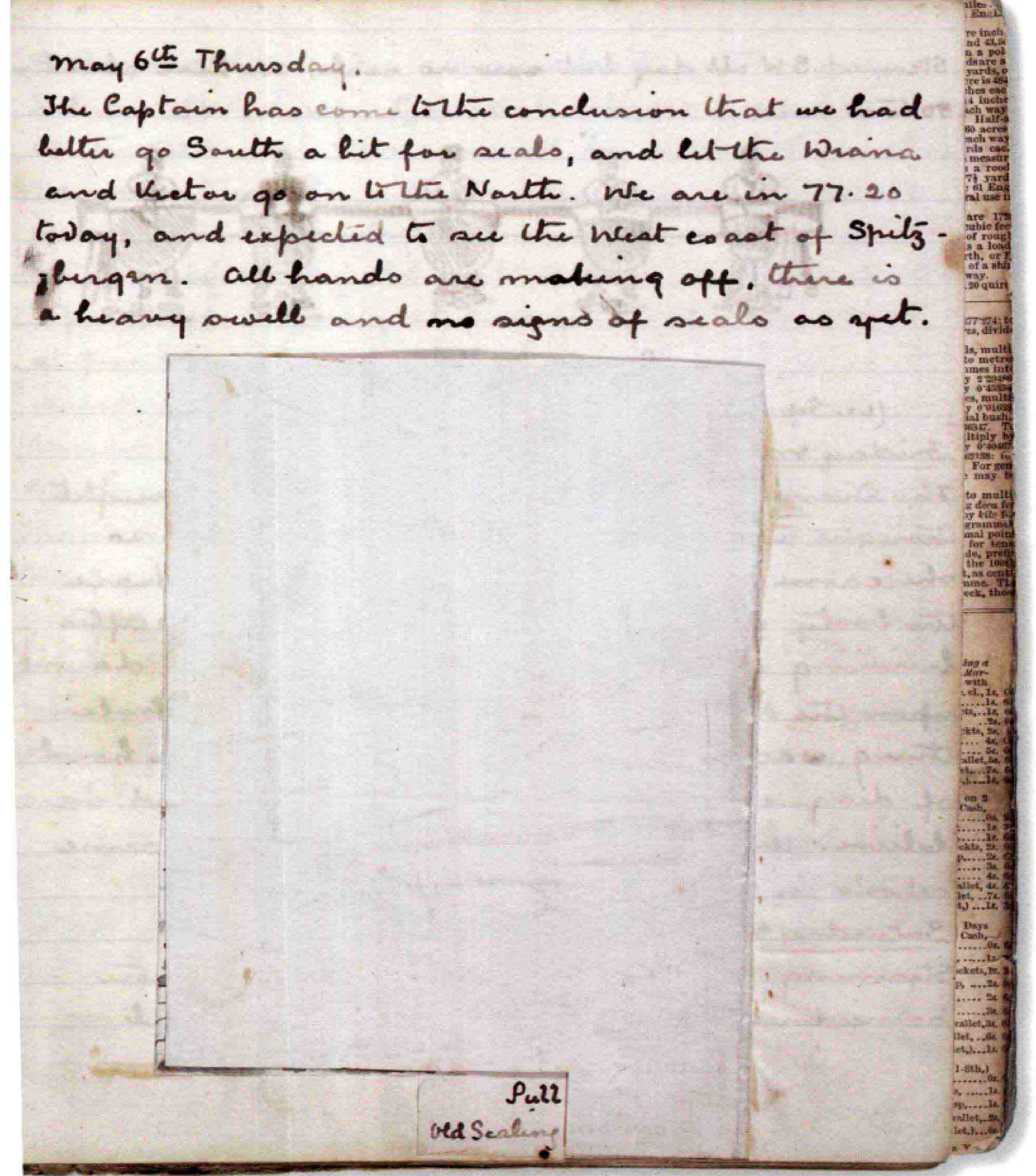
29

30. a Burgomaster - Snowbird - 5 Loons. 1 Flaw Rat.



Log of the Hope Vol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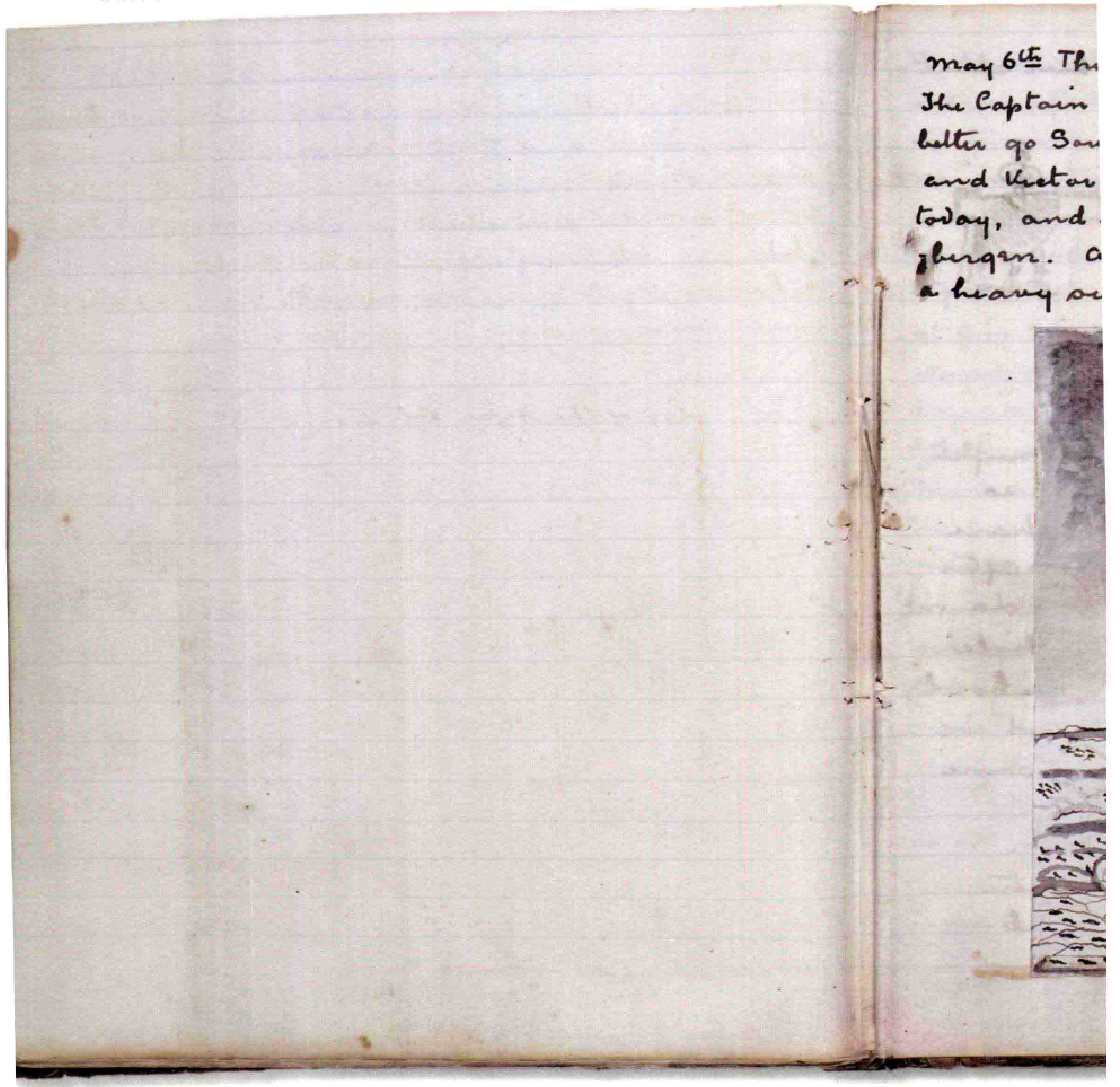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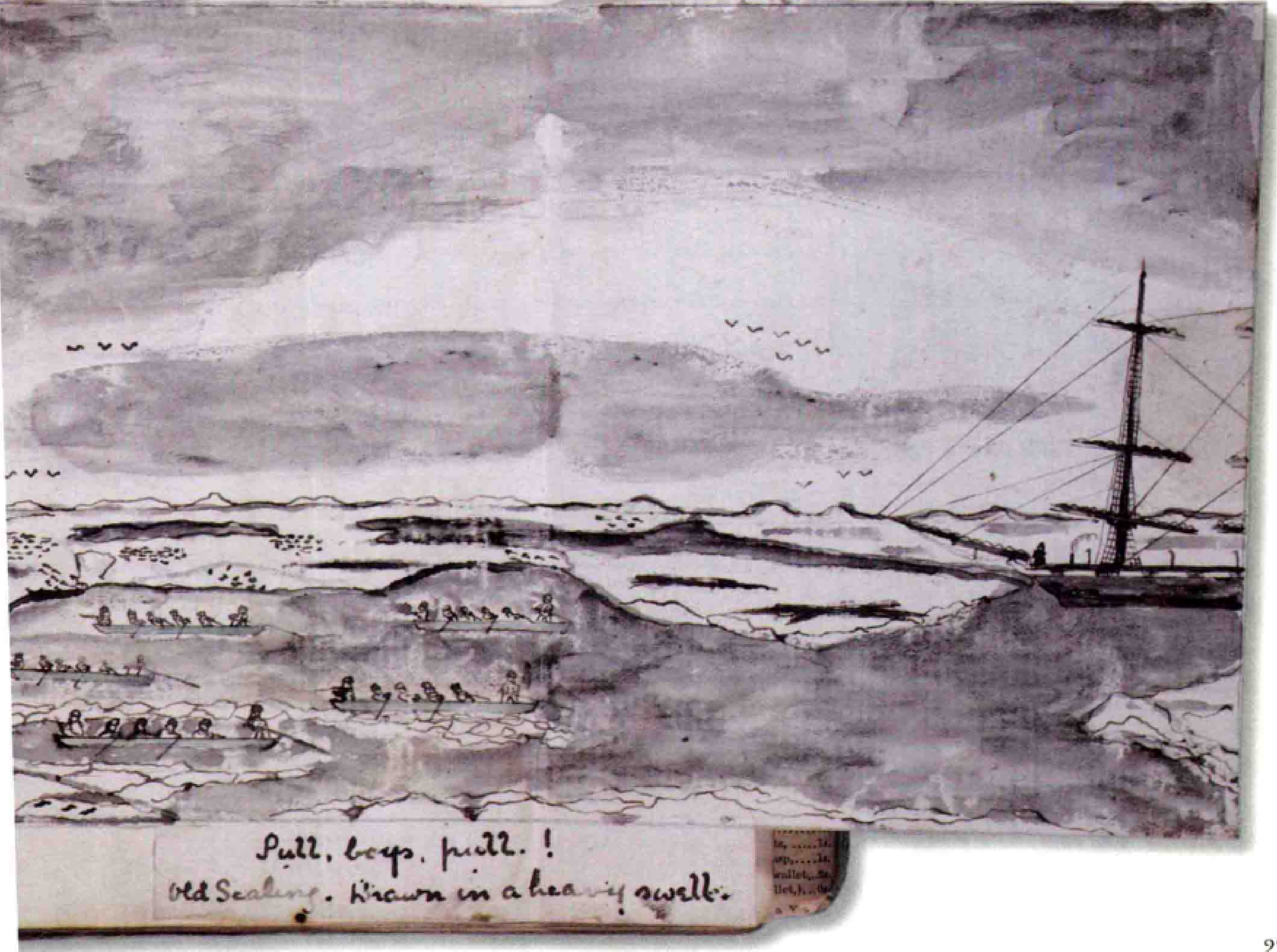
May 6th Thursday.
The Captain has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we had better go South a bit for seals, and let the Diana and Victor go on to the North. We are in 77.20 today, and expected to see the West coast of Spitz-bergen. All hands are making off. There is a heavy swell and no signs of seals as yet.

5月6日

展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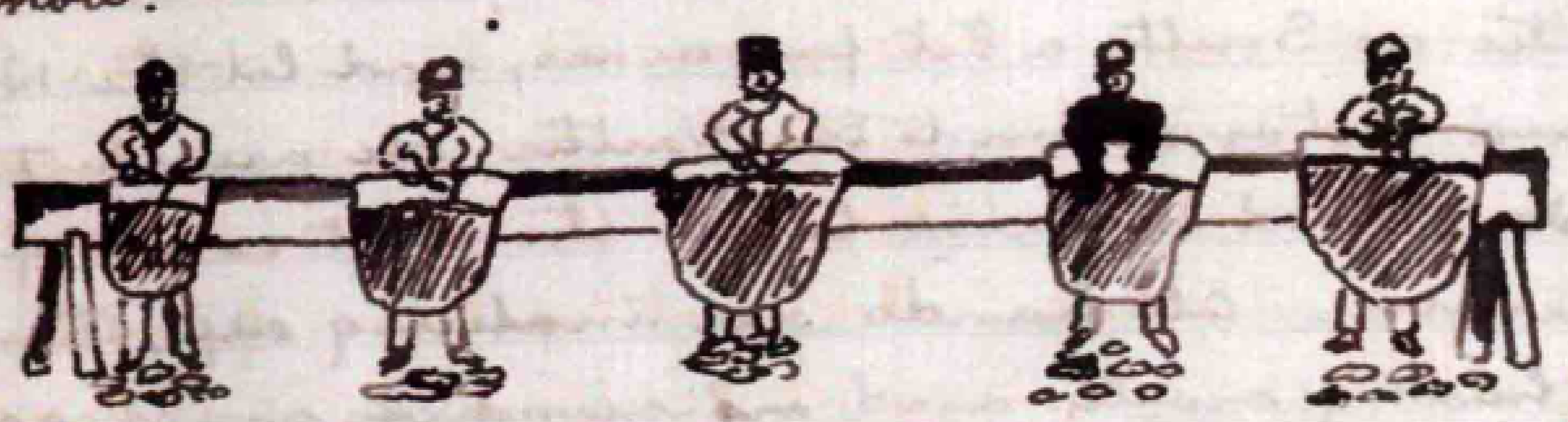

may 6th Th
The Captain
better go Sou
and Victor
today, and
ibergen.
a heavy s

day.
s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we had
a bit for seals, and let the Diana
on to the North. We are in 77.20
ected to see the West coast of Spitz-
hands are making off. there is
and no signs of seals as yet.



Pull, boys, pull.!
Old Sealing. Drawn in a heavy swell.

Steamed S W all day but saw no seals. We have about 50 tons now.



Process of making off in Sealing
(i.e. Separating the blubber from the skin).

5月7日

Friday May 7th

The Diana seeing us lying to yesterday night thought we saw something splendid so she came down at a fearful rate to share the booty under steam and canvas. After burning 30/ worth of coals it began to dawn upon the Norwegian mind that the whole thing was a 'do' and a sell, so with a howl of disgust it flitted off again, to Iceland we believe. Under sail all day to N.E. Saw some schools in the water.

5月8日

Saturday May 8th

Steaming N.W. Victor in sight go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He follows us as a Jackal

follows a lion. Ice all marked with seals. a beautiful day. Gave out tobacco and sugar in the evening. Was amused by a sailor's auction. Manson Turville a Shetlander was auctioneer & was particularly eloquent about a very delapid-ated and seedy old coat of his which he wanted to palm off. "Going at five plugs of tobacco, at five plugs! nobody bid any more? a coat warranted to keep out anything under 190 degrees of frost - no advance on five plugs? Gentlemen! Gentlemen! Five plugs and a half. Thank you, sir! Going at five and a half! The figure of a beaver will be found on one side of the lining and a rattlesnake on the other. not sold but given away! Going. Going now or never. Gentlemen, now's your chance for a bargain. Gone." I bought a pair of sealskin trousers from Henry Polson.

Not Sold but Given away.

5月9日

Sunday May 9th

Why are seals the most holy of animals? Because it is mentioned in the Apocalypse that at the last day an angel shall open six of them in heaven. None of them to be seen today. The thing is growing monotonous as Mark Twain said when the cow fell down the chimney for the third time while he was composing poetry below. A cloudy day. Have been reading Scoresby's book on whaling. Some of the anecdotes are too big to be swallowed at a gulp, they need chewing. He saw a whale caught in the bight of a rope that held another whale fast. Saw a man go a quarter of a mile on a live whale's back. However on the whole it is an eminently readable book, and very accurate as far as I can judge! Nothing all day. Was down in the Harpooner's berth in the evening, conversation ran on Zoology, murders, executions and Ironclads. Steaming to the NorthEast.

5月10日

Monday May 10

We are down in 73-20 now or only just to the N of the place where we were young sealing. We are going North again I am glad to say. No Seals.

Served out tol coffee and tea in the morning. Glass had a tremendous fall after tea, and it came on thick rain and wind. I hope we are going to have a bit of a hurricane. anything to wake us up. A codfish has been brought up through the pumps in a case of a big leak.

Tuesday May 11

5月11日

a heavy gale during the night, and nearly all day. We hardly feel more than the force of the wind however, as the ice forms fine natural harbours. Running North all day. It is too bad this - after we began our old sealing so well too. However this is a trade of ups and downs, and we must wait for the swing of the pendulum. Old Peter got a nasty cut over the eye caught from a rope, and seemed to think he was blinded, but I set him right again. Misery & desolation.

Wednesday May 12.

5月12日

a most beautiful day. Blue sky which is rare up here as the sky is usually rather peasoupish. A good many seals in the water but none on the ice. As clear at midnight as during the day. a 'Finner' whale was seen spouting near the

ship after dinner, but I was asleep myself at the time. I would have liked to have seen it. Balaena Physalis is its scientific name, and it is the swiftest, strongest, biggest and most worthless of the whale tribe, so hunting them is rather a losing game. However there is a regular Finner fishery. They are worth about £120 each, and our whale about £1500, so we ar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argain. Played Catch the ten in the mate's berth for love. The last time I had a card in my hand was at Greenhill Place. Saw a 'Haw rat' today swimming round the ship. It is the smallest variety of seals. Captain's idea for the cure of baldness. Pick hairs out of another man's head by the roots. Then bore little holes in your head and plant them. He dreamed it.

5月13日

Thursday May 13th

I hear from the engine room that Mr McLeod, our chief engineer, has done me the honour to read my private log every morning, and make satirical comments upon it at table, and among his own firemen. Now I would as soon that he read my private letters as ship Journal, in fact a good deal sooner, and it is just one of those things which I

won't stand from any man. If any man meddles with my private business I know how to deal with him. I am only astonished that a man professing religious principles, should act with such a want, I won't say of gentlemanly honour, but of common honesty. If he does it after this warning he shall answer for it to me. A sensible man might be trusted, but a man who will talk about my prejudices against boiled beef &c in the engine room must be suppressed. I hope this may meet his eye in the morning.

Saw a 'Finner' whale today. I had no idea of the size and sleekness of the brutes before. His blast looked like a puff of white smoke. He was a good quarter of a mile from the ship but when he dived I could see every fin. A most enormous creature. Prospects look brighter this morning as seals have been seen on the ice, and a good many in the water. Cane came running down about 11. PM to say that he saw a good strip on the ice.

Friday May 14th

5月14日

Boats lowered away about 9 A.M. Seals would not lie at all though. They have come up all the way from the

Labrador coast, and are nothing but skin and hair after their month's travelling. Our boat was one of the highest with 5. We took 63 in the boats & then came aboard. The harpooners were sent over the bows to attack the remainder of the pack and killed 56 more making a total of 119. It is pleasant to get started again. Crane was frightened by an enormous Walrus with a head like a barrel coming up beside him while he was flinching a seal on the ice. He fired 4 shots into it, but it only seemed amused, and swam away.



Poking the 'mol' boat through heavy ice. May 14th 1880.

5 月 15 日

Saturday May 15th

Sent away two boats in the morning, Colin's and Hutton's, to a small patch of seals. Took 32 of them. Steamed and Sailed North afterwards but saw no more blubber. The time is rapidly approaching now when we must coil our whale lines and go North

Unless we fall among seals in the next two days we must give it up. We think the eclipse and the Windward are North already, we have seen nothing of them since more than a month ago, when they ran down to Iceland for the bottlenosing. Reading Scoresby's Journal of his discoveries between Lat 69° & 74° on the coast of East Greenland. The lost Danish Settlements on that coast are a very curious problem. He found no trace of them.

Sunday May 16th

5月16日

No seals. Lat 76·33 at noon. Banging away to the North as hard as we can go. Port Wine. Old Cooper Tumbled down the hatch and broke his arm nearly.

Monday May 17th

5月17日

A Beautiful day. Steamed to the North all day. Lat 77° Longt 5 East. About 100 miles West of Spitzbergen. Got 6 from a small patch of seals after dinner. They are getting very thin. The ones we have captured lately we consider to be, not Greenland seals, but seals from the Labrador coast which after their months travelling could hardly be expected to be in prime condition. Rigged up

the harpoon guns this evening. Fearfully cumbrous things working on a swivel with a pull of 28 lbs Has to be let off by pulling at a string. Carries a harpoon about 30 yards with some accuracy. Bore about 1½ inches.

5月18日

Tuesday May 18th

Cleaned out the boats and made all straight for whaling. During dinner a sail was seen to the N.W, which turned out on closer inspection to be the Windward, which we thought was South with the Eclipse at the Bottle-Nose fishing. We hauled our yards aback and waited for him. Murray came aboard with a very dismal tale to tell. After the Young Sealing he had been too ambitious to content himself with the modest work that we had stuck to, picking up half a ton a day or so, but he had run right away North at once to Spitzbergen after whales, not taking a single old Seal. The result of his ambition is that we have about 52 tons now, and he about 28. He has been

Capt. J.G.

here three weeks and never seen a fish. He gives a most discouraging account of the whole thing, and will, I think, go away after the Bladders. A heavy gale blew from the SW during the evening, a most awkward direction for us.

Wednesday & Thursday. May 19 & 20

5月19日和20日

Blowing a hard gale both days. We are tacking and turning between the ice and Spitzbergen. We can make out the Windward in the lulls, sometimes ahead, sometimes astern. Sea running very high, and sky as dark as possible. Took a sea aboard on Wednesday, giving the Watch a fine ducking. My old foe, Toothache, has it seems followed me all the way from Scotland, and been hiding about the ship the whole voyage. Yesterday it came out from its concealment and said "Ah, mine enemy, and have I found thee?", whereupon it seized hold of me by one of my incisors and twinged it so, that my whole face is distorted today. (Addison). On Thursday we saw the wild bleak coast of Spitzbergen breaking

through the rifts of the Storm. a great line of huge black perpendicular crags running up to several thousand feet, as black as coal but all seamed with lines of snow. a horrible looking place. We were thinking of running in and anchoring in King's Bay, but the chart was mislaid. Tooth ache.

5月21日

Friday May 21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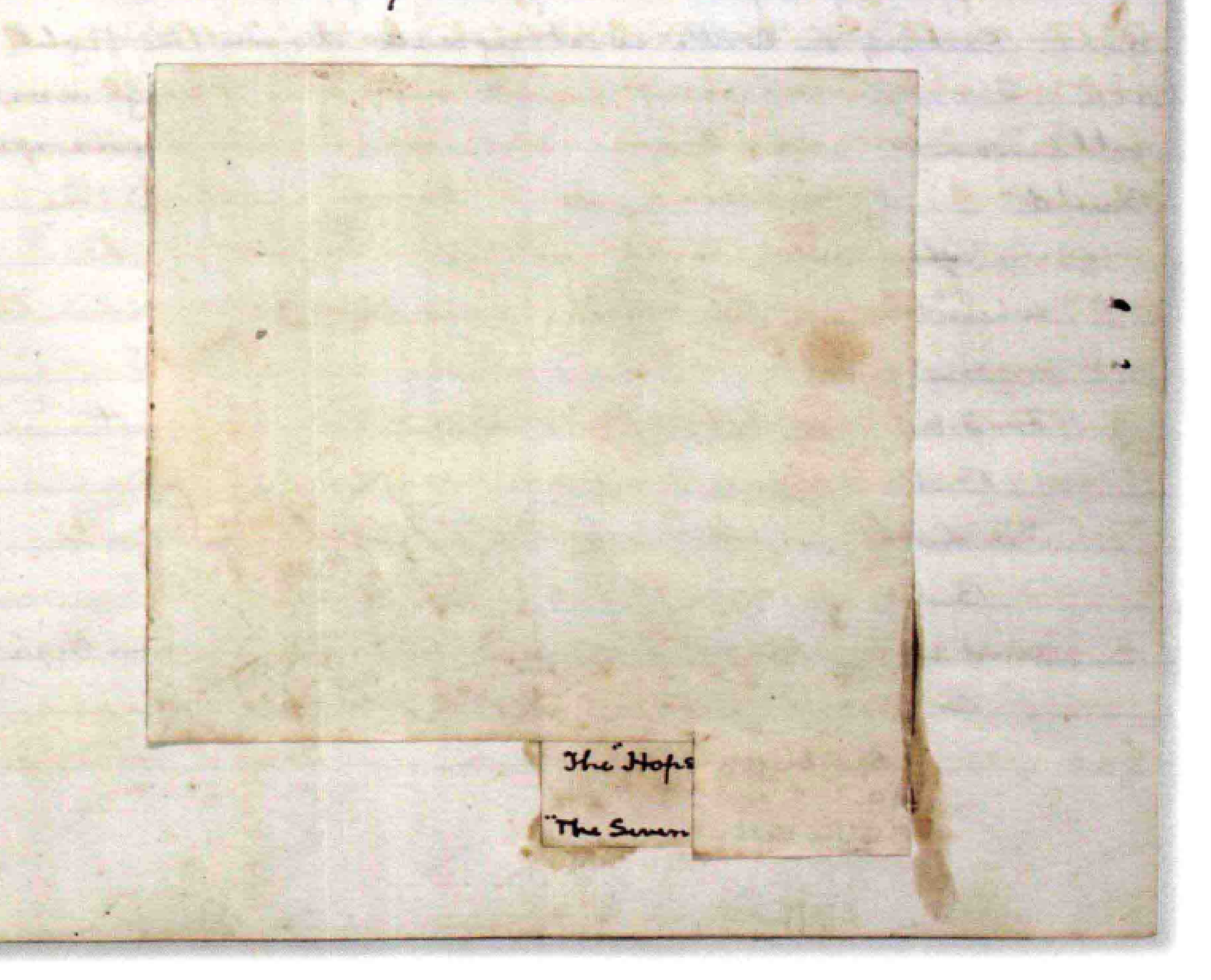
Spitzbergen still in sight about 50 miles to the North East. a complete lull in the wind but the sky very dark, and a heavy swell on, from which we think we will have a change of wind. Windward went South, and in the evening we saw the Eclipse coming up in the distance. As we had not seen her for a month we were anxious to know what she had done. The Captain boarded her and after three hours came back with the news that she had been down to Iceland and had managed to capture 32 Bottle-nose whales, a very large take. They yield on an average a ton apiece, and as Captain David had also as many young and old seals as we he has managed to beat us so far. 90 Tons I believe

he has got. This wind has done us terrible injury by packing all the ice up close, and destroying all the bights or bays in it in which whales are usually found. However we must just keep up our peckers, and hope for the best.

Saturday May 22nd

A heavy swell all day. I come of age today. Rather a funny sort of place to do it in, only 600 miles or so from the North Pole.

5月22日



through the rifts of the Storm. A great line of huge black perpendicular crags running up to several thousand feet, as black as coal but all seamed with lines of snow. A horrible looking place. We were thinking of running in and anchoring in King's Bay, but the chart was mislaid. Toothache.

Friday May 21st

Spitzbergen still in sight about 50 miles to the North East. A complete lull in the wind but the sky very dark, and a heavy swell on, from which we think we will have a change of wind. Windward went South, and in the evening we saw the Eclipse coming up in the distance. As we had not seen her for a month we were anxious to know what she had done. The Captain boarded her and after three hours came back with the news that she had been down to Iceland and had managed to capture 32 Bottle-nose whales, a very large take. They yield on an average a ton apiece, and as Captain David had also as many young and old seals as we he has managed to beat us so far. 90 Tons I believe

he has got. Th
by packing a
all the bights
usually fou
our pick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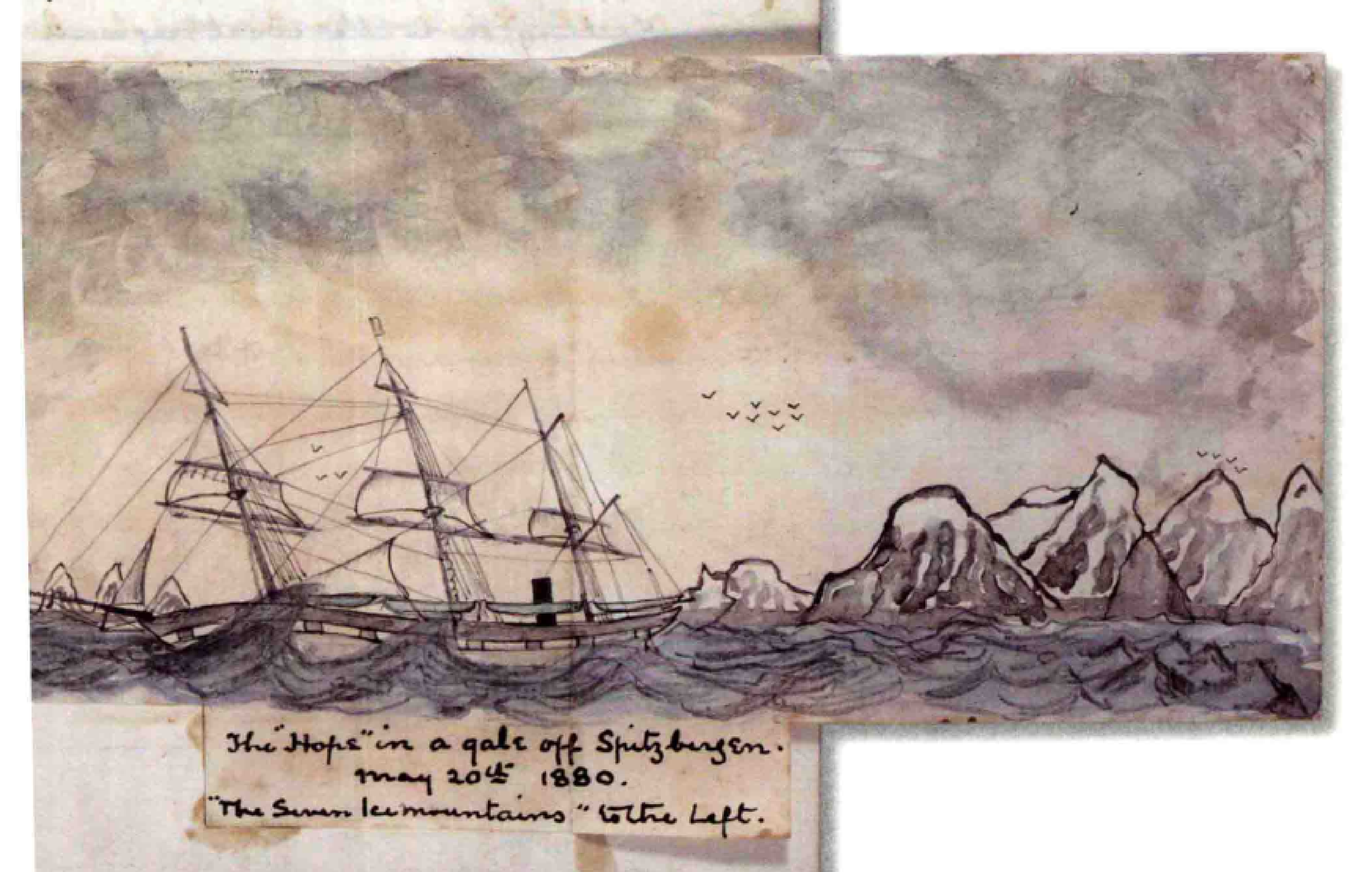
Saturday M
A heavy swell
Rather a fun
600 miles or



wind has done us terrible injury
the ice up close, and destroying
bays in it in which whales are
However we must just keep up
d hope for the best.

22nd

ll day. I come of age today.
sort of place to do it in, only
from the North Pole.



Had rather a doleful evening on my birthday, as I was very seedy from some reason or another ~~in the evening~~ The Captain was very kind and made me bolt two enormous mustard emetics which made me feel as if I had swallowed Mount Vesuvius, but did me a lot of good. Eclipse sailing near us all day Ice is sadly damaged.

5月23日

Sunday May 23d

Plum Duff day again – a fine day, the swell all gone. Sailing in to the West again down the tight ice. The Captain and I have been making most villainous parodies of Jean Ingelow's "Sparrows Build"

"~~When Sparrows build & the L~~

"When 'Burgies' Build their Greenland nest,
My Spirit groans and pines
For I know there are Seals in the Nor' Nor' West
But its time to 'coil our lines.'
Far down in the South the 'Bladders' lie
But the Devil a one near me,
And the 'Unis' are sticking their horns on high
As they plunge & play in the sea

Chorus

But oh the whale, and the right, right, whale!
And the whale we all love so
Is there never a 'bight' in the Greenland 'tight'
where a ~~whale has room to~~ 12 foot whale can blow.

Thou didst set thy foot on the ship and fare,
To that ~~sad~~ cold and lonely shore,
Thou wert sad for the seals were all skin & hair,
And they came from Labrador.
And 'Meg' he came and scared away
Some Twenty mile at the least.
And how could we tell where the 'Flappers' lay,
With a great bay flaw to the east.

Chorus.

We shall never again sail back in May,
As we oft before have done
Or take four thousand 'Young' in a day
And go home with two hundred ton,
We shall never be full with seals alone
For all our work and toil,
But we'll never say die while whales yield bone,
And 'Bladders' give up their oil

Chorus.

5月24日

Monday May 24th

Another fine day. We are going to have a little luck at last I hope. 6 P.m. No, we are not though. We are certainly awfully unlucky this year. A strong wind has set in from the East and is packing up a nice little bight which was forming, and playing the deuce with our prospects. Colin says we have a Jonah aboard. Eclipse near us. Got our harpoon guns stuck up.

5月25日

Tuesday May 25th

Worser and Worserer. Wind still blowing from the East and murdering the ice. All hands disgusted. Eclipse set sail for the South but seemed to think better of it and came back again. Horrible!

5月26日

Wednesday May 26th

A fine day but the ice is ruined. Wormed our way through it as best we could. I was smoking my afternoon pipe on the quarterdeck when there was a cry of 'A Bear - close to the Ship' Captain was at the masthead and sang out at once to 'Lower away the Quarter Boat.' I ran down for my shooting iron and succeeded in getting

a seat in the boat. I could see the bear - a great brute - looking quite tawny against the white snow, and running very fast in a direction parallel to the ships. Then he crouched down in a hole of water about a couple of hundred yards off, and hid with just his nose above surface. Mathieson was harpooner of the boat and we pulled off, but had to make a bit of a circuit to get through the ice. We lost sight of him; and when we saw him again he was standing with his fore paws on the top of a hummock and his head in the air, staring at us and sniffing. We were within shot then but we thought he would let us get nearer, so we bent to our oars. again But some associations connected with boats seemed to dawn on his obtuse intellect, for he suddenly got off the hummock and we lost sight of him. Then we saw the signal hoisted for the boat to come aboard, and spied Bruin travelling over the ice at a great rate, and a long way off, so we had to give it up as a bad job. Wind still Easterly.

Average for the Old Sealing

Buchan	14 + 87 + 75 + 18 + 20 = 214
Colin	10 + 85 + 51 + 8 + 7 = 161
Hutton	9 + 112 + 11 + 6 + 12 = 150
Carner	10 + 61 + 42 + 11 + 2 = 126
McKenzie	2 + 55 + 41 + 8 + 5 = 111 (mob)
Rennie	13 + 68 + 26 + 7 + 2 = 116
Mathieson	10 + 47 + 10 + 11 + 2 = 80
Kane.	1 + 36 + 20 + 2 + 13 = 72

Scramble 55

Young Sealing 141

Total. 1216 Old Sea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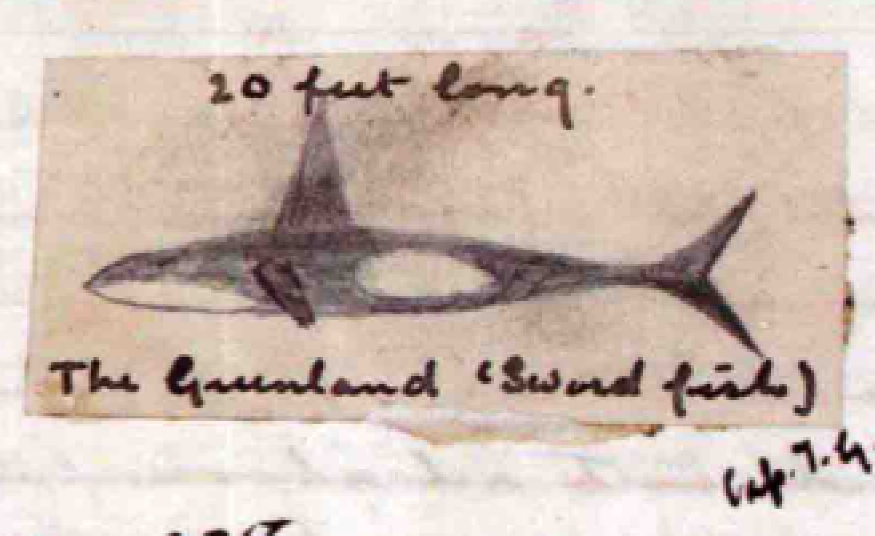
The Bear we did not shoot
May 26th 1880

Thursday May 27th

Ice began to close round us fast in the morning, and we had to steam our way out to the open sea as best we could, to save ourselves from being beset or nipped. Had a difficult Job to get out. Eclipse kept in our wake. Captain went on board her to dinner and stayed till about eight. I drew, slept, played draughts and boxed while he was away. We are going off to 80° North Latitude to see what is up there, right up to the Northern Barrier in fact. The terror of the seas up here is an animal which is called the Swordfish, but is not a swordfish at all. It is one of the whale tribe with a long snout like a mackerel, and great pointed teeth the whole length of its Jaws. It attains the length of 25 feet, and is distinguished by a high curved dorsal fin. It feeds on the largest sharks, on seals and on whales. Yule of the 'Esquimeaux' took six whales the other year in the straits, which actually came and cowered under the ship for protection, because one of these monsters was in the vicinity. The Captain tells me that he was in the Crow's Nest one day

5月27日

when he saw a great hubbub a head of the ship. on examination with the glass he made out that it was an enormous sea elephant which was sitting on a piece of ice very little larger than itself. In the water round it were half a dozen of these blood thirsty fish, which were striking the poor creature with their long fins, trying to knock him off his perch when they would have made short work of it him. As the ship came up the Captain says he never shall forget the look which the poor seal cast towards it with its big eyes, and suddenly taking an enormous bound off the bit of ice, it squattered along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and took such a leap towards the ship's side, that its head was above the taffrail, and it very nearly gained the deck. A boat was lowered when the great 12 foot creature climbed into it, and was knocked on the head. Balls had to be fired into the fish to keep them from attacking the boat they were so riled at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ir prey.



Capt. J. G.

Friday May 28th

5月28日

Steaming North and North East all day, in company with the "Eclipse". It is clear we are not going to have any whales in May, and we can only hope for the best in June. Thick fog in the evening and we had to blow our steam whistle and fire guns for several hours before we could find the "Eclipse" which was also screaming loudly. Took a bang at some loons on the ice at a long range with my rifle, since signals were the order of the day, but although I hit the piece and knocked the snow all over them I slew none.

Saturday May 29th

5月29日

The less said about Saturday the better. Let Saturday sink into oblivion. Nothing doing. Fog in the evening. Lat 79.10 North at noon. Played cards in evening.

The 'Loon' or Lesser Auk.

5月30日

Sunday May 30th

Captain David came aboard in the morning and expressed great dissatisfaction at the state of the ice, in fact he said he had never seen it worse. Dr Walker came afterwards with a log book for me which the Captain very kindly sent. In the morning we espied two objects swimming near the ice, which the Captain made out to be two Ground Seals, a rare variety, nearly as large as Bladder noses. We lowered away a boat and after an exciting chase and an exhibition of bad shooting on the part of the harpooner we nailed them both. They were a female and young one, the former about 8 ft. 6. By the way talking of Bladdernoses Colin killed one once which measured 14 feet long. It charged the boat and nearly bit the harpoon gun in two. We hope we may have a turn in the luck now after this small capture. By the way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s in Arctic Zoology was the capture last year of a large Albatross by Capt David, in 80° North Latitude. Where did the bird come from? It looks as if the temperature of the Pole was semitropical

Monday May 31st

Dreamed about whales in the Caledonian Canal and how frightened we were lest some of the barges or horses would scare them. There were 17 of them, all bottlenoses under a bridge. A very curious dream. The wind this morning is WNW which is excellent, and the water is of a greenish hue which is excellenter.

S.

a Cap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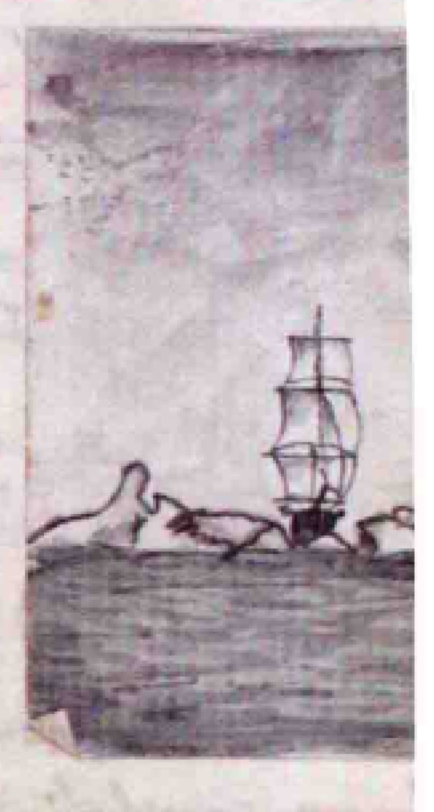
5月31日

Sunday May 30th

Captain David came aboard in the morning and expressed great dissatisfaction at the state of the ice, in fact he said he had never seen it worse. Dr Walker came afterwards with a logbook for me which the Captain very kindly sent. In the morning we espied two objects swimming near the ice, which the Captain made out to be two Ground Seals, a rare variety, nearly as large as Bladdernoses. We lowered away a boat and after an exciting chase, and an exhibition of bad shooting on the part of the harpooner we nailed them both. They were a female and young one, the former about 8 ft. 6. By the way talking of Bladdernoses Colin killed one once which measured 14 feet long. It charged the boat and nearly bit the harpoon gun in two. We hope we may have a turn in the luck now after this small capture. By the way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s in Arctic Zoology was the capture last year of a large Albatross by Capt David, in 80° North Latitude. Where did the breed come from? It looks as if the temperature of the Pole was semitropical

Monday May 3[1]

Dreamed [...]
and how fright[...]
or horses won[...]
all bottlenoses [...]
dream. The w[...]
is excellent, ar[...]
which is excel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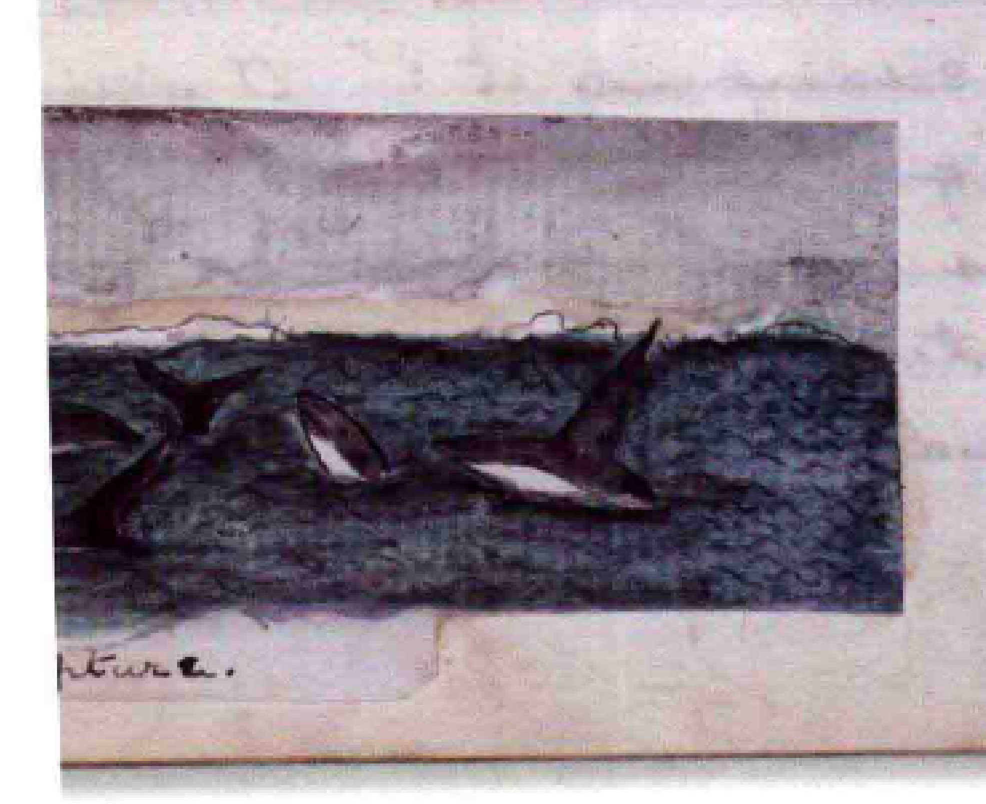




t whales in the Caledonian Canal
d we were lest some of the barges
scare them. There were 17 of them,
der a bridge. A very curious
this morning is W N W which
the water is of a greenish hue
e.



Swordfish in pursuit of a school of Seals



pture.

By the way I haven't half exhausted my curious dream. While we were away killing the whales under the canal bridge I heard it strike two o'clock, and it suddenly came into my head that my final professional was to have begun at one. Horrified I abandoned the whales and rushed to the University. The Janitor refused me admission to the examination room, and after a desperate hand to hand struggle he ejected me. Even then I did not wake but dreamed that someone handed me out a paper to see what the questions were like. There were four questions but I forget the two middle ones. The first was "Where is the water ten miles deep near Berlin"? The last was headed NAVIGATION, and the question was this word for word "If a man and his wife and a horse was in a boat, how could the wife get the man and the horse out of the boat without swamping it?" I grumbled very much at these questions, and said it was not fair to introduce Navigation into a medical Examination. Then I determined to send the paper to Captain - Gray and get him to answer it, and then at last

I woke up. Certainly the most connected dream, as well as the most vivid I ever had.

This evening our foretop yard came down with a run owing to the breaking of a shackle, and smashed the halliards. We put up a spare spar and made all right again within four hours, a fine bit of seamanship. Captain has gone up to the Nest and I am writing this before the Cheery Cabin fire. I hear the hammering on deck as they do up the broken yard, and just outside the door the steward is remarking in a really first class tenor that 'At midnight on the Sea-heas - Her Bright Smile haunts me still'. It seems to haunt him at midnight, and then he employs the odd 23 hours in commenting upon the fact." Captain David was on board in the evening, and lent me a pamphlet on whales. I was experimenting on the 'mallies' in the evening. I took 4 pieces of bread and soaked them, one in Strychnine, one in Carbolic Acid, one in Sulphate of Zinc, and one in Turpentine. Then I threw them over to the birds to see which would work quickest, but to my horror and old patriarch stepped forward and swallowed the whole four pieces,

6月1日

and strange to say he didn't seem a bit the worse

Tuesday June 1st

I trust that we may have better luck this month, than last. We can see the Northern Barrier along the whole horizon. Eclipse is getting up steam and I suppose we are going to have a look at the bight in Lat 78° out of which we were driven, and then we will run away to Scoresby's Sound on the Liverpool Coast if nothing turns up. Water is full of animalculae and olive green in Colour,

Balaena Mysticetus!
Balaena Mysticetus!
If we were animalculae
You wouldn't take long to eat us.

Captain says he has seen whales spouting so thick that it looked like the Smoke of a large town. a very good description. By the way the water rose 8 degrees yesterday from which we think we are in the Gulf Stream. Passed a piece of a fir tree floating in the water. It has come many thousands of miles, drifting down the Obi or Yenesei rivers in Siberia and so into the Arctic seas by the NW current.

~~Got~~ Saw two bladdernoses in the evening but only got one on account of bad shooting. Hoped to get away and shoot roaches in the evening but there weren't any. Buchan shot four in the morning.

~~Friday~~ Wednesday June 2.

Plying West and South under canvas. Captain suffering from ablubberomnia – Very cold, as cold as it was in April. My hair is coming out and I am getting prematurely aged. Read a good story that a doctor was buried in the middle of a large churchyard, and a professional brother suggested as an epitaph 'Si monumentum queris, circumspice' Very witty, I think. It is very disheartening to be kept off the whaling banks like this by the ice. As the Stewart says 'it makes a lad inclined to Jump up, and never come down again'. Sydney Smith said of Jeffrey 'His body is too small to cover his mind. Jeffrey's intellect is always indecently exposed'. Very clever too. Saw the marks of a large bear in the evening, also a Bladdernose in the water. Things look rather more hopeful this evening, as we have made considerable way to the Westward, and are close to the whalebanks.

6月2日

6月3日

Thursday June 3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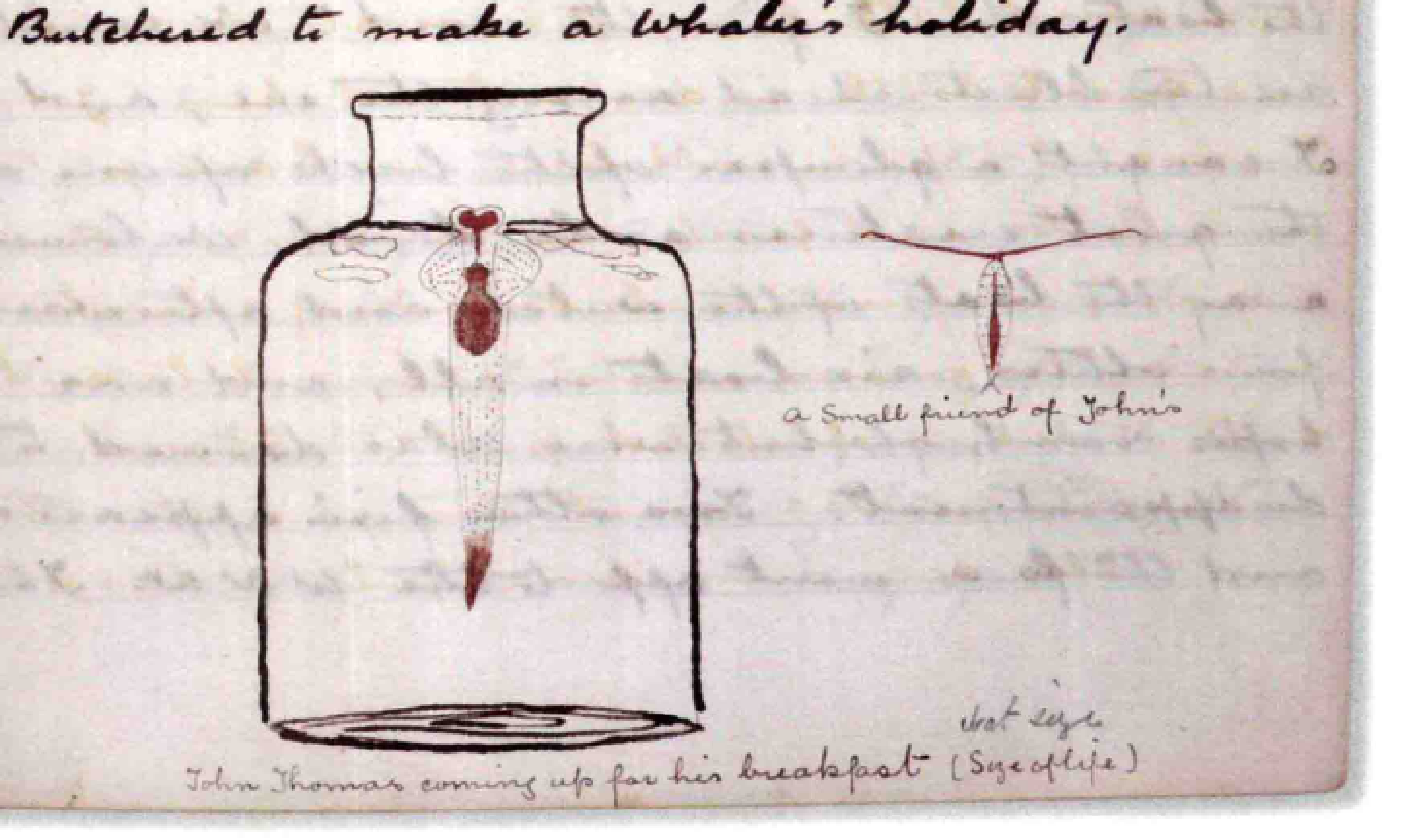
Very cold again, a great hoar frost is on. Strong wind from the North. We are in the most promising place we have seen yet and if the wind holds we ought to catch some of the minnows we are after. Came on a fog in the evening. I have my cod line over board baited with pork but have not had a bite. About 60 sail of Russians come to Spitzbergen this month to hunt cod, so there must be some knocking about. Had the bag net out tonight and towed it to see if there was any food. Brought up a most beautiful Clio or Sea Snail, a couple of inches long, looking like some weird little fairy. I have stuck him in a pickle bottle and christened him "John Thomas." I hope he will live, we have put some butter and pork into his house. Saw a good many narwhals knocking about, one very large one, almost snow white and quite 15 feet, ricochetted past the Stern, making the peculiar grunt they give when they rise. Also saw some beautiful medusae.

6月4日

Friday June 4th

John Thomas is in an awful passion. We left the pickle bottle far from the fire, and as there are 11 degrees of frost it froze up and John has caught cold. He is sitting in a corner with his tail in his mouth, just as a sulky baby sticks its thumb into its potato box. I have drawn John's attention to the butter & Pork and he took a hurried breakfast, but seems to have business of importance down at the bottom of the bottle. His thinking perhaps of

'Where his Rude Shell by the Gulf Stream lay,
There were his little Sea Snails all at play,
There their Amoeboid mother, He their sire
Butchered to make a Whaler's holiday.



a Small friend of John's

John Thomas coming up for his breakfast (not size / Size of life)

Just after one o'clock I was standing on deck talking to Andrew Hutton about the general bleakness of affairs. He is one of our best harpooners. I happened to ask "By the way, Andrew, when a man does see a whale I suppose he never sings out 'There she blows' as put in books." He said "Oh they cry 'There's a fish' or any thing that comes into their head, but there's Colin going up to the masthead, so I must go on the bridge". Up he went on the Bridge and the moment he got there he bellowed out 'There's a fish'! There was a rush for the boats by the watch but the Captain put a stop to it "Do things quietly", he said "and man the boats when I give the word". We could see two blasts ahead among the ice, and I caught a glimpse of the back of one of the great creatures as he dived. We lowered away the boats of the watch and afterwards four others, six boats in all, and our hopes ran high but were alas doomed to disappointment. Two other fish appeared, and the four went off to the W N W. The

boats kept after them for four hours, but it was no go, something "(heavy ice) seemed to have scared them. However it is something to be on their trail. We see a flaw water ahead and hope we are going to have a fine time of it in there. The Eclipse was also after two fish but lost them owing to the unskilfulness of their second mate who lost his post in consequence.

Saturday June 6th

6月6日（5日）

John is well and hearty. Saw a great many narwhals today, but none of what we want. Kept a lookout on the bridge from breakfast to dinner. We saw a large Sea Elephant on the ice about noon, and Andrew Hutton & I went away and shot it. About 9 feet long and very fat. We opened its stomach and found it contained a very large assortment of Cuttlefish. Captain went aboard the Eclipse in the evening. The guano here is blood red, and has a curious effect. Plenty of birds about. Wind coming round to the South. It is a most exciting business; the tension on the nerves is very great.

6月6日

Sunday June 6th

John was up before me and took a heavy breakfast. He is now gyrating round the top of his bottle surveying his new kingdom apparently and meditating a mop. I put him in a bucket every evening where he wanders fancy free for an hour or two. Wind is round to SW I am glad to say, it was SSW yesterday. We may see fish any moment now, the water is a peculiar dark grey green. I thought I smelled a fish yesterday from the deck. You can often smell the greasy smell long before you see them. Aaron our Shetland boy the son of old Peter the prophet was in the crew of the boat that visited the Eclipse yesterday. When he came back I heard him go straight to his father and begin with 'Father, Peter Shene's been dreaming!' (Peter Shene is the rival prophet of the Eclip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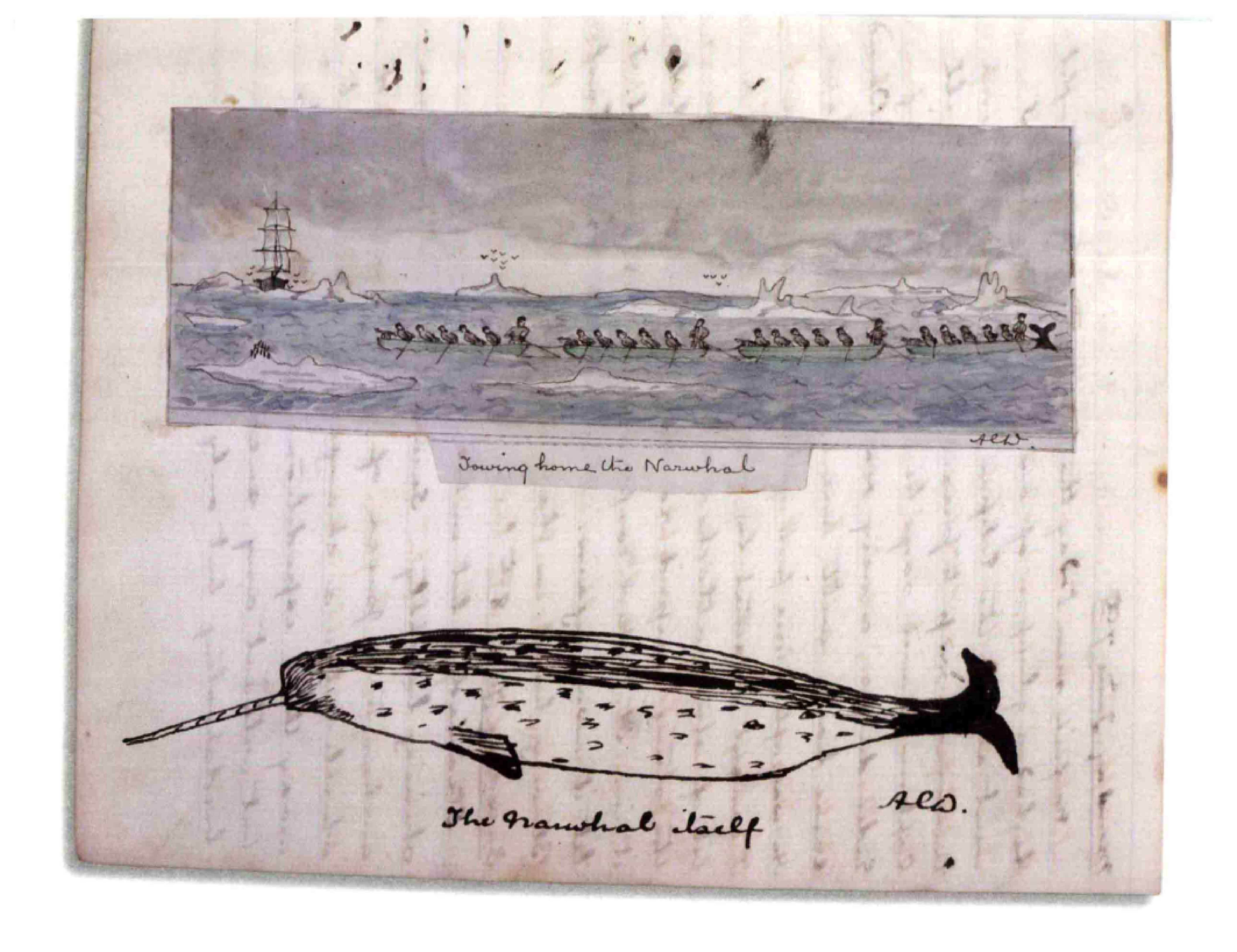
'Ay, boy. What?

'Peter Shene's had a dream, Father.'

'And what did he tream, Joy?'
'He treamed he saw them killing cows on
board the Hope.'
'Oh a good tream, Joy, a goot tream. That
means that the Hope will have the first
fish. A very goot tream.'
So we still have some hopes.
Saw a large Cuttle fish under the surface, and a
good many medusae and Clios. About 3 PM
Word came that the Eclipse Boats were away.
They were several hours after their fish but
finally they were recalled by the hoisting of the
bucket. About 6 PM Adam Carner saw a
blast a long way off from the masthead. Four
boats were sent off in pursuit, but failed
even to catch a glimpse of the whale. Jack
Buchan, who by the way started in his shirt
and trousers just as he tumbled out of bed,
raided a Narwhal or Sea Unicorn about 13
feet long, with a horn of 2 feet. The Harpoon
cut its throat most beautifully. It was
towed by the four boats and hoisted aboard.
Beautifully speckled with Black and Grey.

after flinching it we opened the Stomach which we found to be full of a very large shrimp, which I take to be the 'Mountebank' shrimp, and with bits of Cuttlefish. It had two distinct sets of para-sites upon it, one like a long thin worm in the drum of its ear. The other seed like at the root of the horn.

Two very rare ducks were seen behind the ship this evening. The Captain went off himself in a boat and nailed them both with a right and left barrel. No one on board has seen the species before. They have a yellowish beak with an Orange Callosity stretching up in a curve from the base of the beak towards the eyes. They are rather larger than our ducks, dark brown on the head, white on the neck, dark brown on the back, lighter silvery brown on the breast. All the plumage very soft & delicate


ALS.
Towing home the Narwhal
The Narwhal itself
ALS.

6月7日

Monday June 7th

No fish seen today though the Captain thought he had a glimpse of one in the evening. I went aboard the Eclipse after tea to get some arsenical soap to preserve our ducks with. Captain David says he thinks they are King Eider ducks, a very rare bird. Captain David came back with me and stayed an hour. He was after three fish yesterday but got none. I caught a petrel by flinging a lead with a bit of string attached over its head, when the string warped round it and I hauled it in. It looked confoundedly astonished. I let it away again. Wind North & North East. Blowing hard in the morning

6月8日

Tuesday June 8th.

Steamed a bit in the morning. Sun shining brightly. Secured the ship by an anchor to a piece of floating ice, and whistled for a change of wind. Sent away three expeditions after Narwhals but without any success. Went away birdshooting but only got two sho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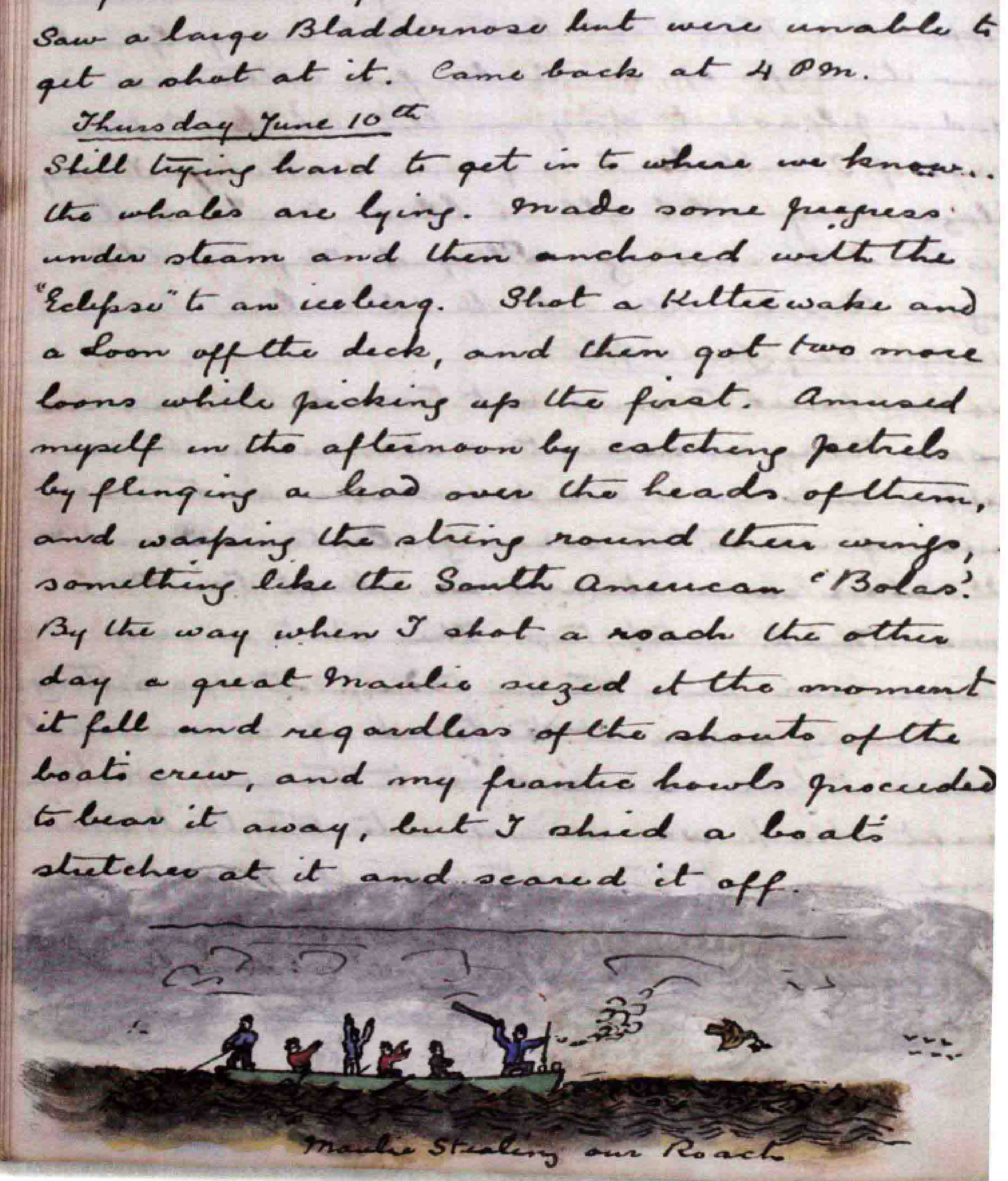
killing a Roach and maiming a loon. Peppered a Flaw Rat but it got away. Grant saw the steps of an Arctic fox in the ice. Had a pleasant day on the whole. Captain says if I will load my own cartridges I may blaze away until all is blue. Made sail again in the evening. Played 'Nap' in the Engine Room. Almost dead calm.

Wednesday June 9th

We were forced to come out towards the open sea again today on account of changes in the ice. Eclipse and we moored ourselves on to one piece of ice in the evening. Captain David & Dr Walker came aboard us about ten P.m. and stayed until two. They shot a very large bear upon the ice today. It was sitting munching away at the head of a narwhal which it had dragged on to the ice, while a great shark was wiring into the tail which hung over into the water. How the bear got a narwhal onto the ice is a mystery. Went away at Two o'clock in the morning to shoot birds. They were very scarce however and I was

6月9日

6月10日



only enabled to get a roach and 6 Snowbirds
Saw a large Bladdernose but were unable to
get a shot at it. Came back at 4 P.M.

Thursday June 10th

Still trying hard to get in to where we know
the whales are lying. Made some progress
under steam and then anchored with the
"Eclipse" to an iceberg. Shot a Kittiewake and
a Loon off the deck, and then got two more
loons while picking up the first. Amused
myself in the afternoon by catching petrels
by flinging a lead over the heads of them,
and warping the string round their wings,
something like the South American 'Bolas'.
By the way when I shot a roach the other
day a great Mollie seized it the moment
it fell and regardless of the shouts of the
boat's crew, and my frantic howls proceeded
to bear it away, but I shied a boat's
stretcher at it and scared it off.

Mollie Stealing our Roach

John Thomas
died on the 6th of June, regretted
by a large circle of acquaintances.

He was a right thinking and high minded Clio, distinguished among his brother sea snails for his mental activity as well as for physical perfection. He never looked down upon his smaller associates because they were protozoa while he could fairly lay claim to belong to the

End of Volume II. Log of Hope.

high family of the Echinodermata or Annulosa. He never taunted them with their want of a water vascular system, nor did he parade his own double chain of Ganglia. He was a modest and unassuming blob of protoplasm, and could get through more fat pork in a day than many an animal of far higher pretensions. His parents were both swallowed by a whale in his infancy, so that what education he had was due entirely to his own industry and observation. He has gone the way of all flesh so peace be to his molecules.

Zoological List of Whaling Voyage

INVERTEBRATA

I Protozoa.

Any number in whale's food

II Infusoria

Rice food.

III Annulosa

Common Louse (On a Shetlander) Clio Helecina

Shrimp (Common) Horn louse of Narwhal

Clio Borealis (John Thomas) Ear louse of Narwhal

Shrimp 'Mountebank' Whale Louse (Ocuna)

IV Echinodermata

Medusa Gilens 78·40 N.

Medusa —? 78.40 N.

Flask Shaped Medusa 78·5 N.

V. Mollusca

Sepia —— 78·40 N.

VERTEBRATA

I. AVES

rctic Petrel or 'Maufie' (Procellaria Glacialis) —
oolish Guillemot or 'Loon' (Colymbus Troile) —
oach (Arca alle) —
ovcca (Colymbus Grylle) —
urgomaster (Larus Glaucus) —
ittiwake (Larus Rissa) —
nowbird (Larus Eburneus) —
now Bunting (Emberiza Nivalis) —
edpoll. (Fungilla Linaria) 75 N.
uffin or 'Tammy Norie'. (alca artica) 78.[illegible] N.
oatswain (Larus Cuspidatus) 78.12 N
celand hawk (Falco Icelandicus) 73.40 N
reat white owl. (Strix) 71 N.
reat Tern or Sea Swallow (Sterna hirundo) 78.18 N
runt Geese. (Anas Bernicla) 78 N
ider duck (Anas mollissima) —
ea Gull (Larus Communis)
hag. (Lerwick).
tuck (Calva?). Very rare. King Eider. 78.50 N.
rctic Starling 78.6 N.
andpiper 75.30 N.
rctic Gull. 69°N

PISCES

Flaw fish (Rather like a whiting) 78·40 N.

Silver Fish 78·12 N.

Herring. 69°N.

Squalus Greenlandicus or Greenland Shark

MAMMALIA.

Horsesaddle Seal. (Phoca Vitulina)

Bladdernosed Seal

Flaw Rat.

Ground Seal 79 N.

Walrus. (Trichecus Rosmarus) 77·30 N.

Whitefaced Seal.

Fresh Water Seal. (78 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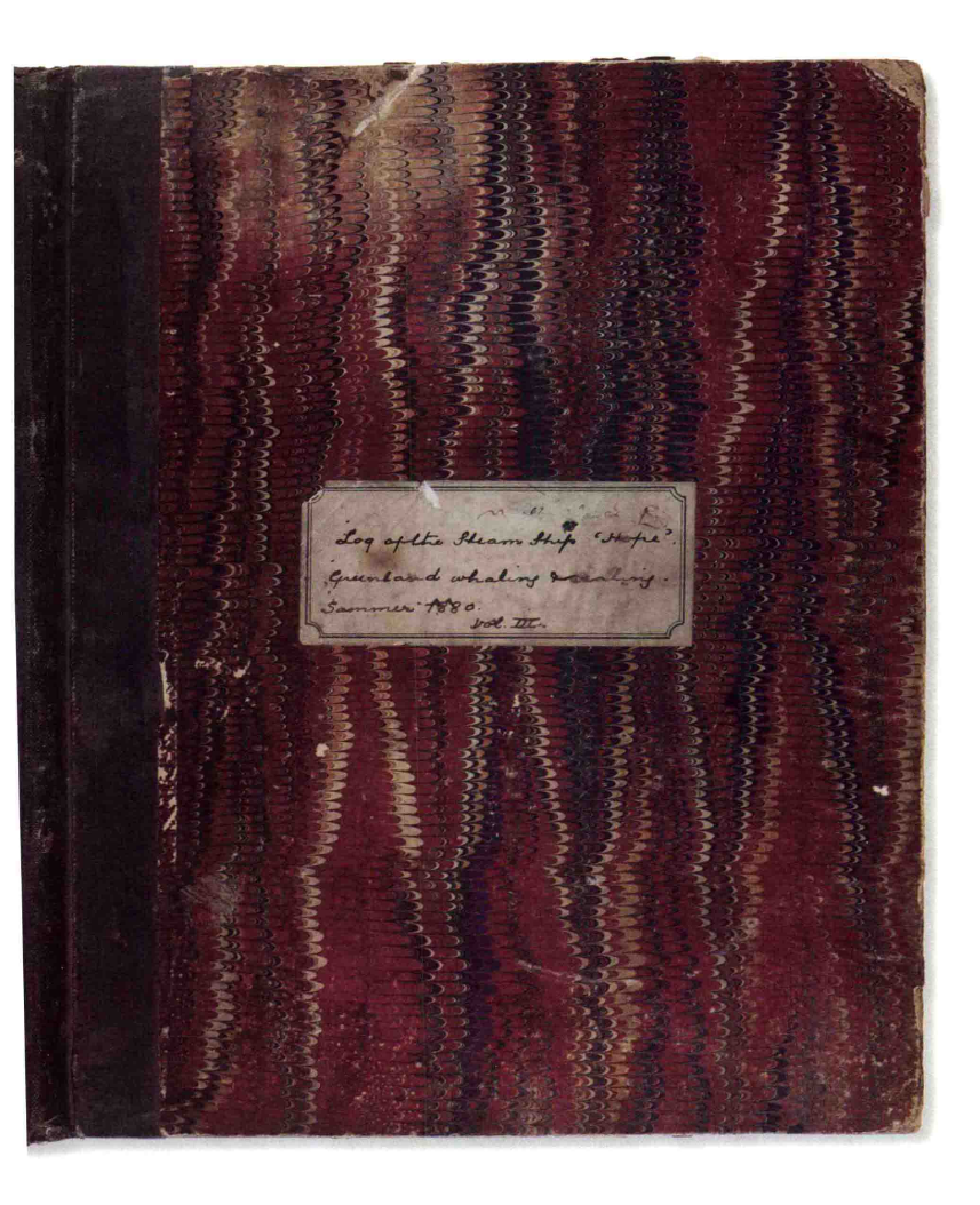
rca Gladiator. The Greenland Swordfish. Lat 69 N.
ottle nosed Whale (Delphinus Deductor) 68 N.
azor back Whale (Balaena Physalis)
arwhal (Monodon Monoceros)
ight Whale (Balaena mysticetus).
Balaena musculus (Hunchback whale) 68° N.
rsus maritimus or Polar be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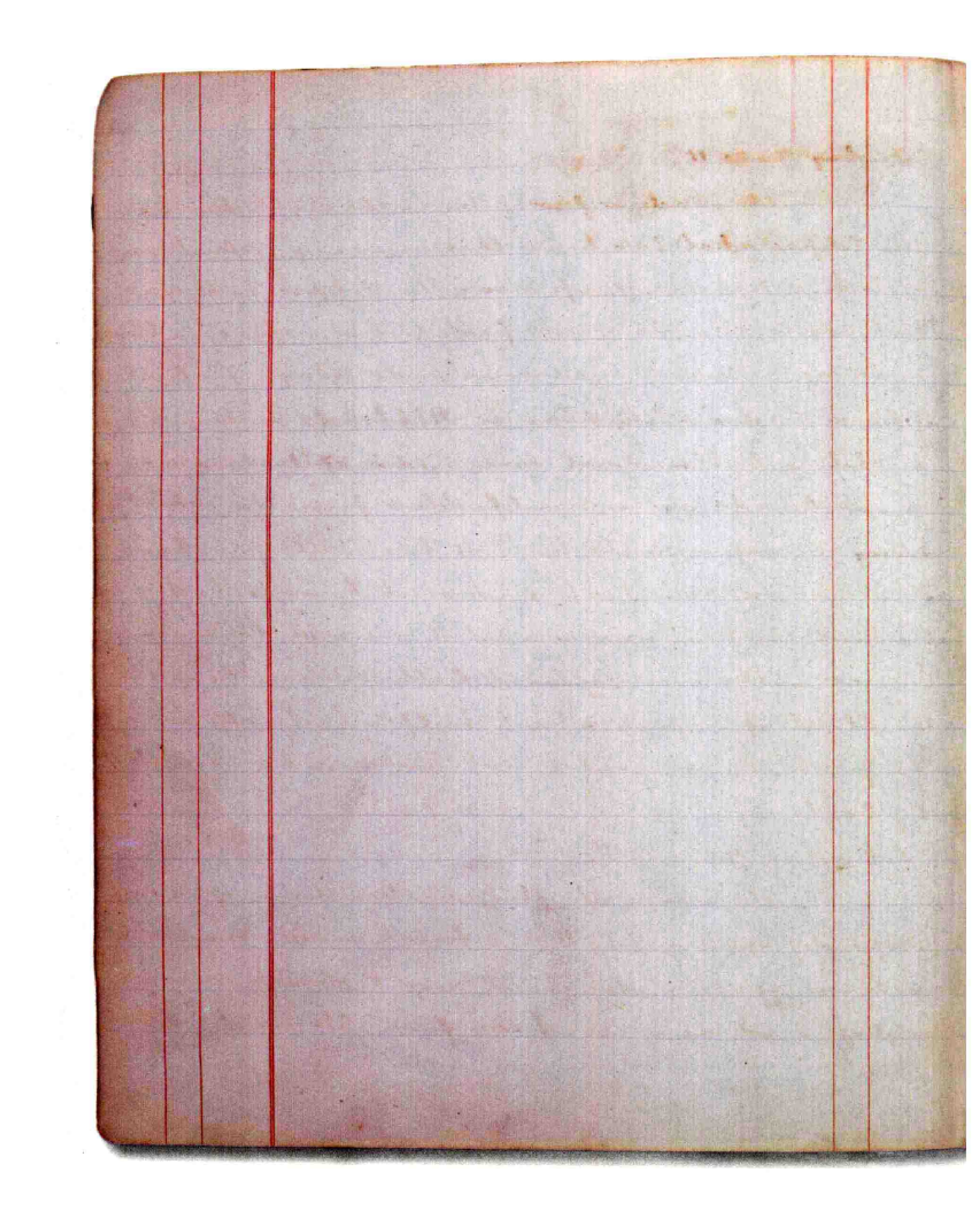
anis Lagopus or Arctic Fox

Additional birds seen on passage.

Solan Goose.
Stein Chuck
Stormy Petrel.
Black Back Gull.
Sparrow hawk
mallet




Log of the Steam Ship 'Hope'.
Greenland whaling & sealing.
Summer 1880.
Vol. II.



Friday June 11th. [illegible]

6月11日

We made a few mile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he Eclipse shot two bears this morning. About one o'clock a fish came up near the Eclipse but was not captured. We made fast to an iceberg in the evening. Caught a curious fish today, the first I have seen in Greenland. It looked rather like a whiting, but was not one. Jack Williamson one of our hands got a terrible blow from the wheel ~~today~~. It exposed the bone of his skull for about 5 inches. Stitched it up and sent him to bed. Steward the boatsteerer and I were walking on the ice in the evening and both distinctly saw the blast of a fish about half a mile off among the pack ice. It could not however be reached by boats

Saturday June 12th

6月12日

The ice is shutting rather than opening. Hope deferred maketh the heart sick. Men shot a bear off the side about eight o'clock. I was asleep and so missed the fun. Stomach was

full of seal oil but he was very thick [illegible] shots. Went aboard the Eclipse at dinner time with the Captain. Had a pleasant feed and chat. Captain David seems far from despairing. Strong wind from W and SW – ought to do us good. Ice began to close round us so rapidly that we had to steam out 30 miles or so to prevent being nipped or beset. Had a difficult job to get out as it was. The sea this morning was actually swarming with Narwhals.

6月13日

Sunday June 13th

Got a fine opening towards the Westward and worked in again about as far as we came out, going W & SW. Saw nothing but one seal in the water the whole time. Need about 20 miles North to take us into whaling ground. 'Thou art so near and yet so far'. It does seem hard after our penetrating impenetrable packs, and leaving forty miles of shifting heavy ice between us and the sea, exposing ourselves to every danger of storm and flood, and putting ourselves in the way of losing our ship and ourselves, or of being beset and wintering out, that we shd

be no better off than the half hearted beggars who shun the whole concern, and go South after small game. It is a shame and a sin, and can't last long. The Eclipse and ourselves are the last of ten generations of daring Arctic seamen, the breed has deteriorated and we are the sole survivors of the men who used to harry Greenland from the 80 to the 72, and here we are stuck in the mud & helpless. It would make a saint swear.

Monday June 14th.

6月14日

Thick fog in the morning. Blew foghorns but got no answer from the Eclipse. Jack Williamson, the man with the head is doing very well. Things look as bad as they can be and worse. I hope we will go and hunt bladdernoses instead of persevering at this. The whales are only 20 miles off but an impassable barrier of ice intervenes, and the wind is such as to pack the ice firmer together, rather than to open it out. We want wind from the W. NW or NWW and we are getting it all from the South. ο ποποι ποποι! 53 tons! Such is life!

6月15日

Tuesday June 15th

The only difference in the weather is that the fog is thicker and the wind more utterly odious and depraved. However we are at the bottom of our woes for nothing could make our situation worse, so 'there's an end on't' as old Sam Johnson used to say. Captain went aboard the Eclipse at dinner time. I do hope we'll go and slay bladdernoses or Bottle-noses or any other animal who has some peculiarity about its nose, and carries blubber on its carcase. Browsed over Boswell all day.

6月16日

Wednesday June 16th

The Eclipse lowered away after a whale about 8 AM and pursued it until noon, but did not get it. The fact is we are not upon the grounds, and any we see are stragglers on the march, and not stopping to feed. Wind Westerly, so far so good. Calm in the evening, sea looks like quicksilver, the whole place covered with Narwhals, great brutes 15 & 16 feet long. You hear their peculiar 'Sumph!' in every direction.

I saw one pass like a great flickering white Ghost underneath the keel. Reading 'Tristram Shandy'; a coarse book but a very clever one.

Thursday June 17th

6月17日

An eventful day – for the Eclipse at any rate. In the morning about 10 AM Colin saw a whale from the Crow's Nest about five miles off while the Eclipse had her boats after another. We made sail and reached up towards Colin's fish but did not see it again until about 1 PM when it suddenly appeared within 50 yards of the ship, accompanied by another one. The two were gambling and frisking in the water like a couple of lambs. We lowered away four boats, Colin's, Carner's, Rennie's and Peter's which all pulled up for a piece of ice where the fish were likely to reappear. They came up there near Rennie's boat, but he un-fortunately is not a man of much decision of character, and he hesitated to fire into the nearest fish for fear of scaring the other, which was turned eye on to him. The fish separated one disappearing and the other leading the boats a most exciting

a most exciting chase to Windward. From the deck I could see its blast rising apparently just in front of the boats, and its great tail waving in the air, but our men could never get quite within shot of it. The Eclipse seeing the way the whale was heading came round that way and dropped two boats in front of it; The whale came up in front of one, the second mate's, and in a moment we had the mortification of seeing the boat's Jack flying, as a sign they were fast to our fish. It is hard to see a thousand pounds slip through your fin-gers so. They killed the fish during dinner and had it aboard before 8 P.M. Rennie got a fine wigging from the Captain when he came aboard.

ECLIPSE

Eclipse Boats waiting

Fish

HOPE

Boats of the Hope.

After dinner we saw a large bear on a point of ice apparently in a great state of excitement, probably due to the smell of the whale's blood. I got off in the boat with Matheson to kill it. We got out on the ice, a great flaw many miles across, with our rifles, and could see the bear poking about among some hummocks about 40 yards away from us. Suddenly he caught sight of us and came for us at a great speed, running across the pieces of ice towards us, and lifting up his fore feet as he ran in a very feline way. Matheson and I were kneeling down on the ice, and I intended not to fire until the brute was right on the top of us. Matheson however let blaze when it was about 15 yards off and just grazed its head. It turned and began trotting away from us, and as it only presented its stern I was compelled to put my bullet into that. It was wounded but went went off across the ice at a great rate, and we never saw it more.

Saw a 'Boatswain' Gull today. ~~Box~~ Row in the mate's berth in the evening

6月18日

Friday June 18th

Eclipse struck another fish during the night and had it aboard before breakfast. Lucky dogs!. Buchan shot a fine bear and two cubs during the night. By the way my bear of yesterday when it had escaped some distance got up on its hind legs on the top of a hummock like a dancing bear, to have a good look at us. I had no idea they did that in a state of nature. Cruised about all

Our Bear.

day in search of blubber but found none. Our boats and the Eclipse were after one fish at night but they never got a start. Ice is closing round us and we are cut off from the sea, so that unless there comes a change of wind we may easily be beset. We are all very melancholy.

6月19日

Saturday June 19th

Calm as a fishpond, water like quicksilver. A good many Narwhals about. The ice is remaining stationary or thereabouts. No fish seen today at all. A Shark was seen to come up alongside and nail a

Marlie out of the water. We wouldn't mind being unsuccessful if others shared the same fate, but it is maddening that the Eclipse should make £3000 while we have not made a penny. Our Captain is as good a fisherman as ever came to Greenland, there are no two opinions on board on that point, quite as good as his brother David, but somehow the luck seems to be with the others. They have seen from first to last about 14 fish to our 5.

Sunday June 20th

6月20日

A large fish was seen during breakfast, but after a short pursuit it got among pack ice where it was impossible to follow it. It was very nearly within reach once. This is terrible to see fish and not to get them. No man who has not experienced it can imagine the intense excitement of whale fishing. The rarity of the animal, the difficulty attending any approach to its haunts, its extreme value, its strength, sagacity and size all give it a charm. A large bear was shot during the night

Ice closed round us during the day but relaxed towards evening. Captain David came aboard during the day, and our Captain went and had supper with him. One of his harpooners was attacked in his boat by a bear the other day when he had no rifle with him, but he banged the hard wad of the harpoongun through it, which was ingenious. That was nothing however to what one of our harpooners did a few years ago, which would be incredible if I did not know it to be true. Buchan was sent to shoot a bear and two cubs on the ice, but they took to the water before he reached them. He passed the noose of a rope over the head of each, as they swam and snarled at him, and tied the ends of the three ropes to his thwarts. All the oars were then run in except the steer oar, and Buchan standing in the bows and banging them on the head with a boathook whenever they offered to turn, guided the boat right back to the ship the bears towing it the whole way. The Steward who saw it, says the roaring could be heard a mi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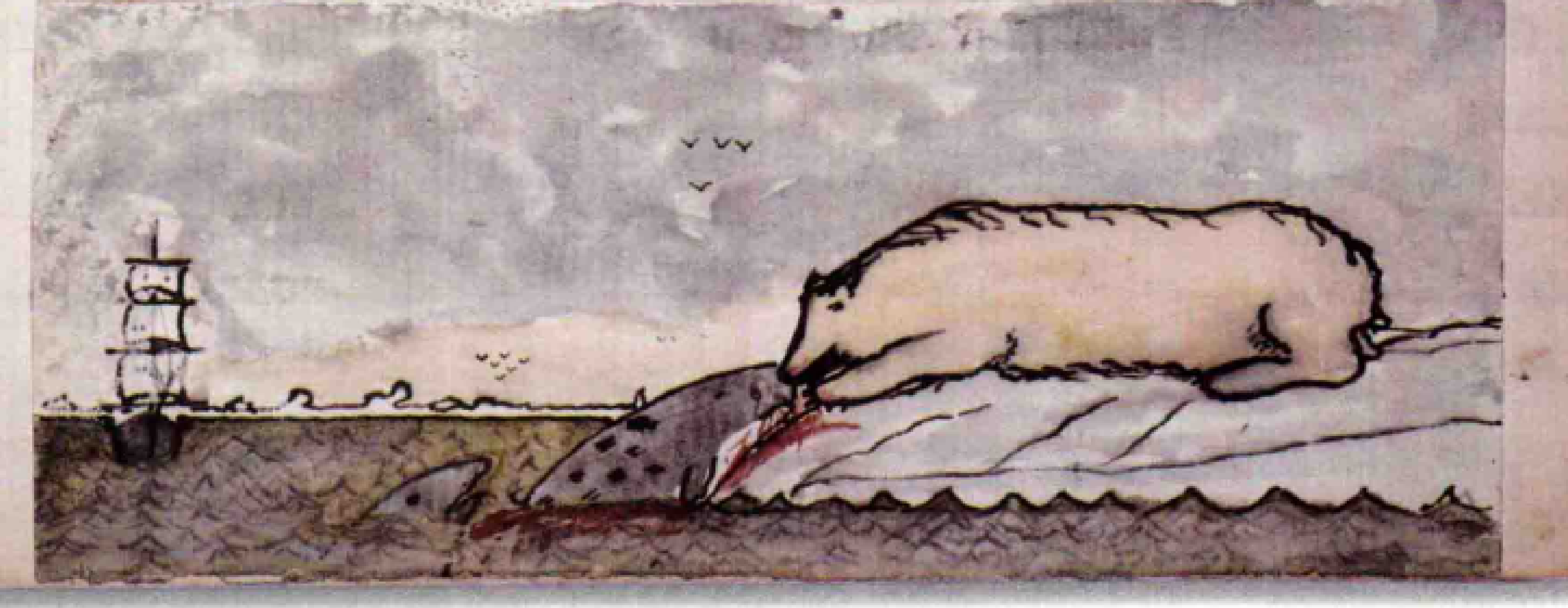
off. Some hopes for tomorrow

Monday June 21st

6月21日

Hopes not realized as usual. We are shut up in a small hole of water with nothing but great ice fields as far as we can see. If it goes on shutting up we will be beset and our chances of any success ruined. Colin bad with a Sore throat. No fish about. Caught a beautiful Sea Lemon yesterday floating on the surface but it died shortly after being brought on board. Saw a very curious sight at midnight, which you might come North a lifetime and never see. There were three distinct suns shining at the same time with equal brilliancy, and all begirt by beautiful rainbows, and with an inverted rainbow above the whole thing. A most wonderful spectacle.

A Family party
(Seen from the deck of the Eclipse).



6月22日

Tuesday June 22nd

An utterly uneventful day. We are still cooped up in this hole of water. Caught a rare & indeed un-described medusa in the evening (Medusa Doilea Octostipata). Misery and Desolation

6月23日

Wednesday June 23d

Made our way out of our prison, by a most delicate and beautiful bit of manoeuvring under steam. We came out about 60 miles among very heavy ice, the smallest piece of which could have crushed our ships like eggshells. Often we squeezed through between floes where the ships sides were grinding against the ice on each side. Steamed S and E. Eclipse went after a fish but never got a start. Glass falling rapidly

6月24日

Thursday June 24

Captain and I were knocked up at 6 AM by the mate's thrusting his tawny head into the Cabin, singing out 'A Fish, sir', and disappearing up the Cabin stairs like a Lamplighter. When we got on deck the mate's and Peter's boats

were already on the scene of action where the fish had been seen. They caught another glimpse of it about a mile to leeward and pulled down towards it, but lost sight of it again. Meanwhile another very fine whale came up astern very near the ship and Hutton's and Rennie's boats were lowered away after it. The four boats

展开图

ne 22nd

ily uneventful day. We are still cooped up
of water. Caught a rare & indeed un-
medusa in the evening (Medusa Doilea
). Misery and Desolation

June 23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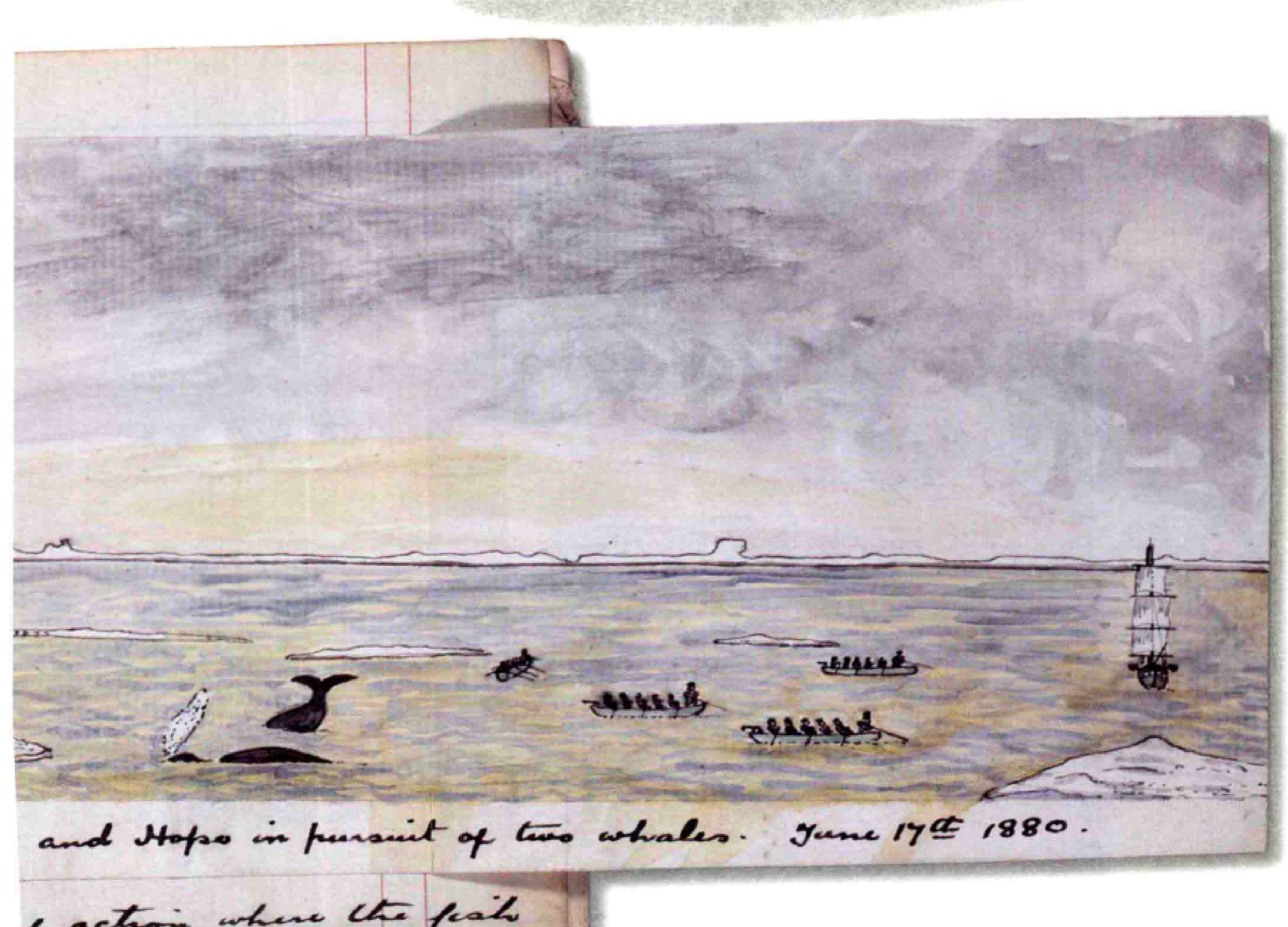
ur way out of our prison, by a most
d beautiful bit of manoeuvring under
came out about 60 miles among very
the smallest piece of which could have
ships like eggshells. Often we squeezed
ween floes where the ships sides were
ainst the ice on each side. Steamed
Eclipse went after a fish but never
. Glass falling rapidly

June 24

d I were knocked up at 6 AM by
trusting his tawny head into the Cabin,
'A Fish, sir', and disappearing
n stairs like a Lamplighter. When
deck the mates and Peter's boats

Boats of the Eclip

were already on the sea
had been seen. They ca
it about a mile to lee.
towards it, but lost si
another very fine whal
near the ship and He
were lowered away afte



f action where the fish
ht another glimpse of
d and pulled down
t of it again. Meanwhile
came up astern very
is and Rennie's boat
it. The four boats

pursued it for a couple of hours, when it began to blow extremely hard and a heavy sea arose so that some of the boats' headsheets were right under water. We had to get them on board, and let the whale alone. Blowing a very hard gale from the North East all day, 9 Wind Force.

6月25日

Friday June 25th

Wind is still very strong though not so much so as before. Nothing seen during the day but a large Finner whale which is a bad sign. It is of no use to us, and it drives the right whale away from its feeding grounds. Played Nap in the evening. Wind only a fresh breeze now, have begun to steam to the North after the Eclipse

6月26日

Saturday June 26th

Things looked dark enough all day, but suddenly took a turn for the better. Nothing had been seen all day and I had gone down to the cabin about 10 o'clock when I heard a sort of bustle on deck. Then I heard the Captain's voice from the masthead

"Lower away the two waist boats!" I rushed into the mates' berth and gave the alarm, Colin was dressed but the second mate rushed on deck in his shirt with his trousers in his hand. When I got my head above the hatchway the very first thing I saw was the whale shooting its head out of the water and gambolling about at the other side of a large "scowee" piece of ice.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with hardly a ripple on the deep green water. In jumped the crews into their boats, and the officers of the watch looked that their guns were primed and ready, then they pushed off and the two long whale boats went crawling away on their wooden legs one to one side of the bit of ice, the other to the other. Carner had hardly got up to the ice when the whale came up again about forty yards in front of the boat, throwing almost its whole body out of the water, and making the foam fly. There was a chorus of "Now, Adam – now's your chance!" from the line of eager watchers on

the vessel's side. But Adam Carner, a grizzled and weatherbeaten harpooner knows better. The whale's small eye is turned towards him and the boat lies as motionless as the ice behind it. But now it has shifted, its tail is towards them – Pull, boys, pull! Out shoots the boat from the ice – will the Fish dive before he can get up to it? That is the question in every mind. He is nearing it, and it still lies motionless – nearer yet and nearer. Now he is standing up to his gun and has dropped his oar – "Three strokes, boys"! he says as he turns his quid in his cheek, and then there is a bang and a foaming of waters and a shouting, and then up goes the little red flag in Carner's boat and the whale line runs out merrily.

But the whale is far from taken because it is struck. The moment the Jack appeared in the boat there was a shout of 'A fall' on board, and down went other six boats

to help the 'fast' boat and nail the whale on its reappearance. I got into the mate's boat and away we pulled. Of course the whale may come up anywhere within a radius of the line it has taken out, which may amount to three or four miles, so our seven boats had to spread out over a considerable area. Five minutes passed – ten – fifteen – twenty and after being away 25 minutes the brute came up between the second mate's and Rennie's boats, who fired into her and despatched her. She proved to be a small fish, about 40 feet long, with 4 ft 1 in of bone, worth between £200 and £300. We gave three cheers and towed her to the ship. She was covered with very large crab lice which accounted for her erratic conduct in the water. Had her flinched and stowed away by 3 o'clock AM. I went to the Crow's nest during the process to look out for another which I didn't see. Went to bed at 6 AM and got up at 12.



Adam Carner.

6月27日 Sunday June 27th

Not a thing to be seen all day, but about 4 AM Colin saw a very large fish in the distance. Eclipse lowered away 2 boats as well as we, and after getting one start they lost scent of her. She seems to have been a tremendous brute.

6月28日 Monday June 28th

Nothing

6月29日 Tuesday June 29th.

Master aboard the Eclipse last night until 2 AM. Lay to in a calm all day - nothing doing. Waiting for a chance of getting North but ice looks bad. Got away to shoot at midnight and came back at 4 PM. Got a Burgy, a Snowbird and five Loons. These Burgies I think are the biggest of Gulls after the Albatross. They usually are about 5 feet from tip to tip

6月30日 Wednesday June 30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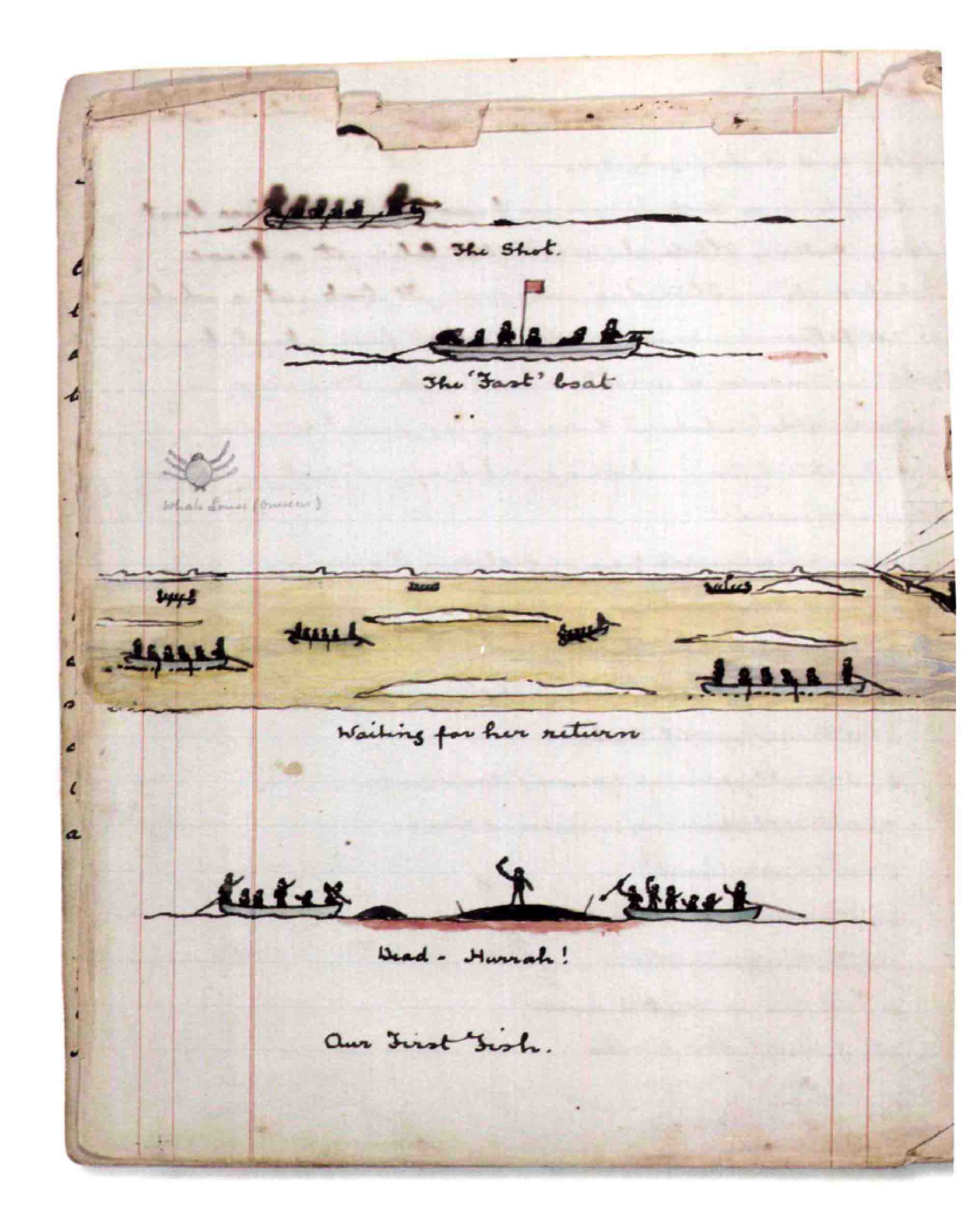
Slept nearly all day after last night's exertion. Went aboard the Eclipse ~~last~~ and had a great talking. Worked with a microscope aboard. Buchan shot a flaw Rat. Hutton skinned my birds

7月1日、2日

ursday and Friday July 1 + 2.

Lying to in a thick fog as we have been ever since last nnday. Nothing to Chronicle except that Colin got a large narwhal early on Thursday morning. It took out a whole line (120 fathoms) and made a great fuss about being illed. A Unicorn is worth about £10. The skin is considerable value. I have a very decent Arctic museum by this time including a lot of interesting things. have at present

1. An Esquimeaux pair of Sealskin Trowsers
2. An Iceland Falcon
3. My Sealing knife and Steel.
4 Bone of Bladdernose - Shot myself.
5. 2 Bones of Old Seals
6. 2 Foreflippers of Young Bladdernose
7. 2 Foreflippers of a Ground Seal
8. A Bear's head
9. Bristles of a Bladder
10 A Burgomaster
11. Drums of Whale's ears
12 2 King Eider ducks


The Shot.
The 'Fast' boat
Whale Louse
Waiting for her return
Dead - Hurrah!
Our First Fish.

13. Bits of Lava found in King Eider duck.

14 (?) a Unicorn's horn.

Added 2 Esquemaux pouches
a Kittiewake
a Bear's Claw

Saturday July 3^d

7月3日

It has cleared up and we are off to the happy hunting grounds. Sailed Nor' and Nor' West all day. Saw nothing but an extraordinarily small seal on the ice, about the size of a rabbit. It seemed as much amused at the appearance of the ship as we were at it. We are all despairing. The Stewart stuffed my Ground Seal's flippers very nicely with sawdust.

Sunday July 4th

7月4日

Sailed North and then South again. Everything looks bleak and discouraging. No trace of whales or even of whale's food. A Bladdernose was seen on the ice. A small bird something like a starling or thrush was flying round the ship. Saw a puffin. Have no heart to write much in the Log. Reading Morley's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 a very fine history.

Monday July 5th

7月5日

~~Monday J.~~ Steamed into a flaw water, made fast in the evening. Saw several Finner whale. Eclipse mistook

one for a fish and lowered away his boats, which however were promptly recalled. Nothing else of interest seen during the day. Got some delicious fresh water off the salt water ice

7月6日

Tuesday July 6th

Dead calm. Sun beating down in a tropical manner though the temperature was only 36°. Tremendous glare from the ice flaws. Went aboard Eclipse in morning. Got away to shoot and nailed altogether 7 Loons, a roach, a Kittiwake, a Snowbird, and a flaw Rat. We had great fun securing the latter as our small shot did not suffice to kill it, and after a chase of atleast half an hour, we harpooned it with boathooks when swimming under the water. We brought it aboard alive but the Captain humanely put it out of its misery. Got away again at night but found no game. A couple of Sea Swallows played round the ship. Saw several Finners.

A very Jolly day!

7月7日

Wednesday July 7th

Steamed 20 or 30 miles South, and then on seeing indications of fish made sail. Captain David

came aboard in the evening with his ~~harpooner~~ Engineer
and caught a rare shrimp. Feel very much
the better for yesterday's outing. Cooked Red
Herring for supper in a very scientific manner.

Thursday July 8th

7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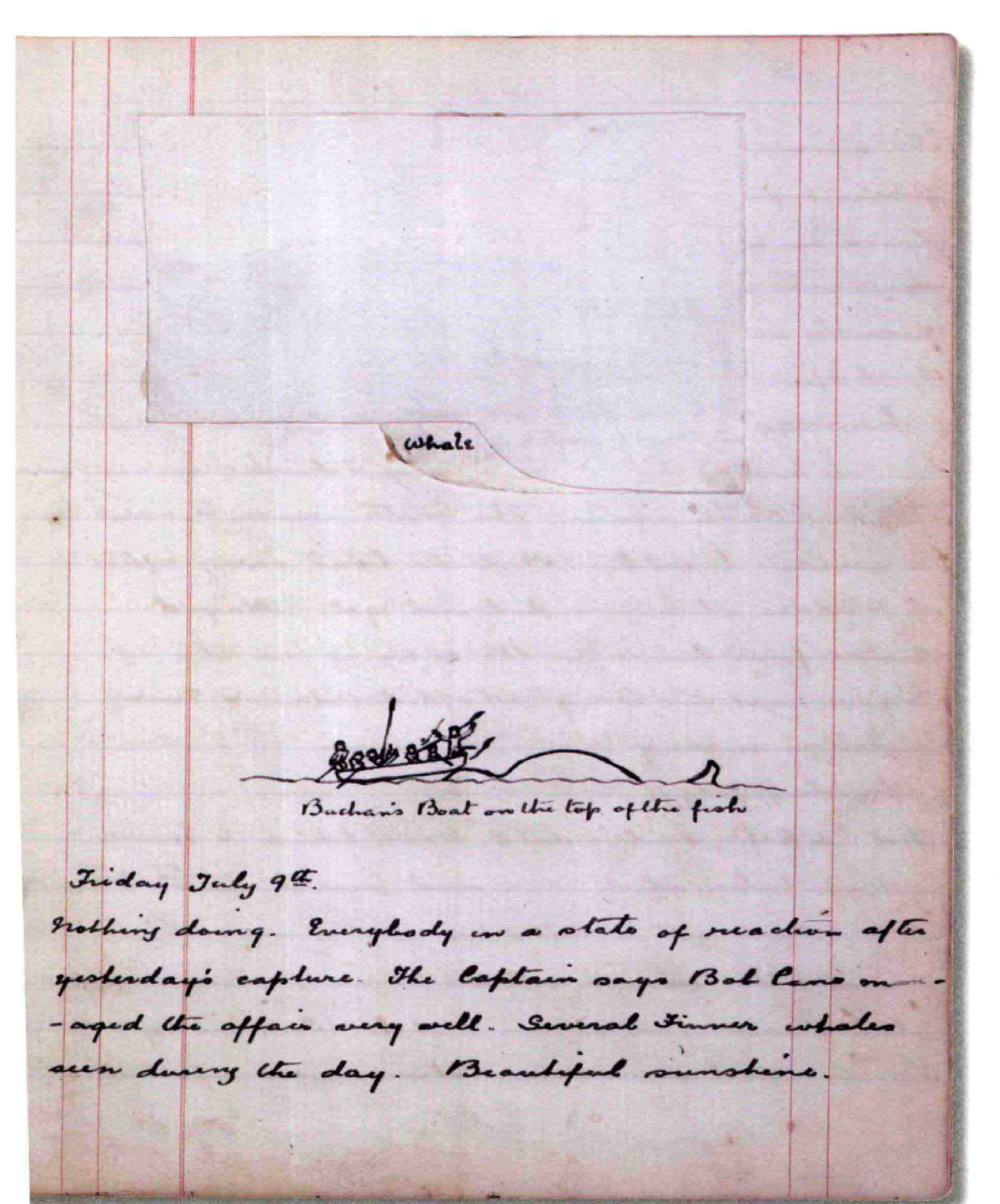
Another memorable day. Sailed along the edge of a great
flaw among very blue water with the Eclipse ahead of us.
About 1 o'clock a whale, the first seen since Sunday
week came up close to Captain Davids ship; he lowered
away three boats after it and chased it until 4.15 P.m
when he succeeded in getting fast, and had her along-
-side by 8 P.m and flinched by midnight. We dodged
about hoping his fish would come in our direction
when we would have been Justified in securing it,
but about 4 o'clock the welcome shout came from the
masthead "there's another fish on the Lee Bow, Sir!"
Matheson and Bob Cane lowered away after it, and
were soon lost sight of among the ice, while we
crowded along the side of the deck and waited. Then
a groan went up as a large Finner whale rose
near the ship, for Finners and 'right' whales are

deadly enemies, and we were afraid our quarry
would be scared. I went down to the Cabin to
sooth my disappointment with a smoke, when
I heard the Captain yell "A fall! A fall! from
the masthead, which is the signal that the fish
is struck. Up we tumbled many of the men
only half dressed, and away went five long
green whaleboats to the support of the 'fast' boat
and its' companion. I got into Peter McKenzie's
boat. We had hardly got clear of the ships side
when the boatsteerer announced that the fish
was up, and was lashing out, fin and tail. Then
we knew our work was cut out for us, for
when a fish stays a very short time under
water after being struck, it is reserving all its
strength for a struggle with the boats. If the
whale goes down and stops away half an hour
it is generally so exhausted on returning to the surface
that it falls an easy prey. The boats pulled up
and Hutton and Carner fired into her and got
fast. We were the next boat up and pulled on to

fishes head, where we lanced her deep in the neck. She gave a sort of a shudder and started off at a great rate along the surface. Buchan pulled his boat on to her head as she advanced, by which senseless manoeuvre the prow of the boat was lifted up in the air, and finally the whole boat landed on the animal's back amid a shouting of men & snapping of oars and Buchan roaring "Pull! Sweep! Back! Hold Water! Pull! What the devil are you feared at! I said to Peter "Stand by to pick them up!" but they managed to shove the boat off without accident. The beast now made for a flaw and got beneath it, but soon reappeared when both Buchan and Rennie fired into her. She went under again but once more reappeared right among our three boats and then the fun began. We pulled on to her and in went our lances for five feet or so, the three boats tried to keep well at the side of her while she was always slewing round to bring her ~~tail~~ formidable tail to bear upon us. She nearly had our boat over once by coming up underneath

it, but we managed to get it righted. Then we stood off from her while she went into her dying flurry, whipping the water into a foam, and then she slowly turned up on her back and died. We stood up in our boats and gave three hearty cheers. We towed her up to the ship and by 1 P.m had her aboard. She was a fine fish, each lamina of whale bone being 9 foot 6 inches, yielding about 12 tons of oil. It is worth quite £1000 and has secured our voyage from being a failure. A large and very ugly shark came up and superintended the process of flinching the fish in spite of numerous knives passed through its body. I asked the Captain to let the Stewart and me go off in a boat and harpoon it, but he refused.

9 foot. 6 in.
Bob. Cane.



Buchan's Boat on the top of the fish

Friday July 9th.

Nothing doing. Everybody in a state of reaction after yesterday's capture. The Captain says Bob Cave managed the affair very well. Several Finner whales seen during the day. Beautiful sunshine.

7月9日

it, but we managed to get it righted. Then we stood off from her while she went into her dying flurry, whipping the water into a foam, and then she slowly turned upon her back and died. We stood up in our boats and gave three hearty cheers. We towed her up to the ship and by 1 P.m had her aboard. She was a fine fish, each lamina of whale bone being 9 foot 6 inches, yielding about 12 tons of oil. It is worth quite £1000 and has secured our voyage from being a failure. A large and very ugly shark came up and superintended the process of flenching the fish in spite of numerous knives passed through its body. I asked the Captain to let the Stewart and me go off in a boat and harpoon it, but he refused.

9 foot. 6 in.
Bot. Cane.

Friday July
Nothing dow[n]
yesterday's
-aged the
seen during



Whale dragging 2 fast boats through water
July 8th 1880

Buchan's Boat on the top of the fish

th.

Everybody in a state of reaction after
ture. The Captain says Bob Lane on -
in very well. Several Finner whales
day. Beautiful sunshine.

It is a curious fact that the last whale the Eclipse captured only had one eye, and our friend of yesterday was also restricted to the same meagre allowance. The socket was perfectly empty. It may be that there is a breed of one eyed Greenland whales

7月10日

Saturday July 10.

We have made a mistake, I think, in heading North again. The South seems to me a greasier locality. Had the boat away after a Bladder which we did not get. Played Euchre four hours in the evening in the Engine room. Query. Who did Adam & Eve's children marry?

7月11日

Sunday July 11.

Got up late, and would have liked to have got up later, which is a sad moral state to be in. Eclipse got a Bladder in the morning. Steamed to the Eastward with the Eclipse in the evening, by which proceeding we scared a whale. Saw many Finners. About seven P.m a steamer was reported

about 20 miles to the Eastward. This is the first ship we have see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May. We steamed out and soon recognized it as the new discovery yacht of Leigh Smith's the "Eira". He is going to try for the Pole if the ice is favourable, which it won't, and in any case to explore Franz-Joseph Land and shoot deer. He is a private gentleman, a bachelor with £8000 a year, and has taken Spitzbergen to himself as a wife. When our ships came up we saluted the little Eira with ensigns and three cheers, which they returned. His men are in naval reserve uniform, officers in gold lace. The Captain went aboard her, while their Doctor, Neil, the photographer, the Engineer and 2 mates all boarded us. The Captain came back about 1 PM and he and I with the Eira's photographer & Doctor made a night of it on champagne and sherry. We had tinned salmon at 5 AM and turned in at 6.30.

Monday July 12.

7月12日

anchored to a floe with the Eclipse and Eira. Unshipped our rudder which was damaged by

ice. By the way we got our home news up to June 18th from the Eira. Got no letter from Edinburgh but a very pleasant and cheerful one from Tottie. Surprised to hear that the Liberals have got in, disgusted also. Invited aboard Eclipse to meet Leigh Smith and Gang at dinner. Had mock Turtle Soup, fresh Roast Beef with potatoes, French beans and Sauce, Arrowroot pudding and pan-cakes with preserves, winding up on wine & cigars. A very respectable whaler's feed. Went aboard "Eira" afterwards. She is beautifully fitted up aft. Had more cigars and Champagne. Got aboard at 12, after being photographed in a group. They came up by Jan Meyen and saw millions of bladdernoses in the 72·30, I hope we may come down for them.

7月13日

Tuesday July 13.

Steamed 20 miles South and stopped short, I don't know why. I fancy we might fill our ship now if we went straight down for those Bladders but we must go at once. We are vacillating here too

much, I think, however it is for the Captain to decide. The success of our voyage depends on these few days, its our last chance of making a hit. Eclipse chased a bear and killed it in the water close to our ship. Left the Eira in the morning wishing them all success. A pleasant ship and a pleasant crew. She is black with a line of gold, about 200 tons burden and 50 horse power engines. I think I should like to be going out in her, although the prospect of seeing home again is pleasant. They left their letters with us. Fog in the evening

Wednesday July 14

7月14日

Steamed and Sailed South and Sou' West. Eclipse had their boats away in the evening, but it was only a finner which they mistook for a right whale. Foggy nearly all day. No news of any sort. Read our papers ~~all day~~

Thursday July 15.

7月15日

Another uneventful day. Lounged about & smoked.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Very thick and foggy and all that is reprehensible. Saw a small scene of Goethe's

'Faust' which I am reading which I think is as vivid and weird as anything I ever read, far more gruesome than Shakespeare's witches.

Night --- An Open Plain

Faust. Mephistopheles rushing past on black Horses

Faust - What are these hovering round the Ravenstone?

Meph - I know not what they're shaping & Preparing

Faust - They wave up - wave down - They bend - They stoop.

Meph. A band of witches

Faust. They sprinkle and charm

Meph. On! On!

That is very awful I think.

7月16日

Friday July 16.

Still foggy. Eclipse had four boats away during the night, but without success. We do not know yet if he really saw a fish. Boarded him in the evening and learned that it most certainly was a fish, and that they very nearly secured her. They got near enough to touch her with a boathook as she swam under water. Captain David still seems to be very

sanguine. Some of our stores are running short, we got some potatoes however from the Eira. Stayed till 2 AM on the Eclipse. Got some more papers. Many seals seen during the day in the water.

Saturday July 17.

7月17日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or to be done. It has been thick fog now for nearly a week. Steamed about 20 miles S and E. Captain David came aboard at night. We intend now to try the Liverpool coast right down in West Greenland near the land Lat 73° N. Many heavy fish have been taken there late in the season by Capt David, notably in '69 when he took 12, striking the first on the 16th of July, and the last on the 4th of August. I remember I used to think that when a whaler saw a whale they always got i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average is about one fish in o attempts.

Sunday July 18.

7月18日

A little clearer today, not very much. Strong SSW breeze changing to a gale in the evening. Blew very hard all day, and all night. Dodged about under

the lea of ice flaws to escape its fury. I wonder if Leigh Smith's vessel is caught in it. By the way I was photographed among a distinguished group on the quarterdeck of her, but as I was smoking a cigar during the operation I am afraid I'll be rather misty

7月19日

Monday July 19.

Blowing a gale all day. Nothing to do and we did it.

7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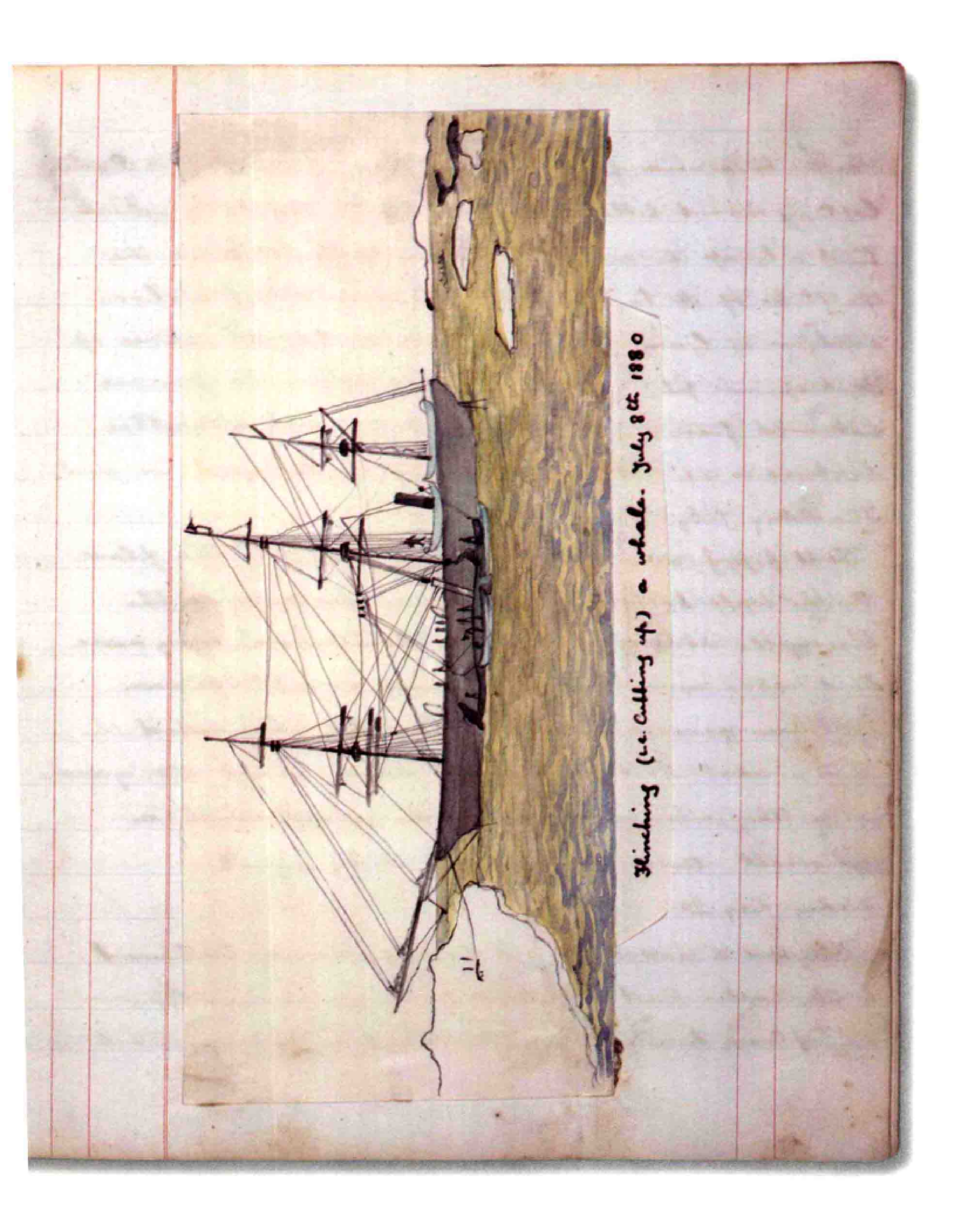
Tuesday July 20.

Cleared up a little and we did a good day's work steaming among great icefields about 40 miles S & W. If it keeps clear we may do something yet. There is an enormous accumulation of ice this year round the land, more than has ever been seen. We are 240 miles from it now, and the fields are almost continuous. I'm afraid we won't get in

7月21日

Wednesday July 21.

Thick again, this fog is paralyzing - We are groping in the dark. Anchored to a flaw in the evening and the Captain and I went aboard the Eclipse. Had


Flinching (i.e. Cutting up) a whale. July 8th 1880

Nox Ambrosiana from 8 to 2 AM. The late Mr Proctor.
Captain David tells me of a fish he captured which had a lump the size and shape of a beehive on the fluke of its tail. He entered into a critical analysis of Goethe's Faust comparing it with some of Shakespeare's plays, and showing where the former borrowed from the latter, so we are not altogether barbarous up here.

7月22日

Thursday July 22.

Still foggy and we continue anchored to the flaw. In the half deck in the morning discussing the loss of the Atalanta. Saw 2 'Boatswains', very rare birds at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over the flaw and was going to hunt them but they absconded. Got a shot at a flaw rat's head about 60 yards off in the water, and blew it clean off with a rifle ball. Unfortunately the body sank.

7月23日

Friday July 23.

Steamed S and SW as it became clearer. Continued to ply under sail all night in the same direction among very heavy ice fields. Wind coming round to

the Westward.

Saturday July 24.

Steamed SW again all day. Went through some ice that would have made Sir George Nares and the whole Arctic Committee turn up the whites of their eyes. Look-ing back it seemed solid as far as the horizon, and you could hardly conceive that two ships had wormed their way through it. We have one or two faint hearted ones aboard who have the terrors; it is not the going in it is the going out again, they say and we only have a fortnights provisions left. If we got beset we should certainly have to go on uncommon short commons. We are leaving 200 miles of heavy ice between us and the sea.

Sunday July 25

A very clear day with occasional fogs. Steamed 40 miles West. Made sail in the evening. Saw a great number of 'boatswains.' We have been exulting rather during the last few days as we have been getting on to Westward very well, but our way seems to be barred now by an immense chain of flaws, which

7 月 24 日

7 月 25 日

we hope to circumvent.

7 月 26 日

Monday July 26.

Sailed West and South West. Made our Longitude 6 1/4° W, and our Latitude 73-56 N. Captain went aboard Eclipse in evening. Water swarming with food but no animal life to be seen save 9 mauks and a school of Phoca Vitulinae. Wrote a POM, about a Meerschaum Pipe

It lies within its leather case,
  As it has lain in years gone bye,
Trusty friends and Comrades true,
  Are that old Meerschaum pipe and I.

For it was young when I was young
  And many a Jovial reckless night,
We students drank, and smoked and sung,
  While yet my meerschaum pipe was ~~young~~ white

And it was hardly brown before,
  From home and friends I first did part,

But bound for Russia's hostile shore,
  I bore my meershaum next my heart.

And there upon the bloodstained ground,
  Where many came and few went back
With death and pestilence around
  Twas there I smoked my meershaum black.

And when the day our Colonel died,
  We charged and took the Malakoff,
A Russian bullet grazed my side,
  And shot my meershaum's amber off.

But I am grizzled now and bent.
  Death's sickles near – His crop is ripe,
I fear him not but wait content,
  I wait and smoke my meershaum pipe
ACD.

7月27日

Tuesday July 27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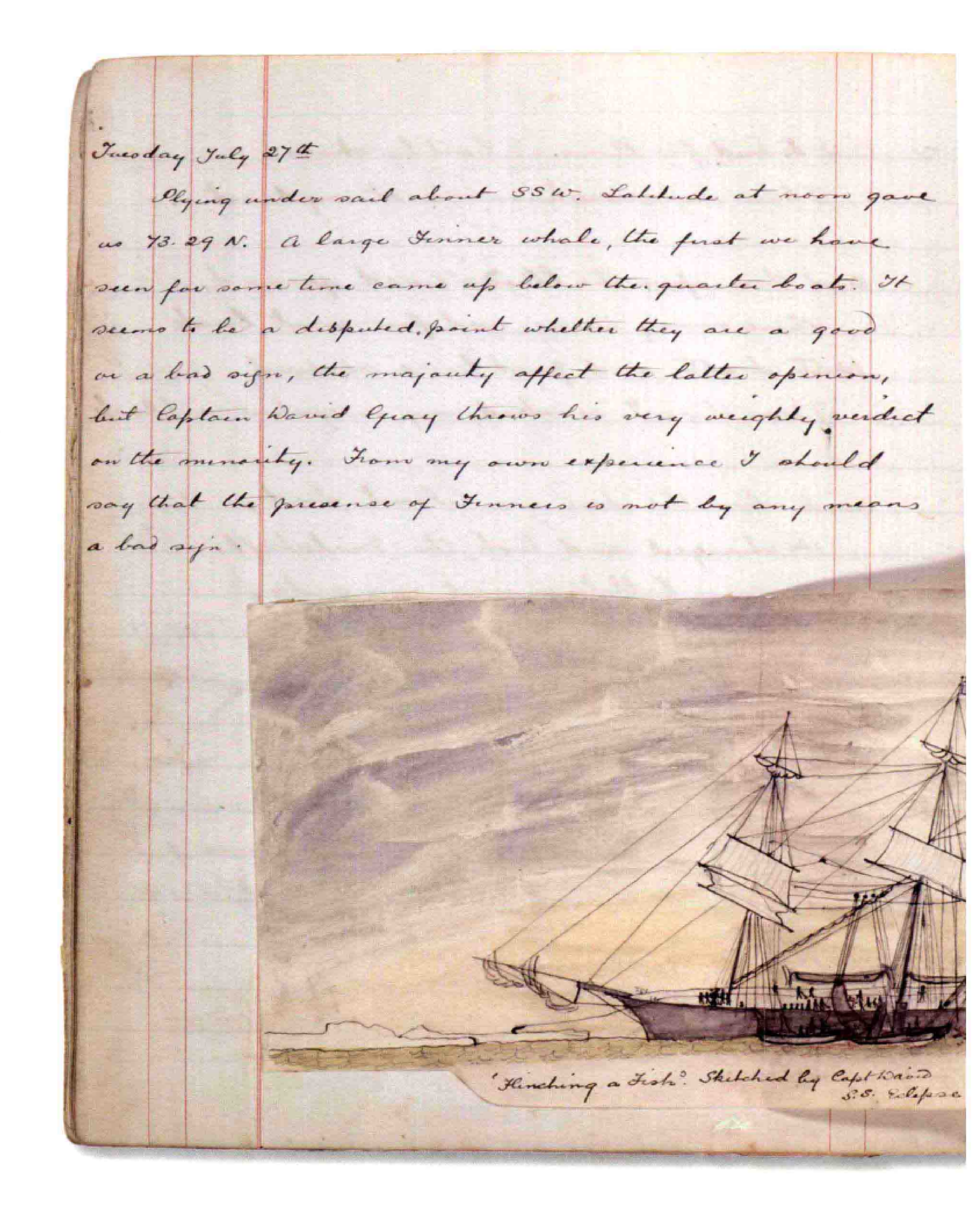
Plying under sail about SSW. Latitude at noon gave us 73.29 N. A large Finner whale, the first we have seen for some time came up below the quarter boats. It seems to be a disputed point whether they are a good or a bad sign, the majority affect the latter opinion, but Captain David Gray throws his very weighty verdict on the minority. From my own experience I should say that the presence of Finners is not by any means a bad sign.

Blew a fresh breeze in the evening, ice moving at a great rate. Spent some time in the halfdeck. 'Eric' built a house as a depot in Davis Straits. On returning one season they found a polar bear lying asleep in one of the beds on the top of the blankets. Reading Maury's 'Physical Geography of the Sea. He explains the weed of the Sargasso sea (in the triangle between Cape de Verdes, Azores and Canaries) by saying it is the centre of the whirl of the Gulf stream, as when you whirl the water in a basin, you find floating corks at centre. He also remarks that railway trains always run off the line to the right hand side whether going North or South.

Wednesday July 28.

7月28日

Another disagreeable day. Blowing hard from the South East, which is about the worst possible direction. This is the longest interval we have ever had. The ship has not drawn blood since July 8th, except a flaw rat I shot. Blew from Eastward in the evening. As thick as pea soup and ice closing upon us rapidly. We have hopes that there is the open sea to the South of us from the fact that seals are coming through from the South. I thought too there was a swell from the same direction which would settle the question.



Tuesday July 27th

Plying under sail about SSW. Latitude at noon gave us 73.29 N. A large Finner whale, the first we have seen for some time came up below the quarter boats. It seems to be a disputed point whether they are a good or a bad sign, the majority affect the latter opinion, but Captain David Gray throws his very weighty verdict on the minority. From my own experience I should say that the presence of Finners is not by any means a bad sign.

'Flinching a Fish'. Sketched by Capt David
S.S. Eclipse

Blew a fresh breeze in the evening, ice moving at a great rate
Spent some time in the halfdeck. 'Eric' built a house as a
depot in Davis Straits. On returning one season they found a
polar bear lying asleep in one of the beds on the top of the blanket.
Reading Maury's 'Physical Geography of the Sea. He explains
the weed of the Sargasso sea (in the triangle between Cape de
Verdes, Azores and Canaries) by saying it is the centre of
the whirl of the Gulf stream, as when you whirl the water
in a basin, you find floating corks at centre. He also
remarks that railway trains always run off the line to
[...]de whether going North or South
[...] 28.
[...] day. Blowing hard from the South East,
[...] worst possible direction. This is the
[...] have ever had. The ship has not drawn
[...] except a flaw rat I shot. Blew from
[...]ning. As thick as pea soup and ice
[...]apidly. We have hopes that there is the
[...]th of us from the fact that seals are
[...]m the South. I thought too there was a
[...]e direction which would settle the
question.



A 'Right' and 'Left' among the Loons.

A very anxious and disagreeable night for us all, blowing hard, thick fog and ice everywhere. Captain and I could not turn in till 4 AM.

7月29日

Thursday July 29

Horrible contemptible pusillanimous thickness over all. made fast to a flow, and waited for better days. Went on a Journey over the ice, accompanied by our newfoundland Sampson. Were out of sight of the ships and had great fun. Came across a most extraordinary natural Snow house, about 12 feet high, shaped like a beehive with a door and a fine room inside in which I sat. Travelled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and would have gone to the pole but my matches ran short and I couldnt get a smoke. Got a long shot at a Boatswain but missed

him. Steamed SE when it cleared, but as it grew thick again we had to anchor once more. Eclipse shot at a Bladder but missed it. Got a curious fungus on the ice.



Natural Ice house. Lat 73.16. Long 6 W.

Gin and Tobacco at night

Friday July 30

7 月 30 日

Suffered for the Gin and Tobacco. A most lovely day 72.52. N. Jan Mayen bearing SW about 100 miles and not visible. Steaming SSE at 6 knots. Took no dinner but went to the masthead in preference enjoying a pipe and the welcome sunshine. Fell in with one or two small bladdernose seals of which we shot two, one fell to my rifle, the other was the object of the worst exhibition of shooting I ever had the misfortune to witness, I fired my only cartridge at a long range and missed, whereupon two harpooners took the Job in

hand, and fired 3 shots each, or 7 shots in all before the unfortunate seal dropped its head.

7月31日

Saturday July 31st

Out in the open sea pitching and tossing like Billy and with her head W.S.W. bound for the Bottle Nose Bank. It is very problematical whether we will get any of the creatures, as I suppose they shift their ground like all other animals in these regions, and because Captain David got them there in April is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see them again in August. No ice in sight. I shall never again see the great Greenland floes, never again see the land where I have smoked so many pensive pipes, where I have pursued the wily cetacean, and shot the malignant Bladdernose. Who says thou art cold and inhospitable, my poor icefields? I have known you in calm and in storm and I say you are genial and kindly. There is a quaint grim humour in your bobbing bergs with their fantastic shapes. Your Floes are virgin and pure even when engaged in the unsolicited 'Nip.' Yes, thou art virgin, and drawest but too often the modest veil of Fog over thy charms.

I can apostrophize the icefields, but hang the word will I say in favour of Spitzbergen, the Jotunheim of the Scandinavian mythology which I saw in "a gale" and left in a gale, a barren rugged upheaval of a place. Sailed West and Sou' West all day. It fell calm in the evening and we lay in a long rolling swell our sails flapping and a thick mist around.

Sunday August 1st

8月1日

Eclipse out of sight – has probably been steaming in the fog all night. Steamed W and SW through calm water and thick mist. We hope we may find Bottle-nose whales about 80 miles SE of Jan Meyen, and from there to Langaness in Iceland. Keeping up our spirits. Saw some drift wood today. Hove a bottle overboard in the evening with our Longtitude and Latitude and a request to publish where it was picked up. Bottlenose fishing has never as yet been atall developed, several ships have tried it in a half hearted way and failed. The Jan Meyen got 9 in 6 weeks which did not pay them, Capt David this year got 32 in a month which did pay him. Fell in with very greasy water tonight, with a strong smell of

herrings and swarming with clios, I caught about 100 of the shelled variety. One would think the Bottlenoses would be near such tempting Grub. Heard a Finner whale blowing away in the mist like an empty beerbarrel. Lat 70.59. Long 0° 15 E. Passed 2 dead maulies and another bit of drift wood from Siberia. Several more 'finners' seen.

8月2日

Monday August 2nd

Sea calm and hardly any wind. The top of Mount Beerenberg is in sight bearing WNW about 80 miles. Saw several puffins, seaswallows and eider ducks, birds only seen in the vicinity of land. About two o'clock four Bottlenose whales, two old and two young came in sight and two boats were lowered away in pursuit. They made straight for Cane's boat but when within shot they dived and though we pursued them two hours we never got another chance. About 5 o'clock two more came up and Colin was sent after them but they disappeared. The Eclipse is in sight and had his boats away also without success. They are funny looking brutes in the water, with high dorsal fins like finner whales. They are worth about £60 each. Quite warm now, have all our flannels off.


Bottle Nose whale in water

Tuesday August 3d

8月3日

Things don't look as well this morning as there is more wind and not so many birds or food in the water. Sailing Westward. Nothing seen during the day

Wednesday August 4th

8月4日

Came into better ground this morning, there being very many birds and much grease on the water. Watched the Bo'sun gulls, who are very bad fishers, chasing the poor old Kittiwakes until they disgorged their last meal, which the bullies devour in its semidigested condition. Sea was swarming with cetaceans about noon which we lowered away 2 boats for thinking they were bottlenoses but they proved to be young finner whales, worthless brutes and so powerful that they would run out all our lines, so the boats were recalled. Captain shot a 'Boatswain'. Saw many Eider ducks. Several swordfish also seen. One of them was chasing a 'Finner' whale round the Eclipse. The poor

brute was springing right out of the water and
making an awful bobbery. Carner put a rifle
bullet into one young one about 40 feet long,
which went away in a great hurry to tell its
ma what they had been doing to it. This sea
from Jan Meyen to Iceland might be called the
Feather sea. The surface is literally covered with
feathers in many parts. This Bottlenosing is an
awful spree.

'Hope' in a calm among Cetaceans. Aug 4th 1880.

Was called up about 11 PM by the Captain to see a marvellous
sight. Never hope to see anything like it again. The sea
was simply alive with great hunch back whales, rather
a rare variety, you could have thrown a biscuit on to 200
of them, and as far as you could see there was nothing
but spoutings and great tails in the air. Some were
blowing under the bowsprit, sending the water on to the

forecastle, and exciting our Newfoundland tremendously. They are 60-80 feet long, and have extraordinary heads with a hanging pouch like a toad's from their under jaw. They yield about 3 tons of very inferior oil, and are hard to capture so that they are not worth pursuing. We lowered away a boat and fired an old loose harpoon into one which went away with a great splash. They differ from finner whales in being white under fins and tail. Some of them gave a peculiar whistle when they blew, which you could hear a couple of miles off

School of Hunchback Whales south of Jan Meyen.

Thursday August 5th

8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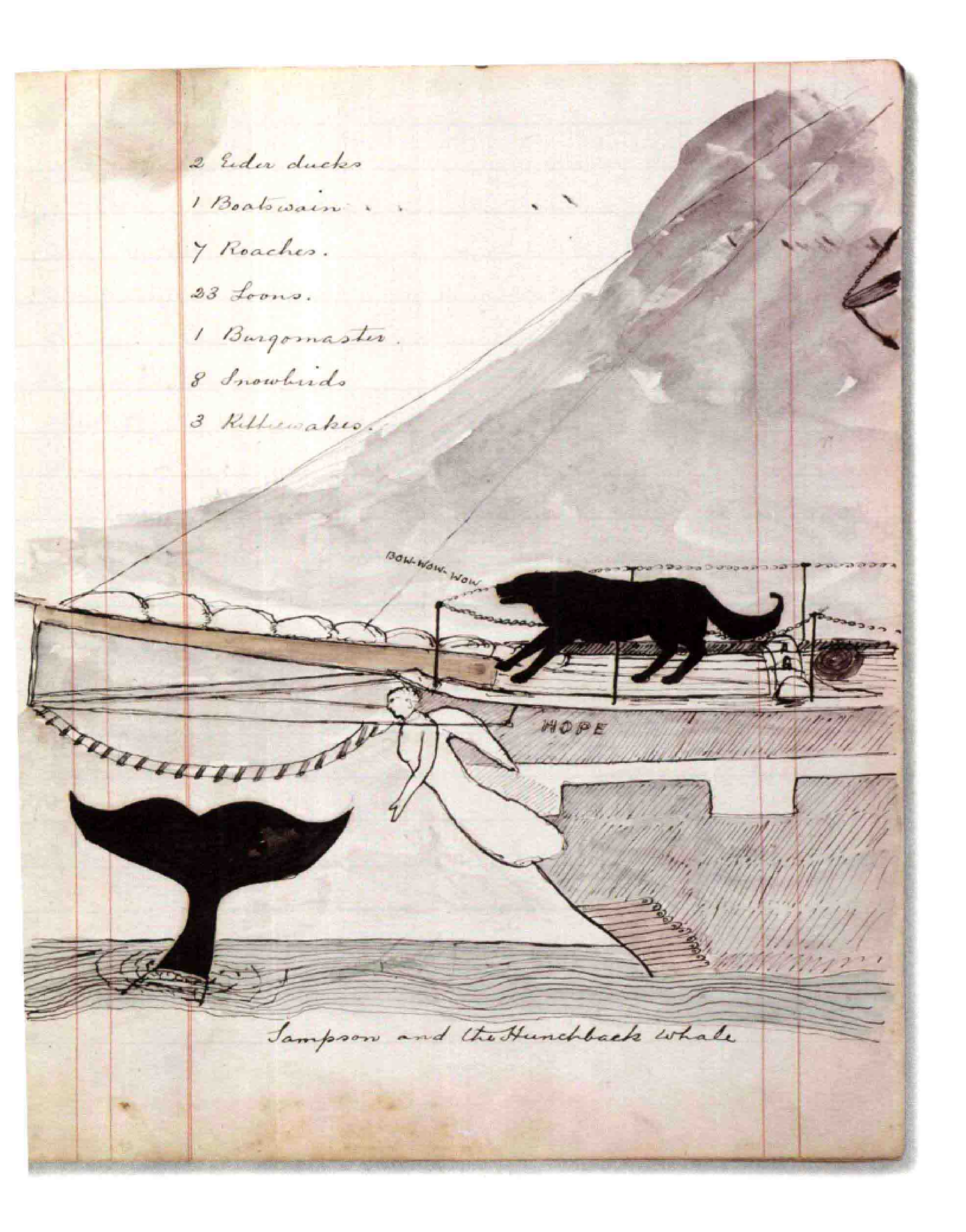
Nothing seen today. A stiff breeze arose towards evening and pitched and tossed us about confoundedly. We think the Eclipse has gone home. Steering S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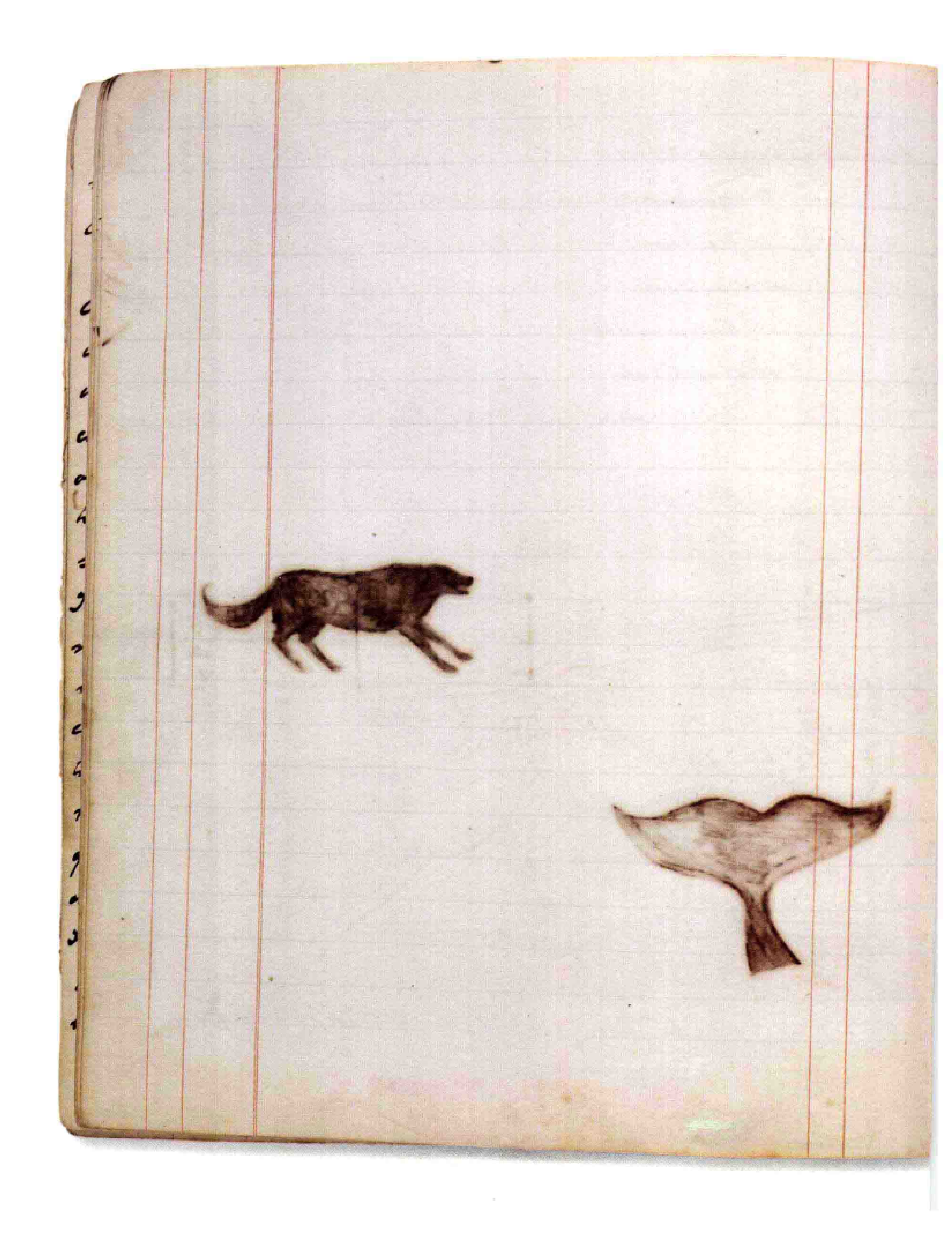
8月6日

Friday August 6th

Gave it up as a bad Job and turned our head ESE for Shetland. Dense fog and rain with very little wind. Utterly beastly weather. We are all dejected at having to turn home with so scanty a cargo, but what can we do? We've ransacked the country and taken all we could get, but this is an exceptionally unfavourable year owing to the severity of last winter which has extended the Greenland Ice far to the Eastward, and locked the fishes feeding ground inside an impenetrable barrier. Here is our whole game bag for the season according to my reckoning

2 Greenland whales
2400 Young Seals
1200 Old Seals
5 Polar bears
2 Narwhals
12 Bladder noses.
3 Flaw rats
1 Iceland Falcon
2 Ground Seals.
2 King Eider ducks.


2 Eider ducks
1 Boatswain
7 Roaches.
23 Loons.
1 Burgomaster.
8 Snowbirds
3 Kittiewakes.
BOW-WOW-WOW
HOPE
Sampson and the Hunchback Whale



Saturday August 7th

Groping homeward under steam and sail in such a thick fog that we can hardly see the water from the side of the ship. Took in the two Funnel boats. We have not got our reckoning now for several days, and as we have been dodging about zig zag after these bottlenoses, our dead reckoning is very uncertain. It isn't nice to be steaming along in the North sea in a fog with Iceland and the Faroe Islands knocking about in front of us. Several puffins and other land birds seen.

8月7日

Sunday August 8th.

Cleared up a little although it was raining nearly all day. Had a mackerel line over all evening but got nothing. Sighted land about 8 PM which proved to be the North end of Faroe island. A nice Job if we had come on it in the dark. Saw a Schooner running North about midnight, probably bound for Iceland from Denmark. Men busy drying our whale lines

8月8日

Monday August 9th

A beautiful clear day with a blue sky and a bright sun. Wind from the NE a good strong breeze

8月9日

before which we are flying homeward with all sail set, and the bright green waves hissing and foaming from her bows. No mackerel again. Ship all covered with whale lines drying. Expect to make the land late tonight. Saw a Solan Goose and a little bird called a Steen chuck, also some stormy petrels. The kittiwakes down here are a smaller breed, I think, than those further north. All hands on the look out for land

8月10日

Tuesday August 10th

Up at 8 AM to see the land bearing WSW on the Starboard bow. Half a gale blowing and the old Hope steaming away into a head sea like Billy. Hence the feebleness of my hand writing. The green grass on shore looks very cool and refreshing to me after nearly 6 months never seeing it, but the houses look revolting. I hate the vulgar hum of men and would like to be back at the Floes again

'There is society where none intrudes
Upon the sea, and music in its roar!'

Passed the Skerry light, and came down to Lerwick but did

not get into the harbour as we are in a hurry to catch the tide at Peterhead, so there goes all my letters, papers and everything else. A girl was seen at the lighthouse waving a handkerchief and all hands were called to look at her. The first woman we have seen for half a year. Our Shetland crew were landed in four of our boats and gave 3 cheers for the old ship as they pushed off, which were returned by the men left. Lighthouse keeper came off with last week's weekly Scotsman by which we learn of the defeat in Afghanistan - Terrible news. Also that the Victor has 150 tons the dirty skunk. Took our boats aboard and went off for Peterhead full pelt. Fitful head and Sumburgh light twinkling away astern like a star. Herring fishing seems to be a success. Saw a large Gramp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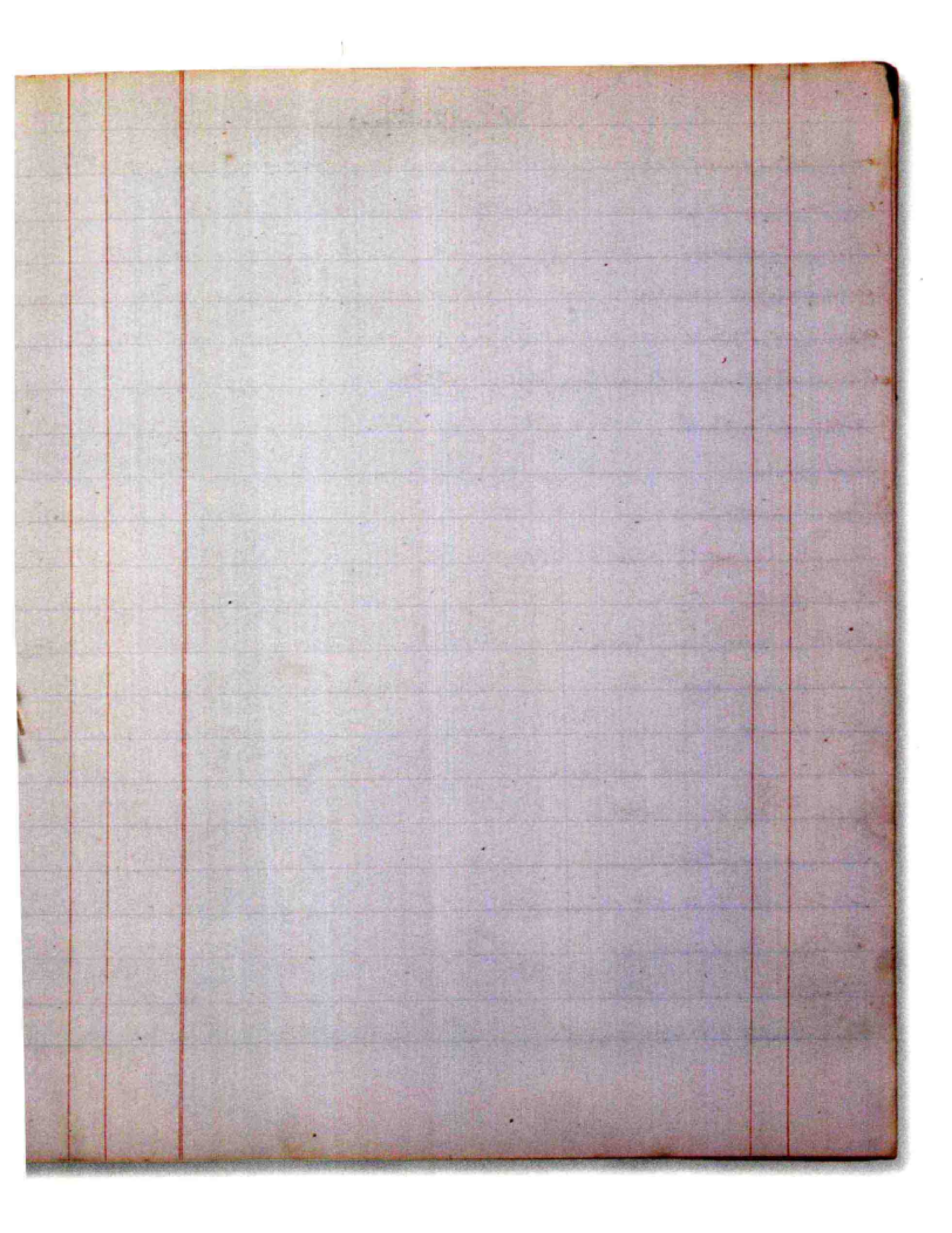
Wednesday August 11th

8月11日

Dead calm and the sun awfully awful. Saw Rattray head at 4 Pm. The sea black with fishing boats. Hurrah for home! Pilot boat came off at 6 Pm and we lay off for high water at 4 in the morning.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herring boats around us. Crew getting

on their shore logs. Well here we are at the end of the log of the Hope, which has been kept through calm and through storm, through failure and success; every day I have religiously jotted down my impressions and anything that struck me as curious, and have tried to draw what I have seen. So there's an

End of the Log of the S S Hope.



Our Illustrations

Fresh meat.

Freemason's Flag

Rhamna Stacks

A Peterhead whaler

Sealing Costume.

The Hope among loose ice.

A family of Seals.

Seal Knife

Bear's Foot mark.

Ships among the Seals

Seal Club

Sketches at Young Sealing

Milne's Funeral

Our Hawk

Saturday's night at sea

A Snap Shot

Our Evening Exercise

All Hands over the bows

Plan of Seal fishing

Effects of refraction

Five Bulls at 100 yards

Vol II

Old Sealing

Making off Seal's blubber

Not sold but Given away

Poking the mob Boat

Harpoon Gun

Hope off Spitzbergen in a gale

The Bear we did <u>not</u> shoot.

Greenland Sword fish

The Lesser Auk (Loom)

Swordfish chasing Seals

A Capture

John Thomas & his friend

Towing the Narwhal home

A narwhal

Mauler stealing our roach

Vol III.

Capture by Eclipse's boats

Our bear

Bear and Shark devouring Narwhal.

Boats after 2 fish.

Our First Fish

Whale and 2 fast Boats

Buchan's Boat

Ship flenching a whale (Capt J Gray)

do do do (Capt David Gray)

A Right and Left among Loo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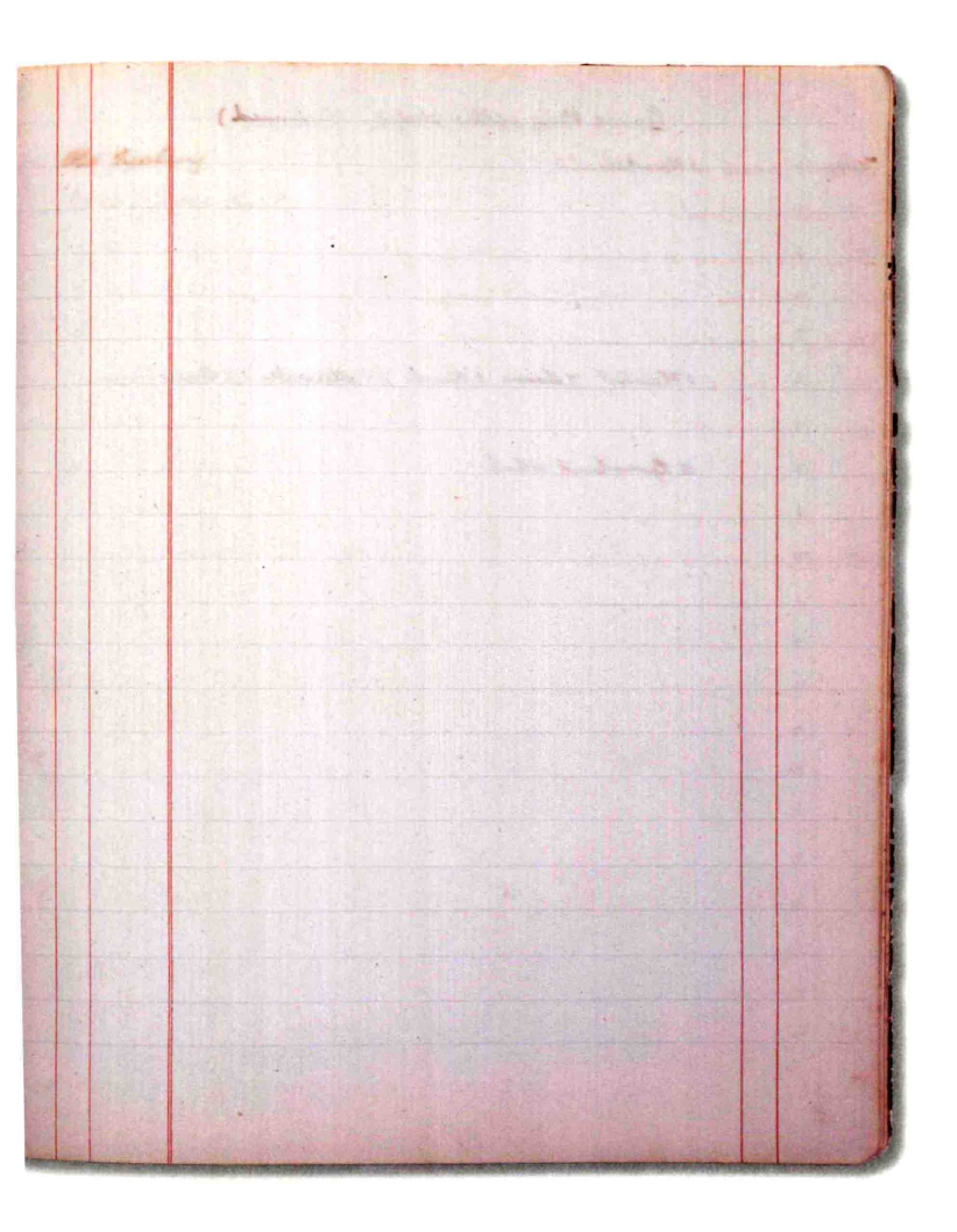
Natural Ice house

Bottle Nose Whale.

Hope among Cetaceans

Hunchback Whales.

Sampson and the Fish



Game Bag of the Hope. (Continued)

July	1	1 Narwhal.
	2	
	3	
	4	
	5	
	6	1 Haw Rat 7 Loons 1 Roach 1 Kittiewake. 2 Snowbirds
	7	
	8	a Greenland Whale.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2 Bladdernose seals.

August

1

2

3

4. a Boatswain

5. 2 Eider ducks

My Own Gamebag.

Young Seals and Young Bladders xxxxxxxxxx· xxxxxxxxxx· xxxx

xxxxx· xxxxxxxx

Old Seals. xxxxxxxxxx· xxxxxxxxxx· xxxxxxxxx

Bladdernoses xxx

Loons xxxxxxxxxx·

Roaches xxx

Maulies x

Snowbirds xx

Kitteroakes xxxx

Haw Rats xx

